





## 序

小說濫觴於虞初。其始不過爲傳記之變形。尙文言，矜詞藻。其傳奇一派。演爲今之戲曲，而傳記一派。則演爲今之章回小說。評話更章回小說之通俗者也。然以其通俗，嗜之者多，而其爲效於鑑戒者亦愈廣。張君清山，長於評話，心花怒發，舌底瀾翻，喜笑怒罵，往往傾其座人。向徒見其所爲評話，教忠教義，許爲今之有心人，昨晤之於新京客邸。見其爲人，英氣勃發，談其家世，本一醫國手也，行術不得，乃遁而爲說評家，今方以其技遊於京之士大夫間。且出其緒餘，以播音娛樂。嗚呼明清之際。有柳敬亭其人者，一時聲華騰於朝野。上自大人先生，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傾倒其爲人，無他，其所蘊者宏，故其所發者，無不泛應而曲當。若清山張君，其亦今之柳敬亭歟，茲其名著洪武劍俠圖第一集。出而問世，屬爲數言，爰舉余所感者，以質之今之喜讀張君小說者。

丁丑三月

希哲識於大亞公報社

自序

余自東髮受書，秉承庭訓，本希上達，獻身社會，不圖命途多舛，迭遭大故，遂爭逐於市井之中，奔走於江湖之上，潦倒半生，難遂初願，憑舌耕餬口，依筆墨生涯，庸碌無奇，徒悲老大，捫心自問，深負初衷，然以優孟衣冠聊資醒世，藉古事今說，以感人心，或於世道不無裨益，以盡箇人天職，此余之素志，亦是書之所由成也，其中乃描寫良臣報國之忠藎，形容俠士除奸之快舉，係根據洪武定鼎遺事，述說朝野臣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心，并叙布衣之士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志，故命名曰洪武劍俠圖，引八德以爲旨，用五常以爲宗，不外乎天地君親師，更本乎仁義禮智信，盡由血性良心，演出英雄本色，且按循環之理，証出因果之道，明報應之昭彰，以見天道之不爽，總之皆勸善醒世之意也，不抄襲陳言，不拾人餘唾，語無譏諷，詞無影射，無雙關之意，無暗寓之言，平鋪直叙，以期雅俗共賞，句近鄙俚，自愧質而不文，亦緣迫於倉促，又兼俗務冗身，遂草率成篇，故措詞多未工穩，不值識者一粲，難免貽笑大方，不敢稱爲著作，無非供閱者茶餘飯後之消遣云爾，

康德四年五月一日

張清山氏自序於新京客次

俠義  
小說

# 洪武劍俠圖

第一集

## 第一回

除邪教三俠士共設伏魔會  
發忠憤二高人失機陷空島

話說這一部武俠忠義小說。名曰洪武劍俠圖。若開筆便說書中主人。未免突如其來。只好先將一位告老歸鄉的劉伯溫。表白一番。單說那劉伯溫老先生。自退隱後。雖是功成身退。仍是憂國心重。這一日無事。去訪施耐菴先生商議。擬以在野之身代國求賢訪能。倘遇文武出衆之人。或勸其出仕衛國。或勸其任俠尚義。以鞏固大明建國之礎基。二人計議停妥。一同起身。並不帶僕從。一位雲遊道士裝束。一位斯文打扮。各帶隨身包裹。暗藏金銀。由金陵北上。非止一日。路經河南。洛陽登峯縣。嵩山脚下而來。正是三月天氣。春風拂面。綠柳纒勻。遙望雲天。曠目怡情。近瞻山水。爽心悅目。二賢不由讚道。你我今在畫中矣。語罷相視。而笑。伯溫向耐菴說道。賢弟呀。我二人一路閒遊屈指三個多月。所過州城府縣鄉村鎮店所遇合者。不是平庸之輩。便是利祿之徒。茫茫大陸。人類有如恒河沙數。求一賢能。與我等相似者。皆不可得。說着慨然長吁。耐菴聞言。哈哈大笑。對伯溫叫道。兄長啊。你莫非痴了不成。請想。自古明君求賢。皆不

能一求便得。我等暗訪，又焉何驟遇。請少安勿燥，慢慢的物色好了。伯溫聞言，笑道：「我弟所言甚是，二位隨說隨走，將及立雪亭。只見游人如蟻，熱鬧非常，轉過面壁菴，遙見少林寺，廟宇壯麗，宮殿雄偉，臨近一看，人是越發多的很，擁擠不開。伯溫跟耐菴心中納悶，暗想：此廟莫非有什麼希奇的事，不然人何如此之多呢。二人也就隨衆慢慢往裏擠進了三道山門，至大雄殿前。正中神路，兩繩攔住，有官人手執皮鞭彈壓，並指揮衆人順兩邊台階，下去在神路底下，兩廂去站立。二位出三道山門內下了十三級台階，方到平地。離神路上約有丈餘。地勢寬闊，兩廂林立碑碣，有一百餘面，衆人下去。有的立在碑座上，有的立在平地。伯溫耐菴將要往前進，忽聽東廊下，有人叫道：「劉老仙長，你也賞臉前來。實在難得的很哪，伯溫抬頭看時，那人已至面前，不覺吃了一驚，心說不想在此地會遇見他啦，暗表來人乃是江湖奇人，姓張名全，一號三丰，別號銳邊道人，乃天師派中人，文武精絕，嘗遊行天下，混跡江湖，每在市井中往來，冬夏只一遺袍，年貌似五六十歲的人，其實已逾耄耋，蓋有延年之法，駐顏之術，雖非大陸天仙，也迥異常。伯溫在授業時，曾在鐵冠道人處見過，頗聞其異，及伯溫出世佐洪武定天下於滁州，又見過一次，曾攀談二日夜，與之談文論武，真是博古通今，經天緯地之才，學富如伯溫，尚望塵莫及，欽佩之至，欲師事之，三丰不允其請，許爲益友。」

訂交而去。一別至今，不想在少林寺不期而遇。看其面貌，與五十年前一樣，甚是訝異。連忙上前行禮，三丰問伯溫道：「此位是仙長同伴麼？」伯溫忙答道：「此人姓施，字耐菴，乃弟窗友，耐菴細看這個道人，身高七尺許，二目凹陷，灼灼放光，一臉油泥黑紫面色，連鬚虬髯，黃焦焦飄洒海下，樺木道冠，身穿破衲，赤足麻鞋，手搖拂塵，見伯溫對之異常尊重，知是非常人，忙拜揖行禮，口尊上人，弟子施耐菴，辱承下門，愧甚愧甚，張三丰笑道：「失敬失敬，幸哉幸哉，何期巧遇天下奇才子，實貧道意料所不及也。」耐菴連說：「上人如此謬讚，實不敢當。」三丰哈哈大笑，聲如裂帛，又似龍吟一般，惹的衆人聞聲驚顧，衆目注視，三丰旁若無人，談笑自若，一手挽伯溫，一手挽耐菴，轉身奔廊下而來。施劉只得相隨，來到廊下，觀看，擺有數十張棹案，約有百餘人。列座其中，僧道男女老幼不等，各人面前全放着軍刃，往對面西廊下看去，座中約有二百餘人，也是僧道老少男女不等，面前也都放着兵器，往大雄寶殿上看，見汗白玉几台上，鋪絨毯，兩旁設立兵器架，架上插各種兵刃。繡眼爭光，寶殿前上懸一匾，大書三教伏魔會，正看的出神。不明其中意旨，三丰手拍耐菴，對伯溫說道：「先生你轉戰千里，此等小局式，當然是司空見慣的了，耐翁今日見此事，諒是初次吧，二公請入座，我將箇中情形說明，以釋疑團。」伯溫笑了笑，落座，耐菴乃是文人，不諳武事，也就坐下聽三

丰來談其事，張三丰尙未開言，忽聽鐘鼓齊鳴，三通已畢，一聲磬響，見一個全髮道士，站在月台上。口念無量佛。今當開會之期，時已正午，宣告伏魔三教大會開會啦，一言方住，就聽兩廊所坐之人，一齊喊道，開會呀，又見那道士將手一揮喊道，衆位壓言，少安勿燥。聽小道聲明立會宗旨，霎時聲音止住，那道士接續着說道，只因我們教主藥宇，字鴻釋，二教主，藥寅，字鴻道，三教主，徐化，字鴻儒，他們傳教以來，在中嶽，有一座廟宇，名曰蓮花道院，與本處少林寺相離不過數里之遙，爲徒弟們械鬪起了意見。遂引起今日之會，且不論雙方是非，既以三教共立之伏魔大會，各憑所能，分個上下，勝者則存，敗者亡。固定之理，雙方都有賓朋，俗語說的好，打架不惱助拳的，不過大家須自量，是否有出類拔萃之能，然後再登台比試。但願雙方來的賓朋，都要本着此意，以免枉送性命，那道人說完了，這一片話，退下去了，又見一人穿上月台，年約五十餘歲，黃面金睛，依稀有幾根黃鬚，穿青掛皂，白襪青履，中等身材，二目如燈，精神足壯，抱腕當胸，口稱天下英雄聽真。某乃山東棲霞嶺下，于家灘的人氏，姓于名飛字化鳳，別號人稱獨霸天河鎮九州，神鞭無敵，追魂叟，今日開會，我首先上台來，要會一會少林武當派的人物，也顯一顯我們五岳蓮花派的能爲，那一位有緣，請來過一過手，一言未了，東廊下，有人應聲答道，某來會你，說着飛身上台，如一遺赤線



相似，站在那人面前，看其人頭上絹帕罩頭，身穿大紅色緞軟靠，腰繫皮挺帶，中等身材，面似銀粉，眼似鋼鈴，鼻直口正，海下無鬚，年約三十餘歲，自稱姓王名超字志起，聖手分雲。八臂將，探海尋龍的便是，吾乃武當門下，張真人九弟子，特來領教高招，于飛冷笑道，王超，汝非我敵手，速去換人前來一戰，王超並不答言，往前上步使了個黑虎掏心的招數，直奔心窩打去，于飛見拳到，說聲來的好，忙退右步，斜身一截王超的腕子，跟身一脚，正在小腹上踹着，喝聲躺下，王超大吼一聲，跌下月台。口噴鮮血，當時殞命。那少林寺衆僧，急忙將屍移去，于飛哈哈大笑，對東廊下說道，諸位莫要見怪，實是來人無能，非是某心毒手辣，說畢，復又大笑。劉伯溫見此光景，就知道這場會，不定得傷多少人命，正尋思間，猛聽有人念佛號說，彌陀佛。于飛休要誇口，酒家來也，聲到人到，乃是一家僧人登台，披髮勒襠，青僧衣，白襪僧鞋，面如紫土，自稱少林寺護法和尙。明修是也，說着向于飛蓋頂一掌劈下，于飛見掌到，往右一閃，明修翻身就是一擺靈腿，于飛臥身躲過，明修兩着落空，敵人已站對面，急提身縱起，用雙腿鞦子腳，照于飛胸前踢去，眼看就踢上啦，于飛往後一仰身，用了個鐵板橋的解數，明修情知中計，然已收着不及，不但沒踢上人家，返把自己摔下月台，跌了個頭迷眼昏，扎掙半晌，方才起來，敗將下去，于飛立在台上洋洋得意，正要大吹特吹，還未開

口，就聽台下有人喝道，小輩，且莫猖狂，某家來也。一道白光飛上台來，看來入鐵面短鋼髯，雙瞳如電，精神百倍，穿白愛素，來者乃是雪煉金鋼杜文華，對于飛喝道，你有幾合勇戰，來來來咱們一分強弱，于飛笑道，原來是杜二爺，你我若動起手來，豈不傷了往日交情，依我之見，算了吧，何必如此呢，杜文華冷笑用手指于飛道，你不要假意套話，我既登台，斷無空回之理。接招吧，說着左手一幌，右手對前胸打去，于飛見掌到，側身躲過，臥身一掌，奔文華迎面骨打來，杜文華抽身退步，掄掌使了個立劈華山，蓋頂打下，于飛提身橫跳鐵門欄，飛起右腿，使一招外合腿踢去，杜文華伏身閃過，斜身就踹，于飛急忙躲閃，知是硬敵，不敢怠慢，兩個入棋逢對手，各自加意留神，兇爭惡戰，打在一處，約有一百餘個照面，難分上下，于飛暗想，只可戲戰，隨着動手，可就把壞主意打好，只是招架，並不還手。杜文華一者給衆人報仇心急，一者貪功心切，見敵人力衰，遂努力狠鬥，用盡所能，拳腳交加，如狂風驟雨相似，眼看于飛堪堪不支，杜文華不知是計，更竭力迫擊，自以勝券必操，那知走了又有百餘招，仍未得手，只累的吁吁氣喘，汗流滿面，力盡筋疲，手脚遲慢，再着敵人反到精神頓增，而含喜色，文華方知中計，心中透着慌忙，手足也亂了，于飛哈哈大笑，叫道，朋友，你使過力啦，你休息休息，看我來遞兩招吧，說着往前一冲，喝聲看招，如風捲殘雲一般，旋

轉如飛，把文華裹住。此時兩廊之人，俱是聚精會神的看着，就聽台上于飛喊聲下去，那杜文華，胸前着了一腳，跌下台來，口噴血沫，少林衆僧，向前扶起，抬往後面而去，于飛也覺着累了，將要下台，忽聽一聲吼叫道。朋友慢走，某家來也，于飛只得止住脚步，那人已來到台上，于飛着時，不由的怔住了，皆因來人，不過是個十七八歲的孩兒。暗想我在台上連勝三陣，這小小年紀，竟敢登台，必有絕技在身，細看此子，絹帕罩頭，穿藍掛錦，面如銀盆，兩道九角獅子眉，一雙虎目，皂白分明，通關鼻子，四方口，唇似丹霞，牙排碎玉，三山得配，五岳停勻，眉間含着殺氣，強帶笑容，叉手當胸，口稱于老英雄，連戰皆捷，令人佩服，果真名不虛傳，某不自諒，要在台前請招，望勿見卻是幸，說着合掌站定，道聲請發招吧，于飛見來人不俗，談吐清雅，更不敢小視，急忙抱拳，帶笑答道，這位小朋友太謙說，既蒙賞臉登台，禮宜奉陪才是，奈愚下有些得難之處，未便從命，敢請諒之，那小孩問道，此話怎講，于飛笑道，只因爲小朋友，你未達成人之年，再者看你態度，非等閑人家之子，時才看你上台的身法，必是受高明傳授，因此不能過招，恐誤罪朋友，你如定要動手，請你須先說明，今師與令尊是誰，並請將家鄉住處，及貴門戶的派別，告知，否則，斷難從命，不能比較，那小孩聽罷，于飛一席話，眼圈一紅，幾乎掉下淚來，將牙一咬，面上頓呈慘色，微一吁氣，復

又振作精神，免強笑道，尊駕太小心啦，你不是這等畏首畏尾的人哪，于飛一聽，更加疑心，心說他何以知我的爲人呢，正躊躇間，又聽說道，某之原委，此時不能說出，你想不過招也不行。我若把你打倒，那時自有根本，當衆說明，你若執意不還招，那就請你跪在月台之上，容我抽出匕首，你把剜眼挖心，斬頭戮尸，方能算完，你如不愿，就請賞招吧，于飛聞言，氣往上冲，叫道小友，你言語含混。我聽不懂，是怎麼回事，我不與你過招，並非我畏首畏尾，不過是念你小小年紀，我乃三十年前成名的人物，不忍與你動手，恐失手傷你性命，被天下英雄笑罵與我，你反叫我跪倒領死，延頸受戮，這不是豈有此理，莫不成你與某有夙仇麼，那小孩點點頭說對啦，不但有仇，還是不共戴天，可算是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老朋友，不用再說啦，看招吧，說着迎面一幌，底下一脚，對于飛膝骨就踢，此招名曰彈挫，若是踢上，勿論有什麼工夫，膝蓋骨也得碎了，于飛是何等精細，見小孩開招就是絕手，怎敢怠慢，斜身繞步，方才閃過，喝道小娃娃你是找死，休得怨我，說着跟身進步，抬腿便踢，此招名曰進步撩陰脚，小孩並不閃躲，用手向脚面就拍，于飛忙把脚抽回，心說他必有重手法，小孩見他抽招，不容他換式，用了個鳳凰旋窩的招數，上打插花，下踢欄門，于飛大吃一驚，見敵人使的招兒，是雙管齊下，只得用個獅子滾球，翻身一摔，方才躲過，跳起來喝道，且慢進

招，某有話問你，那小孩二目一瞪，喝道，你少說吧。留着見閻王回話去好啦，不容分說，如閃電相彷彿。攻將上來，別看他年紀小，武藝可是真好，那個于飛打了個手忙腳亂，滿頭是汗，來回旋轉，被小孩直擠到欄杆前，于飛面向裏，小孩站在對面向外，上手連環三掌，被于飛閃過，下面鴛鴦腿到，于飛再閃就得掉下台去，說時遲，那時快，好于飛雙足一登，擰身縱起，由小孩頭上穿將過去，小孩這一脚，收招不及，吶嘆一聲，正踹在石頭欄杆上，把欄杆及石柱踢折，這一失招，小孩的脚。雖然未受大傷，可也疼痛够受的，當然是身形亂幌，就這麼一來，于飛可就得手啦，擰身穿至小孩身後，用一招反手劈山掌，正打在小孩脊背上，就聽吧嗒一聲，小孩口噴鮮血，栽下台去，全身一抖，直挺挺的不動了，于飛揚揚得意，哈哈大笑，他笑聲未住，就聽有人厲聲喝道，于飛休要逞強，老朽來也。看時，人已到在台上，見來者乃是一老叟，頭戴荷葉巾，身穿古銅色大氅，香色軟靠，腰繫絲帶，足下烏靴，面色透紫，白眉碧目，海下銀髯，于飛一見，吓了個三魂七魄飛天外，四肢五體軟如泥，書中交代，于飛上台抖威。眼空天下，怎麼又吓的那麼個樣子呢，皆因來的老翁，覆姓公冶名何明，字表逸然，久居清江浦，趙遙莊，開設平安標局，老人家十四歲出世，闖蕩江湖，歷練一杆標旗，這旗與衆不同，是白旂紅火焰，上畫綠水，水上有一隻手，握住一條金龍，由這旂上。江湖賀號，

萬丈波濤，聖手擒龍，娶妻夏侯氏，乃飛行俠。夏侯昇之妹，過得門來，夫妻情義深重，形影不離，生下一子，乳名勇格大名成安。後來收了六個門人，頭一個是振八江，鈔掌開山風雷義士，古成祥，二一個是分水海鬼，江成瑞，三一個，是高跳天河，于成鳳，四一個，是振海分波，化成龍，五一個，是金毛海犬，勾成寧，六一個，是雪練金鋼海底鰲柱成功，字文華，還有四個外甥，人送別號，金龍四太保，一名金龍太保，羅天福，二名銀龍太保，羅天祿，三名白龍太保，羅天壽，四名飛龍太保，羅天喜，老俠客率衆人執掌標行，真是樣樣稱心，營業茂盛。那知花無常好，月不常圓，在老人家七十六歲這年，成安已年逾而立，孫已六歲，遂將標行事項，完全交與孩子們辦，自己在家含飴弄孫爲樂，令徒弟們押標往來三江四海一帶，凡標旂所向，各山各寨，無人敢阻，只有中江山上萬丈波濤島。寨主于飛于化鳳，與老人家是對兵不鬪，彼此也未交過手，互相不肯傷，合氣，這一日合當有事，在清江堡有一座興隆雜貨店，店主名劉得發，與老俠乃是故交，他來到標局，見老俠說，有三千兩白銀現款，並有價值千兩的貨，要往下江運送，求老俠派人給送一醒。老俠道，真不湊巧，你侄子們將標去蘇州，家中只剩小徒弟，勾成寧，我是不能遠出，你等候一兩月再走不成嗎。劉掌櫃開言，怔了一怔說道，大哥，你想我是急性子的人，且我的貨也不能久待，你老當然不能遠行。就叫

成寧。送我還不行嗎，老俠說老弟，你所不知，小五還沒押過標呢，倘有差錯，如何是好。劉掌櫃的笑道，你老不叫他闖練闖練，那得多怎出息呢，有咱們這杆標旂，在三江一帶，還能夠有錯嗎，再說是我指名叫他送去，就是有了舛錯，也不要緊，咱們自己的貨，丟了後手啦。老俠笑道，賢弟呀，你丟的起貨，我的人可丟不起呀。劉掌櫃說，這廢辦，咱們取個笑，批下合同，丟了不用你包賠怎麼樣。老俠道，老弟你說的這話，不吉祥，未起身先預備丟標，太不祥啦，等孩子們回來，我親自送你去吧。劉掌櫃一再相求，老俠情不可却，只得派人把成寧叫到跟前，囑咐道，小五兒啊，你劉叔父往江運貨，打算派你護送，你須多加小心，不使逞能，不許違我的規矩，錯了可不成，勾成寧答道，師傅放心，孩兒謹遵行規，就是了，老人家傳話，把跟自已走標的頭目，醉韓叫上來，囑咐道，派你帶夥計，跟你們五少爺押標去下江，他年輕閱歷淺，你諸事可要小心，韓頭遵命。擇日起身，標船離了江，沖風破浪而去，勾成寧，坐在船頭，交椅上，自思若無恩師栽培，那有今日，受此大恩，必得認真作事，方不負恩師之德，想罷，起身往船後而來，意在看看夥計們，有無飲酒賭錢的事，那知走到桅杆前，見韓頭靠着桅杆，左手拿着他那三十多年的砂酒壺，右手拿一塊狗肉，一口酒，一口菜，正渴的高興，成寧一見，氣往上撞，說韓頭，你可太不對啦，老爺子的規矩，在走標之時，凡飲

酒賭錢之事，絕對不許，因我年輕，才叫你跟我出來，怎麼你領頭的人，破例飲酒，這是怎麼說。韓頭一聽，甚是麼不開，借着醉意說道，五少爺呀，你老什麼全管的了，我這一把酒壺，你可管不了，皆因在老爺子面前，我也是照樣喝，勾成寧道，這話不那麼說，我押這支標，就不准吃酒。你信不信，韓頭微微一笑，把手中砂壺向成寧一幌，說我的五少爺，這把壺，三十六年沒離過身，是老爺子特許，比你的年歲還大呢，簡直的就算受過皇封的一樣，你知道嗎。他這也是醉活，沒留神，被成寧把酒壺劈手奪過，喝道，你太不知自愛啦，什麼皇封不皇封，我偏不叫你喝，說着一抖手，咚的一聲，把個三十多年的砂酒壺，扔在江中，順水飄去，水手知道這壺是頭兒命根子，連忙穿入江中追壺，韓頭又羞又愧，又心疼酒壺，加上酒能亂性，忘了老達官的囑咐之言，氣往上沖，嘿嘿冷笑叫道，我一個人的五少爺，你老跟我一般見識，還露的了多大臉嗎，再者說你與我一個樣，全是騎人家的馬，架人家的鷹，要這個好看，用的着麼，這話可又說回來啦，閣下自己長能耐，歷練一杆標旂，再抖威風還不晚，借着人家的名姓，橫的可是什麼勁兒呢，這一片話，把個勾成寧，臉色全氣變色啦，衆夥一見，生怕鬧出事來，七手八腳，把醉韓抬入船艙，復又勸成寧道，五少爺你老跟醉鬼，何必生那麼大氣，勾成寧嘿嘿一笑，說道，沒有什麼，轉身奔至桅杆，解拉標旂的小繩，將標旂



由桅杆上放下來，把標旂一捲，送入艙中，大眾全怔啦，不一時船至中江，離着萬丈波濤島不遠，衆夥計一看，要鬧出大事非來，連忙進艙，對醉韓說知，此時醉韓酒也醒啦，大眾說你與五少爺一鬧，不要緊，他把標旂子撤下來啦，船已入中江，眼看就到波濤島，人家子飛，與咱們是對兵不鬥，要是一看沒有旂子，要是把標給刮了，你怎見老達官哪，醉韓一聽，嚶啾一聲說道，這位爺弄這個招兒，我可受不了，急忙來至外面，走到成寧面前，陪禮道，五少爺你別生氣啦，我的錯了，你還恕不過我去嗎，成寧攙起醉韓，口稱大哥，你這是怎麼啦，咱哥倆全有不是，算了吧，別提啦，叫人家笑話呀，醉韓見勾成寧，一臉笑容，當是真完了呢，遂叫夥計們照舊把標旂掛上，衆人答應，勾成寧，把眼一瞪，喝道，我撤的，誰敢掛，你們大家別看我年輕，今日不用借名姓，看一看，那波濤島子飛，將我奈何，並非與自己弟兄賭氣，那位再多說，休怪我無理啦，大眾面面相睹，不敢再勸，成寧端坐船頭，催捉前進，直奔波濤島而來，相離切進，傳話將船對島下毛，衆人只得由他，將船停住，又叫夥計們對着島喊標墜子，若違背我的話，我是要你們的命，衆人無法，只得喊起墜子來，把威武二字，喊個不住，島上嘍兵，早看見二隻大船，四隻小舟，對島停泊，認的是平安標行的船，並無標旂懸掛，連忙報上山寨，于飛此時正與衆寨主，談論二江四海的英雄，除去平安標主以外，那一個不

是其手下敗將。衆寇正隨聲附合，忽見嘍兵進應報道，現江中有一隻標船。沒有旂子是隻黑標。請令定奪，于飛問道，可認出是誰家的船麼？嘍兵回道，看着像平安標局的，于飛喝道。既然認識，何必來報，滾了下去。嘍兵不敢多言，只得退出。回到島上，這時標船正衝山口喊標蹙子哪，嘍兵們一商議說，別理他罷了，咱們寨主不敢惹人家，要是回報，又該罵我們多事啦，標蹙喊了半天，山上置之不理，成寧就應見好就收才是，他見人家不理，不但不走，反令夥計對嘍兵發話，叫報與于飛得知，速備上等酒席招待標客，並須送出白銀五百兩，爲過路程儀，如若不然，殺進山去。雞犬不留，夥計不敢不依，照樣對嘍兵一說，嘍兵一聽說頭兒，你老辛苦一路，回報一聲去吧，那標客也太難啦，嘍兵頭目，只得到大應報知一切，于飛聞聽，心說這是要鬪一鬪我呀，下令擺隊下山，率衆來至山下，上船。開了竹城，船至島外，雁翅排開，于飛站在船頭，望對面觀看，見船上站立一人，中等身材，黃白淨子，頭戴魚皮帽，身穿水叉，懷抱三環透甲鎗，有二十六七歲的樣子，並不認識，可料定是公冶老俠的徒弟，皆因他那對軍刃，別家沒有，可稱獨一無二，故而知曉，只得耐着性，抱拳帶笑說道，標客，我們素不相識，請問閣下高姓大名，老師是那一位，只要是朋友，路過我處，用什麼全肴，此等勾成寧見來人全身水叉，面似淡金，黃焦焦落腮鬚，金睛暴暴，知是于飛，聽人家開口全

是朋友話，寧成要是與人家一套交情，可也就沒事啦，可惜年輕性傲，經歷短練，非要趕盡殺絕不可，這就叫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當時把二眸子一瞪，喝道：于飛，你占此島，老爺保標由此路過，你就應該送出程儀，備酒款待，爲對，要問我乃是無名氏，保的是飛標，你敢牙崩半個不字，要你狗命，你老爺憑的是力大壓天下，武勇振山林，若敢違我者，立刻見閻君，說畢哈哈大笑。把于飛氣了個混身立抖，面色發青，雙手一分狼牙披水毒龍鞭，大喝孺子大胆，眞真少有，來來來看你有幾合勇戰，嘍兵忙駕一隻平板麻陽舟，開在江心下了毛石。于飛跳在船上，大叫娃娃來戰，勾成寧一擺三環透甲錐，口罵山賊，休要猖獗，說着飛身上了大船，于飛將鞭用了個指天畫地的架勢，一支鞭向上，一支鞭向下，成寧手托三環錐，使一招雙龍取珠。直奔于飛二目刺來，于飛斜身一閃，雙鞭一隻下打，一隻上崩，名曰措鞭法。成寧抽錐轉身來扎于飛雙腳，使的是毒蛇戲水之招。那于飛用一招風掃落葉，用雙鞭一掃，成寧撤錐用盤頭點月的招數。來取于飛的耳門子與咽喉。于飛忙用獅子搖頭的解數來破，二人一來一往，很鬪有三十餘個回合，于飛暗自佩服，心說，不怪他狂傲無知，他的武藝果然不弱。看此光景，工夫長了，我還許敗給於他，我須以小巧勝之，不可與他力戰。想罷忙收勢施展小六招，縮小綿軟巧，閃展騰挪之法，省去不少力氣，成寧終是初次經敵，閱歷缺欠，雖受過明師指

教，究竟當局則迷，只知進取，不知退守，那知棋勝不顧家，後力軟弱，于飛一見，哈哈大笑說道，朋友你有點乏了吧，成寧一聽格外心慌，手中軍刃更遲慢啦。于飛把雙鞭一緊，大喝接着，如狂風驟雨一般，往上一攻，成寧極力應付，用一招指日高陞，照于飛印堂扎去，于飛用雙鞭在上一崩，噹噹一聲，將成寧的錐崩起，頓勢用穿梭法左鞭扎去，右鞭跟進，成寧躲開左鞭，右鞭正在左脇扎入，斜刺一挑，撲哧一聲，紅光四濺，鮮血崩流，成寧哎呀一聲，跌落江心，鏢船上水手，急忙入水去救，找了半日，蹤影全無，真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于飛扎傷成寧，委實後悔，見水手上來一問，方知生死不知，于飛無法，反正禍是惹下啦，立刻派眾寨主，率嘍兵過鏢船把貨運過來，並未妄傷一人，又對鏢夥說道，我本無心劫此鏢，無奈你們達官，逼我太甚，今既把他扎下水去，生死不明，也是他自找其禍，只得將鏢劫下，你等回去，對此鏢之主說明詳細，叫鏢主自己來請鏢可也，船隻放回，你等去吧，說畢下令回山，韓頭此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啦，劉掌櫃怒道，這你不喝啦吧，不要阻了吧，我丟這貨，倒不算什麼，你們老達官丟的起名兒姓兒嗎，再說小五那孩子，負那樣重傷，焉有命在，一定葬身魚腹，看你回去怎麼交代，這話可又說回來，你對的起鏢行的老少的嗎，韓頭一聽，老羞變怒說道，事已至此，說什麼也是無用，勿論他是誰，少說閑話，我也活够啦，要是跟我過不去，

我就跟他拚了，說着由腰中把七首抽出，往船板上一插。那位再多說，這個玩意，可不開面啊。劉掌櫃冷笑道：你倒有理啦，我說幾句話，你就敢動刀，有這個橫勁，爲什麼方才，不跟山賊使一使呢，你可太不要臉啦，二人越說越僵，經衆伙連說帶勸，韓頭自知理屈，給劉掌櫃賠了個不是，方始了結。醉韓復又要求衆人，回去別實話實說，就說無故被子飛，把鏢劫去，倘要透露真情，我就上他家抹脖子去，劉掌櫃與衆人都怕他拚命，只得依允，遂把船返回清江口，不日來到。劉掌櫃率衆人舍舟登岸，來至逍遙莊，入了鏢局，老俠客一見，就怔啦，問道把鏢丟了吧，劉掌櫃說對啦，醉韓垂手站立，老俠問道，怎麼丟的。你五少爺，現在那裏，醉韓回道，標船開到波濤島，不想那于飛帶人把船却住，我們五少爺，怎麼跟他論交情也不成，他反口出不遜，我五少爺還是笑而言曰，後來他竟取辱罵你老，五少爺忍無可忍，才翻臉動手，有七八十個回合，五少爺被他刺傷左脇，落在水中，生死不明，貨物銀子完全劫去，還說了些個不在行的話，也就不提啦。老俠聽完了這片話，半晌沈吟不語，又問劉掌櫃及衆人，都是異口同音，跟醉韓所說不差。老俠叱退衆人，對劉掌櫃笑道：賢弟，你這就不急性了吧，你先回櫃，別着急，我自有辦法，劉爺說唉，都是怨小弟不聽話，但是五少爺的事可怎麼辦呢，老俠搖手說，你不用管了，反正什麼也沒不了，劉爺退回舖中。老俠並不着忙過了幾天

，衆徒弟與成安都回來啦。交代完啦公事，各去休息，成安回後院安歇，次日早齊集大廳，老俠對衆小把丟鏢的事說了一遍。少達官成安聞言，不由大怒，竟忘了他父在座，用手將桌子一拍。站起身形，大叱一聲道，哈哈氣死我也，好大胆什麼人，敢劫我平安標行的鏢，老俠大怒喝道，奴才休得放肆，爲父在座。爾如此無禮，不怕人家恥笑麼，再者咱們有什麼特別降人之處，就保的住沒人劫鏢嗎。你說的話過點口吧，成安見老父發怒，忙改容說道，父親息怒，兒一時情急，失於檢點，下次再不敢了。說着跪在地上。老俠叱道，你只氣丟鏢，怎麼不問汝師弟生死如何，爾讀聖賢之書，就不知道，傷人乎不問嗎，重人輕物之理嗎，衆弟子一齊跪下，老俠這才令立起，叫道成安，我有意命你率師弟等，中江請鏢，不如你打算怎樣進行去辦，你說一說我聽，成安心說，依我之見，帶人在中江，堵山口叫罵，等于飛出來，把他亂刃分尸，然後將山寨改鏢行，方能出我胸中惡氣，我若要這麼說，不但不叫我去，還得受斥責。你這麼辦，用假言把他老瞞住，只要離家以後，那就由我啦。想罷說道，兒此去只以好言對答。和平交涉，先將原鏢請回，然後你老人家。再親身找他，給我五師弟去報仇，老爺子你看如此的辦法，行不行呢。老俠點了點頭，說道，好可是好，就怕你小子口中說的好，離了我你不這麼辦哪，成安忙說道，孩兒焉敢說謊。老俠說你若照所說的辦，我自自然然放心了，那麼你

等明日就起身前去吧，又囑付衆徒第一番。方才退歸後面，到了次日清晨，老俠命他們登舟前往，又吁嚟一回。成安滿口遵依，其實他心中另有主張，大凡青年人，多有自恃聰明，對於老人然之，陽奉陰違，結果是一敗塗地，追悔莫及，正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也，良可慨矣，成安正犯這個通病，他率衆登船直奔波濤島而來，衆人中分爲三派，于化二人是穩健派，主張遵守老人之言，和平辦理，古蔣二人是激烈派，力主一戰，成安都點頭然之，其餘是隨和派。聽之而已，及至船到中江，成安傳話，衆弟兄抄軍刃換水衣不得違悞，衆人只得依他，全都整裝以待，展眼船至島口，水手報稱船至中江波濤島，成安令水手把船一字排開，對島口罵陣，若罵的話新鮮重重有賞，若不盡力辱罵，必加重罰，這們一說不要緊，真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些棍伙計，爭前恐後的百般叫罵，什麼難聽罵什麼，嘍兵見山頭來了許多標行人，站在船頭罵陣，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敢輕出，連忙飛奔大廳報道，現有標行之人在山前罵陣，所罵的話不堪入耳，于飛一聽拍案大怒，又一想那公冶老兒不是好惹的。卽扎了龍徒弟，他兒子前來就得忍着點性子，要是鬧大發了，那老頭親自前來，恐大大不便，想罷傳話亮隊出迎，倉啷啷鑼聲一響，調動船隊，開放水寨，船隊衝出，一字排開，于飛在船頭看對面船上站立十個人，全是水衣水靠，每人懷中抱一對三環透甲錐，看正中所站之人，認識乃是蹈海神

行，逍遙學士公治成安，于飛連忙抱拳帶笑，口稱少達官一向可好，令尊大人安好，今日因何這樣雷震大發，不知所爲何來，倘小可有不當之處，請說明，愿在台前領罪，成安罵道，匹夫不用裝做不知爾刦吾的標，將我師弟扎落江心，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今日我來找你，你還要明知故問，真真可恨，于飛忙說少達官息怒，前者刦標，乃是事出兩來，莫怪一人，就把刦標經過的詳情，學說了一遍，接着又說道，事已至此少達官多加原諒，小可先把原鏢如數退還。一面尋覓勾五少爺的下落，煩你帶信就說我說的請老達官駕臨敵山一談，我們弟兄把話說開沒有什麼不好辦的事，少達官你看如何，成安說道，·你想的倒容易呀，你可要知道我平安標行，這些年也沒丟過標，今既將標刦下，又傷我師弟，假作不知，我們前來討戰，你又巧言卸責，希圖倖免，焉能聽你這些花言巧語，實對你說要打算善罷甘休，須得有我師弟勾成當在，還得將標用鼓樂吹打送至平安標行，並在標局高搭蓆棚，設擺彩絹約請天下水旱英雄，三山五嶽俠客，你跪在廣衆之前，給我父子師徒們陪罪，然後當衆言明，將波濤島讓與標局子改爲標行營業。有我們爺幾個三寸氣在，你永不出世，若能如此辦理，便饒你不死，如若不然，你少太爺立刻追汝狗命，說着分雙錐二目圓睜，厲聲喝道，于飛小輩，意欲如何，速作主張，遲則達官爺就要動手啦，于飛一聽，不由的氣往上冲，叫了聲成安，你也太不知自愛啦，我與你



父朋友相交，對於你們這晚生下輩，不能一般見識，方對的起你父，小兒不知自諒。反倒信口胡而，狂妄無知孩兒啊，你休錯想，在這三江一帶沒有敢輕視某者，敢說順某者生。逆某者死。你就敢語言無狀，來來來你較量幾合，說着把手中鞭一捧，哈哈一陣冷笑，笑畢怒目相視，面上透出兇狠氣色，又露出一種藐視的神情。成安那裏忍受得住，並不答言，飛身跳在大船之上，掄錐便砸，于飛合鞭相迎，二人打在一處，于飛前者戰成寧時已領教過三環錐的厲害今日戰成安乃是萬不得已，只得加意的招架，逐把雙鞭一緊，變別招數，盡力抵敵，這場惡鬪，約有一百餘個照面，成安力量漸漸不支，皆因成安對於夫妻間感情濃厚，體質自然弱了許多，一經大敵，可就受了影響啦，武工就怕元陽不足，正氣虧損。成安工夫一大，喘息不止，只累得肺擺氣澎，方寸亂跳，手中軍刃自然是遲慢的多了，于飛一見喜之不盡，緊一緊雙鞭大喝道，孺子拿命來吧，成安手忙脚亂，一個收招不及，雙錐被鞭崩起，于飛心說不怪他們是師兄弟，全輸在這手上啦，想罷照舊是穿梭式，走鞭扎空，右鞭遞進，正在成安的左脇上扎入，就聽撲哧一聲，紅光噴出，成安哎喲了一聲，翻身栽倒船上，好于飛扔下手中軍刃，上前用雙手把成安抱起，回頭叫手下人拿金瘡藥，把藥給成安敷上，撕了塊旗子纏上瘡口，這才轉身向標船上衆人說道，你們可是目睹眼見，此事可不怪我，是你們師兄逼我太甚，遂鬧到這步

田地，你們師兄弟須要明白大體。回去將當場始末情形據實說明。萬不可替你們師兄掩飾，若是無中生有，妄造黑白，那就激起大事來了。你們可要看清一切，庶可保全汝等恩師一世英名，聽不聽在你們。我于飛敢作敢當，並非是怕事，你們聽明白了沒有，依着古大爺就要上前一戰。于成鳳化成龍忙攔住古大爺，上前說道。于寨主休逞口齒之能。論理你既傷了我們師兄弟，本當與你決戰，奈奉師命前來，不准以武力解決，現在我等暫不與你計較。自有吾師與你理論。我們並非怕你，我可將我師兄送過船來，後會有期。于飛也就不再多言，派人把成安送到船標上，傳令收兵，率隊退入島中。這邊古蔣于化杜羅等衆弟子，將師兄安置在軟榻之上。傳話開船。回轉標局。水手起錨，把船頭掉轉，直奔清江浦而來。船到清江口攏岸，派人抬了軟榻。衆兄弟前護後擁來至標行門首。于化二人說道，你觀衆人慢行，我二人先見老爺子當明，若冒冒失失的一齊闖入，老人家那大年紀，恐怕出了意外，豈不更糟了嗎，衆弟兄齊說好好，你們哥倆個先進去吧，二人急忙進大門過二門，此時正是伏暑天氣，老俠客正在天棚底下竹椅上坐着，旁邊有從人拿一把皂鵬的扇子給他扇，老人家愁鎖雙眉，閉目無語，只因自令衆小子徒赴中江請標去後，心中說不出那分忙亂，細一尋思，深悔自己把事作錯。因自己的兒子素日性情狂傲，眼空四海，此一去必然有失，不然我那能如此的不安呢，老俠正在

追悔不及之際，忽聽脚步聲音，睜眼看時，乃是于化二弟子來到，見二人面帶慘色，就知出了事啦，忙問道你們回來了，二人跪倒行禮，說道回來了。老俠說起來，你們此去大半起了衝突了吧，二人回道是。老俠又問道你們誰跟于飛交手來着，二人說我們大師兄，老俠點了點頭問道，他是否還有命在，二人道你老別着急，他不過帶點傷，大約無妨，這時衆人圍繞成安，抬着軟榻進來，老俠呵了一聲，吩咐抬入內櫃房，又囑附衆人不許叫後院知道少達官帶傷的消息，說是隨着軟榻來至內櫃房，衆人七手八腳的把成安移至床上，用枕頭靠好，手下人退出，老俠手扶床沿叫道，成安成安兒啊，連叫幾聲。成安並不答言，老俠問衆弟子道他傷了何處，怎麼打起來的，于化二人是寔話實說，一字不瞞，把詳細說一遍，老俠一聽說道果不出吾之所畧，乃吾之過也，既然傷在致命之處，斷無生理，說至此處，那麼剛強的老英雄，不由得悲從中來，衆弟子一個個潸然下淚，急的老英雄在屋中來回亂轉，措手無策，此時天已定更，管事掌櫃的一看老人家急朦朧，忙向前說道。老東家你老着會子急也是無濟於事，何不趕緊去請你老的拜弟妙手回春賽華陀劉先生來診視診視，或可有救啊，老俠一聽一蹶脚說唉，我是當局則迷，若非你提醒我，我真忘了，急令人點上燈光，及至從人把燈掌上，老俠等不及已邁步出去，直奔劉先生住所，不過相離半里之遙，展眼來到，此時劉先生正跣足盤膝跟他兒子

論治病之道哪，說若遇久病之人，宜用培本之法。本固枝榮。若遇新病之人，須治其標，人之病不外急氣寒火風痰，必須審明寒熱虛實表裏，對症下藥，胆愈大而心愈小，方能奏效。劉先生正談的津津有味，忽見從人回說現有標局子老達官在門外立等，你老快快出去吧，劉先生說爾等怎不往裡請呢，從人說他老不進來嗎，叫你老快出去呢，劉先生哦了一聲，對他兒子說道，不好哇，必是標局子出事啦，不定誰受傷了，你急刻收拾藥囊快來，說畢下地穿鞋，也沒顧喚提上，拖着來至門前，見老俠正在門外怔怔的站立，從人在後舉着燈伺候，老俠一見劉先生出來，猛撲過去，伸手拉住劉先生的手腕說道，賢弟救命要緊，快跟我去，說着拉起就走，劉先生乃是文人，老俠一點力沒使，劉先生可就有點受不了，再加上拉着一快走，劉先生跟着撒腿跑，只累的氣喘吁吁，鞋也掉啦，光着脚直跟着跑至標局門首，老俠撒手止步，要往裏讓，劉先生咬啣了一聲坐在地，張口擺手喘不上氣來了，老俠忙問道賢弟怎麼了，劉先生說我要咽氣，老俠一聽，足嘆道天哪，我指望我劉賢弟給我兒救命，誰知他也要死，真是巧啊，劉先生緩過氣來說道，我死不了，你別着急，什麼事拉着我這麼跑，我受的了嗎，老俠一聽，方才明白劉先生是跑累的。忙伸手攙起一看，劉先生鞋也沒啦。光着兩隻脚，老俠深愧自己魯莽，此時跟着老俠的從人與少先生背着藥囊也趕到啦，在半路上把劉先生的鞋也檢來了。

劉先生穿上鞋，進了大門至內櫃房，坐在外屋對老俠說道，我先沉靜沉靜，再診視病人，老俠這才把成安受傷的原因說明。衆弟子過來見禮，又細說前情。劉先生點了點頭，聽明一切，方才入室診視成安之傷。令少先生打開藥囊，把所用之藥急速取出，放在盆中，用開水沖化。少先生遵命辦理。劉先生等預備妥當，這才上前叫道成安賢侄醒來，成安並不答言，昏迷不醒。劉先生也是有點發慌，只得將傷口上的布，用手揭了揭，全被血粘住，忙叫把藥水拿過來，少先生忙將藥水盆端到旁邊，劉先生試一試並不很熱，用棉花蘸着藥水，往傷口上慢慢的浸，把血粘的布浸開，輕輕掀下，見傷口約有三寸多長，深約二寸餘，只爲裏面的薄膜未破，皮吞肉捲，危險已極，劉先生雖是名醫，今見此傷也暗自吃驚，心說傷勢如此，恐難保命，只得勉強鎮靜，把家傳七珍如意散撒在傷口，又用八寶返魂膏子藥把傷口填平，用油紙蓋好，拏軟布纏上，取過開關散吹入鼻孔之中，約一盞茶時，成安悠悠氣轉，嚶啾出來，劉先生叫道，成安成安，連叫數聲，成安強扎掙着，微睜二目見是賽華陀，有聲無氣的稱了一聲叔父，劉先生說別着急，你的傷固然是重，然而有爲叔在此，管保無虞。成安說小侄負此重傷，恐無生理。劉先生笑道爲叔不敢說是治紅傷的國手，但是比你這傷重的也治好多少，成安一聽心中坦然了許多，打算說幾句感謝的話，奈有心無力，只是咀唇亂動說不出來，劉先生說你別說

話養神吧，快把眼睛閉上，咱爺倆情同父子，用不着客氣，成安點頭合睛不語。大眾跟劉先生一齊來到外室落座，拿過文房四寶開了方子。少先生打開藥囊照方稱藥，將各味藥稱齊，拏過來劉先生又逐一詳細檢點一遍，然後對老俠說道。老哥哥，藥已齊備，立刻就煎吧。少時煎好，給他吃了，接着熬二煎也叫他吃了，我要回去啦，老俠就像傻子似的說一句他答應一句，劉先生看此神情，心中格外難過，告辭往外走，老俠相送至院中，劉先生說若是兩煎藥吃了之後，或是見了大小便，或是到天亮的時候喝點粥，我就敢保平安。要是什麼動靜沒有哇，說到此處，唉了一聲叫道哥哥呀，並不是孩子的傷不能治，乃是小弟學術淺薄，力不能及，你不用着急，速速另請高明給他醫治，決沒有危險，兄長你聽明白了吧，別送啦，你老看着熬藥去好了，劉先生說完抹身匆匆去了，老俠歛神沉思，心說劉先生之言，分明是到天明若大小便不走動，不進飲食，說什麼他力不能及，簡直的就没指望了，想到此心中一酸，淚沾衣襟，又一轉想尚有一綫生機，且看如何吧，細想生平，並沒做過缺德的事，大概老天許不能絕我，不至老來喪子，想到此心中稍稍寬些，率至屋中一看，炭爐生好，藥壺等項設備已齊。老人家親自動手將藥放在壺中，倒上淨水，把壺安置爐上，搬個小橙坐在爐旁，目不轉睛看着藥壺，令衆弟子及從人皆退出，值此熱天，老俠雖汗流遍體，竟不覺熱。約有一時之久，藥已煎好，

傾入腕中。復又把藥壺續上淨水，放在一旁，手托藥碗進至裏屋，見成安半坐半臥，二目緊閉，氣息微細。面如白紙，唇似綻葉。老俠看此光景，甚是難過。心說就看這藥力之功。家門之德吧。用咀試了試那藥正合口，不涼不熱，斜身坐在床沿，輕輕頻喚成安吾兒醒來，爲父把藥與你煎好，趕快吃了吧。成安微睜二目，顫微微的細弱的聲音說道，爹爹呀，兒不會吃如何是好，老俠一聽幾乎落淚，忙把心一橫，說道不要緊，爲父咀對咀喂你就行啦，老俠將藥含在口中，一口一口的往成安口中喂，好半天才喂完。老俠說你好好養神吧，我給你熬二煎去。說着起身來至外屋，命從人添上爐中炭。放上藥壺，用扇煽火。老俠仍是聚精會神的看着，霎時二煎熬好，天已三更交過去了，老俠將藥倒在碗中，端至裡屋，再看成安的面色及出入的氣息，較沒吃頭煎藥以前可好多啦，心中好生歡喜，又靠床沿坐下，輕輕叫喚，成安睜眼口稱爹爹你老人家還沒歇着哪。老俠聽他說話清朗，氣力也大多啦。只喜得心花怒放。說兒啊。你負此重傷，我還能歇息麼，二煎藥又熬好了，還是我來喂你。成安張了張口。用舌尖撩了撩咀唇，說道你老省點事吧，我自己吃能行了，老俠把藥碗送到成安唇邊，一氣將半碗藥服下。老俠叫他依舊閉目靜養，往外屋看了看，手下人正在輕手輕脚的收拾藥壺爐火等物，老人家搬過一張椅子，對床沿一坐。二目圓睜，看着他這寶貝兒子，什麼叫乏，那又叫困，一概不知。

直看到五更以後，東方發曉，窗紙透亮，見成安是絲毫動靜沒有，老俠心中未免透慌，用手一摸他兒的腦袋冰涼挺硬，輕輕呼喚也不答言，直吓了個魂飛魄散，失聲大哭，兒啊……的亂叫，老人家以為他兒死了哪，其實是睡着啦，這麼一哭喊把成安驚醒叫道：爹爹你老別哭，兒未曾死，老俠正哭着見他兒睜眼說話，嘍哧一聲又樂啦，真是破涕為笑，遂問道你現在怎麼樣，成安說我覺着精爽多了，要走動走動，你老人家叫他們擡便桶來吧，老俠說你這麼重的傷，叫下人們攙攙架架的那可不行，還是為父相在你年幼時那麼把你吧，傷口方保無憂，成安說大熱的天若將爹爹累着，孩兒更有罪了。老俠說不必多言，立刻叫從人預備便桶，從人將便桶擡來，老俠把成安十衣退下，雙手一托臀部，輕輕捧起，接近便桶，如把嬰兒，成安是大小便全見啦，走動完畢，放在床上，淨了淨身，提上中衣，依然坐好，從人將便桶擡出，點了幾枝香去一去惡味，成安說爹爹孩兒肚中有點發空，喝口粥才好，老俠急令從人預備粥，少時從人把粥端到，成安吃了一碗粥，老俠叫他倚枕而臥，閉目養神，方才出了櫃房，離了標局直奔劉先生家中而來，到在門首用手拍門，吧吧亂响，老俠是急着要告訴劉先生他兒保住命的喜信，可就越打越使勁，此時劉先生尚未睡覺，只因由標局回家心中不快，叫家人預備了幾樣酒菜，自斟自飲的喝個不住，一邊喝酒一邊咳聲嘆氣，少先生在旁說道爹爹你老別這麼着急大熱的



天，再者成安的傷也許不至於殞命，劉先生說他決活不到五更天，那算沒指望了。少先生說即無生理，急會子也是無法，你老要急個好歹可怎麼好呢，劉先生把臉一沉說，我怎麼那麼愛着急呢，想成安小奴才違背他父的教訓，惹此橫禍，死不足惜，我與他治傷不過看你伯父的金面，他要是我的兒子，不但不給他治傷，而且還把他挖坑活埋，這種不聽話的孩子太可恨啦，少先生見老先生有些醉意，也不敢答言了，只得唯唯而已，劉先生喝到天亮，抬頭見窗紙發白，長吁了一口氣，淚隨聲下，少先生擰了一把手巾遞與老先生，又勸道你老歇息歇息吧，別竟替我伯父傷心啦，劉先生嘆道咳兒啊，我想你伯父自幼闖蕩江湖，並沒聽說他作什麼缺德的事，相交四十餘載，我還不知他的人格品行嗎，真是忠厚長者，怎麼老來遭此不幸呢，又往外看了看，點頭道，此時成安未必尚有命在，你伯父不定哭成什麼樣兒哪，說着淚下如雨，少先生在旁急的不知怎麼勸才好，那屋中的殘燭欲盡，光華收斂，頓呈一種悽慘景像，正在這父悲子急之時，忽聽外面兵兵扣門聲音，劉先生啊啞了一聲，連忙下地倒履出看，脚步歪斜，來至大門，開門看時，正是拜兄老達官，略想成安凶多吉少，慘然說道，老哥哥別想不開，常言說的好，是兒不死是財不散，他是討債鬼，死了死了豈能復生，着急也是無益，這話又說回來啦，沒兒子絕戶，也不能死後倒埋呀，不要緊把你侄給你還不行嗎，若像子夏是的爲子而

喪其明，那可太想不開了，老俠原要是告訴兒子的喜信，沒想扣門太急，人家悞會了，一聽劉先生話頭不對，就要攔，無奈劉先生的話非常連貫，如同河開口子滔滔不斷，說個不任，好容易等他說完，忙說道兄弟你錯會了意啦，你侄並沒死，劉先生搖頭道不能吧，大哥你說實話，他死了多大時候了，裝殮了沒有，老俠用手堵住劉先生的口回道，實在沒死，我是給你送喜信來了，現在你侄已有指望，就把經過對劉先生細說一遍，劉先生一甚劉悔冒失，又不勝欣喜，當時酒也醒啦，以手加額，哈哈大笑，仰面向空叫道，天哪天哪，果然福善禍淫，好人家遭上事，真能化險為夷，天哪天哪好公平的天哪，老俠說得啦得啦，你別犯腐氣啦，你去看看吧，劉先生說那是當然，咱們走吧，少先生此時也立在一旁不敢接言，見他父親要上標局去，這才問道送藥囊不送去呢，劉先生道自然是要你隨後送去，說着仝老達官離了家門，奔標局而來，劉先生說道哥哥我昨日見孩子的傷危險已極，斷定必無生理，沒想到竟轉危為安，司真是皇天保佑你這好人哪，老俠笑道賢弟呀，我看你這樣子也是沒睡吧，劉先生笑道我是一夜用眼淚下酒，並未合眼，老俠連連感謝，少時來到標局裏面，進了內櫃房，劉先生入室一看成安的顏色，喜道好了好了，可真是好了，老俠一聽非常痛快，不由誇哈哈一笑，將成安驚醒，方要說話，劉先生擺手說道你不用說話養神要緊，成安聞言只得將眼閉上，劉先生來至外

屋落坐，少先生揹着藥囊由外面進來，趕緊預備吃的藥，上的藥，由這一日起，劉先生就沒回家，晝夜看視，約有五十餘天的光景，成安已然吃壯飯，起居步履復舊如初。劉先生對老俠道：「一搥兒將及兩個月啦，現在他的傷就是調養，無須吃藥上藥了，我要回家將息將息去了，每天我來看看就行啦。」老俠說道：「賢弟所言甚善，早應叫你歇息歇息去，這兩個來月的工夫，可真够受的，劉先生笑道：「別管我們受的罪大小，總算保全住了孩子的命，那就值得啦，回頭對成安道：「少爺你過來，成安來至棹子前一站，口尊二位老人家孩兒伺候，劉先生說我爲你的傷痕可是容易麼，成安笑道：「要不是你老人家，孩兒早做泉下之鬼，你老人家真是生死人肉白骨，小侄沒齒不忘大德，劉先生說你且住口，我來問你，這沒齒不忘大德，又應如何呢，你聽我對你說明我拚着命日夜看守調治你的傷痕，是恐汝父有伯道之憂，暮景難堪，所以才盡人事憑天命，幸汝父德厚，上蒼垂顧，方保汝無性命之憂，但是你的傷痕乃是違背父訓自逞已能，致有此禍，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你不但自取其禍，且担不孝之罪，我與汝父情同手足，他只有你這一個寶貝兒子，我不忍他老來喪子，故竭盡心力衣不解帶的看守你，這兩個來月我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你來看我形容減瘦了許多，始將你傷痕治愈，你可要加意調養，勿負我一番心血，我現在要回家去將息將息，只求你聽我的言語就成啦，別叫我勞而無功，我就感情不盡

啦，成安忙道：「叔父你老人家教訓之言，孩兒謹當束身，決不敢違。」劉先生又說道：「凡紅傷必須在百日之內保守元陽。若元陽走洩，傷口崩裂，嘔血而已。你想一想，你若性命危險，你父怎麼辦？拋下嬌妻幼子，死後也落個大罪人，今把利害言明，你好自爲之吧。」成安酒淚叩首，口稱多謝叔父救命及訓教之恩。孩兒謹遵便了。劉先生哈哈大笑道：「你起來吧，我要家去了，父子二人送至門外，拱手而別。劉先生歸家之後，因年紀大了，又着了重急，虧損精神，夜間喝酒過量，種種原故，就病倒床上，後事暫且不表。單說老俠父子自送走劉先生後，心中是萬分感激。光陰似箭，展眼又有十數日。成安的傷已好八九成，更無須敷用藥啦。老俠聽說劉先生病了，每日前去看望，劉先生說你不用不放心，我養幾日就好啦。老俠依言告辭回家，分付衆人預備行裝，隨我出遠門，也並不說往那裏去，誰也不敢問。只得趕緊收拾一切，老俠對成安說：「這兒啊，現在我要出門辦事，約在一二月方能歸還，你在家須善保身體，千萬在意，切勿失慎，你須想你劉叔因給你治傷累病一番苦心，再者前次因你口是心非，險此傾生，此次你可不要陽奉陰違了，倘再不遵我言，不但不孝之罪大矣，且負你劉叔之恩更深。今對你說個比喻，假如我們是朋友相交，由你生下就相好，教你攻書教你習武，文成武就，給你娶妻生子，管你的吃喝穿戴，且是錦衣玉食，養尊處優，還送給你幾十萬家私房產業，一個偌大驛局，

創造的鐵桶相似。你坐享其成，似這樣一個老朋友，這麼待你，可不算薄了吧。要是這個老朋友託付你點事，你捫心自問。憑天理良心。決不能不認真盡心竭力的給他辦吧。朋友相交，尙不能負心背義。父子之間更應實心實意服從吧。我對於你別無所求，只望你別辜負我這老朋友。聽我點話。我就感你的大恩大德了，成安聞言涕淚交流，忙跪倒口尊爹爹。你老人家請放寬心。兒當謹遵嚴命。決不敢再蹈故轍。思老人家憂心。兒雖不敏，幼蒙庭訓。尙知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焉敢再違訓教。必痛改前非，以贖不孝之罪。說罷放聲痛哭。老俠聽成安悔過之言語，不禁悲喜交集，落了幾點淚珠，唉了一聲，叫道兒啊，你既然悔悟前非，深是可喜，別哭啦起來吧，成安止悲拭淚站起。老俠說你坐下我來對你細說，成安遵命坐在一傍，老俠眼望成安說道兒啊，我只你一個單傳之子。所望的是百年之後，你親視含殮遵禮送終，與你母合葬，位正首邱，你妻合子指望你養育成人，你現在父老子幼，妻在中年，你的家庭責任何等重要，你能把責任盡到，方上不愧父母，下不愧妻子，中不愧於己心，切不可耽溺於嗜慾之中，置身體於不顧，須知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許身於國效命沙場，當然應視死如歸，那是男兒壯舉，若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亦是人所當爲，此所謂輕於鴻毛也。若居家自守，須潔身自愛，要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殘傷，又道是知命者不立於嚴牆之下，皆是自愛

以孝親，不敢輕蹈危機，此所謂重於泰山也，你須責任看重，死生之道分清，並將道孝認準，我今將離家，破釜沉舟，對你說這片話，就叫你保重身體，調養傷痕，守住百日之限，別一時失慎，走洩元陽，方不負我諄囑之言，也對的起你劉叔父給你治傷之苦心，俟爲父歸還，你也就完全壯健啦，那時我帶你去中江波濤島，去找于飛，我與你觀敵，你再與他一戰，若將于飛戰敗，你的仇也消了，耻也雪了。那方算是好漢。成安聽到此處，陪笑遺爹爹你老放心，兒謹記一切，老俠道可別又是口頭禪哪，成安答道孩兒不敢，老俠長吁口氣說由你吧，說罷分付從人開飯，用完酒飯，吃了會子茶，傳話起身，帶衆徒弟離家至江口上船，在船上衆弟子才知道是上萬丈波濤島會于飛要標報仇，公治老俠，乃係最有細心之人，由家中起身，並未說明往那裏去，及至率衆弟子等上船之後，談起此行，是去萬丈波濤島，會于飛，也不說必把于飛如何方罷罷休，只說去會他而已，徒弟們閒言，人人佩服，師尊說話有尺寸，各皆唯唯而已，這日船至中江，老俠傳話，到在波濤島的時候，不許揚威吶喊。違者重懲，說話間已看見山頭，老俠又叫船支徐徐前近，靠在島傍，不准對着人家山口停舟。水手那敢違悞，只得把船慢慢的撐到島傍下了錨，報知老俠船已靠好，老人家點頭說知道了，傳話看衣更換，徒弟們取過衣包，老俠客換了一身新衣。頭戴尾鴨巾。古銅色大氅。足下白襪青鞋，備一份全紅帖兒

，手中一擊，出了船艙上小舟，叫水手划奔山口，來在水寨島門前，往上看見密排刀槍，弋戟森嚴，許多嘍兵在上面談論來的標船，必是報仇的。正談論間，老俠客在下面小舟上喊喝島上衆位聽者，老朽乃平安標局總標主前來登山拜寨請列位分神報上大寨，通知山主，上面一聽，老俠如此客氣，手捧全紅帖兒，恭恭敬敬的等候，衆嘍兵無不稱讚。看起來人的身份重，舉止言談與尋常人大不相同，這麼大的事，人家談笑自若實在比不了啊，那個說別管人家的身份，接帖呀，有人由上面放下一個竹籃，裏面放着一塊五寸見方的鉛坨子，老俠將帖兒放在籃內，用鉛坨子一壓，上面提了上去，取出全紅帖，轉身下了島門，登小船至內島坡上山進三道寨至大廳跪倒報事，詳細說明來者之言及情形，將帖子呈上，手下人接過呈在棹案之上，于飛展開觀看，乃是老俠客的名字及標行字號，于飛心中納悶，這老兒特別的對我客氣，可不是當要的，其中必有緣故，非同小可，須得加百萬分的小心才是，暗自着急，偏偏衆朋友全都走了。二位老兒台也沒回歸，他今來到，實實的不好辦，只得硬着頭皮，傳令列隊相迎，書中代表，皆因他傷了成安之後，就知道老人家必來找他，恐其不利，就派人分頭請人，以防萬一，請的是飛波島，紅毛島，蓮花島，雙龍凌霄島，各位寨主，又請長江二老，頭一位鎮海虬龍立波濤，二一位威振八江逍遙叟樂山川。其實這二位與老俠交情比他厚得多，二位來意，所

爲到了不得開交的時候，好出頭說合事。雖知衆人到齊，等了好幾天，一點消息皆無，衆人以爲這場事消滅啦，紛紛告辭回山，于飛也沒法挽留，只可相送。二老說賢弟，我們離家多日，回去看看，半月之內，一定回山，決不食言，我們回來之後，若再等個月二十天他不來，你放心我們弟兄出頭給你們兩造和解此事，于飛當然稱謝，沒想到二老叟走了二十來天也沒回山，可是平安標主公冶老俠到啦，于飛也說不出了，只可下山登舟，開竹城出水寨，迎接老標主。船至山外，看見老人家的小船，靠在島傍，于飛連忙口稱老哥哥。小弟迎接來遲，當面請罪，說着跪倒叩頭，說小弟于飛有禮了，老俠見他的大船靠住，才叫小舟搖奔大船。臨近啦，見于飛叩頭行禮，急急跳上大船，用手相扶，笑哈哈的說道：賢弟呀，請起吧，何必太謙呢，于飛站起身形，用手指山傍靠的標船說哥哥傳話開進山去吧，何必灣在山外。我們弟兄還有什麼說的嗎。老俠客擺手道慢着，說我二人的交情，原沒有說的，我要將標船開進山口內，叫別人笑話哥哥老大的年歲，不顧全朋友的面子，與你山寨的名望有礙，別管咱們交情怎樣的重，終而我是保標，你是占山，橫順殊途，道路不同，使不的，我與你駕船入山，不是一樣麼，于飛一聽這片言詞，暗服老頭子真高明，口中說既然你老人家執意，按道路規矩辦，小弟謝謝美意，咱們進山再談吧，老俠回答當然如此才對，于飛傳話船隻回山，隨陪定老俠入



艙落坐，不一時船至內島坡靠岸，于飛謙讓着，老人家上山，進了三寨，入大廳，分賓主入座，手下人獻茶之後立即搽淨掉面，擺上酒菜，對坐飲酒，談談論論，于飛心中忐忑不安，懷着鬼胎，老人家說說講講，淨論閑話，于飛更是胆怯，不知道老頭兒走的是什麼棋招兒，只見老俠撻下酒盃，問道，這山上比前二年興旺多了吧，于飛回道可不是嗎，比從前強多啦。老俠客又問道，家中這幾年置些田產牲畜呀，于飛笑道託哥哥的福，就設置了點吧，老俠又問二位弟妹與孩子們全好啊，于飛抱拳回道承問承問，託庇平安，就這麼往後問答。于飛更猜不透老人家是何主意，心中越發着荒了，暗表古語，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皓大英雄，一時利令智昏，存了個貪字，才引出來報應二字，若非祖上德厚，本人知機回頭，早已可就一敗塗地，決無再興之望啦，只因這一念之差，老俠客這個罪，也很够受的了，此番老標主來意，乃係給徒弟報仇，與兒子雪恨，要回原標，治死于飛而已，誰想一進山入寨，看人家這片事業，比自己半世操勞創下的事業，強者百倍，就起了貪心，反正兒子是好啦，我何不婉轉週折，把這片事業繞過來，改爲標局子，豈不是名利雙收麼，利心一動，忘却了五徒弟被扎入水，生死不明了，故而刀持鎮靜，甩開了正文，淨說閒篇，等于飛開口來說，好運用詞鋒，於中取勝，那于飛一匹夫耳，怎明個中情況，果然他說不住先行開口，提說前事，自入圈套啦，他將一

提刦標的事。老俠說咱們弟兄，誰是誰，一個徒弟扎就扎了吧。既不見死屍，當然是逃走啦，標你留下就留下吧，你還能不給我嗎。你有什麼對不起呢。于飛聞聽老頭如此的說話，加倍的不得注意，忙問道老哥哥，弟與我侄兒交手傷他，你老人家知道詳細嗎，老俠道徒弟們回去學說，始末我已盡知。他胆敢辱罵賢弟百般的欺迫，你也是失手啦，他與你無禮，那是他自取之禍，有何可惜。再者說你我之交，我的兒子與你的兒子不是一樣，傷就傷了吧，于飛心說老兒也太和氣啦。扎了吧，刦了吧，傷了吧，他平素沒這麼好說話啊，這是怎麼個情形呢。遂又問道。老哥哥我侄兒的傷好了沒有呢，老人家故意的嘆了口氣說，咳，兄弟呀，好大發啦，到家沒三天他血後死啦。于飛一聽成安因傷致死，猶如雷轟頂上，棒喝當頭，心說可遭啦，老兒止此一子，今被我置之死地，他豈能與我干休了結呢。心中是萬分的着急，連忙說道，哎呀，沒想到一失手成安因傷而亡，叫小弟我怎對得過老哥哥你哪，咦，我真沒臉面見天下英雄，可算什麼朋友呢，老俠客抱拳笑道，賢弟言之差矣，我方才言講的明白，他是咎由自取，也是命該如此，你想我們為武夫的受重傷若干處者有得多呢。人家還活啦呢，你侄兒不過是一處傷就死了，豈不是該着。借因由嗎。話又說回來啦。總是他短命少亡，我應當落個老來喪子。事非人力乃係天造定的，小兄何能怨恨。賢弟。你更沒有不對的地方。不過是這麼說。我就

指望這標行養我終身。今天我不求你別的事，就求兄弟將你留下我的那支標，賞交與小兄我代回，給客人付到，往後好營業。若不然失了信用，沒人用咱們保標。我可怎麼生活呢。大畧着賢弟必能應允吧。說完了話，站身深施一禮。很透着軟弱的意思，又說我的好兄弟，你就看哥哥這大的年歲，你格外的成全我吧。說完了這片言詞。站在那裏，眼淚汪汪的相似望着，令人看此慘景堪憐。于飛見老俠這般軟化，他可就錯了，疑是徒弟兒子等皆已敗北，且又傷了性命，他本敢動手，老而無能，現在就是將丟的標要回去，能保住面子，好做買賣。度其晚年，就忍啦。又一轉念，借這個機會，我不把他壓服了，還等什麼時候呀。如今將他壓倒了。三江四海我可就為第一家英雄好漢了啦，越想越有理。說不盡的心中，多麼歡喜啦。那曉得這正中了老人家的誘敵輕動之策了呢。于飛很為難的樣子，慢慢說道。老哥哥你老人家請坐喫酒吧，好說，放心得啦。別人來請標可不成，哥哥你親自前來，沒有不好辦的事，待會商議，勿論怎麼為難，也得給你老辦還不成嗎。老俠客假裝卑微。又道了回謝，方才坐下，又喝了幾口酒，代笑催促道。兄弟你傳話呀，叫手下列位費點心，把標賞還我吧。于飛正色口稱老兄台。按說我這山上的規章不劫則可，要劫下來，就不能放還，誰叫咱們的交情重呢。破例的辦理，將標中貨物錢財每樣少留一點，餘者你老代回去可也。簡直的說吧，別的保標人，他就是三頭六

臂。連個草翅兒也拿不出啊，對於兄台你可沒法子，誰叫孩子們無知鬧出事來，只可叫老哥哥露個臉，小弟認丟人就是了。老俠特意現出乞憐的模樣央求道，你既賞還原標，何必少留點呢，做個整人情，什麼也別留一概退還，小兄決忘不了兄弟你之大恩大德呀。于飛沉着臉回答道，你老這可是強人所難了，請想我們偌大個萬丈波濤島，劫完了標，又全給人家標主退出去啦，也人談論起來，好說不好聽，名譽攸關，再說我也對不起本山的寨主和嘍兵們哪，老哥哥你老給小弟想想不是啊，老俠聞言並不露出有氣來，還是那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的態度，心中暗自罵道，小畜生你死在頭上，還自鳴得意哪，真真算個無知識的匹夫也，口中說道大弟你看，小兄七十有六，已然是殘景啦，我們不是一年半年的交情，別人要給我難堪，你還得維護我哪，由兄弟你這還能叫小兒老邁蒼蒼的丟臉麼，勿論如何，別傷了老一子，江湖高抬賀號，全叫我萬丈波濤聖手擒龍公平俠客，請想兄弟你要不成全哥哥，我可怎麼作人，望求鼎力提携，捧小兄這場吧，將原物交還，恩當後報，兄決不食言，諒賢弟相信的，于飛聽老俠客一句硬話沒敢說，他可就胆量放大，嘿嘿一陣冷笑，臉上現出一種狂傲的氣像，二目一翻，面帶不悅之色，說道老哥哥這話你可不當如此的說，你自知有你這份俠客，你要明白呀，某在三江四海也是成名的英雄，何人不知那個不曉，威振中江波濤島的大寨主于飛字化鳳

，別號人稱獨霸天河鐵角龍，神鏢無敵追魂叟，莫非說我的名姓，就應當不顧全嗎，哥哥你是就管你露臉，說成了，你也得估量人家受的了麼，老俠客一聽此言，是哈哈的連聲大笑，這笑的聲音震人的耳鼓，猶如龍吟虎嘯，嚇得于飛心驚胆顫，毛髮悚然，及至笑的聲音止住，再看老人家二目圓睜，雙瞳似電，神色驟變，殺氣凜然，任何等強橫之人，見之也得畏懼，于飛也不能在例外，嚇的倒吸了一口冷氣，怔柯柯的不敢向前，老俠客厲聲斷喝，說于飛你大胆，太不知自諒啦，怎麼說在考朽的面前，你也敢自命英雄，嘿，嘿，嘿，真是豈有此理，老夫一十四歲創江湖，成名至今，六十餘年，我成名之後，老弟你呀，還沒有降生呢吧，今你不過四十七八歲，就敢在我的面前報個叟字，未免也太過分了，啊，我的標那個敢劫，不說他劫呀，敢用手指一指，就剝了他的手來，弟弟你劫了我的標，札傷了徒弟，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又傷了吾子，我念其小弟弟無知，誰叫有交情呢，不與你一般見識，總算該着君子無德怨自修，不必怨天尤人，故而對弟弟你特別客氣，嘔，你倒長了勁啦，噢，小弟弟你想錯啦，你疑惑是我老而無能了，懼怕於你麼，這可是欺負老寔人哪，你想察正在中年，我七十多了，斷然是老不講筋骨爲能，英雄出在壯年，你那可是自己找虧吃，告訴你罷，小兄掌中一對三環透甲錐，天下英雄喪在吾手指不勝屈，如今學好了，學道德，裝糊塗，裝老寔，今天叫啞子說出話來

了，請問豈不是你自尋苦惱嗎，你要三思。哈哈，再思可也。于飛叫老人家的威風一振再加這片話連冤帶損，大拍而特拍，弄的他張口結舌，怔了好一會，才勉強笑道，老哥哥你說你掌中一對三環錐，小弟我也有一對狼牙劈水五毒鞭，生平未曾遇過敵手，也不算小弟狂傲成了名的多少英雄，一個個只要交手，輕者帶傷重即喪命。大概你老也聽說過吧，老俠客微微一笑，叫道弟弟呀，咱們今天既然論到這個地步，來來來，我們取個笑，倒要見識見識你這份英雄，不知道老弟可有此胆量麼，于飛見老俠客先卑後抗，就明白上了老頭子的套兒啦，可也沒有法子脫退了，只可硬着頭皮撞吧。隨即回道，好好好，我們就比比試吧。老俠咳了一聲，才說弟弟我要與你平均較量。怎對天下賓朋，這麼着吧。我來定個章程，省得叫他人笑小兒我沒有容人之量，小弟弟咱們是約三戰分勝負，你可愿意，于飛問道何爲三戰呢，老俠說分爲水中一戰，旱地一戰，船頭一戰，三戰之中勝一戰，你就爲勝，老朽將平安標行雙手奉送，我還遠走他方隱姓埋名永不出世，若沒了你的時候，我再出世，你看如何，于飛說老哥哥說好便好，咱們就這麼辦吧，老俠客哩哩冷笑，叫道賢弟呵我要是勝你，必須三戰皆占上風，方算取勝，萬一弟弟你要是輸了，可又當如之何呢，于飛低頭思想暗道，我勝他一戰，就成了，他必須三戰全勝，方能成功，我可有很大的便宜，豈不是將他的標局子白白的得了過來嗎，越想越高興

，他可就上了老人家的詭哄計數。想到利益就不顧害處。不加思索，衝口而出，慨然答道。說老兄台我若三戰俱敗，情愿把萬丈波濤島雙手相送，我是遠歸故土，有你三寸氣在，我決不出世逞英雄。永無翻悔，老俠客聞言叫聲弟弟我們一言爲定啦。于飛笑道大丈夫怎罷食言，老人家點頭，當將頭巾大衣脫下折疊好，口稱弟弟你傳話派那一位受點勞累，將此衣帽送至外面標船。順便將我的軍刃取來，先在大廳前旱地一戰。分了勝負之後，你再叫人送兄至島外水中一戰。于飛聞言即叫嘍兵接過衣帽，送出到標船上，急取老達官軍器來，速速快去。嘍兵領命飛也似不一時將三環透甲錐取到，交給老人家，老俠客提錐至太鸞前笑道，弟弟請來一會吧。于飛也就手捧雙鎧，至老俠面前說聲請來進招啊，老俠用左手錐託個四平，右手錐壓在左臂之下，笑而言曰請請于飛上前用左手鏃一搥，右手鞭蓋頂門打下。老人家並不躲閃，翻眼觀看鏃離頭頂已近，敵人不及改招，用右手錐一找于飛的腕門子。他急急撒鞭，不提防老俠左手的透甲錐扎奔左腿馬面而來了，于飛看見躲之不及，嚇的聲刺入約一寸餘深。橫着一挑血光崩現，這道口子也有三寸多長，疼的于飛咬牙後退，老俠擊錐笑道，弟弟恕罪恕罪，兄我失手啦，這可不算你輸，還有二戰呢，你傳話派人送我出山，你撫水衣隨後來我們再手中比較，于飛疼的腿顫顫直顫，只得叫人送老標主出島，吾這也就來。老俠隨嘍兵即行笑着回身說你別

急，上點藥裹好了傷。再來不遲呀。言罷轉身而行。下山上船。此時竹城寨門已開，老俠乘舟破浪衝波逸然而回，棄小舟上標船，更換水師衣靠，已畢。船頭歸坐，徒弟們站立兩廂，暗暗佩服師父赤手空拳，入虎穴安然而歸，既取了兵刃去，不問可知是歸打啦，看老師的神氣，當然大得全勝，大眾正自思想，只見于飛由山中架舟沖出，站立船頭，一身水叉。手捧兵刃，老俠客一見他出了島口，就站起身來，徒弟遞過雙錐，老人家高聲叫道：于賢弟，要仔細了，來來來，說着擰身縱起約有一丈餘，在半空中掉轉身，用一招燕子入海一式架，頭向下，雙錐護頂刺水而入水中，于飛見此種入水的工夫，暗自驚心，奈事已如此，只得急忙抱鞭斜身刺水入江，水中睜眼看不見老俠客的踪影，工夫大啦找不着，暗想他必是奔水面上去了，往前赴水左右觀看沒有，只得提氣往上將身將將出水，面露出胸膛，離他約有四尺多遠。水花一起，嘩啦啦响處，老人家露出上半截身來，正與他對面。于飛大善認定是機會不可失，雙錐劈頭打下，豈知他中了計呢，皆因他的水性實實真，要比上老俠可就不成啦，老人入江之後，沉氣坐水直到江底，他入江可看不見老俠客，人家可看得見他，共總老人家比他多看一尺上下的水，于飛就甘敗下風啦。老俠見他水性不如自己，胸中已有成竹。把口一張吸口水約十兩多重量，此招工夫名曰避篆，乃是混元一氣的工夫，與人對面五尺之內，叫氣一噴敵人的面門，打上



就得將氣給避住，故名曰避箭。今日老人家用這招要打于飛，見他提氣往上去，老俠客比他快多了，他露出胸膛，老人家在他對面四尺上下露出上半身來，原是他打那，于飛不知上當，真個蓋，頂打下，老人家用雙錐一崩他的鍔，喝聲開，就借這開字一張口，担吸的那口水噴出，白亮亮一條水箭，正在于飛的面門上打個正着，就憑于飛這好的工夫，三江四海一帶等處可算頭等英雄，被水箭打的頭迷眼暈，要是換個人早就打斷了氣啦，老人家一看打不動他，也是暗自佩服于飛，這就不怪孩子們敗在他手啦，這我也是勉強的勝他呀，心中想這種事，手中錐可就早扎在于飛的肩甲之上，雙錐一拔鮮血崩出，老人家端分水推波滔浪如閃電一般退回標船，上了船急忙脫下水衣，換了軟靠，用手巾擦擦臉，擦乾了鬚鬚，徒弟們泡過姜湯來，老人家椅子上坐穩，接過姜湯慢慢的，一口一口喝着，一面告訴徒弟們山中戰勝扎了他的腿，適才水中扎了他的肩頭，他得上藥裏傷，我純是以逸待勞，連勝他三戰，徒弟們聞言一個個喜形於色，于飛慌慌忙忙的收拾齊畢，那有工夫歇着呢，老俠客這邊看他收拾完了，站起身叫道于大弟，請過這面船上來吧，你要在船上勝得老朽，你還算成功，我認輸哇，于飛架小舟來至標船切近，飛身跳上，老俠客是春風滿面一團和氣口稱大弟這回你加點小心在點意吧，勝負得失可就在這一戰啦，你要慎重慎重，請想這些年的心血，創立波濤島，實非容易，若真要輸

了白白讓與小兒。改設鏢局子。可實在可惜的狠哪，再者說把往日英名一旦付諸流水，可稱得是身敗名裂事業全完。應了兩句俗言，是數年辛苦今何在，雄心壯志一場空，弟弟你要再思再想啊，老人家這片話表面上聽着可真是好話，其實比刀還厲害呢，人家兩戰敗北，肩頭大腿代傷，希圖這一戰挽回殘局，保全身名。被這篇言詞一激，氣的滿面通紅，急的渾身是汗，肺擺氣膨，方寸亂跳，本就胆怯心荒啦，更要氣惱交加，六神無主，自然是畏首畏尾，就不想身餘其幾啦。這麼一來十分的能爲就剩一半了，只可強壯胆量，厲聲喝道，老兄台請少說好了，我們兵刃上細談吧，說着掄鏢進招，猶如狂風驟雨一般，拚着命的一攻，老人家哈哈大笑，喝道來得好。小弟弟呀，你盡力施展，我不准招別屈了你的能爲，倒要領略領略尊駕的武術，于飛此時那有閑心與老人家開口，將全份精神用在雙鏢之上。足足開有一百餘合，口中帶喘，滿面汗流，漸漸不支，自知盼在以逸待勞之計上了，手腕酸疼，四肢發軟，本就心慌，老俠客厲聲斷唱，于大弟你既勞累省點氣力，看老朽進兩招兒，你只用支支架架，還歇息不過來麼，等你的氣力運足，再改守爲攻，那可就得勝啦，說罷這片話于飛心說要糟，就見公冶老叟飄銀髯擺雙鏢運用如飛，恰似風雷閃電一般，于飛慌的手忙脚亂，被老人家的三環錐由裏往外一掏他的雙鞭，咯啾一响，錐的月牙子咬住鞭的狼牙，老俠往前進一步，用一招霸王開弓

，說開，雙手一分，于飛此時力盡筋疲，那能抵抗，手就分向左右啦，老俠坐住右腿，抬左脚踏于飛的前胸，叫道弟弟這招叫胸前挂印哪，于飛心說不白踹，還把名兒告訴我呢，那怎能躲的開呀，吧呶蹈個正着，于飛哼了聲仰面摔倒船板上，老俠客上前抬脚踏前胸喝道，于飛你是否服輸麼。惡狠狠將手中錐一搯，哩哩哩的一陣冷笑道，你有何話講你說說，于飛也是天字一號的英雄，只得閉目等死，忽聽入聲喊叫，老兄台手下留情，老俠撤回腳來，抬頭看，來者乃是長江二老立波濤等來到，老俠客笑道你們弟兄來的太巧啦。我正與于大弟耍笑着玩，巧巧被你們看見啦。說着扔雙錐向前纜起于飛，很客氣的說道，兄弟恕罪吧，小兄失招啦，多原諒吧，于飛面紅耳赤，難回答言，立波濤說賢弟，我們到你的船上再談吧，說畢同于飛跳在原來的小舟之上，向老俠拱手道，你老且等一等，少時咱們再細談。老俠點頭道遵命遵命，立老翁與于飛回到大船之上，入艙歸坐，立二爺說兄弟，我們早就應該回來，沒想到給鄰舍管點閑事，延誤几天，就耽誤了大事，實在對不起的很啊，于飛強作笑容說道，這是該當有這一回，兄台門談不到對不起，立二爺又問道，你們兩造的事，我弟兄管的了管不了呢，再者你叫管不叫管這場事，你得到什麼地步能認完結呢，于飛苦笑道什麼事你弟兄出頭調解，還能不叫管嗎，再說我閉眼等死。二位兄台由軍刃下把我救活，在生三年皆兄等所賜，豈不是凡事聽

憑主張，也談不到什麼樣才完。我二人約三戰定大局，今我三戰敗北，險喪性命，只得將此山島送給公冶兄就是了，即把協約三戰賭賽的事詳細說明，立二爺聽完了，點點頭又問道：「既是出來中人調解，你還有什麼條件說明，我們好去要求，于飛聞言嘆了口氣方說道：『二位兄台呀，我想要代兩條大船，並代我一切零用，再者就是山中有的人有不愿在此者，請他每人給他們個十兩八兩，另謀生路，也不用他掏腰包，山上的銀子有個十萬八萬的，請想這個事成不成呢，立二爺說這點小事好辦，我說叫你出條件是不叫你將此山給別人，別管那頭怎麼不答應，我們與他商議去，于飛搖頭道：『謝謝二位美意，你老請想約下三戰定島，今已輸了豈能反悔，再者我們占山爲王，要是叫保標的打敗，還有什麼臉面在此，怎見天下英雄，吾心意已定，請二兄分神吧，二老一聽他說的話可也是實在是這種道理，只得由他告辭出艙，架小舟至標船之上，相見行禮畢歸坐，老俠道：『二位賢弟今日來的太已得巧啦，立二爺笑道：『哥哥你有所不知，皆因他早就把我們請來啦，待了一兩個月，你也沒來，我們對他說半月之工，到家看看就回來才走的，在家本不打算來了，皆因一想恐你們把事鬧大了，因而又來了，我們到這正是你拿避箭打他的時候，又見你用以逸待勞之法又在船頭交手，等你挂了全勝，我們才止你兄長出面說合。』老俠客連忙稱謝，二老說道：『你們的事是到那完呢，老俠問道：『于飛沒對你說嗎

二老就將于飛所言講的學說了一遍，老人家說不錯對對正是如此，二爺又將于飛的要求的事說明，老俠道：『那可怎能不行呢？你們弟兄看着辦吧，怎好怎好，無可無不可。』立二爺笑道：『這個事其好管，不用費話就雙方認可，活了這些年頭一回和解這麼容易的事，情啊，立二爺又架船告知于飛這面，同着老俠代標船入山。于飛接待老俠客，一面傳知嘍兵退在山坡，聽候公冶老俠的發落。島門寨門等全交結標行的人了，一同上了大廳，于飛與老俠又說了些個套親近話，一面叫他親信的人收拾物件，裝滿了三隻大船，六支划子，老人家叫備酒送行，酒席擺好，大眾入座，于飛飲了三杯，站起身叫人來備香案，少時報齊。于飛淨手焚香，跪在香案前，口稱過往神祇天地主宰在上，弟子于飛與公冶清明約三戰定島，今三戰皆輸，情甘將自有之波濤島送與公冶清明，有他人三寸氣在。我決不出世，我決無暗箭傷人及設計謀害報復等情，若是言不應心，必遭天誅地滅，起完了誓，立起身來抱拳說道：『列位兄台小弟即時告辭了，衆老齊說忙者何來，聚談聚談在榮歸也不爲遲晚，于飛還說歸家倒也不怎麼樣，既題起回家，而今小弟是思鄉念切，歸心似箭，恕不相陪，說着掉轉身便走。』三老翁相送，看于飛上了船，拔錨起身，曳起風棚。他站立船頭抱拳道：『我們是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有緣再會吧。』船出島口，于飛扭身觀看，一聲長嘆，潸然淚下，可惜三十年來的心血，創立到如此興盛一切等。

項估值百萬，一旦間歸他人所有，誠可悲也，又一轉念哩哩哈哈道：十年之微練好了工夫，復奪此島，我將他置諸死地，那怕物不歸本主呢。想至此處橫心歸家，訪高人二五更用工，預定十年後再論高低，不言于飛走去，單說老人家可就忙啦，開銷衆寨主與嘍兵，全是資遣回籍，把劉掌櫃的標送到指定收標之處，一面高搭喜棚，片請天下衆位練武的，各門戶各派別劍客俠義，平安標局遷移開幕一場慶賀，足足熱鬧了半個多月，方得清閒。家中可沒敢叫知道，中江標行新張的事，老俠客傳話不叫成安夫妻知道，別人就是知道也不敢說呀。老俠把諸事安置妥當，正值中秋節至，即行代徒弟歸家，老俠客是心滿意足，眼見得中秋節至，人生天地間惟有中秋最爲緊要，否則背井離鄉，值此節令，勢必望月生愁，勿論文人武士販夫走卒，無不悽然感慨，真有說不盡的苦緒幽情，誠爲千古同懷，今老人家無不稱心，興高采烈，率衆徒弟歸家度此佳節，何等暢快，船離波濤島回頭觀看，望見山島上面，高紮牌樓，用的是金珠嶺成四字，文曰「平安鏢行」，金光珠色，借紅日相映，發出的光輝，真是燦爛可觀，鏢旗被風飄擺行舒就捲，蹙子手分座兩廂，那一種威武壯麗，堪稱天下無匹，試想老俠爲此處主人翁，見如此風度豈不自翔得意麼，擬作者管見恐天下人處此境遇，皆不能例外吧，閒話止住，且說老人家一團高興，前思後想，得意之極，船正往前行，老俠忽覺心驚肉跳，坐臥不寧，心

中忐忑不安之甚，自己忙鎮定心神，沉氣靜思自己忽然如此不安，必非吉兆，又一凝思，靈機振動，迴想古語有四句格言，說的是檢點忙中錯，提防順口言，調養怒中氣，須惜有時錢，或者吾失於檢點，致有錯悞，方現此等先兆報應與我亦是有的想至此處一語不發，沉思已過，想來想去，忽警醒失聲道：錯了，實實錯了，衆徒弟見老師面色改變，口中說出著許錯來，俱首向前問師尊何出此言，你老怎麼啦，老俠客站起身對衆弟子說道，你們那能明白，善書上說的明白，一生向善偶做惡事，定局便是第一惡人，若一生做惡翻然向善，此等人便刊爲第一善人，爲師今生未曾做過虧心之事，不料此行會于飛約三戰定島，改標行，見利忘義，放走于飛，不與勾成寧報仇，貪利沽名大惡之極，實實中自有報應臨頭，適才心荒意亂，捫心自問，方知錯在此點，吾好悔也，然亦悔之不及矣，于化二徒答道，老師所論敢不佩服，實應出諸玉石爲座右銘，然而尙有一說，佛經論的甚明，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作惡雖惡不罰，若以此點觀之，老師何必快快不悅呢，老俠變色而言道，否，否，否，以汝之論調，哎吾之報應臨矣，于化及衆徒弟齊聲問道，老師何出斯言歟，老人家是哎一聲叫道，徒兒們哪，你等豈知，爲師自入波濤島，羨其一片事業，引起勾心鬥角委屈婉轉甘言相誘，復以威力服之，得其山，島逐走于飛，名利雙收，吾利令智昏，貪心重昧了天良，不問徒弟之如何，惟思利

已那顧損人，實係有心爲之，上天豈相容耶，你等拭目觀之，否如現世現報，何等各宜警惕，勿蹈師之故轍，是余之所愿也，衆弟子一聞此等言語，盡皆點然，皆不敢答言，人報船至清江浦靠岸，老俠聞聽，概不由己心中慘然，站身出艙，自覺腿軟，棄舟登岸，遙望家鄉逍遙莊不遠，更加心中悲痛，正遲疑間，忽見一騎馬如飛而來，臨近那馬忽又慢了，來至切近，騎馬的人勒住馬匹，翻身跳下，向來跪倒，口稱主人在上。老奴叩頭，老人家歛神拭目方看出來人是公冶福，見他面代慘容，老俠問道，你不在家中騎馬意欲何往呢，公冶福回道，奉少主人命迎你老人家歸度團圓佳節，老俠慘笑道，好一個團圓佳節，你頭前引路吧，福兒起身拉馬而行，老俠客無精搭采的跟隨，衆徒弟垂頭不語，點點而行，于化二人低頭道，看老僕之情形，家中必有不幸事發生，看老師又先覺不吉，恐無順事，這團圓佳節要過不好啊，衆弟子點頭唯唯，說話之間，已至鏢局了門前，遙見紙錢兒隨風蕩漾，細聽鼓手們音樂悠揚，老人家情知不妙，幾步向前，荒張張進了大門，至內櫃房不見兒子的踪影，只急得殘目圓睜，神色驟變，肉顫心驚，百脈攢張，飛步奔後院而來，將及兒子的臥房，就聽屋中一種悲聲，直貫耳內，慘切切悲悽悽，沉動萬分的哭着很心夫棄堂上的老父，閃下妻兒，後世若何，苦死爲妻的韻調哀涼，把個頂天立地俠義老叟，吓了個魂不守舍，遍體皆涼，呆呆得站在院中，尤如瘋顛而



立，直挺挺不能動轉。暗中交代，自老俠走後，成安是寸步不移。在櫃房中穩居，可稱遵父諭不敢越雷池一步，事有該當，只因成安之子，年將六歲，隨其母每日學文習武，由三歲練起，至六歲就能上房如履平地，身輕似鳥飛，無事的時候房上捉貓爲戲，這日正在房上捉貓，未能得手，怔呵呵四面觀看，偶見內櫃房燈光閃閃，心中暗想，我娘說過內櫃房是我祖父居住之所。任何人皆不得在內，我祖父及我父均不在家，是何人胆大敢在內櫃房存住，待我前往暗暗查看明白，告知我母好管束他們，相罷就穿房越脊來至內櫃房後窗外，擰身縱上窗台，用手點破窗紙。望內眇一目觀看，只見棹傍坐一人燈下觀書，細看乃是他父親公冶成安，小孩一怔，暗想我爹回來因何不見我娘呢，難道說我爹就不想我娘嗎，正自發怔，屋中就說了話啦，成安正自觀書，覺得後面有人，疑是仇人，忙問道後窗外何人大胆前來偷探，小孩連忙說道，是我，成安一聽是他兒子，叫道兒啊，進屋中來，小孩答道兒來了，急忙繞至前面進屋，向前跪倒，口稱爹爹孩兒叩頭。成安伸手抱起來，置在膝上，用手撫弄小孩頭髮，小孩子那個又不與爹親，兩支小手抱定成安的脖項，叫道爹爹，你回家來因何不回後院去呢，我們知道你還沒回來呢，我娘親夜裏做夢往往哭醒了，爹呀可把我娘想壞了，交我文武藝全不老高幸的，不像你在家我娘老那麼喜歡哪。爹你快上後院吧，我娘看見你老人家他就不愁啦，小孩子一片話

不要緊，把個少年英雄說了個淚流滿面。急忙沾了沾眼淚，向小孩道：你有所不知，皆因有最重大之事，你祖父有話不准我與你娘相見，你想我敢上後院去麼，因為你娘，我還能違背你祖父的訓教嗎，小孩子素日受家庭訓教慣了，就知道兒子應該依爹的話，一聞他父之言，便不敢再問，即又說道：爹呀，我更想你呀，成安笑道：你不要叫你娘知道我家在，你可每夜練完了工夫，就來見我還不好麼。小孩應諾，跟他父去了。會子姣回歸後院，一天兩天他娘不覺乎。日子常啦，大奶奶找孩子不見，心中明白，必是上前與標局的伙計們頑耍去了，此子正在人之初性本善期間，苟被下流薰染，那還了得。今日等他回來，必得嚴加管束。做其將來，可不至於學壞了，因而擰身卜房等候，這工夫可就大啦，好容易看見小孩穿房越脊往後而來，大娘一見，又是愛又是氣，又一想別管怎麼疼他，不管是了不的，小孩來到後院房上笑嘻嘻的，忽見他母親立在房急忙叫道：娘啊，大娘一語不發。下的房來，進屋子拿過家法。小孩也隨着進房，見他娘手執家法，怒氣勃勃，向前跪倒，口稱娘啊，你因為什麼拏出家法來，兒有何過錯，請你老人家說明，孩兒領責，大娘正色叱道：小畜生你上前面去做何事，你與我說，說，說，小孩一聽原來因為這個，胆子就壯起來了，說道：娘呀，你別生氣，我不能領責，說着站身笑哈哈的，看着他娘，大娘見此子的情形，就知必有別情，即放下家法問道：那們你有何正事呢，

小孩道也不算正事。也是頑要去啦，雖然是沒正事，可又能得點學問，大娘把面目一沉，喝道胡說。聽你之言，是與外人一處頑要去啦，小孩說娘你不問成不成，大娘說一定得問。小孩聞言急得眼淚汪汪的氣道，真是難死人啦。一頭不叫說，一頭非得問，兩頭全是管我的，這可怎麼好，大娘一聽小孩的話中有音，暗想老太爺子與他爹全沒在家，這個孩子龍性太大，可能服誰管呢，又見孩子兩淚雙垂，心中納悶，忙將孩子樓在懷中，慢語哄誘道兒啊，你只管說。何人不叫你告訴我，不論誰不依你，全有爲娘與你做主，好寶寶好心肝，告知娘吧，小孩撲哧的一聲笑了說娘啊，不叫我說的那人，你也惹他不起呀，大娘道好孩子，你說是那一個，連我也不敢惹他。小孩說我爹你敢惹嗎，大娘一聽此言，微微一怔，急急問道，你爹沒在家呀，小孩就將前几日房上捉貓兒玩耍，見內櫃房有燈，前去探看，方知我父在家，入屋相見，我父親怎麼說的，並且是老太爺子有話不准上後院的話，詳細學說了一遍。大娘聽明一切，只氣的驟然變色，將孩子由懷中推開，小孩冷不防被他娘一推，險些摔倒，一溜歪斜出去好几步，才穩住身形。方要問他娘怎麼啦，話還未出口，見他娘飛身向外，把孩子給吓怔了，大娘聽兒子一說，氣沖沖不管一切，直奔前面，來在內櫃房的窗外，聽他丈夫正與從人說話，急急進至屏中。從人見少夫人至，連忙退出，大娘進來手指成安說，你好好好，你真好，歪身坐在

椅子上，呆呆的一語不發，成安見他妻進來，就是一怔，心說這孩真可恨，又見他妻氣的面色蒼白，渾身顫戰點點無言，珠淚雙垂，直着二目觀看的樣子，豈不明白一切，急急的道，你不要這等胡思亂想，聽我將詳細的內容告知，你就不生氣啦，大娘猛然的將雙足一躲，哭道，別的姑且勿論，我請問請問。老太爺子不准你我夫妻見面，這是何說，你要不明白答覆，我可要當面質問老爺子，沒有失了婦道之處，一經老人家當面言明，奴自刎人頭，獻在你父子面前，決不有玷公冶氏清白門戶。成安聞其言，見他妻那種伉儷情深，焦急之甚的迫切狀況，焉有不動心的道理，連忙說道，你這人也太性急了，等我將話說完，你聽與禮不和，再為暴躁亦不為晚呀，大娘是涕淚交加，手指成安道，莊主爺你說你說，成安微微一笑，嘆了口氣，就將玉標要標受傷領訓的話，從頭至尾學說一遍，大娘聽完微怔了怔道，我不信有此等事，你必是巧言哄我，成安正色拂然曰，豈有此理，大娘道傷在何處我要看看，成安道，你不看的好，省得你又難過，大娘道我亦武人，看看又有何妨，莫非說這傷口經我看看就要變壞啦不成麼，我想這婦人也不致於這樣看妨人哪，成安聞言，知他不信受傷的話，無法只得解開衣衫露出傷痕說，你看就得了，大娘是不信丈夫代傷，故有如此言語，今見解衣相視，細看時傷口雖合，尙未落痂約有三寸餘長，回想沒好的時候怕不要看見五臟麼，連急代痛，比自己受傷還難

遇到百倍呢。二目中滔滔落淚，銀牙一銜，頓了頓脚，喝道：「痛死人也。好賊！我怎能與你干休，抹身就走，成安手快一把揪住問道：『你霎那裏去，大娘哭道：『我去波濤島手刃此賊，出這口惡氣，你不要拉我。』成安道：『你可去不得呀，大娘聞言止淚，縐眉面皮氣青，顫微微的說道：『莫非怕我敵他不過麼。』成安道：『以你手中對鋸齒飛龍劍，九宮八卦五毒釘，二十四支甩弩，慢說于飛，再比他強者也不是你的對手，可是你要想。我若因傷而亡，那時你替夫報仇，那是手到成功，奈我的傷已然好了，必須我自己去報復此仇，方好見人，否則你把他置死，我再若出世，你想想豈不被人談論。』公冶成安若非是有個好妻子，他也配逞英雄。我可算什麼人呢，大娘俯首沉思，丈夫之言，盡情盡禮，無法駁回，成安一面整理衣服，一面把大娘推坐一傍，小孩進來跪在成安面前說：『爹呀，不是我不聽你老的話，是我娘問的緊，不說要打小孩，爹你可別生氣呀。』一片說話的夫妻全樂了，成安將孩子抱起，交與大娘道：『天不早啦，你代孩子歸後院安息去吧，大娘接過孩子笑道：『你也太固執啦，晚間在前面可矣，白日你上後院可又有什麼呢，再說一切全方便也好扶持你呀。』成安點頭道：『好吧，大娘又說：『噢，他爹明日你早起就後院去吧，看着孩子用完了早工之後，就便梳洗不好嗎，成安點頭稱是，大娘才往後去了，由此早起教孩子，晚間等用完工再閒談會子，退歸前庭內櫃房睡覺，這日正值下雨，在屋內看孩子用了用工，天

已三鼓，成安命預備雨具回去睡覺，大娘笑道你可太認真啦。我們乃是中年夫妻，又不是年紀小，不知輕重，很大的雨就睡在家中可又怎麼樣的了嗎。這麼辦，你在東頭，當中是坑棹再是孩子，我靠西頭，這麼睡你放心吧，成安聞言只可點頭道好吧，一夜無書，次日晚間，大娘說就這麼睡吧，別上櫃房去啦，那多寂寞呢，成安也就隨聲附和的照辦啦，可就吧把父叔之訓，置之耳後啦，成安呢因夫妻情切，不忍過拂其意，而且自知也不至於有意外的事情，才大胆而為，以大娘本意論，與丈夫情感太重，一日不見真有三秋之概，既見其傷，早疼的無可言狀，留在後房不過伺候伺候，談談笑笑，彼此得點安慰，雖是同床，且有桌子孩子以做界限，又非下賤之人，還能夠有夫妻之事麼，焉想到天公弄人，非人力可以預略也，如此而居，倒也彼此相安，這日晚間小孩睡熟，夢中練武，這一拳正打在桌邊上，把手碰破，醒來大哭，夫妻也自夢中驚醒，急忙給孩子上點藥，用布纏好，將桌子挪下床去，這當中可就剩下孩子作界限啦，又過了兩日夫妻俱皆飲酒過量，上床安寢，夫妻們鬧着孩子玩耍，六歲的孩子那知事務，撒歡跳撲向他爹身上翻滾亂撞，大娘恐怕孩子撫了丈夫的傷口，把孩子摟在懷中，連哄代威嚇臥着孩子面衝牆睡着之後，翻過身來低聲對成安說，咱們這孩子給不得臉，這要碰了你的傷疤，那還了得嗎，成安道不要緊啦，你把孩子挪靠我來，咱們該睡啦，今天的酒可喝的太多

了。大娘也是酒喝的太多，又與孩子一撕扯，酒意更沉啦。一聽他丈夫叫那孩子，臉上紅雲忽塊，似嗔非嗔的道，你也太小視人啦，你睡你的我睡我的，挨着又能怎麼樣呢。說着放下幔帳，脫去上身衣衫。成安見他妻瘦弱之甚，不似前兩月肘肌膚豐滿，概不由己伸手撫摩道，娘子兩個多月的光景，你怎麼消瘦到如此地步，大娘紅着臉答道，自你離家，我日夜憂思，飲食銳減，焉得不而，你摸摸我的肋骨都浮露出來了，成安用手摸着，口中說道可不是麼。脇骨一根一根的明擺着呢，咦全是怨我，上違父訓，自惹橫禍，下累姣妻，飲恨空閨，我抱愧的很哪，大娘子斜着醉眼，歪身靠着成安，面對面的問道你不說好話，什麼叫飲恨空閨，你說說，成安手攜着愛妻的玉臂看着他星眸代醉，面泛桃花，口中酒香直透鼻孔，再加上玉體橫歪靠，云鬢半鬆，軟語頻催，輕言叮問，你這話兒怎麼講嘔，成安笑枚枚的答言道這飲恨空閨的講義麼，就是孤衾形單，怨郎薄倖，傷春而已呀，大娘子呸的啐了一口道，虧你說出這等污爛話兒，真不知羞，成安笑道夫妻間何話不可說，你說我不正徑，你看你，大娘子說看我什麼，成安道你自己悄悄說着把手往下挪，那支手往前一伸齊至腰際，雙手一攏大娘子的柳腰，說哩哩，你看你正應了詩中說柳腰消瘦，只因郎的那一句了，大娘子微笑說道，偏你有些個歪話兒，成安說正徑話，你看你肉皮子鬆了許多，爲我失掉了這些膘叫我怎不心疼，大娘子

被成安說到心病上。羞的低頭無語。成安此時把傷病及保守百日元陽的話完全忘掉。古云新婦不如久別。何況情感又重。彼此酒醉忘形。夫妻閨閣中戲謔。又在午夜之間。成安是美人在抱。不顧一切。息滅燈光。叫大娘共寢而眠。一夜晚景不表。第二日早起夫妻已是悔之不及。彼此相顧默然無語。遲了許久大娘慘笑了笑。紅着臉說道。他爹你身上覺乎有什麼不好嗎。成安雙眉愁鎖。慨然嘆道。倒不見有何等異兆。不過是回想酒後亂性。竟自做出這無才之事。另人心中又怕又愧而已。你切不要多想。慢說不至於有不幸。就是發生意外決對怪我自己。斷不能遷罪於你呀。大娘聞言長吁了一口氣。正色答道。說。咳。倒談不到怨誰。只要你沒有怎樣我就謝天謝地啦。這話可又說回來咧。別管怨誰你要有個不好。我立刻劍橫項下泉下追隨。豈能活在人世呢。再說沒了你的那時不自盡也得把我活活的想死啦。成安聞聽大娘說的這片話不由得心中悽慘。忙嗒道大清早晨說的太難聽啦。你是怕我心中好受吧。大娘連忙用話岔開。梳洗已畢。用茶後開上飯來。大娘將酒具挪開輕輕向成安笑着說。可不要這害人餉物件啦。成安道豈有此理。知此物之有患少用可也。照你這種辦法不成了因噎廢食了麼。也太不能用物之利而去其害啦。大娘聽丈夫一說。只可挪回酒具給斟上一盅。送在面前。說道。依你的意思我也陪你喝點。咱們自此全少用好不好。成安聞言哈哈大笑。心中暢快讚美。道這才是夫倡婦隨呢。大娘見丈夫有了喜容。心中和就高幸起來。向着一笑而已。這才把昨夜的



事忿開了。夫妻用飯之後，談談論論，也就不介意啦，過了兩日什麼病也沒有犯，更放心啦。這日正值小孩的生日，當然要置酒歡飲，酒至半酣，成安笑道：「孩的生日，娘的難日，我敬酒三盃，就算酬勞吧。」大娘代點酒意笑道：「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不謂不勞，你也應當酬謝的呀。」那慶容易當孩子的爹嗎？成安敬酒，大娘回敬。夫妻歡樂，席間戲謔，說不盡的閨房樂趣。俗話云：酒入寬腸。過了量尚不覺醉，夫妻正喝的高興，孩子將二更的武工用完。從人伺候着洗完了手臉，撫了衣服，進了臥房。看見他父母還在飲酒，小孩撲在他娘的懷裏，說：「娘啊，你附耳，兒子跟你有話說。」成安笑道：「好孩子，你還有不叫我聽的話麼？」小孩說：「告訴我娘，不能叫你老聽了去。」大娘喜愛小孩會說話，抱起來摟在懷中，說：「好兒子乖乖寶貝，小點聲說別叫你爹聽見，你說吧。」小孩兩隻手抱住他娘的脖子，低聲說：「娘啊，一天你老不是說酒害人不用啦，我爹說多吃害人，少用可也，你不是又跟我爹才少喝的今天怎麼又忘了呢？」大娘聞聽小孩之言，不由的大笑，附耳對小孩說：「我忘啦。這就不喝啦，告訴孩子道：你睡去吧。」小孩上床安眠。成安問你：「樂什麼，孩子與你說什麼來着？」大娘附着丈夫的耳傍，說道：「這孩子可成了器候啦，我夫妻說話當着他必須留點心哪，成安問怎麼呢？」大娘說：「那日酒醉不是第二日早飯我說酒害人不用他，你說少用，被這奴才記住了，時才他問我怎麼忘了酒有害處，又多喝哪。你聽聽。」

咱們是不是叫孩子問住了嗎。成安微微笑道：「看此子將來比我還強呢，說話間天已交三更，命從人撤下酒菜，夫妻上床，寬衣安歇，這次酒醉更甚，一時亂性，又犯了前次之戒，次日起床，彼此自恨，檢視傷口毫無動靜，又過了兩日，也未發生什麼毛病，夫妻二人胆子可大啦，想着不怕啦吧，這麼一放膽，未免的就恢復了平昔夫妻間的爲所欲爲了，離中秋節相近，還不見老人家歸還，這才再三追問管事掌櫃的，老俠率衆徒弟上何處去啦。掌櫃的沒法支吾了，寔話說出，將波濤島改標行的事詳細告知，成安聽明了一切，又喜又愧，心中說不出這份意味來，正在難過之間，手下人來報，劉先生病已沉重啦，衣衾棺木全預備啦。成安聞報，險些暈倒，放聲慟哭道：「我叔父因給我治傷，積勞成疾，今已垂亡，何能救護，衆人勸解送歸後院，大娘見此形景大驚，忙問情由，成安嘆息了會子，方才說道：「老爺子約三戰打走于飛，定了波濤島，今改爲標局子，可惜我不能爭這口氣，此後何以見人，再者劉大叔病的要死，你想我們對得起人家麼，大娘說誰是這樣，你的氣色也不能這們難看哪，成安叫取鏡子來，大娘手執鏡子說你自己看看，我的天哪，你是怎麼了呢，成安對鏡一照，看自己面色蒼白，已然挂灰，眼神發散，山根眼窩子阻與鼻凹全青黑的難看，怔怔的道呀呀呀，這是怎麼啦，大娘急的將丈夫抱住，急急問道：「你心中如何，成安慘笑道：「你別急，我心中不怎麼樣，大娘

道你將衣裳解開。我看看傷口吧。成安聽他妻說起傷口來，才覺得傷口微見麻癢，又好相衣服濕了似的，急忙解衣看時，傷口裂縫，津津流出血水來，大娘一見吓了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雙腿一軟，坐在就地。瞪了二目，看着傷口淚珠兒滾滾，流個不住，哼了一聲，昏了過去，成安見傷口崩裂，如雷轟頂上神魂飄杳，半晌無言，心中似油烹的一般，忽聽哼了聲，才斂神細看，見姣妻暈昏，僕婦們搥捶拍叫，好一會大娘緩過氣來，放聲哭道，殺了人的天哪，可不能活啦，摘了我的心肝，作鬼全對不起老少啊，可痛死人也，成安滴淚急急喊道，你別哭，我有話說，伸手拉住大娘的手，很力的搖憾道，你你你你別哭嘍，大娘勉強止住悲聲，低低吞泣，跪在丈夫面前，將頭伏在丈夫的腿上，緊緊握住丈夫的手，悲切切叫道，我的人哪，可要了我我我，說到此處，又暈了過去，僕婦等好容易呼喚過來，成安將心一橫，哩哩的一陣冷笑，叱道別哭，你起來，大娘此時身子軟癱，何曾站得起來，被婆子等七手八腳扶起，坐在椅子上，直着眼淚流滿面，看着成安發怔，成安鎮靜鎮靜對大娘說道，你可知我們是英雄麼，大丈夫視死如歸，已爲天下第一等大罪人，哭有何意，莫非說無事的時候逞英雄，今既臨到咱們頭上，就這般不濟嗎，也太沒有烈性啦，你那女中丈夫氣全往何方去了呢，俗語說的好，做了不悔，這又能怎麼樣，有一個死全够了，唉唉你可真不剛強嘔，一片話激的大娘忽的立

起身來，搽搽眼淚，嘿嘿的慘笑，粉面發喜，珠唇如綻，杏眼圓靜，雙眉倒聳，銀牙緊咬，那一種悲壯急迫的情況之中，卻又變出笑容，令人可怕，這種笑啊，還不如哭呢，向成安癡笑道，孩子他爹呀有話你說吧，我決對的不哭，再落一個淚珠兒，我不是你這英雄的妻子。成安點點頭說，這才算對呢，你急急與我備辦衣服靴襪等物，併叫僕婦們縫製孝衣，大娘遵着丈夫的話，置辦一切，半日的光陰，就完全齊備。成安穿好了裝殮的衣服等，床已搭好，坐在床上，談笑自若，大娘也是陪着又說又笑，僕婦與前面櫃房上的衆人，及老人家等，全是淚洒胸襟，屋中呈一種淒慘的景况，再加上他夫妻明知死到頭上，而且人家要是死就完了，他自知死後落了個大罪人，這般情况之下，還要強說強笑，叫別人看着更是格外的心酸，最難過的是看那六歲小孩，直着眼睛看爹爹瞧瞧娘親，挨身在他爹娘的當中，左顧右盼，兩隻小手分携着他爹娘的手背，默默無言，似乎不懂的發呆，這種情形之下，不用說局內之人，就是素不相識的人，見此悲苦的樣子，也得潛然淚下，再者成安夫妻，原是一雙兒女英雄，大凡是大英雄方真有兒女之情，每到英雄氣短的時間，偏是要兒女情長，此乃固定不可移之理，成安此時眼看姣妻，手撫幼子，心中想着白髮銀髯的老父，臨行時訓誡勸導，說的舌敝唇焦，劉叔父金石一般的言詞，今猶在耳，一旦間傷口已崩了，命在須臾之間，孝思仁義慈愛等等皆已化作

飛灰，上下的人無一對的起，昔人云死而後已，我死後都不得了，遺臭萬年的話，應在我的身上啦，想至傷心之處，彷彿五內如焚的那麼不好受，悲慟至於極點，壓制不住了，心中一熱，一口鮮血就噴將出來，一陣渺茫暈了過去，小孩一見躲腳噙嚙大哭，連連的喊叫爹爹，你怎麼了，可吓死孩兒啦，大娘慘然笑道兒啊，你別怕不要緊的，你爹把舌尖咬破啦，說着嘿嘿嘿一陣瘳笑，那兩目中淚盈眶內，倒現出很自然的態度，輕輕的叫道莫不成你就這樣的先自走了麼，咳你還有什麼說的沒有啦呢，稍沉了一會，成安悠悠氣轉，睜眼看了看妻和子，點了點頭，二目圓睜叫道，劉叔父啊，我對不起你的那一腔心血，可歎你年近蒼蒼，爲我身蒞重病，我還是得一死，看起來人力定不能勝天也，大娘笑道，他爹呀，此時你尙明白，對咱的兒子留幾句遺言，免得他將來步你的後塵，也是你爲人父的道理呀。成安聞言英爽之氣，與兒女之情，激起了迴光返照，將盡未泯的精神，伸手拉住小孩的手，叫道兒呀，你要謹記爲父的不孝。且不肯，愧對汝祖及天下人，併汝的身上我也愧對，然木已成舟，無可挽回，徒呼奈何，只望吾兒你念父子之情切，在汝祖父膝下屈意承歡，否則你祖父憶及爲父之時，不免老淚縱橫，汝宜婉言解說，暢其幽悶，希冀汝自任艱難，孝順你祖父，爲父死九泉之下，當感汝之孝思也，小孩雖然靈慧，聽他爹這篇言語，一時那能答得上，只急的小臉通紅，眼淚汪汪的瞅着他

爹跳脚·喊道爹呀。你別往下說啦。見我的心肝全慟碎啦。你要有好歹，兒必須替你老人家孝敬我祖父，立志學武，手刃于飛，繼元人之志也就是了，大娘手拍床頭，叫道丈夫，你聽六歲的孩子說這几句话來，你也算沒白留他呀，說畢大笑，成安點點頭，叫道妻呀，這撫孤兒，孝老親，掌家庭，支持門戶。此責諒無傍貸的吧。大娘聞聽，微笑說道，你還不至於怎樣，先歇歇再說吧，成安咳了一聲，大叫道天倫哪，兒不孝之極，你老人家怕什麼偏偏有什麼，恰好你白髮人送黑髮人了，大英雄至此，淚如湧泉，連叫爹爹，兒負你養育之恩，今生不復相見了，復又大罵于飛，賊呀吾不能復仇手刃與我了，只賴上有英雄父，下有好孩兒，你等候可也，言畢大叫成安成安成安你好不孝之至啊，汝非英雄也，哭聲未出，鮮血噴於口外，傷口全崩，血如湧泉，成安倒於床上，口叫爹爹三五聲後瞑目而逝，大娘笑了笑，立命闔家即換孝服，小孩慟父情切，哭了個死去活來，大娘並不勸說，也不落淚，只忙着給孩子把孝服穿齊，自己也穿好了，天的時候日已沉西，孩子哭的力盡聲嘶，如痴如醉，婆子們哄上床榻睡着，大娘看了看死去的丈夫，將衾單盖好，至臥房床上看了看姣兒，睡的正濃，在牆上摘去鋸齒飛龍雙劍，抽出匣來，對着雙劍，嘿嘿冷笑了幾聲，將劍還匣，復挂在牆上，來至外屋，此時燒紙已然備齊，在鐵籃內焚化紙錢，含笑道丈夫啊，妻與你燒錢化紙，此是你可知曉麼，一

面燒昏，一面的笑，這時老家人早就起身啦，去找老俠客，快馬加鞭，那知在巷口上相見，只得假言請老當家的歸家，過中秋團圓節，老俠見家人的形色不對，就怕這個節要過不好，連忙歸家，見門前掛昏，情知不妙，尙希圖死者是他人，內櫃房不見其子，飛步至後院，此時大娘已知老俠歸來，迎至房門外，在台基上跪倒，口稱爹呀，家門不幸，你兒沒了，老俠並不回言，急趨入屋見堂屋設床，上蓋衾單，向前扯起觀看，正是自己兒子成安的屍身，衣服未掩，明露傷口，血水殷殷，口中吐出的鮮血未乾，老人家見此情形，心神飄散，肝胆皆碎，目瞪口呆，遲疑半晌，回身向兒妻問道，吾走的時候，他他他的傷已然好了大半，今傷口崩裂，這是怎樣說，你看看，手指成安屍身，厲聲的質問，大娘低頭無言，老俠客慟子情急，就忘却了沈著穩健，明明是傷後失調，有了房事，作公爹的豈可必要叫兒妻答覆，而且又不是不知道他們小夫妻們好的，恨不得形影一般的相隨，已然如此，那能究問得呢，可惜被急迫傷悲哀慟等情，一逼，失於檢點，方有此一問，且是問的緊迫，咄咄逼人，大娘的理想呢，自丈夫用言語相激，才止淚說出那幾句橫話，由止淚起，直至成安死，半點眼淚也未掉，其心不問可知啦，所以不能決絕者，丈夫臨死有託孤之言，撫孤孝親責無傍貸的話，刺心切膚，故而遷延，今見老父追問致死情由，當然是不好答覆，又一轉想父子至親，豈得不急，自問將丈夫移

至後房，確無兒女之私念，酒後失慎，悔之不及，既聚九州之鐵，鑄此大錯，上愧對老父，下愧於幼子，由愛而陷夫，於死，且蒙大罪，死而不能已。既承親庭罪責，破顏相訴，羞惡之心，重於夫之遺言，置親老子幼於不顧。一言不答，轉身奔臥室而去。老俠客還未明白兒妻的心理，尙自叱道，你說說說，你躲入裏屋就完了麼，轉身相隨那個思想。進至裡屋問個明白，將至軟簾前，聽屋中劍鈎子碰劍匣的聲音，猛然間醒悟，急忙叫道，賢媳賢媳，你要憐恤我這七十六歲的，與六歲的小孩呀，說着墜掉簾子進屋時已來不及啦，大娘至屋中墻上摘劍，他公爹的言語一句也沒聽見，床上睡臥的親生幼子也未會看見，此時見聞皆失。沒了知覺，心中的理想，只知夫因我死，追隨可也。惟想一死方可得到安慰，塵世上毫無留連的必要，所以一切不聞不見。劍到手抽出劍來，往項下就刎，嬌叱了一聲道未亡人今已亡矣。老俠進來見處此等境遇，顧不得公爹與兒妻間的嫌疑，伸手拉時，已然被那無情的鋸齒飛龍劍剋斷了咽喉，鮮血噴出，死屍栽倒，泛眼間香消玉殞。老俠客哈哈的狂笑道，死的好好好好，死的簡捷乾淨，節烈之極，情至義盡，好好好。唉唉可就苦了我這老而未死的活長壽啦，可嘆老人家是聲淚俱下，這麼一吵嚷，小孩在睡夢中驚醒，睜眼看祖父歸家，起身要奔祖父訴說父死之苦。奔下床來見他娘劍橫項下屍臥血泊之間，大吼一聲哭叫道媽呀，你也不管我啦，抱屍慟哭。



就是鐵打的心腸，見此情況，也得悲傷，老俠客悲不勝悲的時候，再見孩抱着他娘的屍放聲一哭，老人家頓着脚哭道，孫兒呀，你你你別哭啦，爲祖父的心肝欲碎，我可沒法子忍受啦，說話間險些昏倒，小孩止住哭聲，拍頭看他祖父慟到極點，小豪俠一橫心離了娘屍，過來跪在老俠面前，眼淚汪汪口叫祖父孫兒不哭啦，你也別難受啦，伸開兩隻小手，一指外屋床上停的亡父，一指裡屋地下他的死娘，說道祖父啊，你別想他們啦，他們是你的討債的，他們害你來啦，他們不管咱們了，咱們也不惦記他們，有孫兒我養你老送你終，祖父呀你有我小小子就成了，全不要他們啦，這片話說出，那老人家聞此言，不亞如萬把剛刀刺心的一般，難過萬分，再瞧小孩雪白的孝衣，被他娘的項血一染，是真紅真白，任何人設身處地也得肝腸痛斷，老人家收淚慘笑了笑道，如此說來，他他他們是討債鬼，小孩說那可不是，老俠問道，孩啊你呢，小孩說我是還債來的，得還咱家老老少少九十九年呢，老俠聞言又是難過，又是疼愛，強扎掙着叫手下人預備一切，將他小夫妻裝殮起來，搭棚辦白事，遣人去看視劉老先生，囑咐別說咱家不幸事件，下人們回來報知劉老先生病勢減輕，不久的痊癒，老俠客大喜道，幸而未波及老友因我喪命，這還稍差人意，掇了七日，送入塋地葬埋，歸家白事辦完，棚已拆去，傳話將標行中賬目清算，過了幾日，管事掌櫃將一切賬目拿入內櫃房，報明欠外無有欠內總

共七千餘兩，老俠又詳細考核了幾日，果然不欠人家的，盡是欠自己的啦，傳語備席出帖，遍請親友街鄰，此時劉老先生已然病體痊癒，也在被請之數，這日大排酒席，親友到齊，安席入座，老人家舉酒讓客，衆弟子來往斟酒佈菜，酒至半酣，老人家站起身說道，衆位停盃，小老兒有幾句話兒，在列位的面前表白，衆人一齊停盃說道，老人家有何見教，請講當面，我等洗耳恭聽，老人家慘然笑道，自因遭不幸，我的兒死去，標行的這碗飯我算不吃了。平安標局即日關閉，本櫃所有欠人家全還清啦，欠我的也不要啦，叫人將一切賬目取來，放在大衆的面前，傳話用火焚化，轉眼間全然燒完，又叫人將標旗撤下，復又向親友們說道，自此之後，我是閉門課孫，不問外事，又將徒弟等叫至席前，當衆說道孩子們哪，波濤島標局子名義照舊，老櫃上的夥計等全歸波濤島，那號買賣，一根草枝兒我也不要，完全給你們哥兒幾個名下永遠爲業，立刻取過文方四寶，老俠當面立了契約，標行給了十個門人承管了。內中另寫幾行字，乃係註明管業以十一股計算，給勾成寧家中兩股，寫完了押畫啦，又叫小孩也畫上押，請在座者一一簽押，大衆也將押畫完。字據交徒弟們收訖，這才開飯，酒席散後，諸親友各自歸家，惟有劉先生未走，同至內櫃房，徒弟們進來俱皆跪倒，口稱恩師，今天這個事你老辦的清清白白，可就是徒兒等心中不好受，不明白因爲什麼這麼辦理，請老師訓教，老俠道你們不問

，我也要向你們說這片話，你們全站起來都座下。咱們且得細細談談呢，徒弟們歸座，老俠說你們劉叔父與我同親手足一樣，無所避忌，你們說咱家遭這一場大不幸的事，誰不許隱藏直言來說可也。衆門人說老師叫我等直言，我們就得直話直說，叫我等看此事發生首先怪成寧，其次怪我師兄，咱師徒不在怨他們夫妻二人不知輕重，竟至失調，方至於此，老師以爲此言是否，老俠微微冷笑，說孩子們哪，你等說的是表面之上的情節，豈不知並不怨你等師兄弟及你嫂嫂，須知全怨我一個人，方有此等結果呀。劉先生與衆門人全是一怔。齊聲問道：怎麼怨你老人家呢，老俠見問，咳了一聲道，論起來我自己明白，外人不知，皆因成寧手鏢，我不該叫成安要鏢，此錯者一也，他既受傷而歸，將及痊愈，我不該離家，此錯二也，身臨于飛波濤島，入山見人家那份勢派，一切充足，比我平安鏢行闊綽白萬倍，一時的利心太重此錯之三也，昧了天良，生心要把他波濤島算計過來，改鏢行，豈不名利雙收，只因犯了一個貪字，將方寸挪位，正所謂之利令智昏，就將五徒弟成寧的冤仇置之不顧，灣轉周折，巧言令色，勾心鬥角，以逸待勞，勝了于飛，佔了山島，諸事遂心，可知深被造物所忌，天降奇災，家敗人亡，試想神目如電，天理昭彰，豈容人任意而爲，我一時糊塗，忘了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明白人做了喪心病狂的事，方受報應，你們想，一錯，二錯，三錯，三錯之後，爲這個利字，

再加個總錯，那有不受天譴的道理呀，歸家途中，心中忙亂，靜靜細細酌量，自問自己，那時我就了然一半，明明的怕要報應，及至江岸見家人飛馬來迎，更知道不妙，我還希圖無事進家門，至後房中看成安已死，方寸一亂，原不應該問，唉，唉該着的事呀，情急追問這個，最後的錯更大啦，又給問自刎了一個，我才落得如此收場，再說我但得留點厚道，上蒼也不能絕我，成安夫妻也不是不曉大體的人，怎那麼巧，就會失了調養呢，冥冥中都有點因果在叻，溯本窮源，請恕不怨我可又怨誰去呀，今已醒悟，故將波濤島付與汝等稍稍贖點罪，惟祈上天給我公冶門中留下這條根，別再損了去，我就太知足啦，老人家自責已過，述說詳細，衆弟子低首垂淚，劉老先生嘆息不已，老俠又叫道，徒弟們，我今日對你等數說我的錯處，用意是呀汝等知道善因惡果，報應不爽，爲師的就是前車之鑒，各宜朝夕警惕，勿蹈吾之故轍，方不負我一片教訓你們之心也，衆弟子一同叩頭遵訓，又談會子閒話，劉先生歸家，又過了幾日，老俠叫徒弟們回鏢行，臨行叮嚀謹慎作事，三思而後再思可矣，設如你們辦不了的事，給我送信，自有爲師當之，鏢行的錢，分文我可不敢用，諒其你等明白吧，徒弟們無不落淚受教，一齊別去，惟有六弟子杜文華家中是大財主，到鏢局子之後，住了幾日，辭別師兄弟等退歸家中，草堂奉親去了，每逢老俠壽日，或是節年，及兄嫂的忌日等，必要到師父家中來住幾日，

光陰似箭，匆匆三年。杜六爺雙親下世，小夫妻家中守制，這一六爺說，雖然咱們守制，刻下老人故夫將及一年啦，老師的壽日快到啦，我們倆須得前往，方算是不虧孝道，六奶奶娘家姓郝，乃是鎮九州郝明德的女兒，知書達理，武術第一，且又是深謀遠略，智勇雙全的賢孝之人，聽丈夫一說，深以為然，答道不問別位師兄弟們如何，我夫妻是當然必去的，再說師父有言，決不受鏢行一文錢，好在咱們也不吃鏢行飯，我們的錢乃是地裏收成，買賣紅利得來的，給老師置辦點禮品，他也不能不收，明日派下人們備辦一切，後日就架船去拜壽好不好呢，六爺聽六奶奶這麼安排，好生歡喜，連說照辦照辦吧，六奶奶道你別打官話啦，夫妻說笑了會子，第三日起身上船，代二名僕婦，到了船上，看視看視下人備辦的壽禮，及一切孝敬師父的物品，甚為完全，夫妻歸座，一天多的水路，到了清江浦下船進莊，夫妻慢慢散步遊行，下人們抬着各色物品，來至鏢行門前，大門關着，清淨之甚，平安標行的區上蜘蛛結網，門傍青草叢叢，這冷落的門庭，真可羅雀，六爺感慨淒涼的嘆道，咳想三年前是如何熱鬧，一旦間荒涼景況，真令人不堪回首，六奶奶笑道，你呀也是沒明白，但得老師若能及早退步息肩，早受此清福，不就保全住一家幾口團聚，不至於兄傷嫂亡，老少孤棲了麼，六爺恍然了悟道，你說的是是是呀，這談話之間，大門開處，乃是老家人公冶福出來，見六爺夫妻，急忙跪倒

口稱少爺少奶奶。老奴叩頭，六爺閃身抱拳答禮道，老哥哥你好呀，誰起來，說着話用手相攙，便問師尊在家否，老家人說老太爺子正念及少爺們哪，可惜一位也沒來，好生憂悶。正聞着孫少爺開心呢，六爺夫妻聞言，立即令老家人飛也似進去稟報，老俠聽說六徒弟夫妻前來，心中喜悅，手拉小孩至廊子下見六爺夫妻走入，哈哈大笑，叫道孩啊，你們會沒忘了我的好日子，真趕到來啦，給我辦的什麼上壽的物品哪，六爺夫妻急忙向前雙雙跪倒，口稱老爺子，兒們選擇幾樣水菓，奉與恩師略伸反哺之義，隨即叩下頭去，老俠笑道好好，又向小孩說你還不謝過你的叔嬸麼，六爺夫妻行禮畢起身，小孩向前雙膝點地，六爺伸手拉起說，兒啊別叩頭啦，老俠轉身入內，六爺等跟隨進了大廳，從人擺過壽禮，叫老人家過目，老俠傳話快收去吧，人等退下，六爺說師父，孩子的武功比前如何，老人家嘆了口氣說，咳六兒你是休論他那文武學業，叫爲師慣壞啦，還不如前二年呢，六爺笑道不能吧，老俠說我豈能與你說假言呢，正說話之間，下人們擺上席來，入座飲酒，六爺夫妻從新拜了壽，然後入席細細考查小孩，是一點規矩也沒有，舉止動靜太不成禮統，老俠反到視之爲可愛，六爺看不過等小孩不吃了出去頑耍，才直言說道，師父你老怎麼把孩子放縱到這步田地，將來可如何是好呢，老人家長吁了一口氣道，咳六兒嘔，我也明白此子太沒規矩，然而好好歹歹有這條根，任憑他樹大自直

吧，本想要嚴行管束，奈而有其心，及至要管的時候，又捨不得叫他受委屈，你說可還能管麼，也只可令他留傳後世，任其所好罷了，六爺聽到此處，連連搖頭說，師父這話可不能如此說，老俠聞言面現不悅之色，說道六兒那麼你說怎樣才對呢，六爺正色道師父，兒受大恩，正愁無法替你老人家分憂，今見此子眼看就要養成惡劣行爲，將來可怕之甚，如師父肯以此子交兒管束，必可盡力訓其成人，不知師父可能允許兒訓教他麼，老俠聞言，挽首沉吟好久，方才徐徐說道，咳你倒是一片孝心，可要明白我公冶門中，止此一點骨血，若是發生意外，那時豈不斷絕了宗支，因有這重大關係寔是不能成，非係爲師護短，寧其瓦全，不可珠碎，任他自己憑命由天而已，六爺聽老師這片言詞，只急得面紅耳赤，心中焦灼萬分，惟得順從師父之意，此番志願就算達不到啦，又一轉思，暗叫自己名字杜交華，你錯了，這等緊要大事，師父門庭興衰均關頭，何可隨聲附和呢，必須犯顏直言，誓死立爭，方對的起師徒之大義，想罷向前跪倒，口稱恩師，弟子有幾句不孝之言，懇祈允許我說，老人家說你不用如此起來講，六爺站身言道你老人家所說完全不對，老俠嘿嘿冷笑了兩三聲道，你既敢說老夫不對你把對的話講與我聽聽吧，六爺說想人生天地中，當以宗祧爲重，然而有個道理在內，設若有子不肖，敗壞門庭上辱祖宗，下累閭族，進一步說謀叛大逆，亂世殃民，招出滅門夷族之禍，挖坎鋸樹

之慘，追其根源，不外溺愛不明，失於訓教，養成惡行，遺臭萬年，爲其尊長者，安得逃養不教之罪耶，假如因管束認真，嚴厲教導，而致其死，雖然斷絕香烟，尙可在本族中擇一善良之子承繼，或是兼祧，較之辱於先人，敗壞清德之嫡親子孫強者百萬萬倍吧，換句粗話說，孝子賢孫，定要疼愛若是幼而不遵教訓，長則必辱及宗族，反而遺羞後世，似這等孩子不如沒有，倒落個清淨，免受世上人的物議譏誚嘔。恩師啊，徒兒冒死犯顏直言頂撞，任老師將徒兒一刀兩斷，至死也得說寧可管不好，把他管死，也不能任其自由。話已說完，伏候師父示下，說能跪在老俠面前，低頭落淚，靜等發落。老人家聽六徒弟說的一片良言，句句有理，不由得驚心動魄，霍然而悟，細思其語義正詞嚴，據理而論，確乎難駁，只得唉了一聲說道，你起來我允你所請也就是了，六爺大喜，叩頭平身，一傍陽坐，老俠說徒兒啦，汝之議論爲師的感激之甚，你既任勞任怨，担此重責，你那死去的兄嫂，地下有知亦當銜恩戴德於泉壤，可有一節，必須此子本心樂從愿受，汝之管束，方能命他跟了你去，否若他哭哭啼啼的不去，如要強迫他起身，你們走後，我也得憂思成疾，雖然明知是溺愛，然則實在不由我自己，每次勉強申斥他几句，小奴才撒嬌啼哭，或有個頭疼腦熱，我吓得不得了，只可百般哄他，此乃實在情形啊，六爺說師父你老放心，一不能叫你老人家難過，二必須叫小娃娃情甘跟着我走要是不能



辦到這個地步兒，也不敢向師尊面前來討這份差事，老俠點頭笑道，我倒要看你怎樣降伏這野馬一般的小畜生，六爺說你老瞎好吧。說着小孩回歸，爺兩止住議論，講些以前鏢行的往事。六爺特意用言語挑逗小孩。借題開言，說些可笑的事件，當然那個小孩子不愛聽講笑話呢，六爺見他聽的入神，便止住不談了，推故起身往配房去，小孩也跟了過來，非叫六爺再說不可。六爺又加意的給他說了幾段故事，樂的孩子連蹦帶跳。書中簡斷一連數日，小孩與六爺是形影不離，就是晚間也跟六爺夫妻床上安歇，六奶奶成夫之志。不憚煩難，曲意疼愛，百般的哄着，以收其心。不上一個月，就如同是六爺之子一般。老俠客暗中思想，心說傻小子上當了，這日六爺夫妻告辭回家。小孩非跟着不可，六爺不帶，急的孩子連哭帶喊。老俠怒道：你去還回來否。汝可知吾離不開你麼。小孩說祖父我去個一年二載，再回家中來，還不成嗎。老俠搖頭不允。六爺說師父你老人家賞給他一個月的假，徒兒帶他到我們那裡玩耍玩耍，至期送他回來便是。老俠說你既給他說情，就一個月吧，如若逾期不回來，我要了你們夫妻兩的腦袋，六爺說侄兒你聽見了沒有，可別叫爲叔孀的受了難爲呀，小孩說六叔你放心，一個月咱們就家來，決不多住，你老還能担的了錯處嗎。六爺說只要你給我們做臉就成，當日商議好一同起身，由江口上船，一路無事，到家之後，六爺夫妻極力哄着小孩，百般迎合他的心意。

可稱的起無不可心，甚至於叫六爺當馬騎着頑耍。再加上六奶奶親自調着樣給做精緻的菜飯，各種蒸食糖溜蜜餞的果品，薰暗糖醉的小菜，就這麼一番逆疼，小孩子心理認爲六爺夫妻比他生身的父母還親近。時刻不能離開，光陰如閃電一般的迅速。匆匆一月之期將及，六爺說孩啊，咱們該回家啦。小孩一聽就哭起來了。六奶奶說在家中老太爺子說的話，連你自己說的話，大概不能忘吧。怎麼你又要矯情呢。問的孩子沒話回答，只得苦苦央求六爺夫妻一同送他歸家，六爺說你這孩子太糊塗。我們送你也不是得回家麼，看你這樣子是永久的樂意不離開我們哪。小孩答道對了，我愿意永久在這家，不樂意回家。六爺笑道，傻孩子，就這麼說你祖父能允許嗎，你要是愿意跟着我們須要有個正大的題目，對你祖父面前去說，方可能成功，不然那不是找着挨申斥嗎。小孩急急問道，六爹你老說可有什麼正大的題目，我爺爺不能駁。就能允許我在這家裏住着呢，六爺微笑不答。小孩連連催問。六奶奶說道孩啦，你不用問吧，就是你六爹給你出主意，你也不能照你六爹的主張辦哪。小孩說六媽呀，只要你二老說的話我甘心樂意的遵命辦理，好六爹你告訴我吧，一定的聽話。六爺聞言暗喜。時機已至。咳了一聲道，兒啦，你跟我回家，你跪在你祖父面前，說立志學文武藝，別人也教誨不了。就得跟我六爹家中去學。有這麼大的一個題目，你祖父豈能悞你學藝，當然就能點頭許可，小孩一聽這片

話，只喜得心花怒放。跳着腳兒拍着手樂，連說好妙的主意，太高明啦，就這麼辦吧，六爺說成可是成啦，可有一節。過個三月兩月的，你祖父來道考查你全學的是什麼藝業。那時我可怎樣回答呢，小孩說你老也想不開。我真就立志學習文武藝，還怕我爺爺來考驗麼，六爺說那可不妥當吧，小孩說怎麼呢，六爺說你的話沒准，這時你說學，等跟你爺爺說好了，把你代回來。你那時不學藝用功，淨貪頑，我可怎麼辦哪，你想想你爺爺能饒的了我們嗎，小孩說我不用工，你不會打我麼，六爺說，我打你的時候，你要是又要回家，我見老太爺子可怎樣交代呢，小孩沉吟了半晌道，六爹六媽，兒我聽老太爺子談論過，收徒弟必須立字爲証，學徒人本身立情甘受業的字據，生死之權授之於師，家長亦得簽名畫押，如果學徒之人不用工，或流入下賤，爲師者便可諒其觸犯輕重，而處治之，咱們也照着這個規矩辦。你老人家還有什麼爲難的麼，六爺聞言暗喜，心說有志者事竟成。此子今既就範，實係難得，口中說道汝既然如此聽話，我夫妻只得信你之言，咱們家去見你祖父去吧，小孩聞聽六爺應允，喜之不盡，催着就走，六爺夫妻代着小孩一同回家，至標行門，老人家開門，見是小主人等歸來，連忙行禮，六爺用手扶起，一行人進了大門，老人家關了大門，即入內報知老主人，老俠客正在房中思想小孩，快家來了，六徒弟的一片心不知用上用得不上，正憂慮之間，老人家進來稟明，老人

家傳話叫他們進來，六爺夫妻與小孩入房行禮已畢。老俠笑道派手下人把他送回來就得了，何必你們倆親身送來呢，六爺笑着說，老爺子你大喜，孩子要學好啦，不貪頑要啦，他說回來跟你老商議，他情愿叫孩兒我看着他用工，你老想這可是真大喜吧，老俠聞言，嘿嘿冷笑咳了一聲，叫道六兒啦，你怎們也聽他的一片胡言，太可笑啦，小孩向前雙膝跪倒，口尊祖父在上，孫兒寔在立志學好，方能承你老之業，光大門戶，顯親揚名，若終日優游，老大無成，上累祖父，落下逆疼隔輩人。貽悞小孩的前途之譏誚，自不能繼先人之志，爲一世之雄。辜負此生，不何以接續宗支，傳血統於後輩。再者我家止我這一個活寶，不幸我父母早亡，祖父你老人家當然是愛孫情切，怎捨得離開小孩容去他處學藝，但而一節，俗言說的好，爺爺管不好孫孫，古至今一理，故此孫兒暫担不孝之名，離開膝下，跟我六爹去用工，祖父如能允許，寔有三便，老俠客沉着臉問道，何爲三便，小孩答道，祖父忍痛割愛，間接督飭訓孫成名，此一便。我六爹任勞任怨，教侄用工，酬報師恩，此二便，跟我六爹娘如在親父母懷抱之中，自能耐苦用工，不眠不休，庶可收業精於勤之効。此爲三便也。深望祖父詳察之，老人家聽他這片議論，暗喜此子口才甚好，惜乎說的好，不能行，口不應心，舌燦蓮花，說出偌大的情理，寔際上不過是貪頑而已，他那知他六師叔用的計策，居然受愚委屈婉轉前來見我下說詞，

既然如此，我只得體恤徒弟的一點孝心，且自由他們的心理，看後來怎樣。再做主意，想能說道你且起來，小孩立起身形，往傍邊一站，老人家咳了一聲說你今搬出這大的題目，與我祖父來說，當然是得允許的，六爺答言叫道師父，我就怕他這孩子沒長性，新鮮勁高幸一過，怎麼着他不用工啦，那個時候，徒兒可沒臉見你老人家呀，小孩不等老俠答言，急急說道六爹六爹，我不是跟你老說明白啦嗎，咱們照學藝的規矩辦麼，六爺說要照你說的真這麼辦哪，可就算成啦，小孩說祖父咱們一定照規矩辦，老俠冷笑道，要是寫了大帖，生死之權，完全在師父掌握之中，想要反悔可是不成功的，小孩道豈能言不應點呢。老俠霍然站起身來，手指着小孩說道，你可要說准哪，小孩正色言道，至死也不悔，一定這麼辦。老人家點頭，連連說道好好好好吧。回頭叫道徒兒，今日是大好的日期，叫他遞大帖拜師就是啦，你與他起名字吧，六爺說導師命，微一思量說修字可好，老俠客哈哈大笑道，好一個修字，但願全修，六爺接言道師父言之有理，就讓他名字叫修字表全修，老人家稱善，起名之後，寫了大帖，備好香燭供菓，請了文武聖人牌位，吉時獻帖參駕，三跪九叩，拜師之後，認師母，六爺夫妻叩拜老俠，禮節完全之後，入席飲酒，老人家又勉勵了幾句席散，第二日辭別老俠師徒們歸家，至家之後，六爺說修兒幾時開始用工呢，小孩答道，你老寬限一月吧，玩耍够了再用

工夫，六爺應允，展眼間一個月期滿，小孩又說再玩一個月吧。六爺允許，及至期滿，六爺問道這大概得用工了吧，小孩央求道，師父再寬幾天限，成不成呢。六爺微微冷笑道。你說幾天，小孩說十天吧，六爺點頭，十日限滿，又討五日，後來三日，二日，一日，淨一日一日推了數次，寔在小孩自己也沒臉再遲延啦。迫不得已，只得說明日用工就是了，六爺哈哈大笑說，修兒你自己說的明日用工。這們辦，既要開始用工，再不聽聞斷的。我格外疼疼你，寬限十日，隨着你的心思樂意怎麼玩耍，我不但不管，且要哄着你，可有一節，到了第十一天清早五更就起來用工，稍有半點錯悞，我一定要認真重責，決不寬貸呀，小孩一聽樂的直蹦，連連說那是一定，要是錯了，你老加勁兒打就是了，六奶奶在傍暗笑，心說傻小子有你個樂兒，不用美。小孩足足盡力樂了十天。營日晚上。六爺說早早的睡覺吧，明日開始用工啦，又叫來人把預備下的物件拿來，手下人由外面拿進屋中。小孩一看就怔啦，原來是十幾根籐鞭，長約三尺餘，有核桃粗細，六奶奶接過問這做什麼用的，六爺正色道不用多問，明日用着時候，你還不明白麼，小孩也不敢問，只得上床安歇，心中暗想，大概許是給我置的點心吧，又一想不能吧，想了會子，就睡着啦，六爺夫妻也上床安歇，天交五更，夫妻翻身，收拾齊畢，每人手提籐鞭，喝道修兒起床用工吧，小孩睡的正濃，這幾年安逸慣了，偶然叫他起早用工，何能

辨得到，閉着眼沒好氣的說。不不我困，六爺喝道，起起，小孩撒嬌哼唧的道，不不不廢，六爺說打他。六奶奶向前舉起鞭子掀開棉被就是一陣亂打，六爺也是用鞭子亂打，小孩活這們大，也沒受過這樣的打呀，只打的困也沒啦，連哭代嚎，六爺說大胆奴才，再若放刁還打你，說着吧吧又是幾鞭子，小孩忍着疼痛央求道，好師父別打嘍，我不困啦，還不成嗎，六奶奶用鞭子指這穿衣服下地，小孩抽抽打打的，一面哭。一面穿好了衣襪，登上靴子。下了床，來到外面，要上便所。六爺喝道不許小便，小孩說用工夫還不許撒尿，六爺喝道不許，小孩怕打，心裏不愿意咀裏不敢說。只得站立不動。六爺向前叫他雙腿立齊，兩手伸齊，絲毫不許動，工夫大了。小孩微一歪身，六爺吧吧就是幾棍子，打的小孩直咧咀，也不敢哭。書中簡斷捷說，十八個大架子，三十六個小架。該站的站，該躑的躑，不到三個月完全成功。然後蹤坑跳竿，跪磚軟板，礮石打豆，操手操腳，用藥水煨煉身體。輕身法，大力法，運氣法，重手法，一年的光陰全有了眉目，這才教他練拳腳刀槍棍棒，小孩每日用工慣了，不用人叫，自己起來學武之後，稍代溫習經書，習以爲常，就是叫他玩耍，他也不貪玩了，六爺夫妻心中太高興啦，連看着小孩練，夫妻也就用工，追求武術中的玄妙，如此的生活美滿快樂，不知不覺的三年之久，小孩的工夫，大有進步。雖不算怎麼好，可是把以前荒廢了的工夫全找回

來啦，這一日小孩說師傅我們比較比較好麼，六爺點頭，爺兒兩個擦拳進招，走有三十餘個照面，被六爺用了個連環掌，小孩閃退，六爺改換招數，使了招勾挂抽換提門掌，把小孩打倒在地。六奶奶向前吓的一聲，碎了小孩一口，說道可惜呀，你簡直的給你爺爺的俠義之名全丟啦，真不知道害羞啊，小孩臊了個面紅耳赤，一語不發，眼淚圍着眼睛直轉，站起身躲向旁邊去了，自己一橫心用工夫，悉心研究，又過了一年多工夫，可大見起色，這日六爺說又該比較比較了吧，小孩說比較吧，六爺與小孩一遞手就知道孩子是努力啦，工夫長的太多啦的急忙加意的進招，實指望打小孩，那曉得不但打不了他，外代着還要招架不住了呢，六爺微一失神，被小孩上手使二龙取珠，底下用玉環脚，六爺抽身換步，小孩翻身使外合胆，六爺伏身閃過，小孩用單風朝陽掌劈頭打下，六爺斜身灣步，長腰一走，小孩跟上步就是一個蹶子脚，六爺微一慢，叫小孩登了個跟頭，六爺站起來發怔，小孩說師娘，你老怎麼不說我師父給我爺爺丟了俠義之名呢，六爺聞聽，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小子會跟我還言啦，小孩急忙跪倒請罪，六爺擺手道起來，我不是生氣，我不怪你，你要好好的用心，加意的練呀，小孩滿心歡喜，又練了二年來的，六爺夫妻二人也敵不了他啦，這才代着小孩回家，來見老俠，備說前後，老人家搖頭道大概不能照你們說的那麼好吧，六爺夫妻說師父你老不會考試考試嗎，老俠客點點頭



說好吧。我考驗考驗吧。其實老人家每一個月兩個月間，必要偷偷的暗自來探望探望。小孩學藝的事全知道，故作不知，小孩的能為如何，即刻更換衣衿，叫徒弟與小孩也收拾俐落，至外面比較武術。衆人齊至外面，老人家站立當場，叫道修兒向前進招。小孩口稱遵命，說着擰身蹤到老俠面前，雙手抱拳向胸前一遞。使一招白猿獻果，老俠雙手一揮，用了一招老僧抖袖。小孩斜身轉步，臥身就是一腿，老俠用手一拍小孩迎面骨，名曰蓋掌，小孩見手離腿近。抽回腿來。右手一掙老俠的腕子，左手使單風朝陽掌打下來，老人家見小孩抽腿伸手，來掙腕子。忙抽手撒步，側身躲過。朝陽掌，祖孫二人搭上手，一來一往，打在一處，小孩是盡力逞能，猶如奔牛烈馬，左衝右撞，運用招數，似狂風驟雨。上下盤旋。一鼓做氣，足有八十餘個照面，漸漸遲慢。老俠客嘿嘿的冷笑，罵道真是你爹的兒子，小畜生果然是一路性子，喝聲着變別招數，指上打下，幾個灣小孩眼神一慢，身體微遲，叫老人家一脚踹在大腿上，就聽崩登一聲，小孩哎喲了一聲，摔出去約有一丈多遠，當時就沒站起來，六爺向前扶起來，攙着溜了半天。才能走動。老人家怒容滿面，喝道無智的奴才，搭上手盡力進招。工夫大了，後力不加，豈不是自找死路嗎，可惜怎麼練來的，回頭手指六爺夫妻大叱道，六兒好能耐，真會交，不枉你們在我面前跨了半天的嘴，難得的很哪，太難得啦，你們師徒全不懂得害

躁，沒一個有出息東西，全給我滾了出去，別這氣我啦，快快的滾滾滾，片刻不准停留，又叫老家人擡他出去，關上大門，我眼前不要這無能的後人，說罷轉身回後面臥房去了，六爺夫妻拿應用之物，對小孩說不露臉丟人的活寶，還怪着什麼，快跟我們家去吧，小孩哭哭啼啼，與六爺夫妻歸家，到在家之後，六爺不准小孩用工，說你就養福吧，別練啦，淨叫我跟着你受氣麼，小孩委委屈屈的說道，你老人家怎麼也這們說呢，六爺問道，我說屈了你啦，我沒與你說過嗎，當年你父就是因為貪工心重，犯了兵家所忌，故而慘敗，俠惡癡不知道記着呀，這幸而與探祖父比武，設若在外面會戰敵人，豈不是又蹈你父之故轍，老太爺子怎能不怒呢，怪你不知前車之鑒，怪我不注重訓練你耐戰之法，咱師徒故受了這番嚴厲的斥責，遂出家門，有何顏面哪，小孩頓足哭着說，師父你老人家放心，且看兒可能立志贖臉麼，六爺笑道贖臉事小，保全自身是為重要，汝其慎之慎之，自這日起，小孩日夜用功，又經二年多的光陰，六爺一細考查他的工夫，可稱得是登峯造極啦，其實小孩的工夫，雖然是好，若比較成名的大俠，當然是還差得着呢，要是與平等的人他可就算以臻化境啦，總而言之，就即便會戰名手，只要鎮靜住了，輕易也不至於敗北了，十幾歲的孩子以然墮落到不可收拾之地步，一旦間刻苦勤學，經了這若許時間的磨練，居然將武術學成，一則說公冶門中餘德，二也是六爺夫妻任勞

任怨訓育之力，担着血海般的干係，爲了師尊恩重，不避一切冒險負重，幸而沒出意外，小孩工夫已成，六爺夫妻喜之不盡，商議送小孩子歸家，交給老師，以卸重責，六奶奶點頭稱善，這才向小孩說明原由，孩子一聽六爺夫妻把前後之事說明，不由得淚洒胸前，哭着說道：我此時想起沒拜師的時候那種行爲，太不是個人了，假若現在我要是有那樣個弟男子侄，不用說哄着他，我連理他全不能够，師父師母委屈求全，受盡辛苦，才把我造就出來，雖然說你老爲的是酬謝恩師，盡份孝心，孩子我多虧二老訓育，方得觀成，此種深恩大德，寔當昊天罔極，兒欲報萬一皆不可得，幾載教導，將及正軌，一旦離開膝下，難免再行墮落，二老豈不前功盡棄，兒故無可惜之必要，然亦是對不起在上尊長，望二老多留孩兒幾年，一俟完成之後，再遣我歸家去吧，六爺聞言微笑了笑，說道：孩啦，你之言語，頗頗近乎情理，不過是你可曉得大體麼，孩子回答不知，六爺道：現在我夫妻二人之力，皆敵汝不住啦，豈能再留你在此，因爲徒弟學術超過爲師父的，我可交給你什麼工夫呢，再者說你祖父平生絕技甚多，因爲我們師兄弟之中，一個個沒有那麼好的天分，他老愿傳，然而可嘆我們資格淺，根基薄，學不了也是無法，今見你的神氣體質，或可及格，卽應歸家，請老人家深造於汝，其三的汝也應當替你那死去父母，在老太爺子膝下承歡，以娛他老人家的晚年，你想想孰輕孰重啊，孩子聽六爺所談

，真可謂義正詞嚴，當然的也就含淚點頭道，一切聽憑恩師指示，弟子謹遵訓教，六爺夫妻喜悅之甚，六奶奶說兒啦，此時不比以前了，你幾時願來，老太爺子也不能攔你，因為學好的孩子，自然就不用深管啦，你明白了吧，孩子點頭稱是，把這夫妻倆愛得恨不的抱起來親親，眼看就要送他歸家，也是捨不的，無奈不能就悞他的前途，只得硬着心腸，打點他一切的物件，六奶奶的眼淚止不住就落了下來，六爺假做未見，指揮從人收什包裹。往外運裝載車輛，及至齊畢。携小孩往外走，六奶奶止淚淨面換好衣服，分付下人好生看家，起身向外登車趕奔江口，下車上船，手下人卸車，推上船來，將牲口拴好，開船奔清江口，船到攏岸，將車推下船來，套好了，爺三個上車。不大的工夫，到在大門前下車，叫門，老家人開門，見是六少主人帶小主人回來，連忙行禮。六爺攙起告訴他指揮把車趕進院內，卸下一切物件，安置跟來的人等，分付一畢，一同往裏，小僮兒報進書房，其寔老俠客早知一切，佯作小知，傳話叫他們進來，六爺夫妻進來行禮以畢，站在一旁，老俠叫他們入座，小孩向前跪倒，口尊祖父，孫兒叩頭，老俠傳話起來，並不問他的工夫如何，與六爺夫妻談了會子家常閑話，天已快黑啦，晚飯已齊，調開棹椅，安放盃筷等項，老俠說你們跟我一起喫吧，六爺夫妻連連答應，大家入席，此時燈燭點齊，陪着老俠吃酒，席間閒談，並不論及小孩的武工，酒至半酣，老俠親自

提壺，向小孩說你來擎盃，小孩忙離座，手捧酒盃，老俠滿斟一盃酒，對孩子說，汝將這盃酒敬與你師，卽對六爺道，徒兒飲此盃中酒，爲師對你有話講，六爺連忙站身接酒到手，一飲而盡，垂手聽訓，老俠又滿斟一盃酒，叫小孩送到六奶奶面前，老俠道姑娘你飲此盃中酒，爲師有話說，六奶奶只得站身接盃，將酒飲畢，老人家嘆了口氣，咳了一聲，將酒壺放下說道，你們費盡心血，任苦任勞，不肖的子孫已歸正途，爲師的感謝之至，你們對於我公治門之厚德，我銘之五內而已，然則今日必須如此，就算酬勞你們夫妻，明日必要盛備酒席，命修兒謝師，你們不准多說，要知道禮不可廢，六爺夫妻將要說話。老俠說你們不要多言，入座吧，他夫妻只得入席，老俠叫道修兒，前者我將你逐出，今日歸來，想必是武工有了根基啦，孩子笑着回答道，祖父請考試便知，老俠說好大胆你敢應試。孩子說不爲應試，歸家而何，舅舅祖父得知，比較武工，可是當場不讓步，無奈我是你老的親孫孫，我決不敢說舉手不留情啦，這麼着別說我們是祖孫，就以年級閱歷而論，我乃一乳子，你老人家看着能够走多少個回合，勝了小孩呢，老俠一聽哈哈大笑，手指六爺道好好，你這個徒弟有點意思啦，對小孩說道你說敢接多少招吧，小孩笑着說道，你老只要說的出口來，孫孫就敢遵命，老俠道這麼着，以八方面論，一面八招，八面共折一百二十八招，陰陽反正俱全了，爾敢接招麼，孩子說孫

兒遵命，不但接手，還要回招，老人家哈哈大笑道：「好好，爾來比試吧，小孩合拳當場一站，口稱祖父。」啊，老客細看孩子的架子甚為有根基，只見他雙手如抱月，二目似猿鷹，全身一城英雄，那種藏袖掩銳，靜中待動的姿式，好不喜悅，遂即上步，用配手虛劈面門一掌打來，孩子不慌不忙，側身閃過，家橫掌截腰，孩子撤步縮身，老俠見他閃了兩招，貼身一脚擡陰踢到，孩子近，轉脚尖使外合轉還腿，又躲過去啦。口稱祖父請請啊，老俠暗喜，立即盡全力一拈，隨步留神，見孩子是靜如虎守，動若龍騰起，似燕子飛，行走恰如蛇，可稱得提膝繞步起橫落直，沉心靜氣，毫不急迫，從容應付，並無半點破綻，無懈可擊，無隙可乘，交手約有一百餘合，老人家笑道：「修兒你進招吧，頭場算考中啦，孩子答言說遵命，順身進步，遞手還招，又走了百餘合，老俠收住手道：「二場你也中啦，來人看軍刃，家人送上三環透甲錐，祖孫二人接過軍刃，各自斜身繞步，交起手來，孩子的招數越往後越緊，將及百合，其勢愈加勇猛，頗有勇敵千人，力戰萬夫之氣概，老人家收招喝聲住，孩子應聲止步，絲毫不動，神色不變，態度自然，猶如未交手時一樣，放下軍刃，向前行禮，口尊祖父，這第三場可算中了麼，老俠客微微冷笑道：「念其你們師徒還知刻苦用工，就算將就考中啦吧，小孩一聽他祖父許可考試成功，心中喜悅之至，六爺也是高興，爺幾

個進屋歸座，老俠客傳話備辦酒席，開懷暢飲，老人家呢道修見，你要明白，如今之能不過是平常，須要深造，必得到登峯造極，方算成功。小孩諾諾答應，又向六爺夫妻說你們也暫且不必歸家。在此加意再練練吧，六爺夫妻一齊口稱尊命，休息了幾日，老少三輩可就認真用起工來，小孩此時對於習文學武，是心之所欲，自然是心領神悟，頗得其中的奧妙，再加上六爺夫妻也是刻苦習練，孩子更被激勵的，一時也捨不得曠工，又兼老俠客以身作則，口傳手授，朝夕琢磨。如是三年餘，孩子學業精進，將他祖父之能，完全得到身上，老俠自然喜之不盡，對他說幸而汝已學成，所欠者只差經驗閱歷啦。自此餘之行動，允許自由，毋庸請命與我，任意遊歷，不過是在外耽延不許過一年，每逢年末必須回家，對於外面諸種事件，都要你靜觀謹慎，應付不可浮燥，認定人之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行，時刻莫忘。天地君親師，用此爲立身之本。反此道者便可認爲是人中敗類，能感化者感化之，不能感化者以武力除之，不能除之，可也，凡事以容讓爲前提，忍字爲後質，反覆詳查，自己在八德之內，未逾一毫，勿論處在何種境遇之下，以事到萬難，須放胆而應付之。此乃行俠任義，創作英雄之基礎，你其慎行之可也。小孩謹應諾，又過了幾日，六爺夫妻歸家，公冶修收拾應用之物，離家閒遊，這日經河南落陽登峯縣峯下腳下，見有許多人往山上走，小爺也跟着上了山

，隨同衆人不覺的越過少林寺，約有十數里之遙，眼前一座極大的廟宇，金壁輝煌壯麗之至，在廟前高搭一座板台，週圍拉着繩子，隔着閒人，遠遠站立，觀看台上正在交手，公冶修也就立在繩外望台上看時，乃是一僧一道，年級約在四十上下，細看裝束，僧家是少林派，道家是全真派，八仙掌對少林清招，各盡所長，打在一起，小爺納悶，分不出孰是孰非，暗想少林派素來正大，但不知此廟何名，因有比武台遮住，看不見匾，正在遲疑之間，台上的人比武，已然分了上下，道者使了一招進走劈掌，僧家還了個雙手托天的招兒，道者抽回手來，僧家就勢用雙手蓋頂來砸，道者倒身用老君坐洞把門封的解數，僧家進身撩陰，一脚踢將過來，道者用手奔僧家的脚面來拍，名曰蓋掌，那僧人不但抽脚，反倒喝聲着，說時遲那時快，道者雙手拍在僧家脚面上，並沒打動，雙手受傷，丹田穴被僧人的脚踢上，就聽道者大吼一聲掉下台來，疼的滿地亂滾，僧人合掌當胸，口念彌陀佛，小僧法淨，係少林寺門頭僧是也，適才敗下台的道者，名曰玄朗，別號惜花羽士，只因他往登平縣拐來幼童九名，路經少林寺前立雪亭，被我們香積廚探樵僧人看見，故而盤問，該道聲稱收來徒弟，奈衆小孩兩眼發直，口不能言，明明是中了迷藥，爲此說擰啦，我們救下七個，他代走兩個，他們派人到少林要那七個，我們既知道焉能不管，必叫他交出那兩個，往返麻煩，今日訂下比武，勝者領人，敗者交



人，貧僧將他人已打下台去，請蓮花道院諸位仙長，速速交出那兩個小孩，我把他代歸少林寺，交給我們監寺詢問來源，送他們歸家。老少團圓，方算我等盡了出家人慈悲之念也，那僧人說完了這片話，笑微微的站立台上，小爺站在繩圈的外面，聽明了大概，已知蓮花道院這千人爲非作惡，正自思量之間，忽聽一聲無量佛，由台下上來一家道者，中等身軀，黃白面皮，二目代凶光，藍道袍，青護領，杏黃水火絲絛，穗頭飄撒，手拿一柄拂塵，口念經聲佛號，用手一指少林寺頭僧喝道。少要胡言，且莫自翔得意，今日我廟中教主有事外出，未在道院，你來到台上占了上風，須知自有能者應付於你，何必如此狂言亂語，暫且請下台去，叫你們少林寺，三日後前來叫你們廟中主事人多派幾個有能爲的前來一角勝負可也，那僧人只得點頭下台，代着三四名僧衆回奔少林寺，小爺公冶修隨着看熱鬧的人也往回走，小爺一面走，一面心中打算。暗想我今夜晚間身入蓮花道院，探一探詳細，方能明白真僞，想到這個主意爲上，立即趕奔山外鎮店上找店房投宿。吃完飯，天已上燈，取出一錠銀子約有二兩餘，交到櫃上告訴店小，明日打坐地尖起身，今夜晚不要驚動，我因身體勞乏，要好好歇息歇息。店小點頭退出，又送進一壺煖茶，小爺喝了幾盃茶，吹燈打坐養神。聽天交初更的時分，外面寂然無聲，這才站起收什衣服，代好了一切應用，將房門關閉，由窗戶出來，將窗戶關好，留下

暗記。飛身上房，出店直奔嵩山而來，進了山口，繞過少林寺，腳底下加力趕奔蓮花道院，不到二更。來到廟宇切近，止步沉思，廟前一定有人暗防，想罷繞至廟的後界牆外，伏在就地。四面觀看，並無一點聲音。起身審視牆頭，無有埋伏擰身上牆，細看牆根下沒有什麼可疑，這才跳將下來，加十二分的小心。往前行，找來找去。見一所小院，幽雅之極，小爺由後牆跳入。見窗內燈光甚亮，人聲嘈雜。傾耳細聽。屋中說你們別亂說啦，明日大約着三位教主必能回來一位的。請示請示應如何辦就得啦，此事全怨咱們自己人不加細心，叫人家少林寺的人看出破綻，把代回來的人留下。咱們費了偌大的事。只剩了兩個，少林還登門上戶討要這兩個小孩。今日白晝，又被他們占了上風。我要不是用話支住，豈不是鬧個大不好麼，小爺聽至此處，就覺身後有人，急回頭看時，見一道者奔他而來，小爺急急往外走，脚下加十分勁，飛也似連躡代蹤，逃出廟來，那道者也追了出來，小爺往前跳至平陽所在。離蓮花院約有一里之遙，道者在後緊緊追趕，小英雄氣往上撞，喝道來人止步，莫要向前，某乃路經此地，白晝見你們相爭，不明真相。故而夜間前來一探究竟，吾亦不願結仇，然則你們所做實係可惡，你可暫回，三日後再會可也。那道者微微一笑說道：施主，貧道與你等同等的觀念，勿以為貧道是此廟中住持者，小爺聞言，細看來人是天師派的道士破納麻履，赤着雙足，鐵道冠，銅簪

別頂，二目炯炯猶如屋斗之光，知非俗輩，急忙行禮，口尊仙長恕罪，弟子出言無狀，望乞海涵，那道人稽手還禮。口念無量天尊，施主太謙，出家人見你英氣勃勃，身臨險地，幸而身法還來得及，否則不堪設想，因而驚動引你出家，多有冒昧，亦請原宥，小爺連連致謝，仙長慈悲，弟子感激之甚，敢問道號怎麼稱呼，貴寶觀何名，道人微微一笑說道，施主將尊名說知，方好答覆，小爺道，小子覆姓公冶。單名一個修字，字表長修，住居。清江口逍遙莊。道人問曰，有一老標客公冶清明，與施主可是怎麼稱呼，小爺連忙恭恭敬敬一站，答道，那是家祖父，道人呵呵大笑，叫道孩呀，吾與汝祖，交稱莫逆，汝可聽你祖父對你說過，邈邈道人張三豐麼，小爺一聽是塵世中的第一奇人，自己得遇於荒山之中，實爲可喜，急行跪倒叩頭，口稱弟子愚頑不識老前輩。罪甚，祈寬恕。連連叩頭，道爺用手攙起說，孩子何必如此，吾若不與你祖父有近交，豈能將行藏道破，你萬勿洩之於外人，以免諸多不便，小爺唯唯遵命。道爺說。你來來，還歸店中，明日午刻我去找你。言畢把手一揮，轉身如飛雲掣電一般，轉瞬間已無踪影，小爺自己返歸店房，由窗口入屋安歇。第二日用了早飯，算了店賬。等到午刻，外面有化緣的聲音，小爺出離店門，見了正是道爺，隨同來到鎮店外，荒野之處，道爺說，這廂來，小爺只得跟隨，由嵩山角下奔東，越過兩道山嶺，在山灣間有一座小小廟宇。道爺

向前輕輕拍門，聽裏面有人問是誰呀，道爺答言我回來啦，裏面將門開放，小爺見門開處，現出兩個小道士，年紀差不多全在廿六七歲，其寔全四十多歲啦，一個個打稽首，閃立兩傍。道爺謙讓小爺往裏，道爺隨後一同進廟，入屋見明間，供着三清教主，香煙繚繞，小爺急忙行禮，道爺暗暗點頭讚美，小小年紀頗知大禮，等行完了禮，進了東裏間，靠後山牆放一張雲床，迎門擺一張棹，案上有爐瓶三設。傍邊有幾套書，兩廂是木椅橙子等，乃分賓主歸座，道爺說你不知利害，貧道對於白蓮教的內幕，探詢多年，已知大概，刻下其勢力伸張天下，他們派中三個教主，非尋常之輩。廟中的設備嚴秘，不啻銅鐵製造的寺院，假如，錯走一步，立有粉身碎骨之險，我故將你引出，小爺起身致謝，道爺微笑道，你倒不用致謝，不過是眼前的這場事，正是你將出世露頭角的機會，小爺聞言立刻喜形於色，口稱老前輩，此種事體，還罷鬧的了多們大嗎，道爺笑了笑說道，你看現下的還是一場小事哪，可是孩子的話啦，你想白蓮寺乃是第一等的不好惹，他們三個教主，樂氏弟兄與徐鴻儒，能爲武術全都是登峯造極，對於他們獨門所煉純陰罡氣，外門人不能得其究竟，再者各人俱有一種絕技貧道雖然未從與他們交手，然而以意料言之，除貧道外，恐現下無人能抗敵之，就是緣祖父出頭會戰，也不過鬧個平手而已，請想刻下還有何人可勝呢，明朝白蓮寺前，當台一戰三教主中，必有一人登台，

少林派素講三規五戒，此番少林寺決不能有高超人物登台比武。我們爺倆個正好暗中觀看，設若少林寺的僧人不敵之時，我們打他一個抱不平，就此看看他等武術，將來也好做個預防掃滅邪教的基礎，可有一節我若叫你上台，你方可上台，就是動上手，我要一聲痰嗽，你就得退下，否若不然，吾即飛劍斬你人頭，決不輕恕，小爺連連應聲道：定要聽你老人家指揮，斷不敢稍有違背，道爺點點頭道：照你這等說法，方無危險，可要口來應心，便好，並且少林寺的人如不敗北，我們斷不可向前，切記切記，小爺諾々應承，一夜無話，次日天明用完早飯，出離了廟宇，一同小爺趕奔後山，天將已分時候，來至白蓮道院前，見台前用繩圈攔，衆人圍了不少，比武台上首棚中，坐少林寺七八個僧人，下首棚中坐白蓮道院的十幾個道士，其中也並沒有什麼出色的人物，道爺對小爺說：你看今日這場局勢，咱們還許臨不上登台比武呢，小爺說：總是咱們上台打打才好哇，道爺微微點了點頭說：看機會吧，正在談論之間，忽聽鐘聲響亮，衆道士中站起一人，登台立在台口說道：衆位聽真，今日乃是比武較量之期，不是前番一般啦，請看熱鬧者看個痛快盡興吧，說完這片話，衝着上首棚口打一稽首，口念無量佛，請少林寺列位高僧，那位賞臉登台一戰可也，說畢退下台去，少林寺的僧衆內，站起一僧，年約五十餘歲，上台站立，雙掌合十，口念彌陀佛，小僧乃少林寺知客僧人法瑞是也，今特請

蓮花道院諸位仙長前來，一試身手，法瑞言語方才止住，就見一個道士飛身跳上台來，口念無量佛，貧道趙遙仙長紀東升是也，高僧原諒，說着迎面一掌，法瑞閃身還手，二人打在一起，約有十數合。法瑞僧用了招老僧担担的着數，那道士見肘奔前胸點來，急忙縮身一退，將將閃開，法瑞乘勢用反手蓋掌，劈頭打下，紀東升躲之不及，將頭一偏，正打在脖項上，叭叭一聲，將他打落台下，疼的滿地亂滾。法瑞在台上合掌念佛，口稱諸位仙長，那家賞招一言未了，有一人隨着無量佛的音，飛上台來，自稱貧道乃自在仙長杜西成便是，請高僧接招，說着進手打在一處，約有二十餘個回合，杜西成用擦陰腳踢來，法瑞並不躲閃，看腳臨切近，單臂用力叫足了開山掌的工夫，照准了惡道的迎風骨一擊，只打得杜西成大吼一聲，摔下台去。腿骨已折，人是疼暈過去了，大眾一怔之間，下首棚中一聲無量佛，一家道者跳上台來，喝道，吾乃蓮花道院護法真人閻玄淨，你再用開山掌，我看，說着遞手交鋒，足有六十多個照面，被法瑞進步連環腿，將他踢下台去，口噴鮮血，不省人事。小爺公涼修，在一傍着急，向世外高人混跡塵俗的張三丰說道，老前輩，你老看着，要照如此的戰法，我們算白來了，高人微笑低聲說，傻孩子，你那裏知曉，少林衆僧是來的這幾個，就屬法瑞的武術好，餘者陪襯而已，人家廟中的道士，有能爲爲多的很，你切勿小視他們，小爺唯唯點頭。在他們老幼二人

彼此耳語之際，就見下首棚內首座的道士，起身登台，見他頭戴一字巾，當中嵌白玉，樺木道冠。金簪別頂，醬紫緞子短道氅，腰繫絲絲，青底衣，白襪雲鞋，面似三秋古月，一部銀髯，根根見肉，頗真有點出家人的氣度，細看雙眉代煞，二目中凶光四溢，惟是滿面含春，口稱高僧的武學實在真好。也是我們衆弟子無能，慚愧的很。法瑞將要問其名姓，他搶着說道，我係本道院前殿真人凌雲士尹玄箴的便是。敢問貴派，所來者還有較比尊駕高明的有沒有呢。法瑞道。今日之會，乃迫不得已而來。實非本派所願，只叫小僧代幾個火性未消，折磨不到的徒弟們，前來完此殘局耳。仙長若能慈悲，將那兩個小孩子交出來，小僧歸廟稟明我們監寺的，必能親來貴觀，負荆請罪，實是求之不得的呀。凌雲士微笑了笑說道。談何容易，你倒要名利雙收，世間那有這般可心的事兒呢。你如要打算討那兩個冤家，必得勝過貧道。請你接招吧，說着甩手反掌擦陰打來，法瑞側身轉步，斜飛一腿踢來，二人一招一式，交起手來，約有百餘個回合，難見高低，法瑞連戰了三個，已是有點乏啦，惡道見有隙可乘，盡力來攻，手脚齊施，如狂風驟雨一般，疾若閃電。法瑞運用一力混元氣的工夫，等惡道一掌打奔華蓋穴，看可臨近，用右手一挽敵人的腕子，左手一扶敵人的膀臂，隨着上左步，跟身向他身後一轉，說時遲，那時快得多，抬右腿蓋着他前胸就踢，這一招胸前挂印問心腿，乃少林絕手，惡道

閃之不及，哎喲一聲，口中噴出血來，身形往前一幌，跌下台去。法瑞罵的也是汗流滿面，口中代喘，下首棚中的衆道士，紛紛往廟裏就跑，不大的工夫，人聲一片，由廟中出來四十多名道士，爲首者，正是二教主樂宙樂鴻道，緊跟着他的三徒弟乾坤羽士鐵掌仙劉玄妙，藍鴻道代衆人來至台前，手指法瑞說道，你太也可惡啦，連傷吾之門下，胆大妄爲，自尋死路，回頭向德三徒弟說，你上台將他追了性命，劉玄妙應聲上台，奔法瑞就打，開招便是七星八卦蓮花掌，招招是絕手，法瑞已然疲乏，叫惡道這番進招所逼，那能招架得住，不到幾十個照面，已經手忙腳亂，微一失神，被敵人一掌打在左脇，大吼一聲，口中血如一條箭相似噴出多高，身體一仰，倒在台上，暈將過去。那惡道微微冷笑，衝台下觀衆說道，少林僧法瑞，自不知體諒，來在台上恃強欺壓我門弟子，全不懂紅花白藕青荷葉，三教歸宗一家人，並且同是練武的，更應該知道練武的難處，他竟敢不顧一切，胆大橫行，本真人故而警戒於他，不然怎能要他的性命呢，說罷趾高氣揚，很顯出得意之極的樣子，大有要壓倒天下之況。早把個公冶修小少爺，氣得面目變色，正要向高人商議登台一戰，還未等他說話，道爺對小少爺說道，孩啦，此人的業術，你看明白了沒有，小爺回答看明白啦，張三峯一笑道，你登台一戰吧，可是這麼着，我要是一聲咳嗽，勿論在如何招式之中你必須立刻下台，否則我必放飛劍誅你。那時休怪貧



道不慈悲了，小少爺唯唯遵命，正值惡道向少林衆僧交代說，汝等將他抬回少林寺，轉致廟主，把討那兩個小孩子的心腸打斷了吧，少林寺法瑞的弟子與本和尚說仙長，這話未免太過，我們廟中老和尚不願將事體擴張太大。所以除吾師而外，不派強者，今日之事乃非吾門老和尚意料所及。若說討不出那兩個小孩的話，恐事實不能像仙長你的理想吧，劉玄妙聞言大怒，喝道徒弟班子，也敢多言多語，太不知規矩了，慢說你們少林寺的人辦不到就連僧道俗三大教，總而論之，那一個也不敢牽干涉，好在你們老和尚稍知輕重，不敢多事，不過是你等幾個不知利害的前來尋死路耳，言還未盡，小少爺借機會飛身上台，喝道，仙長毋乃言之太過了，小可要來領教領教，劉玄妙聞言上下打量小少爺，暗自驚異代笑道，小施主，請將尊名上姓當面言明，公治修說，某姓正名大字光明，別號抱不平，久居俠府義縣英雄村莊的便是，張三峯在台下聽着，暗自點首，心中想此子舌間有刀，詞鋒爽利，久後必可成一代大俠，此時台上的惡道沉吟良久道，這是你的真名實姓麼，小爺笑道，你要不信有人担保，不錯，惡道說那去問何人呢，公治修說，少時我將汝置諸死地，去問閻君與判官自然知曉的，惡道大怒，喝道小小年歲，如此講話，明明是找死啊，小爺聞言哈哈大笑，樂着說，你如不相信，請過來一較上下，便能立見出吾非虛言者也，惡道將要答言，小爺進步揮掌就打，抬腿就踢，惡道只

得還招遞手，並沒怎麼看出他有何等絕技在身，及至交上手，才暗自驚心，不料此子武術這們出奇，急忙細心注意留神進招，約有八十來個照面，小爺使了手巧認雙針的招數，來取雙耳，惡道用野馬分鬃來開，小爺乘勢抽回手奔前胸就打，名曰雙撞掌，惡道見來勢甚猛，連忙空胸一閃，小爺往前一矮身，隻手往上一托變了手白猿獻果，惡道見小爺變招太快，換不過身來，只得向後一仰身，要用鐵板橋的工夫，小爺見機會已到，長身形跟上右步，抬左腿，對准惡道的海底穴就踢，喝着，劉玄妙也是惡貫滿盈，又值小爺將出世，不知手脚留下陰陽，兩方面一對付，可就個惡道給成全到鬼門關去了，張三豐見小爺跟步就踢心說惡道要躲不了他這着蹈山脚，果然未出世外高人之所料，這一脚將劉玄妙踢落台下，就地亂滾，牙齒脫落，口中流血，狂吼了兩聲，伸伸腿絕氣身亡，公冶修初次會戰敵人，便惹出一場三教伏魔大會的大事非來了台下看熱鬧的衆人，那知深淺，不問高低，一陣喝采聲及拍掌聲，吵雜一處，蓮花道院衆道士分頭喊叫攔阻，衆人喝采好半晌才把聲音壓住，將劉玄妙的屍屍抬至廟內，欒宙欒鴻道飛身上台，笑嘻嘻的稱讚道，小檀樾，手術高，腿法硬，武學堪稱壓倒天下，真是難得的很呀，公冶修冷笑道謝謝吧，欒教主，少要用這種法兒對待我呀，欒鴻道，聞言一怔，問道你認識我麼，小少爺說貴派三教主，名振寰宇，四野皆知，況小可輩豈得不識呢，欒宙問

道你同什麼人來至此地，小爺回答我孤身一個，父母棄世，遊行天下，訪拜知音，悞經此地。恰巧遇見你們比武，死於仙長出言無狀，吾才登場，失手致其死命。實非本意，望教主原諒之，實爲至幸也，欒宙觀其藝，聽其言，知非俗輩，然而愛徒之仇，豈能不報，當時也顧不得開罪於任何方面啦，一面沉吟將要答言，小爺笑微微的口稱教主，不要錯會了意呀，請你原諒者，我非容心將人之性命任意傷損，叫你明白我非殘忍者流也，看你沉吟樣子，是不好與我動手的意思吧。教主你那可想錯了，我既敢登台比武，當然要知道教主貴派的能力，也須自諒己之所知，方敢斗胆請教，今蒙仙長登台，必當求請賞招，小可藉此增長點學業，以廣見聞，說着抱拳道，請發招吧。欒宙暗喜心說合該替徒雪恨，口中答道，既然如此老衲無禮了，言畢劈面一掌，小爺斜身用掌切他手腕，欒宙撤回手來，小爺退步就踢，欒宙退身躲閃，二人交上手一來一往，攪做一團，打了個難解難分，台下的世外高人張三峯，胸有成竹。與一般看熱鬧的人一樣，觀其究竟，一見小爺手脚敏捷，武術的根基深厚，甚爲高興，台上二人交手，約在百餘個回合，難分勝負，張三峯細看小爺，漸漸有些不支，乃微微的一聲痰嗽，小爺聞得是高人的聲音，便明白看出自己決不是他人對手，故而痰嗽，那敢遲慢，急急跳出圈外，說道且慢，你我交手百餘個照面，未見高低，顯見高人手下留情，小可若再不知進退與仇長交手

，恐被天下人恥笑呢，欒宙聞言將要回話，台下喝道說，喂，你們倒是有完沒有呢，別占着好人的地方，要是不比較的話，跳下來讓給別人也露出一露武學，小爺看時台下說話者，正是世外高人張三峯，惜乎玉在璞中無人能認出是出色的能人。欒宙不由得大怒喝道，你係何等之人。敢站在台下說此朗言，真太不知自愛也。小爺乘他們鬬口之際，遂跳下台去。欒宙見殺徒仇人已去，好生不悅，正要發作，張三峯順着台柱爬上台來，已是好容易才得來在台上，擰擰身上的塵土，笑嘻嘻的口稱欒老仙長，小道也是個練過武術的人，今見仙長的能為，果然是好，貧道不知好歹，今者登台要領教高招，未知仙長可能賞光否，欒宙見此情形，聞及言語不由得好笑，回言道，你這道人也比較武術，恐你自送殘喘，貧道與汝無仇下台去吧。張三峯啞然笑道，教主這話未免說的過於狂傲啦，須知人不可貌相，海水豈可斗量，你看山人其貌不揚，竟敢來在台上，仙長當然是不悅啦，可有一節，如蒙賞招，必可令仙長爺盡其平生所學不過是將將支持且保性命而已，若言我自送性命，那可就太錯了，別的事不敢誇口，論到練武這一層，我可有大根基，你切勿小看了我呀，欒宙問道，你的武術有怎樣個程度呢，張三峯哈哈狂笑了一陣，然後說道，你可別害怕，我由前十年就用工夫，受過名師指點，渡過了迷關，悟透其中奧妙，深入化境，非俗者能敵，論手法，運用自然，論兵器，身劍合一，你可要當

心哪，千萬別不信我真有出奇的武學，這是實言相告，決無半字虛偽。樂宙聽到這裡，不等張三峯將話說完，即搶着說，野道，不要胡言亂語，敢來威要本教主，莫怪我不能容物，看打吧。隨即飛身進步，揮掌便打，張三峯假做驚恐，滿台上亂蹦，起初樂宙雖然聽他所說的言語頗有奇異之處，並未注意，斷也想不到是張三峯至此，及至交手看他身體不穩，手足失措，料想三五個照面便可將他打下台去，走了十數招，可就透着詫異啦，留心細細一看，來人的身法步眼，大吃一驚，急忙跳出圈外，高叫一聲道友慢來，張三峯收式止步，問道樂宙，有何見教請講可也。樂宙陪着笑臉說，貧道眼拙不識高人，罪甚罪甚，敢問道號怎麼稱呼。張三峯見他軟化，明知就是戰敗了他，這場事也不能了結，樂得見好就收，再論善後，想能回答說，教主既然賞臉下問，焉敢隱瞞，吾乃邈邈道人是也，樂宙一聽是張三峯，連忙打個稽首，口稱失敬失敬，祈高人原宥，張三峯禮道，二教主太謙啦。樂宙說鶴駕光臨，必有所謂，張三峯笑道，不過是爲的那兩個被難的孩子，今既說明，我就不客氣啦，即請交出小孩，着少林僧代回，叫他們完成這份功德。這件事暫且算作完結，如有什麼說詞，留做後論，如果教主不允許我之所求，只可我們一戰而了之，別無良策呀。樂宙聞言搔首沉思良久，咳了一聲說，高人既說到非交出那兩個孩子不成，我們只可遵命辦理，若不然豈能保住雙方的和氣，可有一則，

爲後我派與少林有交涉之時，高人可得到場，因爲沒有地方請你老人家去，張三峯笑了笑說好吧，你們有什麼辦法的時候，我乃事中人，不用請自然准赴今日之約，再聽你們的章程可也。欒宙見高人應允，只得叫人去到廟內將兩個小孩領來，少時把兩個孩子領到，交給張三峯，高人看了看孩子的貌相，暗暗驚異，心說怪不得他們蓮花道院捨不得交出，原來二光天質深厚，大有根基。看罷口中說二教主，我們後會吧。手領小孩下了比武台，叫道少林衆位接收此二子回廟去可也。少林衆僧向前合十問訊，齊說請鶴駕光降敝寺，詳談一切。若不然小僧等歸廟，對於我們監寺的也說不明白，或者有悞大事，張三峯只可點頭說，你們前行，貧道隨後就來，衆僧先自起身，道爺代了小孩緩緩隨後轉過了山灣，小爺公冶修向前口稱老前輩，何不就此除去惡道，掃滅巢穴，與人民除害呢，道爺說你那知其細，我一人之力，豈能辦的了，此中大有不得開交之處。恐聚集能人三五年也未必能滅除他等。我們且到少林寺再做道理，小爺聞言半信半疑，正行走間，離少林寺切近，聽得鐘鼓之聲，臨至乏雪亭前，見廟中衆僧披偏衫打法器，約有百數人。站立兩傍，正居中乃是本寺大方丈了真長老，雙手合十，迎接高道，張三峯搶行幾步，打稽首口念無量天尊，小道何德，敢勞名利高僧這般錯愛，於心實是不安，了真長老答道，鶴駕光臨何等榮幸，再者敝寺弟子們在蓮花道院失手，蒙高人以慈悲方便爲

念，現身援助，得將被難小兒拯救出離苦海，可謂功德無量也，張三峯笑道，你我出家人不見則可，既知之乃必爲，寔義不容辭耳，彼此哈哈大笑，一同進廟，大雄寶殿參拜達摩經像已畢，讓至後客堂中入座，叫小少爺公冶修向前見過高僧，並將小爺根本說明，老方丈合掌念佛道，想來老俠清平公積有餘德，不然小檀樾豈得如此英俊，預祝日後必成一代大俠，與蒼生造福不淺，祈小施主好自爲之，小爺抱拳回答，蒙高僧謬讚，愧甚愧甚，至於向上而學，努力追隨諸前輩之後，當謹遵上人之訓，方丈合掌念佛，謙讓道，不敢當這個訓字，少爺笑曰上人太客氣啦，張三峯答道，看你們問答的情形，倒是遇緣吧，方丈笑了笑，口稱仙長請想，似此子年紀雖小，武學不小，而且根基雄厚，天質太好，豈得不愛惜呢，張三峯說既然如此，等這場事了結之後，就請高人將少林正宗的技術，與他詳細指點指點，諒來不能吝而不教吧，和尚哈哈哈哈大笑，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只要是小施主肯其學習，佛門廣大，有緣者豈敢不渡，未容張三峯說話，小少爺站身跪倒，口遵多謝上人栽培之大恩，方丈將少爺攙起來道，不消如此客氣，讓小爺入座，茶罷擺齋，用完了飯，大眾閒座，問起前者救下那幾個被難的小孩，方知早已問明各人的家鄉，分別送歸其家，老小團聚啦，張三峯點頭說好好好，又將適才由道院要回來的兩個小孩叫過來，二子行禮畢，垂手而立，三峯問你二人吃飽了沒有，二子回

說飽了，三峯又問多大歲數姓名及住所，二子垂淚說道。我二人是親兄弟，姓朱，我名大虎二虎。父名朱恩榮，母李氏，祖居大名府城外十里堡。世以商賈爲業，我十一歲，他九歲，我們村中有座真武觀廟。內有位先生姓秦，在那裏教書。我們共有十幾個學生念書，那日放學正要回家，遇見那個道士，用手一摸我們的臉，就聞着一陣異香，就不知道了，直到進了他們的廟。方明白過來，有小道童看守。他廟中相我們等而來的孩子還有很多很多的哪，現在全學武功呢，張三峯問道你們念書，先生沒給你們起大名字嗎，大虎說起啦，我叫朱光，二虎兒他叫朱亮，方丈問道，你兩個想家不想呢，二子齊聲說現在不想家啦，張三峯問道怎麼現在又不想家了呢，二子說道，只因聽他們講說，還罵我們小畜生，因爲你倆傷了好幾個高人的性命，說算少林寺把你倆送回家去，我們也得把你倆弄回來，給死者祭靈，什麼開膛摘心啦，說的凶的很哩，因爲這個，不敢想家了，既蒙衆位老師救護，就求救人救活，將我二人收在門下。學習能爲，等師能爲學好了，不但怕他們啦，還要處置這些惡人，說完了全都跪在僧道面前，張三峯與少林方丈是何等慈悲之心，又兼他們小少年紀，說的出這樣一片動人聽的話來，又加上一見就愛，這兩個小孩天質好，也是冤緣，僧道點頭應允，二高人雙收二子爲徒，後來險些叫朱氏二子將武當內家少林外家兩派的山門敗壞了，後來事那能先知呢，當時二高人



還很是喜悅，暫時叩頭收做記名弟子，等大事完結，再行入門之禮，朱光朱亮拜師後，立住一傍，心中暗喜，張三峯向方丈說，高人你看白蓮教已然勢力澎湃，到不可遏止之境，我們若再不藉此小小題目大作起來，恐波及國家人民，何堪其苦呢，方丈答遺，誠然誠然，仙長所言正合小僧之意，然則內中還有若大的難處呢，皆因為蓮花道院中三個教主，佈教四方，各省縣差不多信仰他教者全不少，內中紳士宦者大有人在，恐其仗官家勢力，反來壓制我等，亦未可知，張三峯微微的冷笑了幾聲，驟然變色說道，高僧太以不濟啦，請想我們上爲國下爲民，除惡安良，就算是他等大肆邪說，地方官悞受其愚，只求滅去邪教，拯救人民，剪除亂國殃民之輩，將我等置之典刑，死從也甘心，落一個忠於君愛於民，對的起天地君親師，不愧世外高人之號，不往身藏絕技，不失方便慈悲之本也，方丈聞言肅然起敬，合掌念佛說道，誠然是義正辭嚴，令人佩服，何敢不遵，高人之大論，勿論到何等地步，願與高人取一致行動，始終無移，張三峯口念無量天尊，善哉善哉，此乃國家幸甚，人民幸甚，貧道得高僧令派臂助，匪教當滅矣，僧道正在議論滅白蓮教的事件，門頭僧稟報山門外來了一位文士，年約五旬上下，布衣清潔，代一小童口稱來廟要在大殿恭佛，現已讓至客堂了，方丈點頭說知道了，門頭僧退出，知客遣小沙彌通知來降香者談吐文雅，人品高尚，現已赴正殿拈香，請方丈親往結

識。方丈站身向張三峯道，我去一親如何。張三峯道好好你看來人，果係清高者，貧道少時聽信，亦要一會，有緣者，或可結識同志滅邪教。豈不又得一助力的麼，方丈應諾轉身直奔大殿而來，將至八卦爐前，見來人拈香已畢，知客僧陪着向殿外走來，方丈細看來人，年約五十上下，花白鬚鬚，面似冠玉，五官端正，二目有神，果非俗品，急忙迎到面前，口尊檀樾，住持僧失於迎迓，罪過罪過。小僧問訊了，說着合掌念佛，知客僧向那人說道，施主這是我們方丈，那人代笑抱拳道，大方丈太謙啦，小可得會高僧，實萬千之幸也。方丈回道不敢當不敢當，及至讓至客堂歸座，問起名姓，來人微笑說道，小可姓袁名吉龍，延安府城內人，現寄居登峯縣城內，方丈微一沉吟道，請問公可是登峯縣尊嗎，袁公欠身答道，蒙聖恩任爲本縣之守，然諸多有虧職責，汗顏之甚，愧見高明，方丈急忙立身行禮，連說有罪有罪，縣尊台駕降臨，小廟失禮，望乞原宥山僧無知，袁公笑道，高僧何出此等言詞，莫將我學生也看做一般俗吏相似，說罷哈哈哈哈大笑，止住了笑聲。正色言道，我學生自到任以來，將及二載，對於本管中蓮花道院，日夜憂心，並無善策，只可派心腹人數名輪班暗地觀其行動，庶可遇機剷除，清理地方，幸得高僧等不愧是少林正宗，拯救被難兒童，與彼相爭，雖然是私鬪，然有情可原，你們比武的一切，我學生是使服雜於觀衆之中，盡得真像，故來寶刹相訪，以私人資格

，共商善後之法，諒高明必不見拒吧，方丈聞言肅然起敬，答道縣尊如此關心人民，體諒山愚，寔合郡生靈之幸，山僧敢不敬聽台示，袁公道方丈又來客氣了，請問那道者可否在寶刹之中，方丈說那道者現在後面，他就是邈邈道人張三丰，袁公說原來在此，又與此老相逢，幸甚幸甚，方丈問道公與他有舊麼，袁公嘆了口氣道，十年前我病在金陵旅客中，蒙高道起死回生，週濟銀兩，方有今日也，即煩高僧代我去拜見與他，方丈起身一同往後，小沙彌報入裏面，張三峯得知一切，急忙接了出來，袁縣令見了三丰跪倒叩謝，道爺相攬，至屋中歸坐，又談了會子別後的話，這才叫過小爺公冶修見了禮，說明來歷，又叫過朱氏二小說明原委，袁公點頭稱讚了幾句，傳話備齋，賓主入席，方丈對張三峯將縣尊的來意說明，張三峯大笑道，這就省事續啦，既有本管地方官，敢爲担負一切，我們大大的借題發揮一下子，將一千匪人盡數掃滅，豈不是好麼，袁公說仙師之意固然是好，然而也須慎重慎重，皆因朝內朝外巨宦大吏，狠有些個與該道院有極近的交往，張三丰道請縣尊放心，只求滅了這干邪教，爲後若有當權者欲給邪教報復，貧道以一身當之足矣，這又有何顧慮呢，袁公道既然仙師下此決心，我學生食君之祿，當報皇恩，即便斧鉞加身，亦所不避，張三丰笑道，如此的論調，方算是不枉身爲國家一縣之宰，袁公問仙師打算怎樣個辦法呢，張三丰微一沉思說道，我們來立一場三教伏

魔大會，敦請各方隱逸俠劍，聚在一起，共力掃除，這些邪教。對於官家公事，少林方丈去縣中遞份稟帖，就說舉辦善會屆期請求派官人彈壓會場，以維秩序等情。那時你就照准一切，屆時多派官人彈壓，等到會場事完，掃除了邪教等，有違法之處，我們志願完成，該領什麼罪領什麼罪名，豈不是公私兩盡了嗎。袁公點頭稱善，力丈也是說此策甚妙，就依仙長這個主意，銳意進行可也。大眾商議妥協，用完了齋飯，又閒談了會子，袁公告辭回城，張三丰擬了請書的底子，公然就說因蓮花道院與少林寺雙方爭執，各不相下，故立三教伏魔大會，敦請賢明正直任俠諸公，至期蒞會，主持公平，解決一切等言，下寫邊邊道人張三丰具，將請書底子寫完，遞於少林方丈道，高人你看如何，方丈接過來看了一遍道好，固然是好，惜乎措詞太剛，直一些，三丰道我們作事必須照直去說，何可做世俗一般人委屈婉轉，有許多虛偽之詞，豈是我們出家人應摹效的呢。方丈聞言，笑道，仙長所談甚當，三丰就叫少林寺中辦文墨的僧人繕寫請書，照百份預備可也，不消二日，請書備齊，交至禪堂，張三丰親自提筆標定明年三月十五日開會，然後開明某府縣莊村某人名號，半日之工辦理清楚，交與方丈。遣人分途送達，又過了幾日，公冶修小爺因離家日久，恐祖父挂念，辭別僧道歸家，預定明年正月月底必可到在少林寺不悞，小爺走後，張三峯說我親身去一蹓蓮花道院，約請他們屆期赴會，方丈道我

二人同去好否。張三峯道我一人去足矣，方丈只好點頭，現在的月令已交嚴冬，外面瑞雪飄飄，北風凜烈，張三峯出了少林寺，直奔後山，衝風冒雪而行。只見得山頭積雪，樹木銀裝，金風似刀劍一般，寒氣侵人，就是三峯高人的內外工俱臻上乘，也感覺着冷氣襲來，破衲如冰，山上不用說行人，連個山鷄野兔全不得見。高人施展輕身神行法，不一時已至蓮花道院，向前扣門，微等了等，裏面有人問道，何人扣門，張三峯通了名姓及來意，只見山門開處，小道童稽首問候，張三峯答禮，小童讓着高人入廟，進了鶴軒，獻了茶水，一面報至裏面，等了好久的工夫，進來一個道士，向張三丰行禮說道：家師正在冰室中用坐工，派小道來請示高人，可否入冰室中去會談，如不能去，就請鶴駕屈尊於此，三日後家師下坐，再來奉陪台端，三丰笑了笑說道，冰中取煖，火內種蓮，乃我輩本色，何得不可呢，請觀主引我去會令師可也，那道士將張三丰引至後面一所山洞，寬闊約在數十丈方圓，內中堆滿冰塊，嵌出一個洞來，週圍是冰，內中正可容得二人對座之地，四外透風，裡面坐定的道士，正是三教主徐鴻儒。葛布冠袍，赤足跌座冰塊之上，滿頭汗珠，見張三丰來至洞前，睜眼笑道高人光降，恕未得遠迎之罪，今蒙陪小道於寒冰之間暢談一切，實深感激之甚，隨叫來人預備衣冠，請來歸坐，三峯點頭，小道士送上葛布冠袍，張三峯如徐鴻儒之裝束坐於冰洞之中，約有兩盞茶的工夫，張三

峯並不出汗，渾身發出了騰騰的熱氣。小小冰洞之中，猶如蒸鍋一樣，又有頓飯之工，由洞口往外冒蒸氣，猶如濃霧一般，外面的人往裏什麼也看不見了，白蓮教下各人一個個搖首咋舌，面面相覷，徐鴻儒在內見此種情形，自知內外工皆不如張三丰，深悔不應該小視他，反倒鬧的自己不好看。無法只得覲顏稱讚道：「高人運氣的工夫，果然玄妙，小道領教過了，請出此洞，同至鶴軒再談吧。」張三峯笑道：「敬遵台諭，說罷飛身出洞，更換了本來的服裝。徐鴻儒原是一聞張三丰到，特意要在寒冰洞中試驗高人的道德及內功，沒想到自己反落下風，大大的鬧了個不堪，羞的面紅耳赤，見張三峯已然離洞，他也只得出來，換了衣服，謙讓至鶴軒之中，獻茶閑談，問起來意，張三峯就將設下三教伏魔大會，束約天下高人，並來敬請貴寶觀合派三教主屆期賞臉，日期是明年三月十五日，地址是少林寺廟中，並祈貴派約請各路各派高人，是日蒞場助威，是幸各等言，當面說明，徐鴻儒笑着答道：「我們師兄等也是這個樣的打算，正要去少林寺，對高僧仙長商議辦法，這倒好了，仙長先行主張，寔是敝派不約而同意，甚好甚好，我們就謝謝仙長高僧等格外偏勞多累，但有一層，我們到了是日去呀，可是先期前往呢，張三峯道：「你們當然是准於是日清早到達的爲對，徐鴻儒點頭應允說好吧，請將請帖留下，我們照章請我派的朋友臨時不悞可也，將事交涉已畢，傳話備齋，張三峯說謝謝吧，貧道這就

告辭了，說着站起身整理衣冠，打一稽首，口念無量大尊再會啦，徐鴻儒執意留齋，張三峯笑道還有別的話說嗎，徐鴻儒說別無事件，不過鶴駕光臨，豈能連頓齋飯不待，顯着太失敬意，不恭之極啦。張三峯一笑道，實是貧道不飢之故，彼此一家人，何必太謙，既然觀主別無見教，就此告退，說着轉身向外徐鴻儒也不再留，隨着向外送，直至大山門外稽首作別，張三峯回至少林寺，會見方丈，只說見了徐鴻儒，將會場事件交涉明白，伊等准於是日清晨到會各等語，並未提及在蓮花道院與三教主徐鴻儒冰窟中賽藝之事，把正事交代完畢，每日僧道談經論武術，或是領酒着棋，或是盤桓文藝，如是的消磨歲月，泛眼已然腊盡春來，這日僧道高二人正在論內外工夫之際，門頭僧來報公冶修與他祖父公冶清平來到，現讓在內客堂了，僧道聞言一齊起身向外，來在內客堂，小爺公冶修向前給僧道行禮，張三峯用手攙起，老俠客公冶清平要行大禮，僧道急忙攔住齊說老弟，你偌大的年紀啦，再者說老弟老兄啦，行常禮吧，老俠客遵命，見禮畢，落坐，小沙彌獻上茶來，老俠客口稱僧兄道兄，小弟聽孩子家去說方知此事，因而先到廟中見二位請示有什麼事願聽驅使，張三峯笑道，刻下任何事也是無有，老弟你早來正好，我們暢叙離別後的事兒，等到臨期，盡我等之所學，大概處治他等一千匪類，或可不至於怎樣難吧，老俠說那自然不難，不過是大好佛門，一旦間變成戰場，雙方

的傷亡，預料少不得，可惜有污淨地耳，張三峯嘆氣道，老弟台所論甚是，我們也不是未想到這點，然則非如斯的設備，無其他善法處之。只得忍心污毀千百年香火道場，於佛門淨地中殺人流血，若論我們同道之人，本派子弟，或有傷亡者，那也就算是劫運當然吧。別無迴護之法，可想，不過是一再戒詐各人量力謹慎，沉靜細心。希冀補救於萬一而已。老俠客聽高人這番議論，深然其說，方丈在一傍說道老弟，你想此次立會，表面上是少林寺與蓮花道院二派的私鬪，就是對方也不過要設法壓伏了少林寺，及張道長而已，他等那裏知曉事實的內容，不似他們的理想相同。咱們盡全是要滅祛邪教，拯救人民。替國除隱患，而保天下昇平，就算是少林亡派血洗嵩山，只要是將蓮花道院中之極凶首惡三家教主置諸死地，白蓮教匪失了統聚，自然瓦解星散。人民方能平安，度活爲國爲民，非一己之私意，雖然身敗名裂，誓所不惜，老俠客聽高僧這片激烈的言詞，哈哈大笑道，二位的是見解甚是，小弟佩服之極，我們一致努力不完成此種志願，決不甘休，抱定百折不回的宗旨，有這口氣在，就跟他們這干教匪完不了，僧道二高人點頭說誠哉斯言也。我三人才算道同志合，而且正是僧道俗，這三教伏魔大會，真是名實相符了。他們僧道俗三位高談闊論，傍邊把個小爺公冶修樂得手舞足蹈，張三峯正色道修兒你且莫喜，須知此次開會正是你們這班後起之秀，自命英雄的生死關頭，應該沉心靜



氣，等着闖關脫劫。才對，怎麼反倒想着可樂，終是火候不到，未經魔難的壞處，看汝刻下動靜而斷，臨期若不加千百萬分的檢點，恐其必有小苦惱來吃一吃，那時候叫你樂，怕你就樂不上韻調來啦吧。老俠聞言眼望着小爺嘿嘿嘿的冷笑說道：你聽見了沒有，你就不用謹慎着點，留神小命兒扔在會場上嘔，小爺連忙斂神站身回答道：孫兒謹記三位祖父訓示，從此刻不敢粗心大意，事無巨細，必要請命而行，庶可渡此難關，高僧笑道好孩子准要心頭似口頭，我們也省得顧慮着你。又分一層的心，說着話知客請用齋。方丈告訴擺在方丈院吧，隨即一同到方丈院，禪房入坐，用齋飯後，散座閒談，過了些日子，已到二月初旬，方丈忙着具稟呈縣親至登豐縣辦理一切，直就延到二月底，方才將手續辦完，回廟見了道爺老俠等，談一談此番淮縣城交涉，一切官家的公事篇，吏役的習慣及一切的黑幕積弊，令人難堪其擾，道爺微笑道，方丈你是不出山門的人，當然初次在利祿場中交涉是看不來受不了，豈知久於斯道的人，對於你難堪其苦者，他人還是樂意爲之呢，方丈說那也得是市井一流的人物，我想出家人斷斷乎不樂爲之，張三峯笑道少見多怪，這四個字考語，方丈你嘗之不愧，方丈問怎麼見得呢，道爺說咳嗽，你正不知塵世上，茫茫大陸，不同之點甚多，就以僧道住廟，這是不能錯的然而廟與廟的分別，可太多的多啦，內中一種廟不用說你沒住過，大概你還是沒聽見人談論過呢。

，方丈問道請高人批講批講，我開開耳，張三峯微笑道，開耳是當然的嘍，皆因廟有大長處，並有勅建等，且有自立廟產，非募化而成者爲首，本廟或其他施主獨力修廟，招出家人住持者，則爲家廟，另外有一種廟，發源是十方施主修建，惜無香火地及廟產，祇靠施主們施捨，每逢該廟方丈圓寂，必須公舉或承繼衣鉢，勿論如何，然繼任方丈必得有名望，交往寬闊，能聯絡各方巨紳顯宦，才算及格，否則不能爲該廟的方丈，似此等僧家，若如同方丈，你一入鬧市之中，接近仕宦，就視爲苦惱，試想人家廟也沒香火啦，僧衆也餓散啦，那能辦的了嗎，總之天下事不是一樣的，人在世上做的更是分道揚鑣，各行其事而已矣，方丈聞言嘆了口氣說，如此一聽，可見得少林寺的僧人，見聞不廣啦，這不出山門謹守規戒，若久而相傳，一般僧衆全成了痴人了，張三峯哈哈大笑，口稱高僧，俟等大會終了之後，請你隨我遊行天下，一者積功累德，做些外功，二者閱歷閱歷各省風俗人情，領略領略世態冷煖，有個十年二十年的飽嘗一切辛苦，那時你歸到廟中，對衆弟子閑談世事，豈不就個個全都了解外面的世路人情，何患見聞不廣呢，方丈點頭稱善，靜等事畢離廟，雲遊天下，去修外功，這一日門頭僧來報，現有九江隱士蕭文樑，陝西秋霜寺長老法悅，汝寧郝家莊老莊主郝文豪，湖南虬髯俠程萬里，直隸雄關口金鞭鎮北俠黑瑞華等來到，均至東客堂，僧道俗三高人聞報，急忙齊至東客

堂會見衆人各自敘禮落坐，暢談昔日故舊，自然是置席款待，第二日有太祖神拳門中門長聖手行者乞丐僧元化，同定飛龍觀主尙青云，地裏仙無形劍客鄭光明，三位劍客到，張三丰喜之不盡，三位高人問起小題因何大做，內中有何用意呢，少林方丈即將此番立會的詳情，說明，三位哈哈大笑，齊說不枉我等來此一番，我等想你們豈能因局部爭鬪，甘爲戒首，引出這大的會場，妄動嗔痴，有傷天和與人道呢，張三丰未及開口，公冶清平接口道，衆位所談寔是不錯，想他僧道是何等人，怎能因一己私見，竟將天下隱逸世外高明，一齊拽入漩渦之中呢，元化和尙道：公冶老弟，且莫論他人之事，我來問你，有個子飛可與你有仇麼，老俠見問，咳了一聲，口稱高僧由何得知，我與他人有怨哪，元化僧搖頭道，我來問你不要問我。老俠只得將當年五徒弟逞強丟鏢，蠢子戰于飛代傷，約三戰定島，一念之差，有虧方寸，歸家後子死媳殉，只落得祖孫相依，溺愛孫孫，荒廢了修兒的學業，幸而六徒弟夫妻盡一份孝心，將修兒訓教成人，直到去歲修兒歸家，方知蓮花道院白蓮教傳滿天下，愚民受彼等之感惑，大有擾亂昇平之虞，因而捨這幾根朽骨，來少林寺一會白蓮教匪的話，說了一遍。元化長老點頭嘆吁道，這其中有如此淵源，于飛也太不知好歹啦，皆因我閒遊北嶽恒山，在北極寺下院巧遇開山佛大力神魔袁英和尙，代着于飛，據言于飛受辱失敗，被公冶弟台你的欺壓，怨氣難伸，拜在

他的門下學藝。這些年等語，貧僧也未深言，他人豈知我們是多年的故交。我聽他這無心中的言詞，記在心中，要去你家詢問結冤的情由，中途巧巧會上，尙觀主與鄭老先生，提說此地立會。我們就一同折回來少林寺，沒想到你隱了多年的人，真還出世，來赴此會，幸喜相見，省得我奔馳一次南省了，老俠稱謝關心故友之情，元化長老道我等還言得上謝字嗎，不過是老弟你可從會過袁英凶僧麼，老俠道那和尙他與我曾在香山寺見過面，後者在普陀山紫竹禪院與彼會面。三言五語，將話說僵，動起手來，他用開山掌來傷我，我用透山掌相迎，然後用天罡正氣壓制，彼既不敵，有紫竹院主普渡方丈向前阻攔，老兄是知我者，當即退步，收斂氣工。但聽調處，那凶僧却也知機，被紫竹院主搶白了幾句，彼忍氣吞聲，說了幾句道歉的話，然後作別去了。紫竹禪院院主勸說了我半晌，叫我萬不可仇視於他，我當時對院主說，只要凶僧不來欺壓我的時間，我決不傷他的性命。院主倒很喜悅，自那年分手，將及五十年的光陰，不想他收于飛爲弟子，還想找我報仇，豈不太不知自諒麼。元化長老沅吟良久，微微笑道，老弟我想有一句俗話說的明白，是十三日不見，當刮目以待，況五十餘年未會。適才弟台所言，伊太不知自諒的話，恐言之母乃太過吧，劣兄直言。望弟台寬宥，老俠聞言，立刻站起身來，叉手當胸。口遵僧兄，弟一時氣忿，出言無狀，乞原而諒之，一切願聽僧兄教悔，決不能效

一般世俗，口是心非，使兄失望也。元化長老哈哈大笑道，不枉老弟弱冠成名，今已老矣，尙能見過改之。甘願捐除成見，虛心納諫，誠哉難矣也，老俠笑道，只問僧兄你爲誰，元化長老咳了一聲說，恐其世人心與你不同吧。既然老弟肯於納諫，請是日凶僧在大會登台之時，貧僧令戰即戰，令退即退，那方算是願聽貧僧教悔。不負你我七十年故舊之交，否若臨時迫於顏面所關，不肯罷體。那便是老弟台你口是心非了，老俠正色言道，僧兄說那裏話來，古人千金一諾，性命只知己者支配，顏面何關重大，竟能失信用於知己之前麼，元化長老尙未還言。張三丰插口說道，高人不必如此放心不下，請想我爲伏魔會之首領。任何人敢不聽約束，貧道即施武力制止之，諒來此次恭與大會之諸公，論道德小道當然不及，論武學愚無較比小道高明者的吧。勿論敵我二派，若有違反我之意旨者，立用武力制服之，知我者諒之，不知我者亦聽之。任其爲之可也，衆人聽張三丰如此論調，寔是不老愿意的。細一想張三丰的作爲，無人欽佩於他，論他的武術。任何人寔係奈何不了他。只可聽之而已，不幾日間所到的三山五嶽四野八荒的英雄豪俊，正復不少，無論那一個，都是敬重張三丰的，先來的衆高人也就暗自點頭倒稱讚此道士歷練不凡，不但不忌恨其狂妄，且多羨慕這道人的成績可觀，久後或可光大玄門，寔不可限量呢，不知不覺的已至三月十一日，正派的人差不多到齊，會台

已然搭起來啦。諸般設備已齊，彈壓的官人，連小武職官及班頭營兵差役等共六十餘名，俱已到齊，少林寺少不得有一番應酬與安置，眼看大會之期將臨，於前一日公冶老俠的幾個徒弟俱皆來到，其中只不過沒有當年丟鏢的五少達官，老俠又增一番的感慨，正在思索之間，門頭僧代進一個從人裝束人來，手持一封書信，口說面交本廟方丈與張道爺同觀，他人不可觀此書信。方丈向前，門頭說這就是我們老方丈，那人方才將信呈上，高僧接書到手看上面寫端呈少林寺僧道二位高人同鑒，下註名內詳，傍寫一行小字，是內封機密，謹慎謹慎，方丈看完，叫知客將下書人請至內客堂待齋，知客同下書人去訖，方丈向道爺及公冶老俠說二位請至裏屋來，向衆人道歉失陪失陪，衆齊說治公冶公，三高人進裡間屋歸坐，方丈將書信拆開，把信箋展放棹案之上，三位仔細觀看，原來是登丰縣縣尊告秘的專函。內容是因為白蓮教三教主徐鴻儒，有一個得意門生，在河洛節度兼平章事，前元降將班督都處充紅筆師爺。班平章是最信任於他，言聽計從，刻下徐鴻儒將關節打通，狼狽為奸，就等會場一開，他們代兵圍廟，硬加叛逆之名，一併捉拿解入洛陽城。島首示衆，而且班平章已然拜本入都，無可挽回。此種寔在情形，得於別個慕賓師爺之手，並連本章的草底全見着了，特此馳函達知，速作良策，庶可逃得性命，不至死後担個叛反之名，臨書迫切，不知愚意是否，立乞裁答，以慰下懷等語

三位高人看完書信，取過火種焚化之後，公冶清平嘿嘿的向着僧道冷笑，張三峯說：「你不用樂，勿論對方如何措置，請想他們一千匪類，既入少林寺就算在我輩掌握之中，先把白蓮教匪處治淨盡，官家壓迫我等，遵守國家的法度束手就擒，拚却一死，還能怎樣呢？上報皇王水土之恩，下拯天下人民，不致淪落於劫數之中，管他給我們什麼樣的罪名，只求不愧自心而已矣。」方丈與老俠齊聲說道：「對呀，我等只求爲皇上除奸，與人民去害，君民安享太平，我們死尚不惜，還管得着名兒好不好呢？」張三峯說我覆函與他，立即抽筆拂紙，書曰承蒙關照，感謝之至，敝處早有成見，決不越乎理法之範圍，請釋遠念，諸希心照，肅候文祺，下具山僧預遣拜覆，月日，將書信封固之後，上寫敬覆，在當中紅箋上寫施主鈞鑒四個大字，下寫名內詳，老俠與方丈看張道爺修完回信，暗讚手段高強，心思精細，任此封書信落於何人之手，決對的無有絲毫關係，可謂嚴秘無遺，張三峯將信交於方丈說道：「高僧去至外面容堂交送信人將覆函代回，並酌送路費，方丈接書去訖，張三峯與老俠至外屋落坐，向大眾說道：「適才來的書信，是一個好友告秘的事，已然作書答覆，因時間的關係，暫且不敢明言，祈諸公見原，大眾笑道：「高人又來客氣，我等不在其位，當然不謀其政，請道爺偏勞多累，我輩還要代替衆生感謝慈悲呢。」張三峯站身稽首稱謝過獎，然後正色說道：「列公，明日開會不曉得事情舖席到

什麼程度，勿論有何等變化，請諸位力持鎮靜，事無論如之何，自自小道首當其衝，若如我力所不及，那時必向衆位中呼名請援，方可向前，不然可千萬莫要忘動，是爲至盼也，鄭老劍客說道，高人不必叮嚀囑託啦，既來之則安之。決不能累你顧慮，你可一意對外就是了，張三峯又稽首相謝，一夜無事，次日天明，是少林寺的好友，全讓在東廊，三道山門內，用繩子攔好，非是赴會之人，不准走當中神路，所有看熱鬧的人等，全得在神路兩旁觀看，知會請來彈壓會場的官人，依法辦理，以維秩序，分付廚下安排素齋，聽信應用，莫悞，少林方丈知會本門衆弟子切不可逞強向前，致受苦惱，分派一定，小僧人報入廟來，現有蓮花道院衆人約有一百多人，拉着大隊奔我們廟而來，方丈說道爺我三人率衆弟子出廟迎接他等進廟，張三峯老俠客點頭，方丈傳話叫監寺和尚選四十八名大弟子，披法衣，執法器，接待赴會者，監寺的遵諭挑齊，法器响動，音韻悠揚，四十八人分爲兩班，接出少林寺大山門，遠遠望見蓮花道院來的人，約有一百五六十個，僧道俗家尼姑道姑男女老少不等，衣服的式樣便是奇裝異服，一個個自鳴得意，趾高氣揚，說說笑笑，奔少林而來，那蓮花道院三教主，自從寒冰孔聖法，諭與張三峯，留下請帖之後，急忙遣弟子們三山五嶽約集同黨，並請兩個師兄，速速歸廟，及至到了年底，大教主二教主樂氏弟兄約請全真派，紅蓮派，青蓮派，全蓮派，黑蓮派，彌勒派



，梅花派，純陰派，純陽派，自然派，先天派，迷踪派，等十六派，風花雪月四大門，全皆應許，同心齊掃滅武當少林兩派，接洽停妥，方才回廟，見了三教主徐鴻儒，說明此次約請各派的經過，幸喜很是順意，各派首領同意援助，大約着二月初旬便可到我們廟中，徐鴻儒聞聽師兄將事情辦好，自然喜之不盡，大教主問三教主說此次開會，我想必可仰各門之力滅除敵派的啦，徐鴻儒沉吟良久說，談何容易呀，禪鴻釋忙問三弟你看怎麼樣呢，徐鴻儒答道，少林寺與張三峯合力對付我，其勢正不可輕視，此會場上必有他等一千同類相幫，再者以張三峯那野道一人而論，很够招架的，我想用一條絕戶之策，方保萬全，否則恐大大的不便，禪鴻釋問怎麼個絕戶計，你說明了，我弟兄聽聽，徐鴻儒說，我那個最得意的徒弟鐵筆生花好好先生白文瑞，現在班平章幕府中爲紅筆師爺，頗得班督信任，是言聽計從，我若是前去見他，令其在班督面前進言，硬說少林寺勾結前元遺老武當大師張三峯，於三月十五日以立會爲名，聚集匪徒，舉旗造反，搶登峯縣，奪洛陽府，走馬取金陵，復興元室，再叫他褒揚我派，說是我們得知他等叛反的真實情形，就約請天下英雄，世外高人，要與少林派在大會上一戰，爲的是保全閣郡生靈，不遭塗炭，若如此的一說，班都必爲我等利用，再加上白文瑞伶言利齒，口似懸河，從中一鼓惑，何愁不成功呢，班平章若要派兵將，必是洛陽鎮台前來，曹總鎮是師兄的

三徒兒，他若奉命統兵抄少林寺，凡事不就由着咱們主張嗎，非用這種手段不看勝了，武當少林的仇敵，欒氏弟兄拍案稱讚此計太好啦，你就急急辦理是爲至要，徐鴻儒笑道：不忙，在三二日啊，過了幾天，徐鴻儒進洛陽府去了個月之久，方才回廟，見了欒氏弟兄述說，先到洛陽，後至汴梁，由白文瑞引見，會見班平章，當面說明順利之極，原來文瑞與班平章結爲師兄弟，此次會面拜我爲師，立即傳他小魔壓法，並授他白蓮穿掌，令文瑞朝夕指點他運氣的火候，以及採陰補陽之法，現已聯成一體，班平章已然具本入奏，並走公事知會曹總鎮，臨期代三千鐵騎前來，聽我們的指揮，共滅少林寺，這片話說完，險些把欒宇欒宙兩個魔頭喜歡壞了，手拍徐鴻儒肩頭哈哈大笑，只樂得眉飛色舞，得意洋洋的叫道：三弟呀，得你的這番運用，吾道興矣，少林武當必然亡派，還有何懼之有啊，徐鴻儒很鎮靜的答道，二位兄長且莫如此得意，古語云得志勿驕，而且又是大敵當前，勿論我們安置的怎麼樣的嚴秘玄妙，然則我們必得入少林寺赴會呀，可知道對方一個個皆非平庸者，到了人家廟中之時，保不定他們還許有比咱們毒狠的計策對付我等呢，再者說別論怎樣有把握，也須沉着應付，審時察勢，或可保重，反之恐其不能將敵方一網打盡，遇巧還許把我方叫人家給收拾淨了哪，豈不可怕嗎，欒氏弟兄冷笑道：三弟之言倒是對呀，不過你未免把對方看的太已重大啦，就依你的主見，認定了謹言

慎行，處處加一檢點可也，不至於有何等的危險啦。徐鴻儒聽他兩個師兄如此的一說，很是喜歡，滿面生春。喜形於色，口稱師兄要照這樣想，管保我派永無失散之日嘔。三人談論已畢，又商議會已臨期應付種種的方法，總之是要將少林寺的人置諸死地而後已。他們在廟裏朝夕計算害人的主意，不覺多少日子。被請的各派已絡繹前來，離開會的日期，尚差半個多月，他們所約請十六派四大門，俱皆到齊，少不了的接待應酬，人多嘴雜，說什麼大話的都有，甚至於有無知的，硬敢說到在會上要拳打武當，腳踏少林寺，威振伏魔大會，稱霸第一，三個教主只得唯唯諾諾的支應。好容易到了三月十五日早晨，這才約請各派諸位一同起身。趕奔少林寺來赴三教伏魔大會。臨起身的時候，徐鴻儒向大眾打一稽首，口念無量佛說，諸公一同到在少林寺，開會之時，千萬自諒其力，看明對方之人的來歷，那時方可上去，比較若不知他人的根基，切不可逞能向前。恐有疎失，關係性命，望諸位慎之，大眾一齊說三教主放心，我等決不能冒然從事，致貽衆羞，三家教主俱皆稽首稱謝，動身而來，離少林寺不遠，就見由山門內列班而行，出來幾十名僧人，法器聲喧，甚是整齊，來至切近，少林寺方丈口念彌陀佛，貧僧等未得遠迎。在諸公面前請罪。蓮花道院的三個教主回言蒙三位會主率諸位高僧相迎，何以敢當，請莫太謙，張三峯公冶清平二位謙讓一同進廟，直至大殿前，讓他們仝座在西廊下

，閉席款待，張三峯親在席間來往酬應，此時赴會的又來了很多，公冶老俠看是這方所約急忙讓至東廊下款待一切，及至用完了齋飯，各自散座，小沙彌伺候茶水，各人將各的軍刃放在桌案之上，靜等午正宣告開會，此時張三峯坐在東廊下，凝神思想，少時這場凶殺惡戰，勿論那一方勝利，臨完是同歸於盡，心中盤算，眼望着這干看熱鬧的人等，如同看戲相似，往裏擁擠，官人用皮鞭子指揮閒人，順左右台階下去，分在神路的面兩傍站立，正在出神，忽見由外面隨着觀衆進來二人，頭前的儒者的裝束，後面那人是道家服色，好生面善，忽然想起，是劉勣劉伯溫，喜出望外，急忙向前接待，與伯溫廝見，方知儒者乃當世奇才子施耐菴，這才一齊讓至東廊下落坐。正要向伯溫耐菴論說開會的意旨，併徐鴻儒運用得毒計，利用官家的勢力，把這班忠義俠烈之士，硬冠以叛逆之名，欲完全置於國法，斬諸市曹的一片話，未及開口，天已正午，開會的鐘鼓齊鳴，白蓮教匪遣他派的全真羽士溫玄妙，槍先登台表明開會的宗旨，爲的是大眾之前佔住理由，將話說完退下台去，于飛逞能頭一個就上台討敵，第一次戰敗了王志起，二次戰敗少林弟子明修，三次又戰敗了六爺杜文華，怒惱小爺公冶修，上台替父要報當年仇恨，到了還是應了張三峯之言，小爺疎神，腳踢在石柱子上，連石頭柱杆蹈折一段，當場失敗，老俠客公冶清平再也忍不住啦，才飛身上台，大叱于飛休得發威，老朽到了，于

飛見老俠上台，吓的魂飛魄散膽戰心驚，他一來到見老俠在場，又是會中首領，他算計着決不能與他較量，及便老俠往上叫他的時候，自有他師父大力神魔接戰。故此並未向前與老人家答話，及至上台連勝幾陣，力氣已盡，老俠這一上台，他豈不害怕，只得強打精神，口稱老哥哥一向康健，久違的很哪，老人家微微冷笑，回道老弟台，你好啊，于飛笑道，承兄下問，賤體粗安，託福託福，請問老哥哥你老人家上台欲如何之，老俠道奉陪弟弟走個三招兩式的不咧，于飛搖頭說，那可不能，我弟兄是什麼樣的交情，若在會場上過手，豈不失了義氣，斷乎使不得，請老哥哥退下吧，再說當年約三戰定島，天下人盡知，小弟是兄台手下敗將，更不能與兄遞招啦，老俠客嘿嘿嘿的冷笑，叱道于飛住口，莫要巧言奪理，將才汝傷我的門人杜文華，智取吾那青年無知的孫孫，某上台比試，又論交情，還說出一片情理來，不知內情者必疑老朽欺壓於你，今日當着天下俠客，各派首領，把當年你我約三戰定島的舊事重來提說提說，是非付諸公論，當初數年前，我五弟子金毛海犬勾成寧，保鏢路過你的山島，不知因何你將他扎傷，落在江心，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吾兒成安找你請鏢，你又將他扎傷軟脇，後來血後身亡，據你一面之詞，論之就算我的徒弟兒子全不對啦，都欺壓你了，可是無下落的至今還無下落，死者倏已數載，我手下留情，放你歸鄉，汝再生之年，皆係我賜，且你臨行之時，對天

盟誓說，有老朽三寸氣在，你決不出頭露面，否則叫我遇上你就自刎入頭，雙手呈上，言猶在耳，不料你來少林寺，見我在此，就該遵守信義，暗暗退去才對，不但不退倒反上台，此條罪之一，竟敢背了信義，登台發威，恩將仇報，傷我的後人，罪之二，我上得台，不踐前言，反倒花言巧語，希冀瞞哄天下英雄，不明其像，叫老朽蒙一個欺人的污點，此汝之三罪也，于飛呀，咳咳于飛，你今日休想活命嘍，說完了這片話，向兩廊下衆人抱拳還，諸公原諒，小老兒他打了我親丁四口，死走傷死，我不得不追其性命，以償夙冤，說罷搶一步，道聲請，掄掌便打，于飛只得斜身閃過，進招相迎，實指望用新學的掌法，以逞萬一，及至搭上手，走了十數個照面，大失所望，心說今日我這條命，決得傷在老兒之手，悔恨自己不該上台逞能。此時欲逃不得，急的他熱汗直流，本就累啦，又害怕，又後悔，三下裏一湊合，更不能行啦，再一出汗，渾身酸軟，肺擺氣澎，吁吁的喘個不了，腳底下如踏在棉花上一般，身形亂幌，二目中直冒金星，兩耳生風，眼見得就得喪命，正在緊急之時，忽聽有人喝喊台上停招，酒家來也，聲音到人也到，由西廊下縱上一個和尚來，老人家收招退步，于飛借這個機會下台而去，老俠客細看來者，披髮勒頰，黑面青衣，凶眉配惡目，神氣十足，認得是大力魔僧來到，替于飛報丟鳥之仇，見他合掌問訊，口稱老俠客別來無恙，我二人在普陀一別，匆經數十

年，不料今在此地舊雨重逢，寔係有緣的很哪，適今閣下會戰小徒，手法捷速，較諸當年的學術，高出百倍矣，正所謂老當益壯，信不誣也，山僧特意叱退小徒，來會明者，諒其施主不能吝教吧，老俠聞言勃然大怒，喝道凶僧大胆，你見于飛有性命之險，上台接替，以保他不死，你想要巧勝老朽，可要你想一想，當年在普陀山，若無有紫竹院主大發仁慈，片言止住，焉有你的命在呢，大約着早轉輪迴了吧，凶僧接着說老兒，休要賣弄口齒之能，酒家名馳天下，力可拔山，當場分一個強存弱死，何必徒逞大言呢，老朋友請接招好嘍，老俠客將要進步遞手，台下面喝道老弟台住手，跟着一聲無量天尊，猶似龍吟虎嘯已至台上，手指凶僧喝道，你敢破壞大會的規章，請速退下去吧，否則恐顏面不好看，大力魔凶僧見是張三峰來至當場，就打算要拚一拚，未容答言，東廊下元化高僧喝道，會主先令公冶老先生退下，貧僧有話講，張三峯回頭向老俠說賢弟你速退下，公冶老俠怎能違他僧道的好意，只得退回東廊下歸坐，元化僧合掌口念彌陀佛，張道友既為大會的首領，當然是須要主持公正，不能壞了規章，紊亂次序，高僧見于飛堪堪敗在公冶先生之手，誼在師生，自然是關心者亂，一怒登台，倒是情有可原，不過是對於公平二字可就缺欠啦，這麼辦，先請佛駕下台，叫于飛登台再戰，等公冶先生同令徒分了上下之後，如果老俠在台上還討敵的話，那時勿論何人均可上台比試啦，目

下他二人勝敗未分，隨意替換，那還是會嗎，不成了賊寇火併了麼。一片話說的凶僧俯首無言，元化高僧哈哈大笑，手指張三峯叫道仙長，請大力神魔長老下台吧，張三峯笑着指手往下讓，凶僧無法，只得退下台來，歸西廊入座，張三峯喝道時才什麼人比較，請原人登台，以合定章，老俠客應聲上台，叫于飛再來一戰，于飛當着天下英雄，焉能示弱，只得硬着頭皮上得台來，張三峯笑道，適才被他人擾了二公的清興，此番用工斷不能有攪亂之人啦，說罷笑津津的下台，于飛把心一橫，拚命進招，老俠客偏不着忙，從容應付，一招一式的動手，一方是捨命相爭，一方是以逸代勞，來往約有百餘個照面，于飛又累得汗流滿面，氣吁喘喘，猛一掌奔老俠前胸橫着砸到，老人家故意的身形一遲，于飛疑是躲不開啦，往前上步，用十足的力量，發招猛打，眼看打上了，老人背凹胸，于飛喫驚，心中明白中計了，奈而抽手不及，老俠一隻手拿腕子，一支手鎖肘，雙手用力往懷中一帶，于飛叫氣工往外一奪，老俠借他的力量，再用自己之力往上一崩，進步照准了于飛的左脇，就是一腳，喝聲道，踢了個准，聽得咯吱一响，跟着于飛口中噴血，大吼一聲摔於台下。滾了幾滾，嘔了一聲，死在當場，老俠向衆抱拳行禮道，不是小老手黑，實迫於不得已耳，本應再請別位比試，奈天下英雄衆多，老朽何敢逞能呢，還是讓能者的多勞吧，說完了話，轉身下台，歸座，西廊下坐的凶僧大力神魔，



氣得渾身發戰，又是心疼徒兒慘死，又氣恨老俠，新仇舊怨，兩下一擠，豈能容忍得了。心說我這回上台指名叫老兒上台，看他們還有什麼理由攔阻，大概沒法子護避了吧，想到其間，將站身形，早有一人由東廊下飛身上台，合掌念佛，並且口口聲聲請大力神魔高僧上台比武，凶僧見此情形，暗暗的叫苦，明白中了他人毒計，原來元化長老見老俠客得勝下台，准知凶僧必要登台指名叫公冶老俠，好給于飛報仇，故爾凝神看着他，心說你不上台，我也不找你動手，只要你往起一站，我給你個先發制人，搶前上台，指名叫你，省得老俠客遇險，果不出高人所料，未容他立隱了身，元化僧先跳上台來，指名請兇僧比武，大力魔明明的知道中計，又無法擺脫，迫不得已，上了比武台，合掌道元化和尚，我們雖無多大私交。然而也無仇恨，彼此同是三寶教下弟子，你指名會我，這是何苦來呢。元化長老笑道，高僧言之太重啦，登台比武，原是一種相近相親的表示，若說非得有仇恨方能過招，豈不與此場三教會的本旨相反啦，再說我二人同是和尚，正好手談，應了兩句成語，是僧讚僧佛法興，何可言錯呢，就請看招。說着一腿飛來，奔小腹就踢，兇僧氣得無話可說，只得還手遞招，二僧人交上手，各施所能爭鬧起來，公冶老俠細看兇僧的手法，暗自驚奇，心中討度，若非元化兄愛戴於我，上前敵他，恐其我的武學勝伊還是不易，巧了還許敗在兇僧手下呢。想至此好生感激元化長老的美意

，正自觀看台上動手，一半時決對分不出勝負，忽聽張三峯叫道老弟請過來有事，老俠客回頭看原來道爺方丈陪着一儒一道點手呼叫，老俠離坐來至切近，張三峯站起引見，替雙方通了名姓，彼此全是肅然起敬，謙遜落坐，張三峯由台上下來，等老俠打死于飛下台之後，准知兇僧上台必找老俠拚命，正自打算主意，見元化長老登台敵住兇僧，三百五個照面，決不能分出上下，這才叫過少林方丈，與劉伯溫施耐菴指引，又把老俠客請過，相見完畢歸坐，劉伯溫問起立會的情由，張三峯由白蓮教傳教以來，修造蓮花道院，內容局式很大，並且裝設各種走線弦輪消息埋伏，奧妙無窮，外人若要進他們廟中，錯走一步，輕者被困，重者喪命，危險之極，派手下的門人分往各府縣莊村拍花，化是幼年的男女，稍微有點根基的，千方百計必要設法的拍走，送回廟中，欒宇欒寅徐化等爲此教之首領，傳道天下，說也奇怪，村野鄉愚受其所惑，不足爲奇，可說是知識薄弱，令人不解者，仕紳顯宦，信伊之教者，大有人在，豈不怪哉，就拿封疆重任，朝中大臣，竟自尊他等爲師表，受其指使，二公聽着新鮮吧，劉施二人聽着連連嘆氣不止，張道爺接着說道，前者他廟中弟子拍來十二個小孩，路經少林寺前，被本寺僧人看破，向前干涉，那惡道帶走了兩個，餘者被本寺僧人代回廟內，用涼水解救明白，問清來歷，本寺又向蓮花道院若要那兩個，引起械鬥，在蓮花道院前搭台比武，貧道出頭，方將兩

個小孩要回，得知他們廟中尚有許多童男女等等寡廉鮮恥的情形，因此貧道甘爲戊首，才有今日。這場三教伏魔大會，意欲將這千教匪掃滅。平了蓮花道院，解救被難的一般生靈，若將他等盡數除去，庶可天下信其教者不滅自行稍散。明知道聖人云，殺身以成仁，智者不爲，然而爲天下人民計，爲被難衆生計，爲皇王奠安國基計，爲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諸賢臣計，故甘愿肇殺身之害，且不求仁德之譽，只望不失慈悲方便，自問不愧身心，其他誓所不顧忌也，今方敢爲所欲爲耳，施耐菴聽罷，張三峯這片述說，不住的長吁短嘆，閉目點頭說道，壯哉斯言也，慈悲方便爲本，捨身與蒼生造福，噫嘻仙長誠奇俠歟。近世何可見之乎，劉伯溫道，我弟先別發牢騷，張道長你才說負封疆之重寄，調和鼎鼎諸大臣，亦拜他們爲師等話，我聽仙長之話，言在意外，內中詳確，必有寔証，仙師既言敢請指示明白，凡係屍位殃民，負國負君，既信邪教，實辱國體，其用意不外乎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於其中取事，而售其奸，此顯然之理也，勸雖解甲卸責之人，此何事也，豈能漠視，祈仙師明言諸小之名，及現居官爵，勿論其如何權貴，必有處置之法，決不能容伊等生存也，張三峯聽劉伯溫之言，心中暗喜，不想到了絕處又逢得一線生機，遂即微微笑道，請問先生至此之由，伯溫只得將功成身退，卸甲歸田，辭朝的話草草說明，三峯問道，你乃開國元勳，皇上就能允你致仕放任歸隱麼，

伯溫答道，聖上當然不准，是我力陳十策，方才邀蒙恩准，暫且賞假三年，優遊泉林，雖係在野之身，勅旨特許行使大丞相護國軍師職權，便宜處理，並賞代天巡狩印劍，奉命出都，我去訪施賢弟，本擬請他出仕治國，不想他著做了一部水滸傳，出以相示。我披覽旬日，已知他不貪利祿。看空了一切，因而說明欲爲國求賢，以固邦本，耐菴亦愿助我共行其事，我們一路閒遊，偶而過此，本想游覽名山，被衆人引入少林寺，也是被好奇的心驅使，入廟一覽究竟，不料洽巧得遇世外高人，誠可慶幸也，張三峯聽到了慶幸二字，哈哈大笑不止，伯溫怔怔的問仙師笑爲何故，三峯問道你言慶幸二字，却應在我們這千殺身不想成仁的身上，因此可笑，伯溫耐菴一齊問道，何以然呢，張三峯就將登峯縣袁令洩機，徐鴻儒勾結班平章，本奏朝廷，誣我們欲滅白蓮教的一千人爲叛逆，並傳火牌令箭，飭洛陽總鎮代三千鐵騎，聽徐鴻儒指揮，捉拿我等，押赴市曹，梟首正法的事件詳細說明。張三峯把話說完，眼望着劉伯溫看他如何回答。便知曉少林武當諸正派，僧道俗一千人的生死，不啻衆人存在與否，只候劉伯溫一言以定之的一般。正在緊要得關鍵，猛聽見一聲吼叫，慘不忍聞，急轉身看時，見台上鮮血四濺，死屍跌於台下，却因張三峯淨顧了向劉伯溫談論立會之事，就沒往台上注意，本想二僧的武力不相上下，且不至於分出勝負，焉知元化長老預先用話，將公冶老俠捉住，勿論在什麼時

間，戰與退悉聽和尚的意旨，乃是深知兇僧與白蓮派親蜜，已得禪鴻釋的秘傳，採戰吸經之法，運用多年陰陽二氣，雖不能完全化合，亦頗精進，已達六七成啦，恐公冶老俠不是全身，難敵其二氣玄工耳，及至他要戰老俠，未容他上台，元化長老搶先祭台與其決戰，可也是加着百分仔細，留神查看，支架空閃，耐戰到五百餘個回合，一味的戲戰，兇僧起初亦是謹慎留意，他也明白敵人厲害，越打越大意，心中酌奪，聞其名可了不得啦，今會其人不過好就是了，我何不盡全力制其死，顯名在大會之上哪，想着好就忘了貪者必敗，驕傲矜狂者必亡，不問如何的對方，竟自努力進攻，運用陰陽二氣，手足兼施，橫衝直撞，打個不休，元化長老沉心靜氣，斜身繞步，虛招引誘，假作氣誘等他漏隙，好兇僧死到頭上尙自洋洋得意，覺着堪可成名露臉哪，又走了百餘個照面，不但沒打倒人家，而且敵人比適才透着身法疾速啦，暗自吃驚有點心虛，恐怕着了人家的道兒，豈不知上得台來，虧就喫上了。正自心慌，元化長老早看出兇僧的心思，遂即嘿嘿冷笑道，高僧想是有點勞乏了吧，終是你的根基淺嘔。像如此爭戰，這麼一會的工夫，就不像從前那們快啦，既然你乏了我來替代於你，大喝一聲說你着，立即跟身進步，風捲殘雲相似，雙掌運開身形施轉，兇僧此時力盡筋疲，氣不接濟，口中已喘，眼神發散，又被元化長老用話一振，更形不支，眼前的虧自知難逃，忽見元化僧雙掌來劈頂

梁，心說這可是該着，等手臨頭頂相近，用雙手尚上一舉，名曰擎天捧日，又往兩傍一分，變招是聖手分雲，凶僧的雙臂將元化長老的兩條膀臂隔開，坐腰提膝，踢倒邱山的招數，惡狠狠盡全力照着高僧的小腹就踹，元化僧是容心叫敵人進招，等他實招使出，腳踏小腹，將離切近，用吸收的工夫，把小腹回回，凶僧腿已伸直，離元化高人肚腹還差寸餘，離然知道失招，急忙抽換，焉知那能來得及，被元化僧雙手捧住他的脚，往起一掀，墊左步抬右脚，照准凶僧腦中海底穴就踢，喝聲着，雙手一抖把個大力神魔踢下台去，這一聲狂呼慘吼，驚得衆人俱是一怔，及至看時凶僧掙了掙命，嘔的聲消魂氣斷了，元化僧站立台上，合掌口念阿摩彌陀佛，小僧非是與他有仇，實因伊暗下決招，迫不得已，使了招托山探海連環手，他就禁受不住，當時殞命，甯非天數麼，一言未了，西廊下哈哈的一陣狂笑，大衆看時，站起一人文質彬彬一步三搖慢悠悠得來至台前，順傍邊的台基上至台上，掃地一躬，喜孜孜的口稱高僧太以的大言欺人，強存弱死，乃在其學術優劣耳，何可妄言天數呢，我學生是個不信天數的人，要來請教佛駕的神招，元化僧看來人年約五旬開外，面白似昏，二目如燈，長眉入鬢，鼻直口正，淌下銀髯飄洒，相貌不俗，穿藍挂錦，文人服色，並不相識，笑問道，施主尊名上姓，貴派台號，請當場示知，來人冷笑說，上人真不認識鄙人麼，元化點頭說是的，來人咳了一聲才

說道。高僧是貴人多忘事嘔，吾乃西蘭州城外二十八里野馬川的人氏，姓蘭名明字效先，別號飛云野馬反掌振西川談笑書生的便是，元化聞言呵了一聲，說請問金蓮派首領蘭玄成道長，可與施主是本族，蘭明答道那是我的胞兄，元化嘿嘿的冷笑。口稱施主上台是要賞招就請發手吧。蘭明抱拳說聲得罪了，斜身橫掌，往裏來攻，施展金蓮派的披拍崩砸三十六躡撞掌，走約二十幾招，雙手扣前胸打到，元化上步來迎，掌臨胸際，用左手一扶他右肘，左步往上一進，右手從下面一掏他右臂，撤左手一輪，蓋着蘭明的脖子，連劈代砸，就聽噯啣一聲打得蘭明頭迷眼黑，站脚不住，往勢一栽，元化僧乘勢向他身後一轉，右手刁住他膀臂一帶，底下橫腿使捉門脚，蘭明這個樂可就大多啦，步一搶身子向前一飄，整着摔下台去。爬在就地，鼻子臉全搽破了。昏迷不省人事，滿臉是血，過來幾個他們本派的人攙起來，連擻代叫，才明白過來，鮮血淋瀝，退回西廊去了，將才上台之時，又太文墨啦，這回又太狠狽啦，兩相對照，令人可笑，看起來人不可狂妄驕傲，蘭明要是慎重一些，斷斷乎不至於當場丟這麼大臉哪，此時元化和尙不再多言，轉身下台，歸座西廊下，金蓮觀主蘭玄成見胞弟出醜，至友慘亡，豈能容忍，站起身，上了比武台，單手打稽首，口念無量壽佛。善哉善哉，小道金蓮觀主蘭玄成，要請元化長老慈悲方便，上台較量，元化僧立時答言。口稱仙長既然指名相邀，當然就得

從命，可有一節，大會的人多，不能由我一人逞能。故而與仙長比較之後，任何人賞臉，山僧是一概不領，二者既蒙錯愛，我們比兵刃不用掌法。三者刀槍無眼，如若受傷或喪了性命，雙方各自認該死，決不准有異言，是這麼着，貧僧奉陪，否則恕不上台，蘭玄明哈哈大笑道，敬遵台教，請佛駕上台可也，元化長老飛身上台，手捧一雙渾鐵軌銀的如意，長約二尺餘，惡道急亮出鑲鐵蓮花荷葉鏢一對。上軋大赤金，黃澄澄金光繚繞，長約三尺有零，雙鏢一碰，噹啷的響聲振人，冷笑道高僧接招，說着蓋頂便打，元化斜身閃躲，他急於報仇，把雙鏢使動，上下左右，插花纏腰，撩陰掏脇，運用如飛。台下的衆人無不暗暗的喝采，稱讚惡道鏢法高強，金蓮派果然不弱，名不虛傳，元化僧見他拚命進招，其勢凶猛，只得戲戰。純用小巧之工，任其施展，以避鋒銳，戰了約有一百餘個照面，漸漸鬆懈，不似先前那般風馳電閃的往上遞手啦，元化也不向他廢話，緊一緊手中亮銀如意，乘虛而進，遇隙相攻，這一招惡道左手鏢斜肩代背打到，堪可着上，高僧方才用左手如意來崩鏢頭，乃是假招，惡道以爲得了手啦，運足了十分力，實拍拍的落下，指望鏢砸如意，必可勝利，豈知高僧不等如意與鏢撞上，右手的如意頭，早咬住他的鏢杆，這着名曰巧摘天邊月，惡道左手的鏢被人家如意刁住，抽身那能來得及，元化僧右手如意一刁惡道的軍刃杆，左步向上一轉，左手如意劈頭蓋頂打將



下來，喝喊你羽化了吧，嘍嘛一聲，腦後崩裂。鮮血四濺，死屍栽倒台上，連言語都沒言語，竟自羽化而登仙，假如真若位列仙班，可惜也是個破頭真人啦，元化僧下台，少林小和尚接過如意，去搽洗不表，元化高僧歸坐，公冶老俠向前口尊僧兄你爲小弟破例登台，迎敵大開殺戒，愧甚愧甚，元化搖首微笑，此時西面上先天派的脫頭僧怪手金剛佛卜萬空上台，合掌念佛，口稱小僧敢請三教會主，勿論僧道俗那家均可登台賜教，少林方丈回頭向監寺的和尚說，你到後面藏經樓，將你師叔請來，叫他好制伏先天派，監寺的領命去不多時，領一個年邁僧人至東廊下，見方丈合十行禮，口稱師兄。方丈欠身合十還禮，叫道師弟今日之會，前日已與你說過，現在先天寺一派僧人出頭，你可上台降伏他等。必須莫失慈悲。二方丈微微冷笑，並不還言。轉身上台，二僧彼此對看，卜萬空見少林寺二方丈中等身軀，五官場陷，二目似睜不睜，骨瘦如柴，一身青僧衣，披髮勒頰，大有弱不禁風之態，不由得起了傲慢之心，用手指着二方丈咳了一聲說，就像尊公這副骨頭架子，還敢登台比武，這不是開玩笑啦嗎，趁早退下叫你們少林寺中有能耐的上台，即便沒有很高明的，也得找個結實一點的，方能禁得住手脚哪，似乎你這個形像。不用拳打腳踢肩肘背靠啊，我看大大的一口氣就能吹你個跟頭。碰巧借架你就歸位啦，他這麼一片話，說得二方丈又是氣，又是好笑，倒退了兩步，上下細細的端

詳端詳他，看他的身體高大，眼似剛鈴，眉如刷漆，有二指寬，雙插入鬢，大鼻子大咀盆，牙齒裏出外入，猶如鋸齒一般，披髮勒砸，穿青褂皂，腳穿麻鞋，言語輕薄，氣度狂傲，二方丈問道，和尙你就是先天派怪手金剛佛卜萬空麼，好一個狂妄無知識，惡僧人他向二方丈點了點頭，嘻嘻嘻笑道，既知吾名，當然要知曉本師的厲害，還敢在此說三論四，莫非是你活不耐煩了嗎，二方丈心中思想，我若當衆顯露出奇的工夫，先天派知難而退，豈不便宜了他等，莫如表面上示弱於彼，用冷着先制死他人，以激伊等同派，方可一舉除之，想畢說道，聞聽貴派很高明，可惜是你的能爲，並不怎麼好，我倒要請教請料，咱們是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遭殃，你着打吧，卜萬空見瘦弱的僧人說着話進招就打，那裡在意，見掌奔華蓋穴打來，暗想打的卻是穴道，然而你還有多大的力量呢，叫你打一掌，他想等二方丈掌落上的時候，用工夫往外一迎，不用說手腕子，連膀臂全得傷了，故而並不躲閃，掌打上他，用先天一氣回力的工夫一迎，先沒覺出不成來，用氣工一迎，才覺着重如邱山，想閃也不及啦，吧哎一聲，卜萬空口中噴血，二方丈手按着他華蓋穴，又往前一捺，叫足了一力混元氣，哈了聲喝道，下台去吧，卜萬空慘聲吼叫，應聲跌下台去，翻翻眼，伸伸腿，賞即喪命，一靈逕往西天極樂世界去了，二方丈並不下台，口稱赴會衆位，今日貧僧單獨請先天派的列位登台比武，別派者恕不接

待，一句話惹惱先天派南派傳教教主飛身縱上台來，大喝顛僧太已無禮，當場比武，我派弟子狂妄，既然死去，也就罷了，本教主決不能有失身份與你論武，你竟敢指明向我派爲難，請問你有何等工夫，來來來與本教主面前施展施展，二方丈看來者披髮勒白黑二色絹條，寬約二指，年歲高大，五官清俊，髮似銀絲，可稱是鶴髮童顏，精神百倍，穿一身醬紫色僧衣，高腰襪子，開口僧鞋，手拿鐵杆蠅刷，站在當場，傍若無人的一般，氣度昂然，怒目相視，二方丈更不客氣，揮掌就打，南派教主忙斜身躲過，氣的面貌改色連聲大叱，真來可惱，隨即將蠅刷插在項後大領內，進步遞手，二僧打在一處，來回亂轉，下面看的人之中，就是施耐菴老先生對於武學是個大外行，向少林方丈問道，請教請教，台上這位瘦弱的師父，可是本寺的二方丈麼，再者上台的那僧人，可是先天派的教主嗎，少林方丈答道是的，耐菴說貴寺的二方丈適才勝了那個凶猛僧人之後，所說得言詞，我學生聽着許有點過火吧，方丈微微一笑，合掌念佛，口尊施主，對於先天派的事，當然不能明白啦，台上與貧僧師弟動手者，乃是該派傳教南派的教主，名叫何醒初，號爲先天一氣僧，賽墨子，倒是文武藝俱臻上乘，論文墨貧僧尙可與伊週旋，論武功必須我師弟降制他等，適才之言，正是要激怒先天派上台，以期掃滅伊等耳，張三峯接口說道，施居士你不知本寺二方丈名了緣，三寶護法和尙，他生成虬筋，板脇，重

瞳，獨腎，神力無窮，其性最烈。寔係再來人。五歲入廟，至四十五歲，三部經舒法一概學齊，老方丈臨圓寂的時候，貧道正趕上送他，聽見囑付無事不准了緣僧離藏經樓，非至有亡滅山門之險，方許大方丈指揮他向前。今日除他而外，無人能制先天派中的武學，因此才請他出頭，護少林山門，降伏他派。耐菴聞言才明白一切。公冶老俠用手一拍方丈肩頭說，快看要分上下啦。衆人全往台上注目，見二方丈談笑自若，先天僧滿頭是汗，神氣大減，身手遲慢，脚下的步眼散亂，走着走着猛然一聲吼叫，二目睜圓，顏色更變，招數如風，與前大不相同，猶似奔牛烈馬一般，往上進攻，二方丈並不慌忙，反倒臨招應變。沉靜對敵，格外透着自然，毫無緊迫的樣式，又走了約一百餘合，何醒初雙掌掄開，猶如車輪。其勢甚猛，疾若閃電，張三峯向方丈說你看此招數，便是他派中盡命手法中最難招架的開天闢地轉還掌啊。方丈點頭回答是的是的，衆高人見他使出拚命的掌法，全都暗暗着急，忽見二方丈叱道，你的劫數當然。莫怪老僧開殺戒呀，接招吧，開着雙掌來接何醒初的掌，二方丈雙掌託住敵人雙手的脈門。往上託，使的是撥雲捧日，一手向上，一手向下一挫，使的招兒是升清降濁，何醒初寸關尺被人拿住，渾身不能自主，任二方丈擺佈，左右手指天劃地，先天一氣開散，二方丈上左步抬右腿，照着華蓋一脚，雙手一抖，名曰胸前挂印，吶咬一聲胸骨踢碎，大吼一聲，鮮血

崩出，死屍摔下台去。自有人向前收拾屍體，二方丈又問還有那位教主上台一戰，笑哈哈的往西廊下請教，徐鴻儒將要說換一換別派登台，還沒容他說話，北派教主由棹上提起龍虎風云連環棍，喊喝某來追你性命，一抖軍器的環子，咯呤呤亂響，抖身上台，不容分說，掄棍就打，二方丈特意叫他着急，退身閃下，說來人且慢，請說明派別，再打不遲，只要准有能耐，何必忙哪，口中用話支持住，才細看來人，中等身體，年約七十上下，白髮銀髯，青須須的臉面，二目如燈，一身土黃色的軟靠，脚下麻鞋，手提一對類似稍子棍的兵器，長約三尺四五，兩截連環，一頭龍口含環，一頭是虎口含環，細一看明白此物，必是他們派中的龍虎風雲棍哪，來人怒目切齒，喝道某乃北派教主先天老叟龍虎教主平連利便是，名號對你說明，快納命來，說着又掄棍打下，二方丈喝聲來的好，等棍臨頭頂切近，堪可打上，用一手單臂託天的招數，往敵人棍上就穿，可是在龍虎口的環子那裏就聽嘩啦一聲棍力就洩啦，乘勢反腕子用手抓住那截龍頭棍，虎頭那截，就無有用了，猛力往懷裏一帶，說你過來認輸了吧，平連利一急，沒想到叫人家頭一招就空手把棍給奪住，又是顧命，又是顧臉，兩氣加功，更忙啦，用力往回一搶，這個虧可算吃上啦，二方丈見他手忙腳亂，心中暗喜，乘他的力量進步一揚手，他的膀臂高抬，將軟脇現出，二方丈右手向前便打，敵人斜身一闪，將將躲過，二方丈順身擦

陰就踢，平連昶臥身掩鑄空胸向後倒步，二方丈用右手使單鳳朝陽掌，照准他的耳門子打來，這回可沒法子再閃，只可探身低頭，希圖倖免，二方丈見他低頭，心說你可太滑啦，掌至切近，容他低頭，順式用反手開山掌，正打平連昶的脊背上，一點聲音也沒有，敵人可連人代棍摔下台去了，先天派的人過來看時，絕氣身亡，十七竅津津見血，七手八脚抬至西廊之下，先天寺總方丈先大比丘悟幻向前察看，方知被人用氣工傷了內震碎心胞絡氣腑崩裂而亡，咳了一聲，口念善哉善哉，這正是月缺難圓了，一聲長吁，飛身上台，對二方丈微微冷笑，揮拳便打，二方丈明白來人是拚命報仇，無話可說，也就進招相迎，悟幻想敵人連戰多時，氣力已衰，以自已之能，用不了怎麼費事，便可取勝，孰知搭上，手來往百餘合，毫無空隙可乘，暗自吃驚，不料此僧其貌不揚，卻如此的好武術，只可留心加意提防疎失，二方丈看敵人處處小心，並不大意，暗自酌奪，應當怎樣辦法呢，急切也是沒有主意，只可靜以待變，再行進招，然而雙方注意彼此全加上了百萬分的小心，斜身繞步，各護其身，不圖有功，只求無過，二人同一心理，可那能見出勝敗來呢，徐鴻儒站身說道，二位高僧暫請止招，天的時光不早咧，等用過了晚齋，咱們再戰不好嗎，他站起來攔阻止住比武的心理，是想着蓮花道院方面累次敗北，傷亡不少啦，打算或是夜戰，或是明天緩緩銳氣，再者撤出身子，去外面見曹鎮台計較

計較，等到寔不得已之時，好調官兵勦滅少林寺，故此叫暫且停止比試，先天比丘僧悟幻倒想就此收招乘機下台，豈知二方丈也不理徐鴻儒說的話，不但不收招住手，而且身法加緊，招數如風，往前進攻。悟幻喝道瘦和尚，你可曾聽見徐教主之言麼，二方丈還是不理論，一味的加勁兒進招，悟幻大怒，恨恨的說道，好凶僧蠻不講理，那個怕你不成，氣怒之間，忘了仔細，也就上下左右拳打足踢，往裏努力相拚，這不就正合二方丈之意，見他盡力來拚，一面接招還手，一面等他空隙，以便追他性命，如此的相爭，又走了百餘多個照面，他飛一腿奔二方丈腔裡踢來，二方丈假做步眼一亂，悟幻大喜，認真是成功呢，那曉得將及踢上，被二方丈反手勾住腳跟，往上一提，抬脚掏腔來踢海底穴，悟幻情知中計，量難取勝，任輸啦，雙掌一併，淨等少林寺二方丈腿踢到了的時刻，連拍代抱，好保活命，不然要叫踢上，性命休矣，二方丈見悟幻撒賴停住腳不踢啦，用右掌叫足了開山掌的氣工，在他迎面骨上便砸，拍的一聲，腿骨砸拆，順手一掙脖子，雙手一擰，往台下慣去，跌於就地。當時昏將過去，先天派衆人掣叫了好半晌，才緩過氣來，啊呀啊呀直喊，徐鴻儒叫抬至西廊下，用藥調治，連內服代外敷，雖然是止住疼痛，可惜迎面骨震碎，脖子子的髌骨也碎啦，這條腿算是做廢啦，後文書賽跌拐烈烙佛祖凌空，便是他改名，二方丈站在台上，還是向先天派討敵，先天派就剩下幾個徒弟

了，內有一個名叫先天童子蓋世雄的，向台上說當家的休息休息吧，我們派中沒有能人啦，要與先天派比武，咱們是二十年後再見吧，那時你們不找，我們必來少林寺相訪，現在你老另請高明可也，二方丈尙未答言，大方丈叫道師弟退下，歸後面去吧，二方丈口稱尊師兄法諭，下台轉身歸藏經樓去了，徐鴻儒向張三峯道，會主我們暫爲休息用飯，明日再戰好否，張三峯豈不明白他等的心意，也因有話，向劉伯溫商量，乘機應許了他的要求，即對徐鴻儒說道，三教主你所要求的，貧道應允，可有一節，我們指得應住之地而外，可不准隨便行動，否則枝節橫生，諸多不便，是爲至要，請仙長轉致諸公，恪守會規是荷，徐鴻儒笑道，敬遵敬遵，可是我們向廟外的出入，請勿加以限制才好，張三峯哈哈大笑，說道仙長何出此言，出入當然自由的呀，徐鴻儒與張三峯點頭道，各自請便吧，彼此相視一笑，各自歸坐，徐鴻儒的心理暗想，少時出廟去會曹總鎮計議好，將你等一個個鎖拿到官，叛逆的頭銜，加於你等，押赴市曹，開刀正法，以解心頭之恨，庶可暢傳我教矣，他那裏知道，張三峯的思想，明知外有官軍，遠遠圍困少林寺，只要白蓮教主傳話，就得被官軍擒拿，真好似魚游釜中的一般，天可憐這片忠正之人，忽然來了劉伯溫，還算有一綫生機，惜乎沒有工夫細談，究竟乘着他們要停戰休息，故而許可，爲的是向劉伯溫商量出個所已然來，少林方丈已竟傳諭知客齋頭僧等備辦齋



飯，並分身看視看視受傷的諸人，少時開席，自有一番應酬。席散之後，兩廊各派散坐閒談，張三峯見徐鴻儒與樊鴻釋二人出廟去了，回頭向劉伯溫說道，老先生你看這二逆魁相繼出廟，可知其用意安在麼，劉伯溫口遵老仙師，他等不過是去至外面，找昏官商議如何圍廟，拿人，怎樣能全皆綁至市曹，他等明明害了衆人，叫官家還要落一個誅斬賊盜。捕獲的是叛亡，我學生之逆料，大概雖不中亦不遠矣。張三峯拍掌大笑道，誠然誠然，所料不差，請問老先生料完了固然不能錯啊，可是他等朋比爲奸，翼者由所料竟而實現了，那時我們便應如何對待呢。伯溫反詰道，彼之陰謀仙長早經洞悉，豈無預定應付伊等的步驟呢。張三峯冷笑了數聲，而後徐徐答道，我不過寧爲珠碎，不爲瓦全耳，拚將一腔熱血洒市曹，也必須將這干教匪，置諸死地，然後就延頸待刑而已矣，伯溫代笑口稱仙師，今又因何改變預定之策，下問於晚生呢。張三峯面現不悅之色，淡淡的說道，因見劉老先生鶴駕降臨，有一線生機，貧道才商及於你，欲爲衆生請命耳，就該直截了當的一談力之及否，方不失同道之本色。竟自效仿市僧行爲，真是曾爲朝中相宰，連本性也失迷了不成麼，一番話說的施耐庵老先生面紅耳赤，好生難過，那劉伯溫反到滿面代笑，口稱仙師，錯怪弟子了，伏思仙師與弟子之恩師道義之交，非泛泛者可比。似乎此等事，仙師只用傳諭示知，弟子辦法，便可寔力奉行，決不敢違

背意旨，仙師見外，鬧出多少客氣，婉言商議，弟子莫明其妙，不知仙師之用意，故而詰問，故請震怒弟子以探其寔也，張三峯冷笑道，伯溫汝敢強詞奪理與貧道來逞舌鋒麼，伯溫站身請罪，連連行禮，張三峯笑道，你不要巧言令色。就問你何以制匪教所仰仗的官軍吧，劉伯溫笑而言曰，老仙師請放寬心，有弟子在少林寺任他是何等官長，也得聽我的指揮，若敢違背即是逆旨，老仙師便可武力對待，我想衆位非是怕官兵，乃是恐犯王法也，該總兵官若敢抗旨，對敵於他，可不是拒捕官軍，乃係違旨，掃滅叛臣，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於國，此等事講釋尊念，勿再忐忑，必須將這千匪類驅除，方爲上策也，衆高人一聽伯溫敢如此的主張，位位喜形於色，齊向劉伯溫致謝，伯溫說衆位高人，捨死忘生，肯其不顧一切，爲國爲民，劉勣雖無知，亦當感謝諸公，欽佩此舉，一旦奏聞聖上，亦必優旨慰勞，朝野仕紳四民蒙德，怎麼衆位倒謝起我來了，豈不慚愧麼，張三峯點首說道諸位不要謝他，我等正係替他們爲所當爲，論理還須叫他們身受國恩者承情才是呢。伯溫說當然承情，寔感盛德於無極矣，大衆齊言不敢當不敢當，伯溫向張三峯說道，請你老人家轉致列公，明日登台比較，勿論什麼人一律不容其生還，以殺惡人，即是善念的話爲根本，望求寔力奉行，庶可誅盡害民之賊，至於官家公事，俱有劉勣當之，與諸位無涉，張三峯應允，即向大衆說明意義，切不可臨期手善心慈，反倒貽害

良民，多殺即係少殺，是爲至要也。衆人領會，紛紛應諾，一位位靜等明日登台，各獻絕技，以伏羣魔，可嘆徐鴻儒禳鴻釋二人，出廟往山口外，够奔離山口一里之遙，官軍屯紮巡哨的向前，將二道捉住，問其何往，二人自報名姓，並言特來會你家總鎮大人的，小校不敢待慢，飛報中軍，曹鎮台閃放轅門，迎接二人至中軍帳歸坐獻茶，問起廟中情形，徐欒二人草草的說了大概，曹總鎮問那麼幾時進兵勦廟呢，徐鴻儒說我們來就爲商議此事的，大約着明日一戰，也就分個上下啦。奈等定更看廟中烽火高飛，你可揮動全軍兵圍少林寺，不問何人一概拿下。如敢有拒捕者，當場格殺之，萬勿輕縱是要，曹鎮台自然是惟惟諾諾，接洽明白，起身回廟，一路行走，心中說不盡的得意，暗道虧了有這條絕戶計，否則我們還是真不看占上風哪，越想越高興，他們高興極了，豈不知搬磚砸脚，腿見得要殺走逃亡啦，竟自想着可樂呢。進了少林寺，歸西廊下入座，關心者少不得要打探打探消息如何，衆寇交頭接耳，互相噓々嗑々的彼此通知，一個個喜歡得眉飛色舞，樂不可支，這面上衆高人相視而笑，默然無語，一夜晚景無事，次日清晨櫛浴已畢，茶點相繼，接着開席擺齋，一時齋罷，漱口淨手，閒座飲茶，天光的時刻已到已正，張三峯站身高聲說道，諸公聽明，今日午正開會，就算誰餓了隨便傳齋，概不止會，用飯的，廟中一切燈燭火把，備好，繼續夜戰，多怎分了上下時，方能散會，特此

告知，徐鴻儒聞言，正合心意，立身答道好吧，就這麼辦啦，心中得意洋洋，暗罵少林武當等不用美啦，明日此時你這班人全綁到市曹啦，等開刀吧，不用開會了，又聽張三峯喊這，少林弟子們凡非執事者，俱退入大山門內左右鐘鼓樓院中去，不許在會場上站立，衆僧應諾，紛紛退出，徐鴻儒等也未介意，焉曉得張三峯的用意，恐其官兵一擁而入，傷及人民，故借由遣出衆弟子，約在千餘名，全屯在大山門內鐘樓院鼓樓院內，以防萬一，並可臨時防止白蓮教匪潰散，此廟中的小和尚，就是十六七歲的也練的刀槍不入，比有能耐的，當然不見成，要與官兵動手啊，這千餘僧人，慢說撓三千，三萬人馬也不能闖進廟來，徐鴻儒萬也算計不到的，工夫不大，鐘鼓齊鳴，宣告開會，張三峯問道，何人登台，東面的人尙未及答言，西廊下早有一個人，飛身登台，喝喊聲音，當場討敵，大家看此人，年約五十餘歲，青須須的臉面，黃焦焦的鬚鬚，綠殃殃二目如燈，黑漆漆兩道濃眉，直入天倉，雙飛入鬢，大鼻子大咀，聲若巨雷，穿青挂皂，凶若瘟神，猛似太歲，站立台口，抱拳說道，我乃陝西延安府城外七十里獅子谷郎家窪的人氏，姓郎名如豹，別號混海分波鐵背鰲，便是，今日第二次開會，某家特要會會天下英雄，不論僧道俗那位賞臉上台比試，以分強弱，說罷拱手道請，張三峯看他這份張狂，微微冷笑，隨即問道，何人前往，將此人除之，一言未了，站起來金鞭鎮北俠黑瑞華，離

座上台，郎如豹正在討敵，忽見上來一人，鐵面銀髯，豹頭環眼，穿青挂皂，年約七旬左右，笑嘻嘻的說道：朋友，小老兒黑瑞華的便是，抖胆登台，領教高明，郎如豹心說相這麼大歲數啦，還敢上台比武，豈不是自來送命嗎，他就把一個力可担山氣貫乾坤的老英雄，沒放在心上，即抱拳答道，老英雄太謙啦，既蒙賞光，請賜尊招吧，言罷使了個虎據叢林的架勢，淨候動手，黑瑞華一看他用虎形之勢來等招，不由暗笑，說了聲請原諒啦，用了招龍遊大海的手法，迎面一幌，底下一腿，用的是伏虎腿，奔他膝蓋就踢，郎如豹撒腿斜身，掄手就打，兩個人交上手，上下左右，各自留心，戰約五十幾個照面，黑瑞華細看不怪他張大其勢，果然是武王不弱，頗可說的出，本應念其練武一番的難處，手下留情，開一條生路，不過是會主有言，不論何人概不准放其生還，這可說不來啦，狠毒一點吧，想到此處，雄心一振，見他掌蓋左背打到，裝作閃之不及的樣子，略一遲延，掌已然打到，黑瑞華喝聲來的好，斜身繞步，用右手一挂他的手腕子，右手一扣他的膀背，抬脚照着敵人軟脇狠力的踢去，郎如豹手叫人家拿住，想閃何得能成，叫足了氣工來迎，這一脚，指望接的住哪，豈知腳落上先還打算用氣工往外迎，一用力可了不得啦，就覺着如同山尖子撞到身上一般，瑜入肺腑，不由得哎喲一聲，那一腔子鮮血，隨着聲音順口中噴出，猶如一條血箭相似，出去約有丈餘遠，黑瑞華老俠乘勢脚

上用彈力一崩，郎如豹的屍身，落於台下。黑老俠客哈哈一笑，向台下說道，小老兒巧勝一陣，特再約請一位上台比試可也。台下有人喝道金鞭鎮北俠黑瑞華少要賣狂，洒家來也。隨着聲音由台下上來一人，披髮勒箍，面似青泥，大三角眼，蒜頭鼻子，大咀忿，連鬚落腮的紅鬍鬚，穿青挂皂，手持一對短把九耳八環鎗，尺寸很大，約其分量說雙鎗也得在八十餘斤，來至近前將雙鎗一分喝道，姓黑的你可認識青蓮派中降龍尊者志廣和尚麼。黑瑞華搖頭道，恕不相識，高僧手勢軍刃上台，當然是必要論生死了，志廣僧冷笑兩三聲，用軍刃指着黑老俠說，請你亮鞭吧，黑瑞華手下人送上六十四斤的紫金鞭，接到手中，志廣僧掄鎗就打，黑爺提鞭繞步，閃展空騰，皆因他的雙鎗分量太大，走了百餘個照面。黑老俠看他招數微見遲慢，這才運動金鞭，往裏進攻，這一招他是雙鎗劈頭打下，黑爺凝神等候，假作閃躲不開，俟鎗臨切近，往左一上步，掄鞭照准了他右臂打下，志廣僧見鎗招落空，敵人的反到打來，忙忙縮身，那何得來的及呢，把肩甲讓過，這一鞭正砸在肌膊上，吶吶一聲，打了個骨斷筋連，疼得惡僧啊啞啊啞的怪叫。黑老俠見打傷了胳膊，乘勢用順水推舟的勢架，奔他面門掃來，志廣一見敵人下了決招，六十多斤的兵刃若掃在臉上，焉有命在，急用鯉魚臥蓮的工夫，斜身臥於台上，黑老俠鏢到，見他臥身，一反腕子，用金龍攪尾撩手鞭，正打在惡僧的額角上，吧啵啵啵，

腦髓流出，死在台上，少林寺小僧人上台將死屍抬下。收拾血跡已畢，西廊下有人拍案叫好，站起一人，手指台上的黑老俠說，你且別動，回手由軍器架上提一條八卦開山鉞，飛身上台，把手中鉞一橫，喝道黑瑞華，你還認的老朽麼，黑老俠呵了一聲，略一沉吟，笑道久違的很哪，想不到閣下尙自健在，寔出於意料之外呀，可是你既保住殘喘，就該隱姓藏名，以終天年，竟持強登台，重尋死路，未免得太愚啦吧，來人叱道，少賣油咀，當年我與你弟兄會於十二連橋，趙北口，皆因我一時大意，伸了你師兄一弩，此仇至今未報，正找你們不着，恰巧相逢，豈能容過，你看鉞取你，說着劈頭而下，黑老俠不再多言，掄鞭相迎，二人打在一處，台面下面大眾看使開山鉞的這人，年約七十上下，白面銀髯，精神足壯，軍器的分量，至少也過百斤之外，張三峯不認識此人，問大眾道，諸位那一家知道此人的來歷，傍有燕雲俠客趙景明答言，口遵仙長，此人姓霍名世榮，別號燕北無敵賽慶忌，他掌中這條鉞一百零八斤，武藝絕倫，乃是墨蓮派中有力份子，當年被黑老俠師兄飛槍神弩振乾坤的白瑞榮，打了一乾坤弩，他苦苦哀求，將傷治好，放其逃脫，不想今日與黑老俠拚命，真是恩將仇報了，正說看抬頭看當場，全吓怔啦，皆因黑老俠連打兩陣，也有點累，見霍世榮上台，知道他的軍刀重的狠，差不多比自己的鞭沉者一半，那敢與他刀戰呢，只可戲戰，用空閃之工，以避其銳，打了約有

百餘個回合，他這一鉞是力劈華山式蓋頂而來，黑瑞華用掌中金鞭，使了手橫上鉄門門，舉火燒天往上來迎，霍世榮一見大喜，心說老兒要死啦，你的鞭分量輕的多，單手橫着來接，焉得能成呢，想着，一高興，寔力發出，鉞可就劈將下來，耳輪中只聽得噹啷一聲，跟着撲哧一响，頭骨震碎，腦血噴出，死屍栽倒台下，衆人知識小的武術根基淺的，一見黑老俠橫鞭接鉞，到鞭鉞相碰，噹啷一响的期間，全把眼睛闭上啦，誰知道黑老俠客沒有命了，等到撲哧聲音發出之後，才敢睜眼看時，可就怔了，敢情是拿鉞的死了，黑老俠客笑吟吟的下台，手下人接去金鞭，衆人過泰道辛苦，衆人問起此手鞭招的名稱，老俠道此名軟腕子轉還鞭，橫鞭去接，敵人軍刀，將將一碰的時候，身形一側，腕子一軟，鞭稍指地，他人軍刀打空，乘式輪鞭蓋頂一下，豈不成功麼，大家無不大笑，齊稱可謂神招，西廊下又有一人登台，身形矮小，骨瘦如柴，面黃肌瘦，如病鬼一般，穿一身土黃紬子衣靠，脚下麻鞋，年約七八十歲，惜乎一根鬍鬚沒有，格外透着不好看，腰中膨膨昂昂，站在台口，叉手言道。諸位呀小老兒本意來此觀光，不打算用武，沒想到諸公動手的一個以武會友，也沒有，全是拚命來了，看了這麼兩天，代重傷的那算太有德啦，餘者罔不當場斃命，未免叫我瞎着有點太過分啦，故而我才登台請教，給已死赴會衆友稍伸怨氣，認得我的雖然有，可也沒幾個，不認得我的十之八九吧，我自己給



我道及道及，我姓池名闊字藏富，別號登雲步斗病符神，今時存孝的便是，那位要上台，可自己問問自己要是沒有個七八十年的工夫，就別來送命啦。不聽吾言便是該死，那也沒法子，話已說明，何人登台呀。張三峯向衆高人說，這老兒可非比等閑者，莫若是貧道登台會他，言還未盡。旁有人嘿嘿冷笑道，毋乃將他看得太重啦。張三峯看時，乃是無形劍客鄭光明，連忙陪笑道，劍客爺勿怪，就請分神消滅於伊可也。鄭爺點頭，立身上台，斷喝池潤你要沉穩一些，須知天下奇人俠士匯聚於此，豈容你任意信口胡談的麼。池藏富見是鄭爺上台，哈哈一陣大笑，口稱劍客爺且莫大話相壓。閣下乃成名的俠客，不應該附合武當少林二派，出頭與我等作對頭。豈不太愚了，聽我良言相勸，下台歸坐，觀看熱鬧。如不然恐其惹火燒身，悔之晚矣。鄭爺笑道，汝死到頭上，不自警惕，反要勸人，豈不可笑麼。池闊道對啦，不死廟中，必喪市曹嘍，趕巧還得抄家呢。鄭老劍客罵道，糊塗虫還在此作夢中語。良可嘆也。不用多說，接招吧，回手亮乾坤宇宙鋒寶劍，出匣光芒射目，其聲音猶如龍吟虎嘯，令人心驚，池闊由兜囊內抽出龍頭鳳尾練子雙奪，喝道鄭光明，你今遇某也是你大數盡矣。二人斜身進招，滴溜溜來回亂轉，龍鳳奪練子是吡嘖响，亮宇宙鋒劍光如閃電，各施所能，戰了個難解難分，約有二百多個照面，池闊暗自着急，想不到老兒這口劍如此利害，鄭爺心中也是納悶。

，不怪張道長重視他的武學，憑我掌中劍尙不能取勝，況且他人這對軍刃也透着希奇，招兒寔是新鮮，我何不如此的辦法呢，鄭光明想好了主張，就大喝道池闊池藏富你納頂上人頭來吧，言罷將手中劍招一緊，改變門路，用的是顛倒乾坤七星八卦連環式，池闊一時失神，手中奪正碰在寶劍刃子上，他也沒想到輸着，自知自己的軍刃乃係五金混合，不怕寶刃，那裏知曉鄭爺的寶劍，乃係昔年秦始皇遇荆軻行刺時佩帶之劍，正名乾坤宇宙鋒，別名秋霜落葉，秦趙高指鹿爲馬，崑權亂政，皆因彼時荆軻行刺始皇繞柱躲避，因寶劍尺寸太長，急切抽不出匣外，趙高在傍進言背拔之即可出匣，始皇方悟如其言，背拔寶劍離匣，得免其難，反誅荆卿，由是趙高得寵，久之畜黨禍國矣，到今此寶落在鄭老俠客之手，論宇宙鋒本爲大行三，爲諸寶刃之最上者，勿論何等寶軍刃，遇之無不迎刃而解，其次一口小行四，亦可剋制諸寶刃，原名匕厭，戰國時在吳公子姬光手中，爲刺手僚破其唐貌鎧，付與專諸，匕厭劍貫透唐貌鎧，刺死王僚，後改名曰魚腸劍，大行三小行四而外，皆不能剋制，五金混合之物，可惜池闊見聞不廣，不知宇宙鋒的厲害，竟自妄想多貪，用龍鳳奪的練子來鎖鄭爺的寶劍，倒是鎖上啦，就聽鎗啾的一聲，五金混合的練被劍削折，可把池賊唬壞，想要逃脫時可就晚了，武學中講究的是刀不見刀，刀見刀必出招，槍不見槍，槍見槍必出傷，鄭爺寶刃削斷了他的奪練子，乘勢用

了招巧取天邊月的招數，劍奔脖項揮到，惡賊的武工可算真高明，看劍掃脖項切近。背步斜身，滴溜向後一轉，鄭爺暗自稱讚好身法，那敢怠慢，變了丟風擺荷葉的招數，隨着他轉身提劍橫揮，劍光過處池賊足頭兩分，鮮血崩現，頭落台下五尺多遠，屍橫台上，也是惡貫滿盈，伏誅在會場之上，這般賊匪不但不省悟池闊之死，正是前車之鑒，尙有不知死的，自逞已能跳上台來，手捧九耳八環撥風大砍刀，橫掌中刀喝喊鄭光明，你看老天是誰，老劍客劍斬池闊之後，見西廊下站起一人，青須須的臉面，一部銀髯飄洒，年歲高大，伸手由兵刃架上提刀，認得是海外劉公島二寨主閃電飛龍神刀無敵鎮三江姚開姚通遠，原籍是三江縣鳳凰店的人氏，二十年前就身入白蓮教，現爲海外十島七教主，他與老劍客是故舊之交，自從鵲身入邪教以後，鄭老人家不但與他斷絕交往，連他們弟兄等一概不理啦，及至他上台，張大其詞，鄭爺嘿嘿的一陣冷笑，並不答言，捧劍就刺，姚開大怒，掄刀相迎，二人戰在一處，來往約有百十個照面，未分上下，姚開將連環盡命刀使出，用刀鏢點面門，鄭爺往後一退，姚開插刀劈頭，老人家見勢甚猛，往右一閃，姚開搬刀頭用刀鏢撞丹田，老劍客縮身倒步，姚開上步橫刀，用仙人解帶的招數，攔腰斬到，老劍客因他刀的分量太重，不敢用劍來削，只得順着他的刀花向後繞步躲避，姚開是得理不讓人，跟身轉步，疊刀杆旋刀頭，使轉環磨盤刀，奔脖項砍

到，鄭老劍客臥腰縮身，磨盤刀落空，好姚開順勢掖刀，抬左腿向老人家踢到，鄭爺早知有此一手，容他刀走磨盤一空招，將長起身形，見姚開左腿踹至，假作着慌模樣，惡賊以爲得手，運全身之力，貫於左腿之上，寔拍拍的踹來，鄭爺俟他寔力發出，不能變招，將手中劍向他左腿便劈，姚開見劍劈來，相逃不能，悔之無及，只聽尅啞一聲，劍過腿折，鮮血崩現，鄭爺乘勢使反手撩陰劍，由姚開腦中向上一挑，削爲兩片，腸肚流於台上，這回不叫姚開，成了分開啦，台下衆人一見此等情形，無不嘆惜，少林小沙彌上台收拾一切，鄭爺乘亂下台，收劍歸坐，西廊下站起一人，整整衣衿，緩步登台，此時台上新換的台氈，血腥氣一陣陣冲人鼻孔，台下面衆俠又見上台之人，面如冠玉，五官清俊，年約三十於歲，穿藍挂錦，不似匪類之輩，笑孜孜抱拳說道，小可乃本地人氏，離此十幾里地，小地名兒靠山屯，愚下姓竇名桂宇振山，別號聖手出生賽隨何的便是，今見鄭老劍客二劍三分，誠爲高手，也是姚開該着遭劫，才落個斷腿之後，又被劈爲兩片，屍首三分，亦云慘矣。小可與他素稱莫逆，交在知己，不能坐視，故而上得台來，要領教領教，請問那位上台比較，是爲至幸，一言未了，東廊下有人答言貧道來也，一道白光飛至台上，原來是一個道姑，年可三十許，丰神瀟灑，道貌岸然，頭戴九梁道巾藍布製造，當中嵌一塊白玉，藍布短道服，青護領，腰束青絲絛，腳踏麻

鞋，臂背一口寶劍，手搖拂塵，右手四五手指上戴着兩個赤金指甲套，黃澄澄放光，寶桂看畢，問道來者道長，何處名山寶觀，尊號怎麼稱呼，道姑聞言笑道，出家人如閑雲野鶴，不過修懋於山水之間，談不到什麼名山寶觀，無非是山野一道士耳，寶桂暗想看來人好生面善，一時想他不起，聽其言語中頗合深意，到不可輕視了他，正自尋思，那女道士笑道，施主適才討敵，貧道冒然登台，你爲何俯首沉吟，有什麼因由呢，寶桂猛然想起當年之事，又詳細認了認，不由得咳了一聲，問道仙長可是山西龍門縣鱗島凌霄觀的麼，女道士點點頭道是的，寶桂哈哈大笑，口稱仙長，我們久違的很哪，匆匆數載，不料在此遇緣，幸哉幸哉，請示仙長前者我等閑遊鱗島偶入貴觀，我師與令老師閑談，我不知因何開罪於仙長，竟自持劍相逼，又傷了某一弩箭，並且還要摘我心肝，多虧我師趕到，及令老師救護，方得活命，至今不知其由，今日仙長又登台相迫，請求道破內中隱情，以釋疑團，至於比武一節，恐仙長難以當年順利，恐其只保性命皆不可得了，請說詳細，再戰不遲，女道士嘿嘿嘿冷笑兩三聲，大叱寶桂勿得多言進招好了，汝死之後，到陰司自然明白，貧道那耐煩向你細講，不過有一件極重大的事，倒可對汝說明，你須自擇免累貧道傷了慈悲善念，你可愿聽麼，寶桂笑道愿聞愿聞，女道士手指寶桂道，你可要明白，貧道爲你苦求我恩師度脫，方蒙傳授了太祖神拳，此種拳術隔山打牛，

百步打空，其中的奧妙非俗等人可能知若被此種拳打死之後，永墮輪迴，不得超生，千萬年難脫陰山之囚，貧道不忍用之也，最好是汝自己一死，你死之後，到在陰司閻君，勿論如何發落於你，終而能轉輪迴，尚可重見天日，較之被神拳打死，押在陰山之後，永世千萬年不得託生，可就便宜多啦，並且貧道也省得擅用神拳，有失慈悲之念也，寶桂一聞道姑的這片言詞，疑信參半，心中思索，倒是聽說過太祖神拳隔山打牛，百步打空，不知他所說的真否，又一轉念，斷斷乎沒有這種道理，我何不用話套套，看他這個說法，就能測個大概，隨即假作懼怕的樣子，口稱仙長所說，句句金石，對於我可算慈悲之極，但是請教仙長，用的太祖神拳，怎麼叫隔山打牛，怎麼叫百步打空，如蒙指示明白，死亦情愿，那知道姑嘿嘿冷笑道，這種神拳之奧妙，非俗等之人可知，汝既要死個明白，貧道就對你說知，隔山打牛，就如山後有一頭牛，我在山前站，運用神拳，喝聲着，山後的牛不但身死，且是骨斷筋折，皮肉皆崩，百步打空者，勿論何人，只要是在百步之內，運用神拳，說聲打，其人當即喪命，死後魂魄壓在陰山，就永不能超生了，這就是太祖神拳的玄妙之處，汝速速的自刎吧，寶桂心說，你這可是謠言惑眾，我偏試試，想能就要進招，又一想且慢，世界中的事論理絕無，論事或可有之，這必須慎爲之，方保無險，這麼一心思，可就有點胆怯啦，偷眼往台下看，東西廊下的人紛紛交頭

接耳，他更不得主意了，皆因爲道姑在台上說出神拳的利害，東廊下的施老先生，對於武學真是一絲也不明白，今日又聽見這套新鮮詞兒，急忙問劉伯溫道，兄長你聽他說的話，是真的麼，伯溫搖頭說，我也說不一定，准是怎麼回子事，轉面向張三丰問道，仙長你聽這套詞屬實嗎，三丰笑道，出家人只知皮相，隔山打牛，百步打空的話，內容如何，我也不敢武斷，其餘僧道俗等誰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西廊下亦是互相詢問，皆得要領，內有白蓮派的弟子轉心狠吳天良說，衆位老前輩，弟子有最穩最妙的法子，可知真假，徐鴻儒忙問怎麼可以探明真像呢，吳天良笑着說道，現在台上不是就要進招了嗎，寶桂之能可算說的出啦，真要是被神拳打倒啦，並且別的破綻離着很遠也沒使什麼暗器，他說打，寶爺真死了那還用說嗎，不就是真了麼，如若以神拳爲名，暗用毒計我們這些人陪着他的戲法，還能變不露嗎，師父你老看這個主意如何，徐鴻儒點頭也沒言語，心說這小子說話真可怕，他只知顧自己，沒給寶桂想想，不成了探神拳真假的試驗品啦嗎，這時候寶桂在台上，見兩廊下的人全是面現驚異之色，心說可要糟，看情形，大概全不懂得他這手拳術，正自思想，忽聽耳傍有人一聲嬌叱，喝道，你還不自刎，敢是想試試神拳麼，寶桂急忙斂神見那女道士怒色滿面，戟指呵責，寶桂將心一橫，冷笑道，慢來慢來，何必裝模作樣呢，我這個人偏要嘗一嘗太祖神拳的滋味如何，就請進招

可也，說着將拳脚架子拉開，的使了個指天劃地的解數。那女道士微微一笑，將拂塵插於項後，衣領之中，並不答言。輝拳便打，台上下的人全要看這個道姑的太祖神拳，是怎樣個隔山打牛，百步打空的招數，沒想到及至開拳進招，大眾一看全都笑啦，原來打的是八卦串掌，那來的神拳呢，台上寶桂也看明白是八卦串掌了，心中暗氣，原是個說大話的，差點沒叫他拿大話把我吓住，一面想着渾身加力，手脚如風，往裏進招，走約百餘個照面，忽見女道士出圈喝道。且慢，我有話講，寶桂止住招數道，有話快說，若要是怯敵，便即退下，某家饒你不死，某家決不趕盡殺絕，道者冷笑兩三聲後，厲聲叱道，不知死的鬼，還敢饒舌，你要聽明白了，貧道慈悲爲本，方便爲懷，不忍你永墜輪迴，故而一再告誡，望你自刎別等喪在神拳之下，是爲萬幸，省得貧道多增一分罪過，汝若不達時務，說不得我可要用神拳置死你了，寶桂哈哈大笑道，看你莊莊正正的鄭重其事來說，還當是什麼正經話。原來繞了半天，歸期又是神拳，寔向你說，請你神拳使出來，我開開眼好了，若是只憑口齒之能，用這套鎮嚇的本領，你須知我是個不怕大言恐嚇的人，俗語說的好，寧叫打死，豈能叫你吓死呢，某家淨候領教神拳啦請發招吧，勿再多言，道者立時顏色慘變，大叱寶桂太不知好歹，應了俗語，衆生好渡，人難渡，其言果不虛也，你仔細了，看招取你，說着上步進招，寶桂急忙接招還手，細看道者



的拳法，亦然是八卦串掌，不由暗笑，真不知進退，只知一味的大話欺人，可知當場動手，必得是真寔武工，非言詞恫嚇而可得勝利的，台下兩廊衆人見道者在台上鄭重其言，必以爲是要用神拳啦，皆是拭目以待，一觀究竟，孰料交上手，照舊是八卦串掌，無不啞然而笑，大多數人正在鄙視女遠者之間，忽聽得台上面女道士嬌叱一聲道，看神拳取你，台下衆人全體注目，觀看台上，見寶桂離那女道士有三尺餘對面站立，那女道士一手高舉作劈空狀，一手平指，並沒見着什麼可疑的破綻，嗚那神情，寶桂是要進身遞招，就見女道士手掌高揚，十指露縫，毫無夾帶，喝了聲看神拳接招吧，寶桂身軀向後一仰，倒在台上，絲毫不動，這不就將兩廊下衆人全都鎮住啦，道高德重的張三峯，亦是痴呆呆無語，暗想天地間的事情寔在無有邊際，似乎此種工夫可算神乎其神，那裏找情理去呢，以貧道武工論，自問敢說已臻上乘，可算是登峯造極啦，對於這太祖神拳，我當之亦得兵解，正不知天下人精於斯術者有若許，誠可懼也，西廊下一千人更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驚得一個個面如土色，方寸亂跳，施耐菴老先生大轉其文曰，開彼之言皆妄談也，理之何在，今見其事實誠異矣哉，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信哉斯言，誠不誣也，噫嘻，少所見而多所怪歎，台下者既呈如此驚惶，自然無有出頭之人，這麼大的一個會場上，立會者，赴會者，彈壓的官人，及一般看熱鬧的，統計不下三五千之數，

一掌神拳發出，竇桂栽倒之後，寂然無聲，足有二盞熱茶的工夫，沒有一個人說話，清淨之極，還是台上的女道士一聲無量天尊，才打破了這種沉寂，又聽那女道士說出一番往事，令人驚心動魄。一班俠劍英雄世外高人，罔不惻然，甚至於有血性熱於極點的人，大洒同情之淚，雖云大丈夫淚不輕彈，然未到傷心處耳，原來這件不幸的事體，是發生在十數年前，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城外十八里地，小地名風雲堡，該處首戶財主姓岑，名萬倉，膝下無兒，止有一女，名喚鳳儀，年方十五歲，許配榆次縣城巨商西門永瑞之子，名喚西門德，年十八歲。幼好武學，懶於詩書，對於商賈之道，更非其所欲，乃父只此一子，視若掌珠，不忍拂其意，報其所好，遂不惜重金聘請教師，教其學武，一者是十八歲學武，太已遲晚再者以重金聘教師，那能學得真正武術，商賈人家豈能懂得，武術這一門，勿論花多少金銀，是絕對買不到的，所約請的幾個教師，全都是碌碌庸庸之輩，武術二字，簡直的是談不到，不過是江湖上的花拳，有幾手刀點槍點的，那就算胸藏絕技啦，這黨人不是教徒弟呢，全爲的是賺錢吃飯，教武術爲名，其實是哄着公子爺玩耍而已，好在西門德聰明異常，又兼學武術的心誠，三年的工夫，居然叫他把幾個教師的能耐給學窮了，再想哄着公子混飯吃，也不成了，只得紛紛告假。西門德只是好一個人練吧，這一日閒暇無事出外遊玩，至十字街頭，見圍着一圈子人，進內觀看

，原來是在他家中當過教師姓尹名士興的，其人的品格尚是不壞，自從辭了館，還得照舊遊走江湖，賣藝度活。此次路過榆次縣，打算賣藝賺幾個錢，厚厚的治備一份禮物，去看東翁及徒弟西門德，住幾天告辭一走，怎麼着也得個百八十兩的程儀，好歸家探親，來到榆次才兩天，正在十字街賣藝，恰巧西門德來至場子內，見是教師，上前行禮，口尊老師，你老一向可好，你老多麼來的，有徒兒在此處爲何不家去，可賣的是那一門子藝呢，豈不叫人家笑話嗎，尹士興一面還禮回答說道，師弟有所不知，自別之後，境遇非常艱難，空着手實在沒臉去見東翁，本意賺幾個錢，備份薄禮，遮一遮羞，好去尊府謁見，鬯談闊別，不期倒被師弟遇見，愧甚愧甚，請勿悞會，師徒正在談論，就有認識他們師徒的向前搭話說，尹教師，西門公子的武術，在我們本縣說可算第一個啦，惜乎誰也未曾見過，今日趕巧遇到把式場子裏，沒有別的，就算帮你老一個場子吧，我們大家開一開眼，瞧一瞧。西門公子的把式，轉身向看熱鬧的說道，衆位，咱們不會把式，瞧完了的時候可得多捧幾把錢，一者是西門公子的臉面，二者給尹教師多湊幾個盤費錢，我出這個主義，諸位以爲如何，衆人中有的是答言的，齊說好好好，就這麼辦，真真先往場子裏扔錢的，尹士興說諸位先別賞錢，古語說的不錯，土居三十載，無有不親人，世俗的人敬的是闊的，有錢人家的狗，咬的是破的，雖然是俗語，可實在不假，西門

德爲本城之首戶。榆次縣城內的大買賣，差不多都是領他們的東家，這把式場字瞧熱鬧的大多數是本城之人，市井之輩。那有不逢迎財主的呢，說話的那個人是開飯館子的，也領的是西門德他家的本錢，所以才說這番話，捧場的衆人衝着飯館掌櫃的，借架溜逢財主，起着調，隨聲附和，這個說好，那個就往裏扔錢，見尹士興一攔，衆人全是一怔。尹士興抱拳帶笑說，衆位這一番美意，我太領情啦，等我向我家東翁去商議好了。明日再請西門公子當場現藝。諸位再捧場，免得小可落包涵。好事的人一齊說道，幫場子是露臉的事，老東家知道了不但你老落不了包涵，而且還得高興，尹士興尙未答言，西門德接口說道，老師何必如此固執，這麼點小事，我爹爹決不會惱意的，衆人拍手道，公子爺都允許啦，尹老師你就別攔阻啦，尹士興無法，只得站在場子當中，向四面行禮，口尊諸位子弟老師，小可不過練了幾天莊家把式，頂着武聖人的牌號求碗衣食而已，在西門府上充當過幾天教師，問真理是朦事大吉，人家公子爺口口聲聲叫老師，我們可不敢當，那敢拿人家當徒弟呢，叫聲師弟，自問全有點過份。因爲我們是人家拏錢僱的，比從人差不多，並且應的是教武術。混了二三年，教我朦，我都沒得朦啦，因此辭館，拾起舊鍋粥來，依然是賣藝爲生，今日是舊地重遊，巧遇西門公子，仰仗諸公幫襯，蒙西門公子肯爲當場現藝，全都是成全我一個人，多得幾文資財，以便吃幾頓飽飯，最

要緊的得求子弟老師傅們格外原諒，皆因西門公子十八歲學武，筋骨已硬，腰裏腿裏工夫，當然欠佳，再者說未出學門的書生，對我世路人情不懂得的多，外場言談，更是不會，夜叉行的規矩，簡直的說叫一竅不通，論到拳脚的招數，尤其高明不了，所以然，我先行個禮，說着又向四面作了個羅圈揖，狠懇切的說道，勿論有什麼不到之處，咱們是話到禮到，諸公原諒吧，傍邊西門德聽他教師道及這一片托付的言詞，好生不悅，心說有錢的大爺幫個場子，不過是耗財買險，我又不是江湖上賣藝的，那一個敢挑眼，豈不是多說嗎，他那裏曉得武學這一門不比文學，衆目之下，真要是錯走了招數，就許有人發倒好，一個不能忍，當場就許出人命，還不定引起多大事非來，所以尹士興推托，不打算叫他幫場子，就是怕惹事非准知道他能耐不成，又兼他性子驕傲，這才委曲婉轉，用話墊場，心中明白本處的人，決沒有多事的，所怕者遇着外來的，學好了驚人藝業，創蕩江湖，路經此處，觀看熱鬧，好討厭的一定耍發倒好，他還是准不答應，非擠出事來不可，怕鬧是非，才加這份小心，西門德不懂世務，反倒不是心思了，向前接口說道，師付你老躲開吧，尹士興閃在一旁，手挂花槍，喝喊道，請子弟教師下場了吧，西門德站在場子當中，抱拳說道，衆位老鄉親，全都認識我，我也不便多說啦，可是有一樣，練的好諸位賞個好，練的不好諸位自管賞個倒好，要是叫倒好的時候，可不能白

叫，那位叫倒好得請下來，與我比較比較，勝得過我拜他爲師，要是輸給我，當場我收他作個徒孫，叫完倒好偷着跑了。或是隱藏着不敢出頭，那可是我的八輩賢孫，話說完啦，諸位我婆練啦，請諸位上眼吧。回過頭來向尹士興行禮，口尊老師你老給瞧着點吧，遂又抱拳向四面看熱鬧的人，略一客氣說讓過位，諸位，說罷拉開拳脚架式，走了一蹶羅汗拳，雖不算很好，也就說不錯吧，收住了拳脚架式，站立當場，倒是氣不長出面不更色，衆人齊聲喝彩，掌聲如雷，份份的往場子裏扔錢。好似下錢雨一般，西門德正在洋洋得意，猛聽得東南角上，有人叫好，聲音拉的狠長，透着輕薄已極，聲音止住之後，接着喝喊說道，我叫的是倒好哇，這一句話不要緊，合場子人皆往東南角上觀看，錢也顧不的扔啦，西門德早就看見叫好說話的人啦，見那人正在中年，穿藍掛錦，神氣不足，手提一個小包袱，笑孜孜的衝着場子裏賣弄張狂，西門德喝道，叫倒好的請過來吧，那人來至當場，把手中的包袱扔於就地，掙笑道，有話你說吧，西門德氣得面色發青，手指來人說道，我那一招錯了，竟敢叫倒好，當場你要說個明白，若不然可不成，那人嘿嘿嘿的冷笑說道，這不成麼，某家閒遊天下，踏遍四方，什麼希罕的事可都見過，就是沒有見不成是個什麼樣兒，似乎你練的這種工夫，就敢在衆目之下顯露，給天下練武的人丟盡了臉面，太不知羞耻，腆着臉還問我那一招錯呢，告訴你吧，

頭至尾一招你也沒練對呀，我叫倒好是理之當然，你要是不服氣，把你那不成施展施展給我看一看，未容西門德答言，尹士興來至近前說道，這位朋友，閣下要想美不美江中水，親不親一家人，踢一腿打一拳，就得算武聖人門下，時才小可已然交代清楚，這又不是擂台，也非比武賭賽，尊公這個倒好叫的也太過一點，我家公子統共學了二年半的把式，可有什麼驚人的招數哪，我等幾個教師，全又都是江湖上要拳棒的。武學二字就不問可知嘍，俗語說的好，師付無能弟子拙，情理當然，尊公吹毛求疵，顯見得失了夜叉行的義氣，好在你是外來人，西門公子是本地人。即來到敝處，我們就應當以盡地主之誼，況且三言兩語幾句話吧，彼此就不用較論啦，倒好算你沒叫，西門公子的把式也沒有練錯，說算完啦，話又說回來了，人不親刀槍把子還親呢，同是自家入，把這篇揭開，我們還得交一交呢，說罷哈哈大笑，西門德一聽尹教師的言詞，平一平氣也就不言語了，豈知那人哈哈的一陣狂笑，然後說道，好馬出在腿上，好汗子出在咀上，你真够個闖江湖的，我本應當看你的面上作爲罷論，然而一則你們這位貴公子太不知自諒，能耐沒學好，說大話的程度可真不淺，倚仗富甲一方，朦哄老鄉民，這個皮氣，我非得管管教管教他才算完呢，西門德氣往上撞，將尹士興推在一傍，手指鄉人喝道，少太爺練的好不好，不干你事，也沒拿紅白帖請你來瞧，竟敢大話欺人，諒你決非善類，

即要說人家武術不高，你必是自覺着能耐強，你我一分上下，何必較咀，那人並不答言，嘿嘿的狂笑，西門德喝道，接招吧，揮拳便打，抬腿就踢。那人斜身躲過，一面還招，一面說道來來來，我哄着你玩一玩，恢恢諧諧毫不在意，西門德越打越有氣，暗中思想這小子真看不起人，我何不用絕戶手傷他，這一招那人的掌奔前胸打來，堪臨切近，西門德猛然間用左手一托他胳膊肘，身形一斜，跟着飛起左腿，喝着，那人沒想到他還有這麼一手。也是真大意啦，見腿到躲之不及，趕緊運用內功，用右脇接這一脚，吧嗒一聲，踢了一個正着，可惜西門德沒有氣工，那能蹣的動呢，被人家氣工一繃，振的腿脚疼痛，那人乘勢用右手一掏西門德左腿，轉身上步，用左手在他丹田穴上一拍，雙手一抖，西門德挨上這一掌，張咀一叨氣，哼的一聲仰面摔倒，尹士興連忙向前扶起，問道覺着怎麼樣，西門德說不要緊，就覺着氣不够使的，尹士興當時顏色驟變，看熱鬧的也都吓怔啦，那人站在當場，微微冷笑，尹士興轉身向前一聲慘笑，接着唉了一聲說朋友，事已至此，我也不便說明，咱們倆心照不宣了，請你將名姓外號留下，你的門戶我是知道啦，請講吧，那人點一點頭，冷笑道，倒沒看出你還是個行家，既是知音者，就得與你說明了，某家姓竇名桂字振山，別號怪手書生賽隨何的便是，尹士興道朋友，你請便吧，咱們是他年再會啦，竇桂檢起小包裏，拱一拱手，作別而去，瞧熱鬧人



也散啦，西門德說師付收拾物件，我們家去吧，尹士興只得撿錢收拾一切，抗起槍刀把子一同西門德回家，直至書房款待茶飯，西門永瑞聽說尹教師到，又親身過來應酬一番，並囑付他兒子好生伺候，留尹教師多住幾個月，客氣了會子，退歸後面，尹士興更覺得愧對，不由得面上現出悽慘之容，西門德不知就裡，口稱老師，你老不必難過，要是真疼我的話，設法請能人，勿論得多少銀子孝敬，都不要緊，有了明師，我把能耐學好，那時報仇也不算晚，這幾句話不要緊，尹士興差一點沒把眼淚落下來，心中的痛苦那敢說明。強作笑容，可是淚含目中，搭訕着假作打哈欠，才把眼淚擦去，回答道師弟所說甚對，過幾天我去訪能人，訪來的時候，請來傳你的武藝，西門德甚為喜悅，天已不早，各自安歇，過了幾日，西門德老說氣短，尹士興聞聽暗自傷心，表面上還不敢現露出來，應了兩句俗語，啞子慢嘗黃連，味難將苦口對人言，這一日尹士興告辭，假言替他訪師，西門德喜之不盡，稟知他爹爹，乃翁凡是兒子喜歡的事情，無不讚同，置酒送行，厚備程儀，並言設若訪着能人，用錢的時候，勿論多少，只要賞信，必可遵諭，專人如數送到，決不延惜，尹士興並不推辭，全然應諾，席散之後，父子相送直至門外，尹士興說你父子請留尊步吧，就教老主管送我出城，我倒安心，省得我過意不去，西門永瑞點頭道好好，恭敬不如從命，向老家人耿忠說，你送一送教師吧，耿忠遵命，幫

着擊之物件，在後相隨，尹士興洒淚告別，出得城來，離了下關鄉，已至曠野，找了一個樹林，擱下東西落坐，向耿忠說老管家你也坐下，我有話說，耿忠只得坐在一旁，尹士興由馬搭子內將預先備好的書信取出，長吁了一口氣，兩眼落淚，掏出手巾擦了擦眼淚，然後說道老主管，這裏有一封書信，你挈回去放在你的箱子之中，必須等到八十二天，記住了由今日起計算，萬不可錯了日期，並不可遺忘，內中關係最爲重大已極，等到是日清晨，將這封書信交於你家老莊主，千萬別叫少爺瞧見，你更不可偷着觀看，如若違背我的言詞，滿門俱有性命之憂，那時你可後悔也來不及啦，老家人耿忠乃是忠厚誠篤之人，見尹老師說的這般正重，而且又是滿眼落淚，才想着這封信交給我真得担着血海的關係，伸手接過信來，口中說道，教師爺請放寬心，你老交派我的事，就跟你老自己辦一樣，絲毫不能有錯悞，我有一句話請教教師爺，你老人家愁眉淚眼的，是因何故呢，尹士興說你不要多問啦，今日分手之後，八十二天你自然明白，囑咐你的話，當心在意我們有緣再會吧，老家人還要問時，見尹教師拾起物件，拱一拱手，說聲再會，掉轉身，頭也不回，佯常而去，老家人將書信帶在兜囊，轉身回家，一路上尋思教師爺的動靜，留書信囑咐的言詞，逆料着十有八九，要應在我家小主人的身上，決不能是喜慶事，及至到了家中，見了老少主人，只說將教師送走下關鄉外，分手去了，老東

家點一點頭，說知道了，你歇息去吧，耿忠遵命退下，到在自己的屋中，打開箱子，由兜囊之中書信掏出，放在箱內，然後鎖好，在牆上留了個日期，掐指計算，連大小建都找清，至八十二天數好了某月某日寫在牆上，告訴從人們，你們大家記着到這個日子，提撥我一聲，有要緊的事，衆從人齊聲問道，老人家這個日子有什麼要緊的事啊，耿忠怎敢明言，略遲了遲笑着說道，因爲那個日子去取一筆銀子。衆人問多少，耿忠順口答道二百五十兩銀子，衆人說我們幫着你老記着，取了銀子時候，能不能給我們一頓犒勞吃。耿忠說道，誰先提我的醒兒，沒把事情悞了，單給他十兩銀子，餘者就給你們墩點肉吃吧，大家說着誰能獨得這十兩銀子，那個說過不了，一個月你們就全忘了，還得是咱們的記性，不言衆人紛紛談論，這光陰猛似流水一般，轉瞬間尹士興走了兩個來回啦，在這個期間，西門得飲食驟減，精神萎頓，老覺着氣短，心中不好受，請醫家調治，也都說不出所以然來，這日正是岑老莊主壽誕之期，西門德奉父命前往拜壽，到了岳家，岑老莊主是格外款待，未過門的姑老爺，那一個不要瞧瞧看看的，鳳儀姑娘的姊妹行，更拿新姑爺當個希罕兒看啦，看完之後，齊至後面，見鳳儀姑娘，用言語打趣，有歲數大一點的，就說大姐呀，未過門的新姐夫，想是得了想思病，面黃肌瘦，看着沒有去年有精神啦，鳳儀聞言，暗中吃驚，兩個多月以前聽見叔叔們趕集回來說，他在城內

幫場子，叫人家打啦。可沒打壞，現在聽他們說，面帶病形，莫非說受了什麼暗傷了不成，如果要是屬實的話，那就真應了我命中造定的孤鸞八字啦，又一轉思，少時間散了席，我爹爹必陪他往後邊來，我偷偷的看一看他，便知是否受了內傷，姑娘把主意擊妥，等了好半晌，岑老莊主與西門德翁婿二人，一面走着，一面閑談，向後園去散步，姑娘在窗隙內觀看，嚇了個魂飛魄散，只見他丈夫面色無光，神氣不振，眼神已散，山跟發青，顯然受了敵人的暗算，使的這招名曰斷魄截魂掌，傷的是氣，不傷筋骨皮肉，其法用內工，只消用掌輕輕一拍，振斷中氣，百日期滿，嘔血而亡，無法醫治，乃是蓮花掌門中最毒惡的招數，被其傷者百無一生，姑娘一見，真如雷轟頂上，險些昏倒，痴呆了半晌，斂了斂神氣，還歸自己的房中，躺臥床上，吞聲飲泣，柔腸寸斷，悲苦萬分，反復思想，就是不願羞恥去見父母，將話說破，也是不能救他活命，只可等他的死信到來，再作主張，別無良策，姑娘在深閨悲慟，無人知曉，西門德拜壽歸家，那裏知道未婚妻因他哭的盈成淚人一般了，他死在頭上，自還不知，尙自盼望尹老師與他訪求高人，恨不得一時來到，好習學驚人藝，以報一掌仇，朝朝盼想，日復一日，他這內傷漸漸的着重，西門永瑞見兒子如此的情形，慌了手脚，遍請明醫，全說不上是什麼病症，當然是不能下藥，急的沒有辦法，親身來見岑莊主，備說一切，岑莊主更是急的不得了

毫無辦法，西門永瑞看親翁也是沒有相當的主意，只得告辭回家，岑莊主送走親翁，歸至後面，正趕上愛女在座，老人家不由得唉了一聲，殘目之中滔滔落淚，安人驚問所因何故，鳳儀暗自點頭，心中明白，不由得一慘，也隨着落下淚來，安人更是訝異，忙問你們爺兩個，這是怎麼了，對我說明白了，我也好跟你們哭哇，岑老莊主就把西門德雖然有病，醫家都看不出病來，甚是危急的話說了一遍，老安人也是着急，便問自己女兒道，孩子你爹沒說他落淚，你也哭，我都摸不着頭腦，你怎麼就會知道了呢，姑娘拭淚答道，只因我父壽日，他來拜壽，一般姊妹行打趣於我，有言他害病的，有說沒有精神的，孩兒可就加了小心，偷着觀看，方知他受了內傷，早有意將話對父母說明，奈而說亦無益，不能挽回，只得聽之而已，今見我父落淚，我就知道是他的不好消息，所以我一傷心落下淚來，老夫妻聞言，相顧愕然。作聲不得。姑娘說道，聽說他那日城中幫場子被傷，直至現在，大約着一百日之期差不了二三十天啦，岑老莊主豁於立起身來，圓睜二目向姑娘顫聲問道，你說你說你說，這……怎麼辦，姑娘微微的慘笑，口尊爹娘，似乎這等事乃是前生註定，非是偶然，你老人家到不用着急傷心，俗語說的好，由天由命不由人，並且是人生須得順時行，他准死不能活的話，你老人家萬不可洩露一字，任憑他們怎麼商議，你老怎麼應承，實對你老說，孩兒我也不是不顧廉恥，姑娘人

家說這種難爲情的話，事已至此，就不能避忌了，這頭婚姻，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決定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二老如若亂命阻攔，兒有死而已，老夫妻聽女兒說出這悽慘節烈的話來，心中萬分難過，那一種的滋味，不亞如五內皆崩，岑老莊主強忍悲慟，苦笑了笑，咳了一聲說道：姑娘啊，歸房歇息去吧，鳳姑娘這吁了一口氣，悽悽慘慘點點頭，起身歸房而去。老莊主與安人老夫妻相對嘆息，默然無語。良久老莊主叫道：安人哪，看此光景，我們的命苦，達於極點啦，少時憐過女兒屋中夫勸勸他，待我進城去請親翁，磋商一個辦法，安人說也只可如此。過一時先說一時吧。老莊主也不回言，站起身來，懶洋洋向前書房走來，到在屋中，叫從人備馬，不大的工夫，將馬備齊，老莊主來至大門以外，接過打馬籐鞭，搬鞍認鏡，上了坐騎，從人也紛紛上馬。主僕們揚鞭打馬，亂抖絲韁，趕奔縣城，心急嫌馬慢，緊催坐騎，不一時進了縣城。來至西門的宅前，主僕們一齊下馬，早有人一直報入裡面，西門永瑞接至門外，兩親家相見，攜手往裡，至客廳落座獻茶已畢，岑老莊主叫這親翁，我們姑爺的病，既然得的這麼奇怪，咱們也別論他能好不能好，聽我的意見，火速辦喜事，讓他們小夫妻合房，而後死活我們倆個人就認命吧，總算作老人的責任完全盡到，其餘那也只可聽之而已啦，西門永瑞聞言怔了怔，說親翁這孩子的病，決對沒個好，恐其沒有多少天的遠限了，若是把

姑娘迎娶過來，他一死豈不把姑娘的終身給耽誤了麼，再者說姑娘跟我的女兒一樣，怎忍得叫他受罪呢，岑莊主慘笑了兩聲，淒然說道。親翁要照你這麼說，咱們那了頭還能另嫁嗎，實對你說，了頭已聽，知小子病重，這急切過門的主意，也是他自已主張，我們作老人的，也難奪其志，如若強行不依着他。大蓋是必要以死相殉。西門永瑞聞言痛徹肺腑，不由得老淚縱橫。嘆了口氣說好吧，咱們就出帖趕緊辦喜事，也得找個人，擇個日子啊，岑莊主咳了一聲說道，親翁還指望求順序嗎。今天請人，後天就娶呀，什麼也不用論啦，反正這場白事，是得好好辦一辦吧，西門員外點點頭，說好，就這麼樣辦，遂即派手下人預備請帖，備辦酒席，高搭喜棚，俗語說的好，只要有錢辦了趁心事，不費吹灰之力，俱已辦理齊整，岑老莊主出城回家，也是忙着趕辦一切。老人家率帶僕婦等，配備陪嫁的物件，更形勞碌，前庭後院頗呈一種辦喜事的景象，表面上喜氣揚揚，要是細看委帶着愁眉苦臉。樣兒，及至是日喜轎臨門，新人上轎，一路上吹吹打打，熱鬧非常。到在家中，下轎拜堂坐帳等的一切禮節，交代過去，親友們赴罷喜筵，俱各散去，直至洞房門掩，丫環退出，岑姑娘暗自細看新郎，見其神色頹靡已極，恐怕在十天半月之內，就要發現大不幸之事，想到此處，淚似湧泉，強行止住傷心，自己勸自己，前生造定，這十數八天的緣分，人力豈能勝天，順時聽命，該如何便如何吧。

西門德見新娘子端莊沉靜，容顏秀麗，愁鎖多日的雙眉，不由得展放，充滿了憂鬱的胸懷，也是豁然寬暢，慘白的面孔上，現露出一團喜色，時已子夜，一雙新人上床安寢，男女居室乃人之大倫，夫妻定情的事，就不言而喻，次日起床，自然得循例交代一切的俗禮，三朝已過，小夫妻兩情相洽，倩影雙雙，坐上二老說不出的喜中悲傷，家中僕人等也是替担着一分心，恐其折散鴛鴦，爲期不遠，老主管耿忠看公子爺的病況如此沉重，料到了尹老師留的書信，必有關係，或可交書信的日期，恐怕就是我們公子爺的難關吧，思索至此，更加愁悶，最苦惱的就是鳳儀姑娘，明明白白沒有幾天的遠限，就得勞燕分飛，死別生離的關頭，決對的脫不過。表面上還得提起歡喜的神氣，在丈夫前百般開導，說說笑笑，心裏那一番的苦楚，無法說出，總有眼淚忍回去往心裏流，閒譚之間探詢幫場比武那人的名姓與年齡面貌，提到此處，西門德冒然長嘆說道，他倒是說了名姓，爲時已久，這不相干的事，那裏記得，論其年貌大蓋是三十來往，中等身軀，算個俊品人物吧，姑娘聞言音自叫苦，心說我的糊塗天哪，好一個不相干的事，這條性命喪在他人之手，還在夢中，竟把名姓忘去，爲後這血海冤仇，我可找那個去報哇，西門德見岑姑娘沉吟不語，驟然變色，不由得一怔，那知曉他妻子心中的痛苦，莫可言狀，很驚異的問道，你怎麼了，姑娘急忙斂神強作笑容說道，我聽說你把那人的名姓



忘去。我們這一掌之仇，可怎麼報呢，因此爲難，西門德哈哈一笑說。這個事你倒不用憂愁，尹老師認得他，何愁找他不着，姑娘一聽心說還算好，尙有線索可尋，不難追他狗命，遂用話岔開，閒譚別事，兩個人形影不離，度着美滿的光陰，不覺得又是幾日，姑娘暗自審察丈夫的氣脈已至死期，密令陪房僕婦，偷偷的備辦一切身後之物，老主管耿忠，這日早起，梳洗已畢，坐在屋中吃茶，思前想後，正自出神，猛然間由外面進來一人，叫道老人家這十兩銀子該着是我的，你們可都忘了，耿忠吓了一跳，細看乃是家人紀成，老頭子勃然大怒，喝道什麼事，大驚小怪的，吓的我心直跳，你瘋了吧，紀成樂孜孜的說道，你老看，說着用手往牆上一指。這個日子你老取錢，不是說好嗎，誰要給你老提醒，你老給十兩銀子，今日正是日子，我可沒忘，你老給幾銀子吧，耿忠聞言抬頭看牆上日子，不由得兩眼落淚，紀成也吓怔了，趕緊陪笑說道，你老別心痛，我不要這十兩銀子還不成嗎，耿忠哭着說道，傻小子爲十兩銀子我哭的是什麼，這就要了命了，紀成也不敢往下問，耿忠哆哩哆陵站起來，開箱子翻拾了半天，將尹老師留下的書信找出，邁步往外直奔上房，來至屋中，見老員外與安人正在吃茶，見耿忠進來，手舉一封書信，忙問那裡來的信，老人家顫顫微微遞至員外面前，口中說道……

說罷放在桌案之上，西門永瑞衝着書信發怔，暗自思想，大概決沒有好事啊，沒法子不看又不成，拏起書信撕了封皮，將信箋舖在棹案之上，展開觀看，內言東翁台鑒。逕啓者敝人自到貴府辱蒙優遇，忝充教師之席，素乏驚人之藝，捫心自問，深愧濫竽。致令郎所學無成。對於武術二字，焉能談得到，不過是學些江湖上花拳而已，數載光陰，悞人非淺，敝人受良心支配，自愧無能，決然辭去。甘愿遊走江湖，淪落天涯，藉耍拳棒以覓衣食，較之尸位素餐，殊覺坦然，此次歸里掃墓，路經貴邑，本擬趨謁台端，洽與令郎街頭會面，此時敝人適值當街賣藝，所有觀衆一見令郎趕到，便要求令郎幫場獻藝，敝人深恐惹起是非，婉言攔阻，奈令郎青年好勝，一時技癢，允許幫場，不聽阻止，又兼衆聲附和，更攔阻不住，只得聽之而已，在衆目之下，令郎好勝心重，難免恃才傲物，言語間遂流露出狂妄之詞，態度上顯露現驕矜之色，肇禍之由，寔基於此。令郎練藝完畢，觀衆采聲將息，忽有一人名寶振山者，高呼倒好。令郎如何受得，雙方欲比勝負，敝人急從中解釋，極力調停。但彼此各不相下。不容說和，立時交起手來，敝人束手無策，徒喚奈何，豈知兩下動手數十合，令郎竟被其所算，受擊一掌，當即仆倒，救起後見身上並未受傷，只言中氣短促，敝人聞言不勝驚駭，五內欲裂，蓋知令郎已受內傷，中氣振斷，百日之期，必嘔血而亡，決無拯救之方，又乏復仇之力，若當時報

官捉捕，彼兇武術高強，徒多傷人命，恐難弋獲，遂將其姓名詢明，暫任其法外逍遙，以待後圖。從令郎回家後，詭託訪師，又離尊府，從此天涯海角，遍求名人，以作爲令郎雪仇之計，所有經過本應當面言明，因恐尊府老幼在百日期悲慟不堪，思維再四，不得已出此下策，臨行留函，素知尊管忠誠，鄭重叮囑，托伊臨期呈閱，以明真像。望善保玉體，勿過悲慟，此實關乎天命，非是偶然。雖抱伯道之憂，勿效子夏之泣，達者如東翁，必知逆來順受之道也。安命聽天之言，望三復之，藉以減除煩惱。歐養天和，自尋樂境，以度晚年可耳。至於敝人此行必訪求高人，與令郎報一掌之仇。多者十數載，少者三五年，必有以報命，倘不能如愿以償，誓死不歸矣。不情之處，千祈原諒。爲荷，草此卽候潭社安綏云云。老莊主看完了信，當卽暈倒。衆家人連搬帶叫，好不容易才緩過這口氣，哭將出來。老管家向前急忙攔阻說道：老主人且停悲聲，此時可不是你老爺子哭得的，請想你老要是不鎮靜住了，上下的人不就全把心亂了嗎。急急快快給我們少主人預備身後諸事，不然的話，要是到時刻，真若是一口氣不來，那可怎麼好呀。老莊主聽家人之言寔是有理，免強止住眼淚，站起身來，急奔後房，來至屋中，見他們婆媳相對垂淚，不等媳婦見禮，老頭子淚眼愁眉慘聲叫道：媳婦啊，你們娘兒倆個別着急啦，這就有頭緒了，說着把尹老師留的書信擲於棹上，姑娘拿起來看了看，轉手遞與老安人說

娘啊，你老看看吧，老安人悲切切的說道，媳婦我早瞧明白啦，回頭叫道老員外爺，你還在夢中呢，咱們兒妻沒過門的時候，就知道他丈夫沒有幾天的活頭，因而急於過門，以盡婦道，時才問他對我說，我才知道，故而我們娘們倆，這裏頭落淚，正要遣人請你過來說知一切，沒等請你回後面，你也得着信啦，這可怎麼好呢，老莊主說我得趕緊派人預備他的後事，姑娘站身口稱老人家，你老聽信就得了，一切的我都早預備齊了，說着站身往後，歸到自己房中，把眼淚止住，強作笑容，見自己丈夫躺在床上，愁眉苦臉，似睡不睡，微見哼哈之聲，姑娘來到床前，輕輕坐在一傍，西門德微睜二目，有聲無氣的問道，你上那裏去了，姑娘強作笑容，手拉着丈夫的手，喜孜孜的說道，你猜吧，我往那裏去了，西門德長吁一口氣，紮掙着慘笑了笑，顫微微的說道，大概你上娘的屋中去啦，姑娘故意的嘆哧一笑，輕輕拍了丈夫肩頭一下說，是你真猜着了，唉可是呢，將才在娘的房屋之中，提起你的病來，人家說有一個冲喜的法子，比你的病重的多全冲好了，娘叫我跟你商量商量，咱們也冲一冲喜，萬一你要好了，不是省得受罪了嗎，西門德問道，好固然是好，但不知怎麼叫冲喜呢，姑娘說這冲喜的法子，大概你也聽說過，就是跟人死了一樣的預備，把壽衣都穿上，支上板床，往上一躺，鬚髯是停上了一樣，也把棺材抬進院來，應該穿孝的人，全把孝穿上，可就是不許哭，呆這麼一會兒，

在都把他脫了，就算冲完了喜啦，大家都出這個主意，怕你嫌喪氣，娘說叫我跟你商議商議，你看怎麼樣呢，西門德唉了一聲說道，事已至此，諒難脫過，反正也是這麼一回事，還說的到嫌喪氣不嫌喪氣嗎，並且是老人家的主意，怎可違背，可是誰不希望我好呢，照着這麼辦，姑娘點頭說我也看着這麼辦對，叫過陪房的婆子說，你出去傳話，把我預備的一切，全運進裏面來，婆子遵命至外面告訴老人家至某處某處，將預備的壽衣棺木等等急刻送進府來，老人家飛也去分頭送信，不一時全然送到後院，姑娘忍着眼淚，還得面帶笑容，心中似刀攪的一般，口中還要說些個吉祥話兒，笑哈哈的給丈夫穿壽衣，口中說着吉祥語，床已支好，請丈夫在床上仰面一躺，自己更換孝衣，手下人等也一齊的換了孝服，姑娘在床前一站暗自傷心，不敢形容於外，傳話去城外請娘家父母，前廳後院請老員外與老安人，手下人去訖，此時天光的時候也就在己分時，西門德睜眼四顧，只見他妻子站在床前，呆呆的發怔，遂即叫道賢妻呀，看你這種設備，是早有成竹在胸，我也明白八九了，何防對我明言，到這個時候，還瞞着我作什麼呢，姑娘聞言，伸手拉着丈夫的手，一歪身坐在床沿上，這傷心的眼淚，再也抑止不住了，滿面淚痕，悲切切的叫道，丈夫哇，你可知你妻子的一片苦心麼，事至臨危，你不問當然也要對你說明，就將由拜壽看出病形，由手下人的口中聽說幫場受傷，料定必有今日，故此

不顧羞耻，催促爹娘于歸過來，就爲的是親視含殮，以盡夫妻之情，預先不與你說明者，恐其你多增煩惱，與事無益，樂得的哄着你閨中調笑樂一時少一時，給他個得樂且樂，今已大限來臨，少時四位老人家到齊，我們大眾看着你撒手西歸，說到此處，姑娘的粉面發青，暈將過去，外面僕婦等聽屋中聲音不對，連忙來至裏面，一見姑娘悲慟得背了氣，急急向前揪叫了好半晌，方才緩過氣來，放聲大哭，西門德躺在床上，聽妻子這片言詞，又見他妻子昏迷，他也就直瞪着二目，欲哭無淚，如痴似醉的望着，及至他妻子明白過來，他也清醒了，遂即說道，賢妻你別哭了，我的心要碎啦，都是爲丈夫一時無知，惹下這場橫禍，一死何惜，最可恨我愧對父母養育之恩，間接着對不起岳父母二位老人家，又陷害了賢妻你的終身無侶，爲丈夫何以算人，真是天下第一罪重者的了，正說話間，簾子起處，由外面進來西門老員外與安人，進到屋中，老安人的淚似湧泉，哭不成聲，老員外來至床前，氣吁喘喘，滔滔落淚，顫聲叫道，兒啊，你來看這就是你致命之由，說着將手中書遞將過來，西門德接過書信，乃是尹教師所留，細看書中的情節，如夢方醒，不由的怒氣填胸，悲慘交加，當時就哼了一聲，閉氣發昏，大眾連忙呼喚，叫了半天，才悠悠氣轉，長嘆了一聲，叫道，父母啊，不孝之子從今永離膝下了，望乞二位老人家不要想念，養兒相我這樣的，死了倒省許多心，又向岑老莊主夫

妻叫道，岳父母二位老人家，小婿自作自受。死而無憾，惟有愧對你二老，且一陷了令媛的終身，實爲千古之罪人也。回過頭來向姑娘招手。岑姑娘伸手，西門德將姑娘的手緊緊握住，搖憾着說道，蒙卿之情義，何可爲報。我今將與世長辭，棄你於百萬分難境之中。白髮雙親，痛子夭亡情切，當然是仰望賢妻勸慰孝養，不過是拙夫這就愧對於你，捫心自問，有何顏面，再以此重担相累。貽悞卿之終身呢。岑姑娘慘然冷笑了兩三聲，然後口稱丈夫，照你的意思，若是你死了之後，叫我如何呢。西門德說道，我死之後，你可歸還母家，另選佳耦。度此青春吧，岑姑娘聽完了這兩句話，立時顏色更變，杏眼圓睜。厲聲說道，丈夫你原來不知爲妻子心意安在，難怪得竟會說出這片言詞，你可要明白，我明知道你大限將臨，在二老面前，力主卽日過門者，一乃是了這一段惡，姻緣。二者是替你報答雙親養育之恩，支持門戶，繼你應爲而未爲者。因此甘做未亡人，三者麼，說到此處，兩朵紅雲，直上腮頰，接脣臉一發青，咳了一聲，繼續說道，所希望者，能留下一點骨血。接續西門氏香煙，不斷宗支，較比過繼承祧不是強的多嗎，幸而蒙天之佑，仰賴祖上餘德，大約是能够如愿以償啦。今日四位父母在此，當面不得不將話說明，丈夫啊，別論此胎是男是女，請你留下乳名，將來孩子大了，也知道他不是無父的孩子，這是我之心意，山河可改，此志不移，否則卽以死繼之，說至此，

氣堵咽喉，再也不能繼續再說，二目一翻，軟癱在就地，兩家的老人哭不成聲，西門德哼了一聲，也昏了過去，兩親家一面哭着，一面分頭拍叫他們小夫妻，好容易兩個人都緩醒過來。姑娘站起身來至床前，西門德眼望父母，嘆氣說，爹娘啊，兒大大的不孝嘔，來世再報養育之深恩吧，又叫道岳父岳母，小婿轉生答謝二老之盛德吧，衝着姑娘點點頭，叫道，賢德的妻呀，孝親撫孤，全仗你這未亡人啦，拙夫再世，甘愿變一女流，與你做妾爲婢，而酬此情。是所願也，說完了這話，眼望外面叫道，尹老師，徒兒悔不聽你老之言，果有今日，愧對恩師啊，又喊着罵道，寶桂呀，好小輩，我與你何冤何仇，你下此毒手，今生難報此仇此恨，九泉下作鬼，也要活把你的魂魄，冤怨相報，愈說愈狠，破口大罵，偶然間一聲狂吼，口噴鮮血，昏將過去，岑姑娘雙手抱住，在手邊呼喚，恨心的人，尙有未了之事，你且慢走，呼喚了十幾聲，西門德悠悠氣轉，睜開二目，看了看爹娘，瞧了瞧妻子，長嘆一聲，眼中落淚，慘悽悽的說道，有話快說，岑姑娘氣吁喘喘的說道，你將孩子乳名留下，待等分娩之後，我身體復元，改拌道裝，去到山西龍門縣麟島凌霄觀，找我師傅，叫他帶我天涯海角，尋找寶桂那奴才與你報一掌之仇，，趁你有這口氣，當面說明，我們兩個人的老人家俱在跟前，你必須留下遺言，准許爲妻替夫報仇否，如不然，我可不顧一切，當時死在你的面前，倒落一個夫妻們携手



同歸地府，西門德眼望着岑姑娘，叫道，賢妻呀，你的武術是否能打的了竇桂嗎，岑姑娘說道，十數年前我師傅凌霄觀主雲遊到我們家中，正值我娘患病，我亦患病，老道姑與我們治好，將我收在門下，傳藝十年，他老人家乃是劍客一派的人物我所學比我師傅當然是不成啦，若論竇桂之輩，與我動手，致其死命，毫不費力，我若無這種的學問，一見你面，豈能知道你受了暗傷，連你能活多少日子全都斷定，這豈不是個鉄証嗎，你何必信不及，你被他人打死，我再找他送死。世界上有那種糊塗人麼，你鎮靜鎮靜想一想，我說的對不對，西門德慘笑了笑說道，好吧，不料想有賢妻與我報仇，死無憾矣，又叫道，四位爹娘，我死之後，可叫他替兒報仇，不可阻攔，是爲至要，他若生下一女也罷，一男也罷。乳名遺成，兒言盡於此，說畢，長吁了一口氣，瞑目而逝，閻家痛哭，岑姑娘不但不哭，而且婉言解勸四位老人家，止住悲聲，然後主持辦這一場白事，照例是停了三七，開吊發喪，入土安葬，諸事已畢，岑老莊主夫妻歸家歇息，岑姑娘在翁姑面前，歡天喜地，曲意承歡，操勞家務，親友稱贊，上下佩服，過了些日子，二位老人家被這賢德的媳婦孝順得毫無慟苦，飲食如常，別看老來喪子，到不覺得有什麼不安適之處，忽爾旬月，遺腹兒將及產期，岑老安人來到，帶產婆等經心看守，這一日十月足滿，遺腹兒，呱呱落草，從人們忙着報喜，老莊主聞聽媳婦產生孫孫，喜之不盡，

滿斗焚香，達謝天地，祖先堂上供叩頭，幸而西門一派的香燒未斷，三朝大開湯餅宴，諸親友齊來慶賀，弄璋之喜，轉瞬彌月之期，更是熱鬧非常，搭棚唱戲，款待親友，一連熱鬧了三天，方才事畢。衆親友各自歸家。本家上下的人等，方得歇息歇息，俗語說的好，客去主人安。一點也不差，又過了幾日，岑姑娘向二老說道，爹娘啊，現在凡事已畢。乳母與孩子很是相得，你們二位老人家，含飴弄孫。晚年之福，不過於此。孩兒打算三五日內，收拾一切，改拌行裝，去找我師傅，好報一掌之仇。老夫妻聞言怔了半晌，婉言說道，孩子你所說的全對，應該如此，我們也願意早報殺子之仇。不過是有一樣，不甚妥當，因為是遺成將過彌月，你再遠行，許多不便。我們可不是攔阻你，不樂意叫你出去報仇，實係孩子太小，你做親娘的，不宜遠離，再者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也不忙於這一時，我們的意思，打算少就擱三五個月，把孩子扶養大着點，你離家也好放心，我們也就放了心了。咱們西門一脈，指望此子，關係甚重，望媳婦你以孤兒爲重，餘者緩議方爲上策，如果你一定急於報仇，我夫妻也不能够執意的阻攔，這不過是與你商議，大主意還得你自己拿。岑姑娘聽老人家這片言詞，却更有理，焉能違背，遂即答道，爹娘之言，義正詞嚴，孩兒謹遵，這報仇的事件，暫且從緩吧，老夫妻大喜稱贊道，好明白真賢德媳婦哇，西門氏的先人，亦當感情於泉下矣，岑

姑娘強作笑容，說道，爹娘之言，無乃太過，叫孩兒何以克當，一家人歡歡喜喜，度着歲月，全仰仗岑姑娘任勞任怨，忍慟負重，膝下承歡，扶養遺腹兒，老夫妻終日裏喜笑顏開，親友們無不羨慕，家中從人僕婦等，一個個認真作事，井井有條，毫無紊亂，鄉里稱贊，西門員外家，娶得一個賢孝節義善於治家的好媳婦，將來准得上無雙譜吧，遂有人說他兒子長大了官，奏明聖上，特旨旌表，說不定還能在咱們這縣城修造一所賢孝牌坊呢，岑姑娘兢兢業業。雖然落得鄉隣誇獎，可是人前歡喜，背人愁，冰心鐵膽，苦的可憐，柔腸寸斷何人見，苦續幽情向誰言，獨宿空閨，偷彈淚。淒涼長恨奈何天，他個人正度的是無聊歲月，一點堅貞，百折不回，光陰迅速，遺腹兒已及週歲，鄉間的俗例，小兒每到一週，必要預備下種種的玩物，書籍筆硯，用木頭製造的小刀，小槍，印劍等等，擺在小孩的面前，看他拏那一樣，以定大了有什麼出息，俗稱抓週，並且還要大請親友，西門姓富甲一方，當然更得大事鋪張，親友雲集，在中廳八仙棹上，鋪着紅毡，上擺抓週應用的諸般物品，乳娘將遺成兒抱至向諸親友敬禮後，放在桌案當中，人人誇贊此子，與伊父活脫一個額來，肖像的很，實是西門有德，若不然那裏有這樣好後人，說來也奇怪，將及週歲的孩子，許多人圍繞觀看，不但不認生害怕，而且樂孜孜的左顧右盼，態度自然，兩隻眼神光格外充足，迥異尋常，有知識的人，暗贊實

非凡品，比其父勝強百萬倍，子強父弱的話兒，要應在他家，此時請來的兒孫多的老媽媽，穿着吉服，站在小孩面前，輕輕的叨念道，小莊主今日抓週，定你老的終身所好，喜愛什麼，你老拏什麼，手指着各種玩物說着名目，小孩睬也不睬，又指着書筆的說道，大了念書寫字，好中狀元，小孩咧咀一樂，扎煞小手，相要拏的意思，大家闕堂大笑，樂的小孩瞪着兩隻眼怔怔的視看，親友中上年歲的報怨道，你們這些年青人，太不知深淺啦，唧唧嘎嘎亂樂，要是驚嚇着，誰能担的起，衆人聞聽，當時就寂然無聲，這個時候，那老媽媽把書筆等送到小孩懷中，又用手指着刀槍說道，你的父母全好武，你也不能不愛吧，把小刀小槍遞將過來，孩子伸小手亂抓亂搶，都樂出聲來了，拏到手中，抱在懷內，衆人一齊道喜說道，老員外，老安人，少奶奶，你們實在可喜可賀，這種孩子大了，文武雙全哪，老員外連忙說道，托衆位福吧，但願如此，借衆吉言，乳娘見抓週已畢，伸手來抱孩子，將一抱，孩子哇的一聲就哭了，嚇的岑姑娘連忙將孩子接過，還是哭，一面哭着，還往棹上奔，岑姑娘借着他的奔力，慢慢的緊靠桌子前，小孩伸小手，一手抓印，一手抓劍，大家這才明白，連印帶劍，遞在手中，兩隻小手，握住印劍，嘎々大笑，這一來把衆親友樂了個前仰後合，老夫妻直樂的咀都合瓏不上來了，姑娘見遺成兒，這番動作，直喜得心花怒放，繼聲大笑，那小孩彷彿明白似的，一張

小咀，啗住他娘的鼻子，更把大家逗的連肚腸子都樂疼了，自從西門家遭了慘變之後，這是第一次老少快樂到極點，抓週已畢，調開桌案，開席款待親友，盡歡而散，又過了幾個月，岑姑娘對於孩子輕易不抱一抱，總有找娘的時候，不但不抱，反倒輕輕打上幾掌，非得祖母抱過去，老夫妻倆才能哄好，日子一長，除去跟乳娘吃乳而外，就跟祖母父母蛙步不離，偶而見着他娘，也不十分要抱，如是者又有幾個月，這一日岑姑娘伺候爹娘茶餘飯後，說遺啓稟爹娘，現在兒已能脫身啦，望乞開天地之恩，准兒離家了這一場夙願，二老聞言，怔了半晌，無詞可措，不由得老淚縱橫，遲疑了良久，方才頓聲說道，兒啊我們捨不得你呀，岑姑娘也是淚流滿面，慘然答道，兒怎忍遠離膝下，有虧人子之道，弱小的遺兒，累堂上雙親操勞，然而時勢如此，迫不得已，必須不顧一切，狠心離家，尋覓仇人，與死者雪冤，以完替夫報仇之初志，歸期不遠，望雙親體恤孩兒之苦衷，暫忍分別之慟，允許孩兒變裝起身，大仇昭雪，急行歸家，決不能累兩家父母作倚閭之望，祈二老寬心等待，團聚有日，說到此處，已然是悲不成聲，老夫妻聽兒媳這番議論，知不能再留，當即一口應允，立刻遣人出城到岑家莊去請親翁親母，不一時來到，見禮已畢，歸座，西門老員外，就將姑娘要動身去報仇的話，詳細說了一遍，岑老夫妻，也是無可如何，少不了的千叮嚀萬囑咐，說不盡的離別苦楚，岑姑

娘自然是唯唯諾諾，婉轉週折，百般安慰，直把四位老人家哄的破涕爲笑，天已昏晚，大家這才用過了晚飯，天交二鼓，歸房歇息，岑老安人當然是與岑姑娘住在一處，母女間的情感比較特別的重，一夜未眠，母女譚心，直說到天將發曉，岑姑娘這就改變裝束，所有道姑應用一切的物件，俱是，老道姑臨行給他留下的，以備萬一，今日可真用着啦，變裝已齊，宛然一女道士，那裏看得出是一個當家的奶奶呢，岑老安人見女兒如此打拌，格外傷心，哭啼啼的說道，女孩啊你可千萬別把仇報了之後，忍心出家，那你可以把爲娘我傾死了，岑姑娘回道，娘親請放寬心，勿論如何我當然是得出家，可是這麼着得把兩家的父母侍奉到壽終正寢，將遺成兒教訓道成名之後，娶妻生子，到那個時候，兒必要寬領闊袖，苦守蒲團，在三清教下備一個來世之福吧，暫且決定置父母養育之恩於不顧，老安人聞言轉悲爲喜說，這才是我好賢孝的閨女哪，母女們一同來至上房，見過了三位老人家，姑娘傳話叫一干男女僕人齊集廳前，少時來齊，姑娘站身來至外面，衆家人一見少奶奶這樣打拌，俱都是一怔，姑娘微微一笑說，你們見我這樣打拌，聽着有點詫異吧，只皆因是少莊主受傷而亡的事故，我如此改拌天涯海角尋找那小輩替夫報仇，我今日就要離家，但是老庄主老安人年歲高大，你們小莊主不及二歲，可算得老的真老，小的真小哇，全仰仗你們各有一份良心，直當惜老憐幼，我們爲主人的待你們

雖沒有多大的恩惠，好在還沒有惡感，此次相托，不曉得你們可能任勞任怨，作個義僕，衆家人聞聽一齊答言說道：「少主母你老人家出外去尋仇人，令人佩服，我等雖是個無能之人，自問良心尚在，慢說素日老少主人待我們恩寬，就算是有刻待之處，衝着少主母這份節烈賢孝，我們也要盡犬馬之力，免除你老內顧之憂，好與我們少主人昭雪這一掌之仇，岑姑娘聽罷，點點頭說道，好在你們如此明白，我是感情不盡，但願你們始終如一，心頭似口頭，我這廂有禮了，說着飄飄下拜，僕人們俱皆跪倒，齊聲說道，奴才們擔當不起，姑娘說道，你們起來，我還有話講，衆從人立起身形，姑娘又說道，我走之後，你們率由舊章，如有不遵守原有的家規，或者作出對不起主人的事，口是心非，昧了天良，我歸來之日，你等來看，說着攏劍把噲啣啣寶劍出匣，來至台階下影壁前，有一個荷花缸的石頭座子，高約二尺餘，舉劍就劈，只聽得噲啣一聲，寶刃過處，石頭座子分爲兩開，嚇的衆家人一個個搖頭咋舌，姑娘手指劈開的石座說道，你們那一個違背我的言詞，以此爲例，衆家人齊說不敢，姑娘說自今日起，每月每人加賞銀二兩，容我報仇事畢歸還，每人賞紋銀二百兩，言必有應，否若食言，叫我家還出這樣逆事，大概你們能信任吧，我決不能失信於你等，衆家人齊聲說道，那我們那能不信呢，謝少主母吧，姑娘把手一揮說，你等歇息去吧，衆家人散去，姑娘劍還匣中，進屋落座。

，老人家耿忠向前跪倒，口遵少主母，你老人家料理家事恩威並濟，老奴佩服已極，我家少主人雖死猶生，不過就是天涯海角尋找仇人，恐非一朝一夕之事。山可跋深，人情鬼域，諸多艱險，少主母開恩，老奴改拌香火道，扶持少主母，一路同行，方爲萬全，岑姑娘聞言說道，老哥哥請起，你可算西門氏中之義僕，耿忠站身立在傍邊，姑娘婉言說道，家中一切，老主人，與你家小主人，全仰仗你一人之力，支持這般殘局，責任重大，此乃係全大義，隨我外出，固然是對，可是我之存在與否，與西門氏門中沒有多大的利害，換句話說，沒有了我西門氏也是照舊的過活存在，若是沒有了你的老主人與小主人，西門氏就算絕了宗支，亡了門戶，保我者可謂之顧小節，你之一片忠心，我也不能執意的阻攔，你可要量其輕重，全大義顧小節，俱皆由你擇選。老人家聞聽涕淚交加，悲切切的說道，少主母哇，你出的好大的題目，叫老奴無可如何，豈能爲小節而傷大義，只可認慫少主母你捨命冒險去吧，姑娘點一點頭站身，向西門員外說道，望爹爹視耿忠如子侄，凡所有家務俱交他主張辦理，斷無舛錯，你老人家與我娘含飴弄孫，消磨歲月，兒之歸期不久，若是尋找仇人不着，每年必要歸來，以慰雙親之想念，且能料理一切家務，如此辦理，毫無窒礙，說罷與四位老人家行禮，行禮已畢，站起身形，慘然說道，兒暫離膝下，就此起身啦，四位老人家瞠目無言，此時乳母將遺成兒



抱至面前，岑姑娘心中慟苦，莫可言狀，表面上強作笑顏，手拉孩子的小手，笑吟吟的說道，兒啊你在家中不要鬧魔，乖乖的少要你樂，多要你樂，好哄着你祖父朝夕歡樂，爲娘去給你父報一掌之仇，孩啊你聽得懂爲娘這片話嗎，說來也奇怪，那遣成兒手舞足蹈，彷彿是明白，好像喜歡的不得了似的，跳躍完了，衝他娘嘎嘎直笑，這一笑不要緊，四位老人家個個淚流滿面，岑姑娘心似刀攪，再也忍不住了，也是淚洒胸前，擦了擦眼淚向四位老人家飄飄下拜，說了聲請要保重，轉身就走，頭也不回，飄然而去，姑娘離了家門，認大道晝夜奔馳，這一日來至龍門縣上麟島，至凌霄觀前叫門，裏面女童出來開門，一見不認識，問其何來，姑娘備說詳細，那女童連忙行禮說，原來是師兄歸廟，前兩天師傅還提念你來着呢，說着讓姑娘進來，關上廟門，一同往裏，來至鶴軒屋中，問道童兒，外面何人叫門，女童答道說師傅哇，我師兄回來了，裏面說你那個師兄，姑娘答言，口稱恩師，是弟子我，裏面啊了一聲，說着話已然來到鶴軒之內，姑娘拜倒雲床之前，滿眼落淚，慟哭失聲，老道姑跳下雲床，連忙抱起，安慰他道，徒兒不要傷心，你的事爲師盡知，我去看你，正赶上你出關的日期將近，並曉得你丈夫受傷的情形，貧道不忍與你等相見，我是乘輿而去，敗興而返，前生的定數，何可怨天尤人，汝今日之來，大約是見爲師請命，要找寶桂寶振山報復一掌之仇，大概是這麼一回事吧

，姑娘止住悲聲說道，不出師傅所料，正是要替夫報仇，望恩師援助徒兒，了這一段冤孽；西門氏存者沒者皆感大德，老道姑說道，善哉善哉，汝卽有這一番賢孝節烈的志向，爲師豈能袖手，勿論至如何程度，必要盡力幫助於你，完成你的壯志，你也要明白，凡事俱有天數造定，須得順時而行，萬不可一意狐行，任性所爲，要抱定盡人事而聽天命之宗旨，方可達到完全，反之不但難收全功，且要多生波折，大爲無益，你其慎之，姑娘點頭應諾，暫時住在廟中，老觀主盡心指撥武術精華，姑娘也是心領神會，刻苦鑽聽，忽而數月，姑娘辭別恩師，歸家省親，略住十數日，料理料理家務，又行歸廟，每年必要歸家一次，如是者好幾年，這個時候，姑娘的武術，已臻化境，這一日竇桂隨化師傳來至凌霄觀，老觀主秘密對姑娘說道，別看竇桂來在咱們廟中，我看其印堂放光，正走子午，此時不可妄動，暫爲忍耐，候伊惡貫滿盈之時，一舉可成，否則仇報不成，不定有什麼變化，萬不可違抗天命，姑娘口中唯唯，心中大不以爲然，俗話說的好，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比比武爲名，姑娘打了他一暗器，可惜未中要害，虧得老觀主婉言解散，竇桂師徒走後，老觀主把姑娘着實的訓斥了一頓，自此姑娘恪守師訓，將替夫報仇的事，隱忍心中，朝夕用工，非是一年，此次接道少林寺三教伏魔大會的請書，老觀主將姑娘叫至面前，說道，這回伏魔會開，方是你復仇的時機，姑娘聞言大喜說道，

師付你老人家去不去，老觀主笑道，這麼大的一場事，貧道怎能偷閑躲懶，不但是去呀，到在大會，並且還得大開殺戒，助力僧道俗，共滅白蓮教，說着姑身進裏屋，不大的工夫，拏出一個小匣來，放在棹案之上，打開匣子，裏面放着一對指甲套，觀主拏在手巾，叫道徒兒，此物賜你，替夫報仇，必須要仰仗於他，姑娘跪倒，雙手接過，觀主說將此物帶在左手上，內裝戮目迷魂沙用法，假言太祖神拳，隔山打半，百步打空，無論什麼人，只要站在百步之內，舉掌一打，敵人當即命喪，死後還不得托生，魂魄永遠壓在陰山背後，你若如是一說，敵人必要疑信參半你舉右手，假作打勢，口中說你看神拳，追你性命，任何人他也要瞪雙眼觀看你右手，在這個時候，你左手帶的指甲套，對準了敵人眼角，大指掐簧，指甲套內的迷魂沙發出，落在敵人眼角之上，此沙雖然微小，一落在眼中，其力甚大，將心血定住，被打者立即昏倒，殺副任憑於你，要是耽悞過了三五盞熱茶的工夫，不用解藥，被打的人，自己就會還醒過來，毫無害處，今將此物賜你，以報血海冤仇，閑時必須訓練精熟，臨期方能遂心應手，姑娘再拜領受，又過了倆個月，離開會的日期將近，師徒們這才離廟，趕奔少林寺，速赴三教伏魔大會，到了會場，開會之後，老觀主囑咐姑娘，寶桂不上台，汝不可輕舉妄動，姑娘點頭遵命，好容易等到惡貫滿盈的寶桂登台，姑娘才上台動手，一片假言，用戮目迷魂沙，打倒寶桂

，連一班的俠客劍客，世外高人等，全給鎮住啦，姑娘倒不是沽名釣譽，皆因是若不說明結仇的緣由，在會場上比武較量，打倒了爲止，豈能開膛摘心，故而將替夫報仇的根本緣由，當場詳細說明，這片話說完之後，一千俠義世外高人等，齊聲稱贊。張三丰說道，念你賢孝節烈，會場上允許你亮劍斬仇人，任意處治竇桂，以報你的血海冤仇，若有其他者干涉，自有貧道與僧俗諸會首擔當一切，不要遲延，動手報仇吧，姑娘打稽首謝過，轉身亮劍，將竇桂開膛剖心，摘下人頭，撿出二目，亂刀分屍，展眼間會台上血肉狼籍，驚心駭目，姑娘把冤仇報畢，下台更衣淨手歸座，少林寺的小沙彌，收拾台上的屍骨血肉，另換了台氈。張三峯飛身上台，打稽首，口念無量天尊，此次伏魔大會，貧道一人，要來結束，勿論所來各派有多少位登台，貧道一人應付，那一位賞臉，請上台來，較量較量，說罷站在台上，二目放光，銀髯倒豎，滿面怒色，令人可懼，就這麼些個人，寂然無聲，面面相觀，張三峯見此情形，哈哈大笑一陣大笑，聽震屋瓦，猶如虎嘯龍吟，白蓮教匪，一個個驚魂動魄，張三峯止住笑聲，說道，這麼辦吧，就請蓮花道院的三教主之一你們那一位登台，白蓮派二教主欒宙叫道，師兄師弟，你們與我略陣，待我登台一戰，說罷站起身來，欒宇與徐鴻儒一齊說道，萬勿輕忽，多加小心，欒宙點點頭，飛身上台，張三峯微微笑道，謝過教主賞臉前來，欒宙說道，你不要輕狂，接招

好了，說着遞掌就打，張三峯一笑，也不多言，合掌相還，兩個人一來一往，打在一處，彼此都下了決心，天地雖大，不能共立，交上手，約有百十來個照面，這一招，欒宙的掌蓋着前胸打到，張三峯並不躲閃，送前胸相迎，將及切近，用一招惡虎吞龍的解數，雙手一抄他的臂膀，欒宙見事不祥，往回抽手，微然慢一點，被張三峯雙手扣住他的腕子，用移山分錯之法，扣住寸關尺，欒宙週身麻木，無法來破，張三峯左手擋着他的寸關尺，右手叫足了抓石如粉的工夫，在他脇骨上，就聽耳輪中咯哎一聲，脇骨折斷，鮮血淋漓，往起一舉，將欒宙托於半空，來至台口喝道，二教主請下台去吧，說着用十分力，抖手一摔，擲於就地，可惜白蓮派中二教主，被張三峯由台上擲下，摔了個腦髓皆崩，筋折骨斷，當時命喪，正派諸位，無不稱讚張三峯的天武神威。白蓮教匪等，一個個嚇的魂飛魄散，欒宇見胞弟慘亡，悲慟急怒，莫可言狀，不顧一切，站起身形，厲聲大叱好野道，你敢下此毒手，傷我教主，你往那裏走，還我們的命來，說着唵啞々亮出喪門劍，飛身冲上台來，舉寶劍惡狠狠向張三峯劈頭就剝，張三峯側身閃過，口念無量天尊，道友少言勿燥，我有話講，欒宇那裏能聽，刷刷劍光如閃，亂劈亂刺，張三峯並不還手，斜身繞步，一面躲避，笑嘻嘻的說道，大教主毋乃性急，略緩一緩手，聽我把金石良言，對你說明，我既立三教伏魔大會，而且時才問當面說明，勿

論有多少位登台賞驗的，俱是我一人應付，大概其貧道不至於畏刀避劍，怯敵不戰吧，藥宇見此情形，越發着急，只氣得滿臉冒火，七竅內生煙，無耐張三峯嘻嘻笑笑，老不還招，也就得暫且收着，氣昂昂的用喪門劍指着張三峯喝道，有話你說，你要快說，張三峯哈哈大笑，叫道大教主，何必如此忙迫，我們此次開這場三教伏魔大會，原本是派與派爭，一分勝負，追憶相爭之由，實係你們蓮花派有謀爲不軌，煽惑愚民，擾亂天下之太平，可謂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論道中的規矩，妄傳邪教，淆亂聽聞，引誘愚民，趨之若鶩，汝等借勢生端，於中取事，此反情畢露矣，我輩上爲國家之社稷，下保萬民之安康，糾正風化，除暴安良，是爲天職，安肯坐視汝等禍國殃民，假藉徒弟們械鬥爲由，小題大作，才立下了這場伏魔大會，本意勸告你等撤銷白蓮教，各自隱遁，再不許蠱惑人民，以安闔閭，只要汝等痛改前非，體上天好生之德，開一條再新之路，斷不忍得趕盡殺絕，一概戮滅，誰知你等積惡性成，必欲傾覆國家，顛倒是非，妄造黑白，勾串禍國的餘孽，朝中的奸黨，誣賴我輩叛反國家，徵調官軍，圍困少林寺，希圖利用國家勢力，誣良爲匪，置我派於死地，你等毫無忌憚，大肆邪說，爲所欲爲，達到叛亂之志，變鴻釋你可要知道，貧道等早已洞燭其奸，因而迫不得已，知會各位，凡登台交手者，概不留情，有一個算一個，一律當場，追其性命，這兩日比武下毒手，毫不

留情，非是我等不念慈悲二字，實是被你們所迫，才演這一場殺人流血的慘劇來，你卽登台，當然要向你說明，勿論你們怎麼樣的搬弄是非，就算官家受你的唆使，濫用王法，加諸我等之身，然而汝等來在少林寺之中，休想走脫一個，先叫你們同歸於盡，有什麼樣的罪名，我派既然是爲國爲民，身敗名裂，在所不計，我這片言詞，你聽清了罷，欒宇聞聽大驚失色，心中輾轉，暗想我們定的絕戶計，他怎麼知道的這們清楚呢，正遲疑間，張三峯厲聲叱道，事已明瞭，來來來，貧道我送你羽化而登仙，說罷，並不亮軍刃，掄掌便砸，欒宇遞劍相還，兩個人凶殺惡戰，圍在一處，來往相爭，約有二百餘個照面，各盡平生所學，洽洽打了個平手，兩廊下衆人全都看的呆了，欒宇覺着有點透累，偷目觀看徐鴻儒，那個意思，是要打算叫三教主替換替換，他好緩一緩力再戰，無奈徐鴻儒聽張三峯適才在台上揭穿了他的奸計，心中忐忑不安，一看師兄劍法鬆懈，本應上台接替，自問平生之能，也難勝張三峯，萬一失手，有性命之憂，師兄弟的情義雖重，終而自己要緊，說不得置師兄於不顧，乘隙退出會場，調集官兵，闖入廟堂，鎖拿他等，想罷站起身來，往西外瞻顧，所有會場上衆人，俱皆注目台上，無暇傍顧，惡賊大喜，眼望着台上師兄，心中暗道，師兄啊，你若命，等我調兵回來，我走後你若喪在張三峯之手，那我也沒法子，按情義說，可不應該這麼辦，事情擠到這個地步，就算是

良心喪於因地啦，想到此處，那敢遲延，抽身就走，廟門當然是出不去，轉至配殿的後面，飛身上房，竄房越脊，趕至外面，放起號火，曹總鎮正在觀望，忽見號火高飄，立即下令進兵。一聲炮響，戰鼓如雷。人聲吼叫，馬擺鑾鈴，大隊人馬，如風雲一般，殺奔少林寺而來，徐鴻儒見隊伍來到，迎將上來，高聲喝喊，貧道徐鴻儒在此，前哨報於主將，曹總鎮飛馬來到，忙問道：老師，裏面的事體如何，徐鴻儒口念無量佛，說道：慘矣哉，慘矣哉，我派爲國爲民，喪在賊匪之手者，已然指不勝屈。大人急速催軍前進，若再遲緩，我輩恐無遺類矣。曹總鎮聞言大怒，大罵叛逆，這還了得。當時令下，我軍走馬。快取少林寺，前進有賞。後退者斬。這一聲令下，三軍喝喊，戰馬奔騰，如潮水一般，殺奔前來，大隊正往前進，忽然見少林寺前，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晝，現露一班僧衆，一個個手持軍刃，大約有數百餘名。爲首站一僧人，手把一條九千八環達摩鎗，尺寸長，制樣粗，看來有百十多斤，那僧人一聲喝喊，少往前進，若不聽洒家之言，留神你們的頭顱。說着舉鎗，照着一塊山石，嘩啦叭叭，就是一鎗，把一塊五六尺大的石頭，擊爲粉碎，衆官軍嚇的不敢前進，一個個勒住坐騎，瞪目觀看，一面飛報主將得知，曹總鎮與徐鴻儒一齊來到軍前，徐鴻儒一看，向曹總鎮說道：此僧便是少林寺爲首的和尚，也是反叛頭的一份子，曹總鎮聞言，把掌中軍刃一橫，拍馬來至當場，一聲大喝，



好兇僧，你敢拒捕，對壘官兵嗎，少林寺的方丈，聞言哈哈大笑說道，來者是鎮台曹大人麼，曹總鎮說道，然也，既知是本鎮率兵來到，就應該扔下軍刃，詭倒馬前，遵守王法，或可寬恕，如若不然，打破了廟宇，一個也休想得活，方丈微微的冷笑，口尊大人，表面上倒是應當如此，實跡上確又不然，可嘆堂堂國家統兵大員，身入白蓮教，上負君恩，下愧人民，口中說的是冠冕堂皇，滿腹中假公濟私，我來問你，如此的作爲，對的起皇王的俸祿之恩嗎，曹總鎮聞言，直氣得哇呀呀的吼叫，大罵兇僧，少得饒舌，看我追你性命，將要向前，徐鴻儒仗劍如飛，竄至營場，口尊鎮台大人，少往前進，待貧道誅此兇僧，以謝天下，說着捧劍進招，少林方丈，大罵徐鴻儒，你乃白蓮教匪首，尙敢信口胡言，今日看你往那裏逃脫，掄動達摩鎚，迎將上來，劍鎚交加，戰在一處，曹總鎮勒馬觀敵，意欲揮動軍馬，來搶少林寺，無奈少林寺的羣僧，卡住山口，恐不能闖入，正在猶豫之間，忽然由羣僧之中，走出幾個人來當中有一道者，來至營場，手搖抽拂塵喝道，着帶兵主將前來答話，曹總鎮不知道何如人也，拍馬向前，橫掌中軍刃，將要發威，就聽那道者說，汝看我是何人，曹總鎮聞言一怔，借燈火光輝，仔細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心中說道，此人在此，今天這事可要不好辦，慢說是我，除當今萬歲而外，任何人也抗他不得，萬般無奈，抬腿掛軍刃，翻身下馬，撩魚踏尾分戰裙甲葉

兒嗆啷響亮，搶步跪倒。口稱軍師統帥在上，末將叩頭，說完了這幾句話，不敢仰視，伏俯就地，那道者嘿嘿，一陣冷笑，遂即叫道，曹總鎮暫且平身。貧道有話講，曹總鎮遵命站起，將劍把掉於後面，垂手侍立，那道者說道，汝將一千偏將，令至面前，曹總鎮把手一揮，傳令道，衆偏將等，火速下馬，來參軍師統帥，衆偏將紛紛下馬，搶步上前，一齊跪倒，口稱小將等給軍師統帥叩頭，說罷，俱皆匍匐於地，那道者說你們平身，我有話講，衆人站起身來，垂手立於兩廂，齊說，統帥恕罪，那道者說你們可認識我麼，衆將回道，不認識，因聽小將等主帥言說，才知曉是弱國元勳，護國軍師劉老相爺在此，因而請罪，原來這位道者正是劉伯溫，只因張三峯登台置死欒宙欒鴻道，激得欒宇欒鴻釋上台相拚，這個期間，徐鴻儒乘隙逃出，早被伯溫先生看見，即向少林寺方丈等說明，伊此走並非逃脫，乃係去調官軍，我們必須早作準備，免得臨時措手不及，諸多不便，公冶老俠與少林方丈一齊答言，請老先生畫策，我等願聽示下，伯溫站身道，事急矣，無暇謙遜，請方丈調齊少林之衆，急急把住山口，就算是官兵到來，方丈你率衆相迎，勿論有什麼罪犯天條，俱有貧道一人負責，方丈聞言，即離坐至外面調動僧衆，守山口去訖，伯溫又向衆俠劍客等說道，望諸公維持大會，休叫白蓮教匪一名漏網，乞念除惡務宜淨盡是荷，遂又問道那幾位與劉勣去擋官，當有公冶老俠等三

五人齊道，我等願附驥尾，伯溫道，隨我來，急忙率衆出了少林寺，來在山口，此時號炮驚天，大隊蜂擁而至，少林寺方丈率衆相迎，與徐鴻儒劍鏢交加，打在一處，劉伯溫這才離了僧隊，叫曹總鎮當面答語，然後將衆偏將喚至說明，已知他們均知自己的來歷，才向他等說道，汝們明白此番兵困少林寺的詳情麼，衆將齊言，奉令差遣，不得其詳，祈統帥明示，伯溫哈哈大笑說道，諒你等決不能知道真像，這件事上欺天子，下瞞部屬，寔指望一手掩住天下人的耳目，豈知有個劉勣在此，則機關洩露矣，衆將聞言，摸不着頭腦，俱不敢答言，伯溫接續說道，你等那知詳細，只因堂堂國家封疆大吏，竟耳歸順邪教，以欒宇欒宙徐鴻儒等爲師，你家鎮台，亦係白蓮教中之一份子，並敢欺君罔上，誣賴武當少林諸派爲叛逆，一面遣曹總鎮統兵來勦少林寺，可惜堂堂王者之師，國之干城，那禍國賊竟利用如伊之私黨，言之可恨，伊等寔有不軌之謀幸耳爲患根淺，不致燎原，你等願報君恩，或甘從匪叛，何舍何從，速爲我言之，衆人聞聽伯溫之言，個個心驚，一齊跪倒，口尊統帥，未將等怎敢盲從叛逆，而負君皇，願聽軍師統帥示下，雖赴湯蹈火，誓所不避，說罷，一齊向上叩頭不迭，劉伯溫傳話道，恕你等無罪，平身站立兩廂，聽吾令下，衆將立起身形，伯溫道，先將曹總鎮這逆叛與我綁了，衆將向前說道，大人避屈吧，七手八脚，摘去頭盔，卸下甲冑，繩伏二背，五花大綁，網在伯溫

的而前，那叛賊曹總鎮，那敢爭持，低頭認命而已，伯溫又向衆將道，汝等將曹賊被罪的詳情，與三軍詳細宣佈，以釋羣疑，衆將遵令，遂與衆三軍說明原委，衆士卒齊聲說道，願隨軍師統帥，殄滅國賊，以報皇恩，伯溫大喜，傳令三軍將校，此次衆人俱升受一級，賞三個月錢糧，恩令一下，三軍稱謝踴躍之甚，伯溫令衆將率兵捉拿白蓮教匪徐鴻儒正戰方丈勝負難分，忽見一道者說，反軍兵拿了曹總鎮，心中大驚，格外納悶，此道士乃何如人也，竟有如此的能力，始終他不知劉伯溫的根基，見官將率兵受道者的指揮，前來拿他，那敢怠慢，虛幌一劍，大喝道，少林凶僧休得逞能，你家教主無暇與汝戀戰，暫且失陪了，說着拔步便走，口中說的雖然不軟，腳底下可加了萬分的力量，如星馳電閃的一般，落荒敗了下去，少林方丈還欲追趕，伯溫阻住道，請不必窮追，先料理廟中之事，要勿因小節而亂大謀，方丈只可止步不追，伯溫對衆將說道，你們率大隊將少林寺團圍圍住，勿論何人，無貧道之令，概不准出入，抗者提頭，號令衆將，齊言遵令，伯溫向方丈道，我們率衆弟子入廟，撒下裏圍子，以免他等兔脫，方丈點頭帶僧衆入廟，把牆的裡面卡了個水洩不通，衆至會場內，此時台上的欒宇與張三峯尚未分出勝負，一班賊寇心中有恃不懼，都知道三教主徐鴻儒前去調兵，少時官軍到來，所有武當少林各派，完全得被官家鎖拿，豈不知徐鴻儒已然在逃，他們還睡在夢裏

，一個個瞪着兩眼，靜等着看人挨刀呢，此時天已將明，張三峯猛然間的一聲喊喝，大叫道，逆匪拿命來吧，說時遲，那時快，就見欒字的劍使了招飛龍入洞，直取咽喉，張三峯口中喝喊，斜身繞步，讓過劍把，伸手捉住欒字的手腕子，往懷裡一帶，欒字盡力往回一奪，張三峯借力往前猛的一送，跟身進步，抬起右腿，照准欒字的軟腸就踹，只聽得吡叻一聲，那欒字一聲慘叫，往後就倒。寶劍也出了手啦，張三峯落下右腳，飛起左腿，對准了欒字腦中踢來，口中喝到去你的吧，就聽欒字哼了一聲，口中噴血，跌倒比武台之下，全魂氣斷，也是他作惡半生，一旦間遭劫在少林寺伏魔會之上，張三峯見欒氏弟兄雙雙命喪再找徐鴻儒時已不知去向，正然發怔，劉伯溫飄然上台，站在當場，打一稽首，口念無量天尊，小道姓劉名勣字表伯溫的便是，以一布衣而佐當今萬歲，奠安天下，功成身退，蒙特殊之天恩，不但原品休致，且奉旨野便宜行使軍師統帥之職權，生殺調遣全權辦理一切，今因來遊中嶽，躬逢三教伏魔大會，得觀盛典，寔可慶幸，至雙方曲直，兩造是非，俱已洞悉詳情，死者勿論啦，徐鴻儒佈傳邪教，蠱惑人民，情殊可恨，竟有文武職官喪心病狂受其愚弄，叛官曹總鎮與班平章，蒙君作祟，誣奏不寔，誣良爲匪，甘與叛逆爲伍，上下其手，竟派曹總鎮帶兵來勦少林寺，適才被吾擒了曹總鎮，收了伊標下將士，已然令他等圍困廟宇，不准白蓮教匪一名脫逃，並飭少林

方丈率本廟僧衆卡住廟裡，任何人皆不許擅自行動，所有赴會衆人你等可要聽明，今樂宇變宙等俱被張真人殄滅，徐鴻儒又被吾嚇逃，你們不要再爲逞能，或者効倣困獸之聞，必須俯首聽命，遵守王法，設若倔強，可要明白，當時就將汝等碎屍萬斷，勿謂吾等不體上天好生之德，這片話說完，查看這些教匪的顏色，個個面無血色，知是沒有再敢敵對者，才向他等說道，你們全把軍刃放下，都離坐過來，空手站在比武台前，聽吾的下令可也，大概其還敢不遵麼，白蓮教，及各派賊寇，一個個面面相觀，欲要攔下軍刃，到台前頭來，又恐難逃活命，不然吧，挺軍刃動手，也占不了上風，反正是怕沒有活路，大衆正在猶豫之間，其中有奸詐的，發言叫道，諸列位，可要明白呀，捆着發麻，吊着是發木，怎麼着也是舒服不了，這時候說什麼好聽的，他等也饒不了咱們的性命，左右同是一個死，低頭忍受，末了也得挨刀，倒多受好些個零碎的罪，若是與他們一死相拚，或可還能闖出去，即便闖不出去，死個痛快，倒比零受罪強的多，就這麼一片話說出，一千衆羣賊，隨聲附和，一齊說言之有理，大家拚命往外闖啊，衆寇就這麼一起闖，亂舞軍刃，如潮水一般，往前一擁，聲音叱咤，恰似地裂山崩，羣賊捨死忘生，分頭亂撞，轉眼間秩序大亂，也分不出誰是誰來啦，亂殺亂砍，殺聲振耳，地動山搖，張三峯措手無策，劉伯溫真想調度也來之不及啦，因爲羣寇過多，一場混戰，任何人

也無法節制，一過之間，傷亡遍地，賊寇闖至廟外，又與官軍大隊一場好殺，兵與賊互有死傷，十分之四分，突圍而出，抱頭鼠竄，逃命去了，其餘死亡被擒，劉伯溫見張三峯辦理廟中善後，急忙來至外面，聚集衆將，詢問這場戰事如何，衆將回稟，當場格殺二十七名，傷重被擒者三十一名，餘者還颺，官軍將士死者七名，重傷者四十二名，轉傷者一百餘名，劉伯溫聞言點頭說道，將被擒衆寇連同曹鎮帶入廟中，衆將應諾，劉伯溫帶衆將押一千人犯到在廟內，傳令暫囚在配殿，派官人看守，然後對衆高人說道，留下少林寺方丈率衆弟子保護廟宇，辦理善後，將所有死屍運至廟外，候官家發落，少林方丈點頭，張三峯問道，這場官司我們怎麼打法吧，劉伯溫笑道，大事未了，談不到全局的善後，諸列位格外受點累吧，衆高人一齊說道，爲國爲民，說的什麼受累呢，劉伯溫說道，那好極啦，請諸公隨我帶兵去到蓮花道院，張三峯暗自點頭，真得佩服也調度有方，劉伯溫在前，衆人隨後，出了少林寺，傳話帶爲，衆將令手下士卒，牽過馬匹，僧道衆高人老少羣雄等，一齊上了坐騎，衆將這才上馬，劉伯溫令下，兵發蓮花道院，大隊人馬，如龍的一般，直奔蓮花道院，不一時來到，大隊散開，將蓮花道院團團圍住，劉伯溫與衆高人等下馬，告訴衆將，把住廟門，聽我令下，說罷，向張三峯說，請老仙長率衆破廟，張三峯笑道，當然是我來作先鋒，遂即趕奔廟牆，擰身縱起，手拍

牆頭，咯叭作響，連忙翻身跳下，就見由牆頭上，嗖々々的，發出數十支衝天毒藥弩箭，弩箭放完，二次上牆，竄至裏面，開放了頭道山門，衆高人一同入內，張三峯向衆人說道，此廟走線弦輪各種消息，厲害非常，大衆務宜謹慎，不可隨便亂走，隨在貧道的後面，方爲萬全，衆人應諾，見張道長趕奔鐘樓，看鐘樓的雙扇門關着，抖身縱上台堦，兩手一揪門環子，往懷一帶，兩隻腳登住了門，撒手平腰，竄將回來，脚找實地，再看鐘樓的雙扇門，分爲左右，叭叭叭放了一陣弩箭，咯叭一響，門裏面由上門坎落下一塊千斤石，只砸的地皮亂顛，衆人一見，暗自驚心，張三峯二次擰身竄進鐘樓之內，向乾爲天的方位，找到牆脚下，發現一個鐵環子，用手往外一拉。吱嘍嘍一陣響亮，靠着北牆，露出一個三尺多大的窟窿，裏面有一個拐子，張道爺手搬橫拐，往右擰了八扣，嘩啦啦鎖練子的聲音，上面吊着的鐘，漸漸的落於平地，張道爺撤身退出，再奔鼓樓，如法辦理，到在裏面，跟鐘樓一樣，依然將鼓也給落將下來，然後退至外面，此時二道山門與三道山門，自動的一齊開放，衆高人說道，若非仙長深知消息埋伏，豈能開得了這兩道山門，張三峯笑道，豈只於開這兩道門，將鐘鼓落地，就把這所廟宇是地皮上放的所有得走線絃輪各種埋伏全都閉住啦，請衆位隨我往裡吧，大衆一同進了三道山門，分頭各處搜尋，一個人影也未見着，大衆齊集三清大殿之前，俱說一名賊寇也沒見着



，張三峯沉思了良久，嘔了一聲說道，衆位隨我來，轉身直奔後面，來在末層殿後，藏經樓前，頭道台階第三根石頭柱子：進前細看，三尺多高的石柱，上面刻着一個猴兒，身子油得是綠的，頭是黑的，眼是紅的，甚好看，用手一摸，猴兒的頭乃是錢做的，雙手抱住猴頭，往左一擰，咯叭的響了一聲，連着擰了八扣，就聽藏經樓的西山牆那邊，吱嘍嘍的響亮，大家過來看時，在西山牆現出一個四尺多的大洞，往裏看，黑暗已極，不知深淺，張三峯伏下身形，用手摸洞的底口，摸了好久，才發見一個鐵拐子，往左擰了擰，絲毫不動，換手往右擰，咯叭一響，連着擰了二十餘扣，方才擰不動啦，張三峯轉身向大家說道，表面上這地道裏的消息就算把簧閉住啦，至於裏面是否還套着什麼埋伏沒有，可就不得而知啦，我此番涉險入他的地道，諸位萬不可妄動，免生意外，是爲至要，列位不要管我，千萬千萬，元化和尙哈哈大笑，叫道，張道長，此言差矣，你單人涉險，山僧實在放心不下，對於走線弦輪，雖然不甚通達，有你在先，我來作個後應，總比你一個入許強點吧，張三峯笑着說道，承謝高僧的美意，不過是這種地方，越人少越好，因爲是一經發生變動，一個人容易躲閃，若是身後再有一個人，前頭的躲開了，後面的就許吃了虧，還是讓我一人下去好了，元化和尙只得點頭應允，張三峯說了聲諸位略等，你看他爲破賊巢拯救被難者，不顧自己性命，毫不畏懼，挺身而入，順着

倒下台階，往下行走，約量着下來有兩丈多。前進無路，往左轉身，見有極窄的一條甬道，順路而行，走出約有三丈餘遠，往右一拐，見有燈光，地勢也寬闊了，臨近一看，朱戶金釘，兩傍安設避風，雖說不甚亮，也不甚黑，門上橫一塊匾，藍地金字，寫的是童男所，張三峯用手一拉，門的鑲子，就聽吱吱咯咯一響，知道是必有埋伏，急忙往後一仰身，使了一招臥看曉雲式，見那門上金釘，完全炸開，火弩亂發，兩扇門分爲左右，裏面迎門站定了八個大漢，每人掌中一條三服烈焰湛金叉，分上中下三路，衝着門外抖叉亂刺，張三峯伏在地下，往前行走，離着門坎近了，伸手往裏來摸，在門坎的裡面，摸着鐵鑲子，連擰八扣，吱吱一響，一陣亂響，那八個消息人，仰面倒於就地，蓋板一合，跟平地一樣，張三峯站起身形，邁步來至裡面，走了一丈來遠，已是二道門，乃是四扇屏風，油着紅油漆，白斗方寫黑字，上寫童男學府，門前掛着兩面虎頭牌，上寫法壇重地，至此止步，張三峯細着掛虎頭牌的釘子帽，全是核桃大的八楞鐵疙疸，就明白是開門的機鈕，以及關閉消息的總簧，先奔左邊，握住掛牌的釘子，往右連擰八扣，院子裏嘩啦啦吱吱響了一陣，最後叭叭咯吧響了兩聲，道爺這才趕奔右邊，握住釘帽，往左一擰，嘩拉一響，屏風門當中的兩扇，分爲左右，道爺往裏看，裏面是殿座，寬闊之極，邁步走入，來至大殿，見裏面供的是三清聖像，靜落落不見一人，往兩邊配殿看

，查無人聲，往大殿前看，有車輪大的一個千斤盤，上掛鎖練，直通地下，道爺向前，手搬千斤盤，往懷裏連轉幾轉，咯喳咯喳聲音響亮，配殿的隔扇全開，由裏面走出無數小孩，大者十數歲，小者八九歲。十個一班，魚貫而行，一班一班排列兩邊，爲首一個孩子，約有十五六歲，來至面前，跪倒叩頭，口稱靜候祖師爺法語，張三峯瞧了瞧，共總約有二百來名，道爺向那小孩說道，你且起來，小孩站起，道爺說，你叫什麼名字，那小孩楞楞不敢答言，張三峯微微笑道，孩子你們不要担驚，吾乃武當道士張三峯是也，率帶官軍拏了白蓮教匪，破了廟宇，來救汝等，話將說到此處，那小孩轉身就跑，道爺大怒，喝道，孽障大胆，飛身來追，那小孩一擦衣襟，取出一物，回頭便打，張三峯大略看出是他們邪派的最毒惡的暗器，忙使飛雲縱，竄起約有丈餘，那暗器落空，摔在大殿前，烈焰橫飛，煙火迷漫，並有許多弩箭，向四外亂發，道爺大吃一驚，心說此物大約就是烈焰迷魂毒弩混元球，幸虧我躲得快，若不然險遭不測，一面想着，趕向前去，早把小孩拏住，手掐脖項，提回來，摔在大殿前，衆小孩凡是懂得事務的，一同跪倒，連哭帶叫，齊說救命，有幾個年紀略大的說道，你老拿着這個東西，他姓欒，是教主的親孫子，雙名天蕩，別號小紅孩，我們受他的氣可就多啦，他是這廟裏的童子王，這廟裏一切的事項，他都知道，道爺聞聽，心中大喜，遂即問道，這裏面就是你們吧，

衆小孩說道，這地方就是攔我們的所在，道爺點頭，伸手提起欒天蕩，向衆小孩說道，你們隨我來，重見天日，我必要派遣官人分頭送你們還家，叫你們等與父母親見面，舉家團圓，衆童子歡聲雷動，亂擁亂擠，爭前恐後，猶如鳥脫樊籠的一般，跟隨道爺一同往外走，張三峯把衆孩子門一直帶出地道溝，已到溝外，衆高人齊聲贊道，老仙長功德無量，救出若許赤子，可喜可賀，道爺說道，衆位且莫稱贊，這未了的事，正還不少，恐我們不能成其全功，說罷，將欒天蕩攢於就地，叱道，小畜生，要你實言廟中一切的秘密，庶可逃得性命，若有半字不實，立叫汝粉身碎骨，死無喪身之地，厲聲斷喝，你要實說，講講謬，欒天蕩見此情形，高人雲集，大量不說實話，這種零碎罪決對的受不起，只可據實說道，由此往東，轉動藏經樓前第一根的攔杆柱上的猴頭，便把童女所的暗門開開，左門框的鐵拐子，反轉八扣，裡面的消息閉住，重門皆開，便可把那二百多名童女救出，張三峯聞言，帶着他，照他所說而行，果然並不費事，將衆童女救出，一齊聚在三清大殿前，問其什麼人管領你等，有幾個童女答道，管我們的那個老道，姓徐名萬通，道號一氣真人，可不曉得他在什麼地方，居住，每到子午時，必至童女所內，叫我們騎在他的頭上，有的挨着他的五心，不曉得他變的什麼戲法，子午時一過，他便出去，我們就沒有事了。這是一往實情，衆高人聞聽，只氣得怒髮冲冠，咬牙切齒，

齊聲罵道，萬惡滔天孽障，可恨已極，採練純陰真氣，這種工夫告成，什麼樣的武術劍學也得甘敗下風，這還了得，張三峯問欒天蕩道，你要說，惡道隱藏在那裏，欒天蕩暗恨兩個祖父，你們逃走怎麼不給我個信，他那裏知道欒宇欒宙俱皆喪在伏魔大會了呢，他也知道既然被擒不說實話還能得出公道嗎，只得實說，請仙長爺轉動第二根欄杆的猴頭，在鐵鼎八卦爐前，就露出下去地道，這個去處，名喚先天無極所，附設八班美女班，內中也有烟花妓者，也有良民家的少婦長女，伺候我的徐師祖，以為兩個叔父欒得威欒得武，練習採補純陰，混元一氣之功，張三峯聞言，切齒忿恨，光天化日之下，竟有這種傷天害理之事，立刻轉動第二石柱的猴頭，果然八卦爐前，地道開放，往下看，倒下台階，元化僧與周老劍客向前說道，我等幫同你下去解救，難民，降伏元凶首惡，道爺點頭，三位高人一齊順着台階下了地道，見地道門左邊，也有個鐵拐子，用手轉動，咯叭叭響了一陣，拐子擰不動啦，重門皆開，一眼望到底，見裏面庭堂富麗，金碧輝煌，無數婦女，來往行走，歌的也有，舞的也有，粉白黛綠，熱鬧非常，居中高坐一道二俗，俱都是年過古稀，一個個鶴髮童顏，精神足壯，氣派軒昂，雙瞳如閃電，骨格現剛強，張三峯正要答話，那一道二俗正飲酒取樂，忽聽金鈴亂響，又見重門皆開，就知道發生意外之變，連忙站起身形，各把三十二斤的喪門劍撐在手中，奔至外面，大喝道

，來者什麼人，胆敢身入禁地，你等還要命麼，說罷一幌喪門劍，耀武揚威，衝着三位高人，怒目相視，張三峯暗自思付，幸虧他們的工夫尚未成功，就如此的凶猛，就以他們手中兵刃而論，喪門劍這麼樣的尺寸分量，頗爲少見，若是他們的工夫練成了，大概沒有人尅服得了啦，遂即說道，你們可是徐萬通與欒氏弟兄嗎，三寇點頭說道，然也，你等是那裏來的，怎麼會來到此處，要你實說，張三丰向他們通罷了姓名，說明了來意。

·三寇一聽大努已去，一個個拚命的向前，把手中的喪門劍，舞動旋風一般。龍也似來取三高人，張道爺等各亮掌中兵刃，向前抵敵，各不相下，在先天無極所好一場凶殺惡戰，交手的工夫太大啦，張三丰將劍的招數一變，連用摘屋換斗週天劍法，這一變劍招，却然是把看家的能耐施展出來了，那老劍客向元化和尙說道，想不道捉拏困獸，這場爭鬥，還這麼難辦，張道爺全現了絕技啦，我們也得使用絕招啦，元化和尙點頭說道，也就得如此吧，說着元化僧使出趕山填海連環拐，鄭老劍客使出分水劈龍三十六手追魂劍法，三位高人各現絕技，那惡寇才漸漸不支，正在酣戰之間，猛然間徐萬通一聲喝喊，大勢已去，我們走吧，隨我來，說罷變別招數，竄出圈外，率二寇向外就逃，三高人隨後就追，三寇逃出地道口外，至三清大殿前，列位高人見由地道內上來三個人，各持兵刃，圍將上來，此時張三峯等也追出地道，喝喊道，衆位留神，這三個孽障狠爲兇猛

小心，別叫他們跑了，一面說着，可就趕過來。加入作戰，徐萬通運用純陰一氣，幌動喪門劍，指東殺西，橫衝豎撞，猛然間就地亂滾，施展地躺八仙陰陽劍法，衆位高人急切無法破他，這個賊越滾越快，如流星趕月，手中劍的刀子掃在地上，噲啷啷亂響，快似風雲閃電，滾出圈外，驟然間飛身縱起，使一招燕子鑽雲，縱起足有一丈五六，平腰踹腿，雙手一分，橫空一躍，出去足有二丈，往下一落，脚尖將一點地，又縱將起來，施展三抄水的工夫，這惡賊真不亞似安上翅膀飛的一般，衆位高人無不贊嘆，可惜這點工夫，就是沒用正，惡寇連竄帶縱，奔至廟外，官軍官將一擁而上。這個賊一見官軍把他圍上，哈哈的一陣狂笑，斷喝道，你等要命的退後，要是活不耐煩的上前，祖師爺就打發你們脫生，說着大展淫威，官軍怎能抵抗，好惡寇在重圍之中，如弄風的猛虎攪海的毒龍一般，任意馳騁，喪門劍起處，光華閃灼，手落處，血肉橫飛，這一陣，傷了官將數名士卒好幾十名，意自突圍而出，落荒逃去，及至張道爺追將出來，惡寇已然跑的杳無踪影，張道爺見官軍將士傷亡一片，心中難過，不料想就這麼一個小醜，一但間損傷了若許官軍官將，這善後愈發難辦了，轉身回廟，此時已將欒氏兄弟拏住，捆在一傍，張三峯備說廟外官軍傷亡之事，劉伯溫喟然嘆惜說道，劫運造定，人力豈能迴避，衆高人點頭稱是，張道爺等復反再入地道，將裏面所有的少婦長女，救至外面，又在裏

面搜出許多白蓮教的書籍，並若干的皆大歡喜秘戲圖畫，等等諸物，皆不堪入目之品，衆高人無不忿恨，這些的孽障十己的傷天害理，萬惡滔天，再尋童男童女與這一千婦女等，攤了半院子，令人觀之可慘，張三峯問劉伯溫道，現在事情完全了吧，劉伯溫搖頭尊道，老仙長還有一件大事未了，說着來至樂天蕩的面前，用手一指喝道，孽障，這廟中來往的文件，及圖書都放在那裡，快與我實說，你要快講，樂天蕩說，在藏經樓上木櫃之中，不但竟是圖書文件，尚有白蓮教總眼花名大冊等物，伯溫問道，這樓上可有消息埋伏麼，樂天蕩回答說不但有，而且還是兇惡的狠哪，劉伯溫沉吟不語，待了許久，這才問道，這樓上的消息，你知道不知道，誰以進去不能呢，樂天蕩說仙長爺，如若開恩，准小子將功折罪，我情願登上樓敢出一切文元件大冊等，劉伯溫尚未答言，傍邊妙手先生神刀將謝瑞，向前答話與劉伯溫說道，愚下不才，願率這個小賊上藏經樓去，張三峯連忙攔阻，婉言勸道，走綫弦輪，非人力可能及，望閣下免去涉險，我們另想良策，方爲萬全，謝瑞微微冷笑說道，張老仙長，你可知曉我別號妙手先生，對於消息埋伏，走綫弦輪等，敢說有十分的把握，雖不能伸手可得，可也費不了多大的手續，決對不至於有意外之虞，劉伯溫聞言沉吟良久，方才說道，既然閣下一定說是有把握，那就得多多借重吧，可是這個樣子，尊公必須詳細審辨，稍有不明瞭之處，萬不可逞能好勝，



致臨險地，是爲至要，望祈慎之，謝瑞不等劉伯溫將話說完，搶着答道，請仙長放心，小小藏經樓，能有多大奧妙，祇不過幾套消息埋伏而已，以我所能，破此樓如探囊取物，反掌觀紋。諸位看我手到成功好了，張三峯等見謝瑞如此說法，他就不能再爲攔阻，將樂天蕩的腳繩解去，把胳膊腿給他揉一揉，又與他吃了一丸子丹藥，不大的工夫，那賊子精神復舊，恢復原狀，掣過一條皮繩拴在他脖子上，謝瑞接過皮繩，牽着樂天蕩叫他當先入藏經樓，就見這賊子上台階，奔樓門，蹲在門坎外，伸手往門坎裡擰動機關，將頭道簧閉住，站身往裏，直至樓梯前，在樓梯的後面搬動機關，將二道簧閉住，轉身上樓，謝瑞隨於後面來至樓上，伸手在樓門框上搬動機關，隔扇分開，登着門坎伸手上門坎，將六個鐵環揪住，用力往下一拉，就聽得吱吱響亮，將走綫揪出，約有二尺多長，掛在左門框裏面的釘子之上，然後邁步進樓，直奔立櫃，謝瑞一見滿心歡喜，就知大功已成，未費吹灰之力，該着我大露其臉，貪功的心勝，愈發高興，俗語說的好，貪功者必敗，高興要是高大發了，可就要樂極生悲啦，謝瑞竟想露臉啦，未免可就疎了神了，惡賊子蹲下身形，在櫃底下手搬機關，咯喳咯響了一陣，然後站起身來，用手一按立櫃上的折葉，咯吧吱嘍一響，立櫃的門分爲左右，往櫃裏看好寬的大櫃，由櫃門至櫃的後背，足有五尺多寬，所有一切的文件圖書冊籍等，俱在櫃底，緊靠後背放着，要

是拏這個東西，不進櫃裏頭去，是不能成的，這小賊回頭問謝瑞道，老俠客爺，是你老去拏是小子我進櫃去拏，謝瑞一聽心中展轉暗道，我若進去小心着吃了他的虧，還是叫他進櫃去取，免得涉險，想罷用手一指喝道，當然是你進櫃去取呀，何必多問，那小賊聞言大喜，口中應諾道是是是，心裡說老小子，道回你可着了小太爺我的道啦，遂即邁步進櫃，直奔櫃的後背，謝瑞手揪皮繩，只得向前，來到櫃門切近，這小賊一見謝老人家站在消息地位上了，蹲在櫃底，手中擰動機關，謝瑞還希望着成功露臉呢，那知身臨險地，就聽咯叭一響，由上面落下通天連環罩，乃是用手指粗的鋼絲擰的燈籠錦，嘩啦一聲，將謝瑞罩在裡面，賊子欒天蕩轉身至櫃門切近，用手點指罵道，老匹夫，你這個機靈差的多，到了還落在我的圈套之中，再給你個戲法看一看，說着話，用手一擰櫃裏的機關，由立櫃外面，住出亂發毒藥弩箭，嗖々吧吧的都衝網內射來，任憑謝瑞有什麼樣的好工夫，也難逃此厄，在網罩子之中，無法閃躲，身上已中十數支，並不疼痛，心中明白完全都是毒藥弩，諒性命難保，悔不聽衆高人所勸，致逢此險，心中難過，口中大罵小畜生你害了老太爺子，怕小輩你也跑不了，賊子大怒喝道，老兒，尙敢倔強，待你家少太爺追你的老命，立刻叫你粉身碎骨，說着話將要拉千斤開的機關，猛聽得一聲大叱道，小孽障，拏狗命來，賊子抬頭看時，嚇的驚魂千里，連忙轉身抱起白蓮教

中，來往文件大冊等，踹動轉環輪翻下地道，將千斤坭支好，任何人順地道也下不來了，這賊子由洩水的暗道，逃命去了，你道嚇走賊子的那個人是誰呢，暗中交代，乃是張三峯，只因謝瑞上樓，道爺不放心，暗自跟上樓察，正見謝瑞遇難一聲大吼，把賊子嚇跑，向前看時，櫃裏什麼也沒有了，賊子不知去向，用手按了按櫃底紋絲不動，明白底下是已然支好，下不去了，回身找着通天罩的機關，急忙搬開，咯查查一陣響亮，通天罩歸於上面頂棚之中，謝瑞已然支持不住，身形亂幌，張三峯向前扶住，摻出藏經樓，大眾一見，全都怔啦，詢問經過謝瑞備說詳細，衆高人細看所受的毒弩，有好幾支，打在要害的穴道上，無不嘆惜，俱都是束手無策，齊說道謝老俠客：可嘆你以在野之身，爲國爲民，身逢此險，此次受傷過重，恐其難保，我等有力無處使，何以對的起老兄台呢，有什麼身後的事，即請說明，我等必盡力維持，謝瑞聞聽此言，嘿嘿嘿的一陣慘笑，慨然說道，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爲除暴安良，上對的起皇王水土之恩，泉下作鬼，不愧見先人，亦不負平生所學，人孰不死，吾死得其所矣，諸公應爲我慶賀，何必惋惜呢，蒙諸位肯其仗義，詢我後事，感情之至也，不過祈請憐我孤兒謝鳳鳴，學而未成，煩勞列公，指撥武術，認真訓教，叫他子報父仇，必須手刃小賊子樂天蕩，則我死無憾矣，張三峯說道，請謝老俠客放心，將鳳鳴收在我的門下，看其天才如何，只要他能學

，我是傾囊而贈，必要造就於他，令其成一代大俠，諒老俠客你必當含笑於九泉矣，謝瑞伏身軀便拜，口中說謝過老仙長，格外施恩，大眾相攙，此時毒藥力發作，謝瑞已然口不能言，又待了一時毒氣歸心，把一個忠義的老叟，因毒弩傷重命喪於藏經樓前，衆高人無不潛然淚下，當即停放在藏經樓台堦石上，劉伯溫傳話，派官軍官將看守廟宇，聽令辦理，又派人趕辦棺槨盛殮謝瑞，運送少林寺停靈，又挑選數十名老成的軍士，叫他們保護這一千童男女及婦女等，候官家派車輛送他們去登峯縣，再傳其親屬認領回家吩咐已畢，一同衆高人來至廟外，酌留軍將，帥隊押着欒氏二寇，回歸少林寺，來至廟前下馬，軍兵紮於外面，衆高人帶着二賊進廟，少林方丈迎入禪堂，大家歇息，淨面吃茶，備說抄廟的經過，少林方丈聽說死了謝瑞，着實的傷悼，可惜忠正之士，死於非命，大家又嘆惜了會子，張三峯詢問劉伯溫善後的辦法，伯溫說道，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守經，一個是從權，可不一定落在那一條道上，要是照守經的辦法，你們幾位當事的人，都得跪堂爬府，到官家去走一遭，要是落在從權的道兒上，那可就省事多啦，一位也不用去打官司了，大眾聞言聽不明白，怎麼叫守經，與從權，也不好意思的詢問，只可看之而已，此時擺上齋飯，大家用畢散坐吃茶，劉伯溫傳令，叫將官將曹總鎮押至禪堂，將士們尊令，少時押到曹鎮台，進了禪堂，見劉伯溫高坐當中，向前跪倒，伯溫

傳話撤去綁繩，平身賜坐，手下人尊令辦理，曹總鎮謝恩歸座，劉伯溫與他說道，你與班都二人身入白蓮教，證據確實，我抄滅蓮花道院，搜出來往文件，以及花名大冊，匪教中一切的人物，我已盡皆明瞭，今來問你，可否痛改前非，報效君王，爲國爲民作一千城，你若有悔過之心，當面親筆具上悔過甘結，如若不然，那是你怙惡不悛，本軍師雖開生路奈汝不甘自新，只得鎖拏班都，我親帶汝等入京面聖，在金殿上將白蓮教匪的文件大冊，恭呈御覽，那時國法森嚴，按律懲辦而已，曹鎮台聞言站起身形，連忙跪倒，向上叩頭，口稱軍師統帥開天地之恩，賞罪將再新之路，此後誓必盡忠報國，以贖前愆，任何事件惟有遵命施行，俟後再有絲毫過犯，請統帥嚴勵處辦，死而無怨，說罷匍匐在地，伯溫聞言哈哈大笑，叫道曹總鎮，你既翻然改過，深堪嘉尚，本軍師收你作一門生，曹總鎮響頭碰地，口稱統帥德配天地，開國元勳，罪將身該萬死，有愧天地君親師，今蒙統帥寬宥並格外施恩，准列門牆，此恩此德沒齒不忘，說罷叩頭不止，伯溫笑道，你既知有天地君親師，便是我得意的門生，今賜你八個字，終身謹佩，倘若缺一，汝便對不起爲師度脫你一番的苦心，曹總鎮叩頭盡禮，跪請師訓，劉伯溫說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乃人之八德，汝宜慄遵，好自爲之可也，曹總鎮連稱遵命，在生之年，決不敢忘，伯溫傳話，賢契平身歸座吧，曹總鎮謝恩平身入座，劉伯溫哈哈大笑，一面

迴顧衆高人，見張三峯施耐菴面上俱現不豫之色，大不以爲然的氣像，形容於外，只爲都不好意思開口說什麼就是了，劉伯溫啞然笑道，諸公以我作的不相當嗎，衆高人俱不答言，劉伯溫正色說道，我看曹總鎮心性粗魯，一介武夫，可謂是個渾人，私祿心重，攀高附貴，容易盲從，我旣收他爲門生，彼即心志安定，自必秉公辦理，無所顧忌，有了我這麼個靠山，在皇帝駕前，說了算，權奸之輩他毫不懼怕，諒來必能作一個忠貞勇敢的將官，設若甘心墜落，以池之才智等，決逃不出我掌握之中，彼時殺之不遲，愚意如此諸公以爲何如，衆高人聞聽這一片議論，一位位很滿意的說道，老先生深謀遠慮，經天緯地之奇才，我等何能望其項背，老先生所作之事，我等佩服之至，劉伯溫笑着答道，列公高抬過獎了，又向曹鎮台說道，我與你令書一通，歸見班都，令其遵命辦理，伊若不遵我的令書，汝可反抗於他，將其拿獲，刑押入京奏明聖上，你必得升賞，所有這一場伏魔大會，死者葬埋，被擒衆賊押解回去，依法發落，你們帶兵前來，這一場事就算是奉本師令調而行，抄滅白蓮教匪，證明少林武當僧道等人俱係奉公守法，爲國爲民，幫辦官家共滅邪教，並無絲毫違法之處，且係軍師統帥，要請幫忙，以匡官軍力之不及，着班都自己請罪，前者入奏少林不法，乃係受奸人愚弄，悞行本達天庭，此事遵吾之令，如此辦理，本統帥旣往不究，允其各安職守，以觀後效，否則必要科以應得之

罪，曹鎮台連稱遵令，門生必要實力奉行，勿論何人有敢違抗者，遵照老師之令，當卽鎖拿法辦，伯溫點頭道，你放胆去作，自有本統帥一力承當，曹鎮台諾諾稱是，衆高人這才明白，原來從權的兩個字，就是這個樣兒辦法，張三峯暗暗佩服，天大一般的事情，叫他三言五語辦了個不偏不倚，公正無私，完完全全的平起伏伏而解決，實乃治國之才，非平庸可比，曹鎮台披掛整齊，當時稟辭退下，派人知會登峯縣，令協同辦理伏魔大會蓮花道院的種種一切的善後，這是官家的事，爲後再論張三峯，與衆高人大家討論澈底的辦法，施耐菴發言道，徐鴻儒在逃，後患堪慮，樊天蕩携走了教匪的文件大冊，並害了謝瑞老俠客的性命，爲死者報仇計，爲掃除教匪罄盡計，必將賊子樊天蕩拿獲而後已，徐萬通宜淫採陰有傷人道，大惡已極，突圍逃走傷損無數官軍官將，斷不能容其逍遙法外，有此未了之事，刻不容緩須得急急辦理，免得賊寇別生技節，諸多不便，拙見是這個樣子，是否請大衆公決，衆高人齊聲贊道，施老先生所論正當，務須照這個議論火速進行，以便羣兇伏法，而安良民，繼獲國家永慶昇平，張三峯說道，諸列位之中可有曉得這白蓮教匪此處而外其他的最大巢穴，占據於什麼地方麼，傍邊站起一人乃是元化和尙，說道，白蓮教匪的根據地，大概就是這一處吧，施耐菴搖頭道，恐其不然吧，請想狡兔尙有三窟，何況白蓮教其勢已成，焉能沒有再一再二的根據地呢，我想不但

是有而且比這一處還要兇惡幾倍吧，張三峯點頭道，誠然誠然，我也是這個想法。元化和尙疑信參半的默默歸座，傍邊有凌霄觀主念了一聲無量天尊，隨後說道，我倒知曉有一處山島，兇惡萬般，是不是白蓮教的巢穴，我可不敢武斷，大概其總跟他們得有連帶的嘍，劉伯溫說道，請仙長詳細說明，我們再從長計較，凌霄觀主說，此處座落在省外的須由登州出海口，過劉公島，在沙門島以後，距離二百餘里海面，在海洋當中，有九個山島，相連裏外，皆是水面，環島週圍十里，上下全是弱水，鷺毛俱沉，而且這片水奇寒之極，內外工夫，不全全者，落在這個水中，被冷氣一侵，就得喪命，他們出入的船隻，可能隨便走，大略着他們必有個特別的法子，隨便通行，外人當然是不知嘍，這所山島，名叫九鳳朝陽連環島。他們改名叫蓮花島，左邊的島別名朝雲島，右邊的島別名望月島，正中的島別名萬丈分波島，羣島當中的山島，名喚沖日島，面前是山寨，最後是廟宇，白蓮教匪等往往的出入其中，該山島中統轄各島爲首之人，姓脫名烈，字表巨武，聽說是前元脫脫太師之後，可不知真假，其人有拔山舉鼎之力，生得虬筋板脇，水旱精通，文武兼全，自命非凡，文學得匪號叫作今時管仲，武學得匪號養蚩尤，再世黃巢兇狠異常，這座山島天生的險峻，再加上佈置的嚴密，真得說雀鳥難以飛入，手上有四十八家寨主，文武齊備，人才濟濟，設若徐燮諸寇逃往該處，可就大費手脚了，衆



高人聽罷，面面相觀，齊說道想不到竟有這等萬惡之人，又佔據着這等的地利，可實在聞所未聞了，難到說，該管地方官，就置之不理，縱容到如此地步嗎，凌霄觀主笑道，諸位想必是過去之事就忘記啦，前元時代，倒行逆施，荒淫酒色，強梁霸道，廉恥喪盡，道德淪亡，民不聊生，我朝除州起義，救民於水火之中，登基以來，王道治國，方蘇民困，建國以來，百政刷新，可謂之撥雲復見天日，羣小匿居海外，一者國家政事繁冗，無暇顧及，再者有鞭長莫及之感，賊寇方得乘機哨聚，今其勢已不可侮，若不及早除之，恐成巨患，雖係疥癬之疾，將來怕成國家人民之大害，劉伯溫稽首言道，多謝仙長說明這番事件，伯溫替代國家與人民致謝，仙長之美意，凌霄觀主連說不敢當不敢當，伯溫又說道，適才道友所談，官家不干涉的理由，乃是理想中的測略，其實不是這個樣子，也不是政治繁忙，無暇顧及，亦無鞭長之感，實係吏不舉官不究，下情難以上達，伊又匿於海洋山島之中，國家當權者，不知有其事耳，設若先知，豈容小醜跳梁，今承仙長示知，伯溫立即入都面見當今，奏明這次伏魔大會的一切，請旨遣將，一致蕩平而後已，張三峯大喜說道，劉仙長辦理官家的事件，我們本着行俠尚義與民除害爲友報仇，幫辦官家捉拿賊匪，以報皇王水土之恩，努力去作，看一看這九鳳朝陽島，是怎麼樣的兇惡，伯溫說道，老仙長既然肯以閑散之身，報效君王，實屬難得之至，我給你老人

家留下兩封書信，一封面呈登州鎮台，向他要船，一封到沙門島，見沙門島鎮台報遞，他自然款待去者，以便大眾居住那裏。再作探島的計較，不過是最要緊的，就是諸公不可涉險，在可能的範圍之中，行所當行，免生意外，等候國家大軍戰船開到，那時兵歸一處，合力掃滅羣醜，方爲萬全之策，張三峯點頭，劉伯溫修下書信，用了印章，交於張道爺，回頭向施耐菴說，賢弟是暫居於此，是隨我入京，施耐菴說，我在廟中與少林方丈盤桓盤桓，我不跟着你來往跋涉，劉伯溫點頭辭別大眾，起身去了，張三峯與大眾相商，那位有事可就不便去這踏海外，若是無事的話，我也不攔阻，可也不能要請那位，有一句不離本行的話，諸位是心佈施吧，大眾異口同音，都說去，張三峯說既然如此，我們是三三兩兩散開了行走，在中秋節前爲期，同到登州海口找張三峯的官船，會齊了再行出口，大家俱皆點頭稱是，張三峯與元化和尙公冶老俠，僧道俗作頭一班，一路上談談論論，頗不寂寞，這一日已來至登州城內，走在十字街前，見一簇人圍的風雨不透，張三峯當先擠入人羣之內，僧俗二位只得也跟着擠將進來，看時乃是一個耍拳棒賣膏藥的正趕上要完了錢，三位高人，都與此人認識，那買藝者正是當年西門德的師付尹士興，現在鬚髮斑白，這些年遊走江湖，二次投師，拜在瞽目神尼普度的門下，學會了一十八手乾坤掌，老尼念他爲徒雪恨，一點俠心，才將那破斷掌的絕招

傳將出來，尹士興自從得了絕藝，漫遊各州府縣，尋找竇桂，誰知屢易寒暑，不用說見着人哪，連個消息也沒有得着，這日來至登州，正在街前賣藝，要完了錢，猛抬頭看見一位高人，站在人羣之中，觸動心事，想要在三位高人的口中探詢竇桂的下落，想到其間，抱拳向看熱鬧人說道，小可尚未用飯，暫行告假去吃點什麼，吃飽了好練，那時請諸公再來捧場吧，說完了就收拾一切物件，衆人四散，三高人就知復有事，若不然我們來了，他倒把場子散了呢。因而未動，看他收拾完了物件，趕過來跪地叩頭，口稱三位高人，小子尹士興叩見了，張三峯用手相攙叫道，士興，何必多禮，起來講話，尹士興站起身來，張道爺問道，你有什么隱事件與我們交談，尹士興說道請三位高人賞臉，找一僻靜所在，小子有話稟告，張三峯點頭說道，你隨我來吧，轉身向東，在東門大街找了一所店房，穿至裏面要僻靜所在，店家帶至後院三間正房，倒也雅肅，一千人進了屋中，店家預備茶水等項，大家歸座用茶，傳話備飯，少時擺上飯來，店家退出，大家一面吃着飯，張三峯問道，你有什么隱事件與我等當面說明，尹士興才把自己徒兒西門德受竇桂之傷，准知百日必亡，意欲給他報仇，立志學藝，現已將破斷掌絕藝學成，找了這麼幾年，不見他的踪影，敢問三位高人若知他下落，望祈指示一條明路，小子以便報復前仇，張三峯聞言哈哈大笑，這才把三教伏魔大會上俠女替夫報仇，竇桂伏誅之事

向他詳細說明，尹士興聞言大喜，說道得啦，我事已了，我要歸鄉隱遁啦，張道爺說且慢，我問你點事知道嗎，尹士興說，只要我知道的，小子斷不隱瞞，公冶老俠插言道，你可知曉白蓮教主徐鴻儒的下落嗎，尹士興站身說道，知道知道，不但知道他的去向，連徐萬通變天蕩我都見着啦，而且我是白蓮教中八路總探子官，封機秘教主，專管探訪種種一切的消息，張道爺聞言怫然不悅。正色說道，看不出你也入了邪教，尹士興唉了一聲，然後說道，仙長爺，那知小子的苦衷爲找寶桂報徒弟冤仇，才入邪教，用作護符，是非本願，不過藉此以制仇人，張道爺哼了一聲道，要這麼說嗎，還有情理可原，元化僧問道，你可知曉徐鴻儒等藏匿在何處嗎，尹士興答道，我與他們是先後會見，徐鴻儒等俱奔九鳳朝陽連環島去了，命我在登州以打把式賣藝爲由，探聽一切的消息，若有要緊的事，教我飛報連環島，作一準備，張三峯問道，你去過連環島嗎，尹士興說我去過三四次呢，海口之內，有他們島中的巡船，專司來往運人招待一切，公冶老俠又問道，你能不能將他島一切的機密，對我們詳細說明麼，尹士興很誠懇的說道，不但能詳細說明，如有用小人之處，雖刀斧鼎鑊，誓所不辭，若有虛言，必遭天譴。張三峯聞言大喜贊道，好小子，不枉你作人一場，這才算對啦，你就將他島中一切詳情，述說述說吧，尹士興說道，自到山寨之後，有一所極大極大的廟宇，名叫九宮八卦五連先天觀，

該廟的老道，足有一百多歲，據說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能以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搬山倒海，談笑之間驅神役鬼，如同兒戲，武功更是絕倫無匹，論文學有經天偉地之才，武學更是高明，三個金錢能以先知，搜求卦理預曉未來之玄機，可都是聽說他有這大的能為，真假我可不知道，此人姓欒名尚，道號乾坤無二真人，先天觀主白蓮教他為祖始，欒字欒宙是他的侄兒，徐鴻儒是他的徒弟，此處是他的老巢，他們白蓮教還有一所最主要的巢穴，聽說是他們的總根據地，座落在雲桂交界，可不知道叫作什麼山，什麼寨，這連環島中，山寨為首之人，是今時管仲賽蚩尤再世黃巢脫烈脫巨武，統轄一切，遍地是消息埋伏，擺成的九宮八卦顛倒陰陽地水火風萬刃陣，不明陣勢者，闖在裏面，不管有多大能為，俱有粉身碎骨之虞，再者圍着他的連環島十里內外，全是極寒的弱水，不用說船隻，鵝毛俱沉，他們的船出入有千斤鎖，可以通行外來之船，掛不上千斤鎖必得沉入海底，這便是島中的大概，若是詳細說呀，十天八天也說不完，看你老問什麼事情吧，張三峯說道我等此來要打算掃滅此山，以除巨患，後面國家天兵不久發到，我們要先期入島，探看其中的詳情，偵察破綻，以作進兵取島的基礎，尹士興聞言沉吟良久，方纔說道，此事可大費週折，可慮的是，茫茫大海，怎能存身要是有地方存身的話，倘可有商量得地步，元化僧說以沙門島，作根據地，尹士興拍手道，要是能

在那裏存身，我可就有法子了，望月島後十八里的水面，有一小小的山島，地勢雖小險峻非常，名曰通天撒地藏風島，那裡可以隱得住船隻，定更開到那裏，再有能浮弱水的高人，由望月島入內山，天不亮就得退回藏風島，架船開回沙門島方保萬全，設若來往不急速或是耽擱了時間，被他島中巡船發見，慢說是船，連一個人也休想逃回，三高人間言面面相覷，默默無語，痴呆了半晌，張灘爺嘆了口氣說道，這個去處如此的艱險，可實在有點不好辦，又問他水中島門山頭各處有無埋伏，尹士興說道，你老所問的各處，走一步有一步的埋伏，消息套着消息，兇險之極，着實可怕，三高人微微的點了點頭，唉了一聲，說道，勿論多麼險哪，我等義不容辭，必要走一遭，吉凶二字聽之可也，尹士興口稱三位高人前往探島，勿論他那裏怎麼嚴密，以三位之能，頗可無憂，最緊要者來往之時，可千萬別讓他們巡船看見，設若被他們知曉，在船上一聲信炮，朝雲望月分波這前三島，各山鐵甲衝舟二百隻，上安火炮火弩，火噴筒等，並有海鬼二百名，入在水內，每人抱一個弩匣，一弩發十支，每匣內裝二百支弩箭，若叫他們這六百隻船圍上，不用說船得打壞了，燒燬了，多高明的水性，想浮水逃走皆不能够，除了這件事可怕，別的消息埋伏等一切，其他之人可不成，你們老三位加上小心，大概可以高枕無憂吧，張三峯笑了笑說道，咱們既然會上了，你打算怎麼樣吧，尹士興說我說這個話

你老可別多心，我打算着明日就得起身歸還山島，前去送信。報知他等某某二高人已然來到登州城內，你老請想我不去告密，人家有的是探子；這麼大一塊事，島中能以不知道嗎，你老看我這個主意怎麼樣吧，三高人沉吟了沉吟，點頭稱是，說道：「好吧，就照你這意思去辦。」尹士興又說道：「反正是我在山裏，只要是力所能及，我便能辦理一切；道爺等點頭，用罷了飯，天已不早啦，各自安歇，一夜無事，第二日尹士興告辭回島，報信去了，張道長用罷了早飯，帶了書信，一個人趕奔鎮署，來在轅門說明來意，有人通稟進去，登州鎮台神槍將強振海，大閃儀門，將張道爺接至書房，分賓主落坐。張三峯細看鎮台，身高約在八尺過，白面長髯，二目有神，威風凜凜，像貌堂堂，就知是忠義之士。鎮台帶笑問道，仙長可就是江湖馳名別號邈邈道人嗎，張三峯答道，正是小道，因白蓮教匪的事件，巧遇劉軍師統帥，因有要公，貧道來此傳書，說着取出劉伯溫的書信，遞與總鎮，強大人接書一看，連忙對着書信行禮，然後折書觀看，看罷書信，已知一切，方知邈邈道人張三峯還是軍師統帥的尊長，急忙行禮口稱老仙長爺，恕卑鎮無知之罪，說着跪將下去，張道爺用手相摻，口稱鎮師不可如此，貧道山野之人，不敢當此重禮，二次謙讓上座，強大人側座相陪，款待茶水酒飯，席間強鎮台口尊老仙長爺，我家統帥的扎飭到來，內言着卑鎮遣水軍一千，偏將四員，戰艦兩隻，小舟四十，撥歸

老仙長爺掌管，以便開至沙門島，以利軍事各等情，請示老仙長何日起身。卑鎮以便辦理，張三峯說道限今日黃昏兵將船隻調齊。隨帶三個月糧餉，強大人口稱遵命，即刻令下，着中軍官撥調船隻，軍將限申初報齊，不得違悞，中軍官遵令去訖，及至用罷了酒飯，散坐閒譚，強大人向前跪倒口稱老仙長爺，今日鶴駕光臨，實乃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卑鎮懇請大發慈悲賞留幾手武術，成全卑鎮，實爲德便，說完了連連叩頭。張三峯哈哈大笑，並不叫他站起，叫道強大人，你可曉得武術門中的規矩，受人一招便爲師長，我若傳你武術，而後倘有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處，爲師傅的不論你官居何職，必要飛劍取你首級。美其名曰收藝，你愿遵守嗎，強鎮台連連叩頭，說道弟子愿遵師訓，張道爺這才說你起來吧，強大人站起身形，張三峯說你把心愛的軍刃，練上一蹶，我看一看，強大人遵命師徒們一齊來至外面。手下人遞過鞭槍，先練大槍，後練單鞭，道爺贊道工夫還算說的去，練到這個樣，就算不易，遂即傳了九手絕戶槍。三手絕戶鞭，六手槍裏加鞭，共傳十八招，教了三四次，已然把招數使熟，放下軍刃，進屋落座，道爺又將這十八招的義意，並鞭與槍兩般軍刃招數中的玄妙，詳細解釋了一番，強鎮台也真是天賦之才，當時就心領神會，已得個中的精華，此人自此以後，除去公事外，就參悟鞭槍之法，到後來萬將無敵，永不眈眈，及至大交申初的時候，中軍官前來交令，將士



花名冊刀矛器皿糧餉等冊，一併呈上，強鎮台逐一閱看已畢，口稱仙師諸所齊備，敬候令下施行，道爺說，你令中軍官，帶着各種的冊子等，至戰船之上，等我到了，再爲接收，你就不必去送，以避耳目，吩咐完了，站身向外，強鎮台隨後相送到儀門之內，道爺把手一擺說道，你別送了，鎮台止步張三峯離了鎮署，趕回店房。而見二高人說明原委，算還店飯眼起身，奔至海邊，中軍官率四將接上戰船，入帥艙居中落座，茶罷擱盞，接收兵符印劍冊籍等項。翻開花名冊，四將報名叩頭參見兵主，四將是祝成功，齊走海。耿大忠，馬雲龍等，道爺仔細觀看，一個個都是滿面正氣，一團威武。甚爲歡喜，中軍官交代完畢，稟辭退下，道爺向公冶老俠說道，老先生，你率帶一隻大船，戰將兩員，軍兵五百，在特處等候，列高人到來，再行前進，我與高僧率船隊先奔沙門島，公冶老俠點頭應允，道爺向下叫耿大忠與雲龍分兵一半，暫停於此，聽公冶老俠客的指揮調遣，違令者斬。餘者隨我連夜進兵。趕奔沙門島，這一聲令下分兵一半，拔錨開船，黑夜間衝風破浪船出海口，這一日越過劉公島，來到沙門島山頭上，瞭望的官軍，見是登州官軍的旗號，飛報沙門鎮台左光興得知，出烏亮隊相迎。接入島中，入了鎮署左鎮台已知一切，參拜了道爺，張三峯把劉伯溫的書信付給，左鎮台參拜書信拆開觀看，然後叩倒棹案前，自稱卑鎮左光興謹遵諭令，道爺說貴鎮平身，你可照常辦公，遇有

委派候令可也，暫行退下，左鎮台遵令退出，張三峯向元化和尙說道，高僧你行島中主持一切，我帶一隻船去探連環島，和尙微微冷笑叫道，張道友你不要跟我弄玄虛，此烏有什麼主持的，你明明是怕我同去涉險，你的主意是不賣一個饒一個，不過是你也要想一想，我和尙既來之則安之。我二人取一致的行動，不必多說，要去一同去，張三丰聞言也再不能阻攔啦，只可說了聲可以吧，第二日叫過二將，傳令帶一百軍兵，一隻大船數十名水手，備五日行糧報齊後，即刻開船，二將遵令下去辦理，少時間祝成功齊定海二將交令配備已齊，僧道二高人出了鎮署，下島坡，上了大船，一聲令下拔錨開船，兵發通天撤地藏風島，一路上船得順風，天將及黃昏，已至藏風島，開進島口，將船灣好，二將下來檢驗，看形跡有船停泊過的模樣，張三峯站在船頭觀看山形，這座島，方圓連三里地都沒有，高不過三兩丈山峯，高矮不齊，僧道二高人下得船來，登山坡而行，往西北越過兩個山峯，在山脚下發見一個大洞，往下看黑洞洞，離穴口稍近，冷氣侵人，二高人運用眼神，定睛往下觀看，依然是看不出有多深來，元化僧對張三峯說道，道友我們的眼光，至少也能看幾十丈，這個洞穴大概其不定有多深吧，張三峯笑道，高入你想海外山島，乃人跡罕到之處，至於那希奇古怪的事情多的很這種山穴，量來深達海底，所以然黑的看不見底，又有冷氣襲人，這個理由，不是很顯然的嗎，元化僧點頭稱

是這兒所見不差，二人一面談論着慢慢的回到船上，這個時候天已昏黑，二高人更換水師衣靠，各帶應手的軍刃，囑咐二將仔細埋伏，管束衆軍士，勿得高聲，免得被賊人知曉，是爲至要，二將遵令，二高人飛身入水，分波踏浪，直奔左面朝雲島而來，離山約十里上下，就覺着水格外的透涼啦，張道長說道，快到弱水了，元化僧回答，我們各自當心，此水雖逆似乎我二人的水性尚可，不至於怎麼爲難，話雖如此講加一點意便可無虞，二高人說着已到逆水，這種水並不起浪水綫滴溜溜亂轉，二高人施展搶浪登波清身法，飛龍蹈海分水術，其法頭一樣，身體提輕，氣秉丹田，伏於水面之上，水往東轉搶着水綫，腳踹水皮，雙手拍水，腰似蛇行，逆着大溜，分水抗水如弩箭一般，直奔島邊浮來，不一是已至山邊，上了島坡，坐在山石之上，稍爲歇息，二高人相視而笑，說道饒你我這樣爲難，尙如此費力，看起來想着容易作着實難，張這爺說我們浮過點子弱水，沒像這種地方的水狂汛之極，水又涼的特別，若是尋常的水性，必要遇險，二高人一面說着，換下水師衣靠，找塊山石一壓，然後直奔山峯，這朝雲島高插雲霄，斗壁懸崖，無處落脚，二高人施展飛行術神行法，快似蛇蟒，攀援而上，來到山峯之上，側耳細聽山裡頭，更鼓傳鐘，已交二更，張道爺在先，和尙隨後，加十分的小心，躲着消息埋伏，繞着寨牆，由朝雲島深入內寨，離中平寨已然不遠，聽裏面傳更，已交三鼓，張道

爺止步嘆了口氣，回頭向元化僧道，我們白來了，天已交三鼓，再若耽延就趕不及回去了，天一亮藏風島咱們的船隻，被敵人發見就得全軍覆沒，我們回去吧，元化僧也是無可如何，二高人只得轉身，怎麼來得再怎麼回去，來回是一般遠，白跑了一蹶，順舊路而回，到山下穿上水衣浮過逆水，回到藏風島內戰船之上，天已東方發曉，這就解纜開船，急忙忙且回裡走，出來約有百十餘里，找一小山島將船灣住，大家歇息，等到太陽往西轉，令下開船，再回藏風島，天黑已後，戰船才來到藏風島內，二次將船灣好，二高人早就預備齊畢，去囑咐了囑咐衆將士，小心仔細，切莫高聲，說罷入水分波踏浪，努着力浮過了逆水，來至島邊，離水上來脫下水衣，照舊用石頭壓好，星馳電轉的一般，上了朝雲島，繞過寨子來到島內，越寨牆直到裏面，這一路之上，淨消息埋伏也有幾十道，真難爲二高人，斜身繞步，竄縱跳躍，非是容易，要是錯走了半步，就有紛身碎骨之虞，來至內寨切近，天還未交二鼓，二高人俱皆長吁了一口氣，低聲說道，這個地方可真險哪，實在不能留着他們，可了不得，二高人一面說着略一沉靜，飛身往裏來至大廳，二位一打手式，由左右分着上了大廳，躲着消息，躍到配廳，這才轉到南大廳上，張道爺在房脊底下，找着房上的總機關，給他閉住，與高僧打了招呼，一齊伏在後坡，手按脊梗，往正廳內觀看，只見燈燭輝煌，照躍如同白晝一般，廳房內羣賊到坐，男

女老少不等，約有四五十名，正居中一張虎頭帥案，後面交椅上，坐定一人，站起來身形得過丈，坐在那裏比是人都高一頭，像貌凶猛，頭戴一頂八角天王盔，金抹額，二龍鬪寶，顛微微珠絨高聳，雙插雉鷄尾，飄洒一對墨狐裘，穿一領皂羅袍，平金加綉，閃五彩，繡的是能翻身蟒探爪，在往下有棹案擋着，看不見了，下垂首棹案傍坐一人，穿藍掛錦，肩下坐一小孩，穿白愛素，正是在逃的惡寇變天蕩與徐萬通，在往上垂首，傍邊觀看，一張棹案後面坐着男女二人，看年紀全不過二十一二歲，男的穿青掛皂，面若少女，一團正氣，女的一身白色緞服裝，貌像俏麗，由端莊沉靜之中，透出來一種英俠豪爽之氣，凜若冰霜，令人望之生畏，道爺暗自納悶，心中說這山寨之中，怎麼會有這個樣的英雄兒女，混跡於此，寔是希奇，張三峯正在疑惑之間，忽見裏面將話說擰啦，那女郎手拍掉案，當時粉碎，飛身縱至外面，大叫道，胆大狂徒，出來授首，說罷噲啣々一聲響亮，抽出一口寶刃，約尺餘長短，厲聲斷喝，鼠輩拿頭來。張三峯見那女子亮出軍刃，就啊了一聲，其劍乃係小行四昔名七厭，今名魚腸劍，他人既然有這樣的寶軍刃，其武術當然不能弱了，此女之根基，必不能淺，就見大廳中衆寇，紛紛跳出各擎軍刃，內有一人，手提一對雷鼓點金錘，大吼一聲喝道，那女孩兒，可認識八卦蓮花島左秦朝雲島島主，金錘攪海賽慶忌敖飛麼，那女郎微微冷笑，尙未答言，那面若少女穿

青掛皂的男子，手提一口鋒鋼紅毛鉅齒飛龍劍，來至切近，說道妹子加小心，那女郎嘆道，哥哥你閃在一傍看我追此狂徒性命，說罷用手一指，叱道，來人是賽慶忌敖飛鷹，那小子答道然也，正是你家島主，那女郎問道，你這個外號還有什麼講義沒有呢，敖飛鷹道，其力格虎豹，能捉飛鳥，身披唐猊鎧，一對金錘有崩山攪海之能，那女郎嘆哧一笑，把手中劍一擡，並不答言捧劍就扎，這個賊運動雙錘，金光閃灼，猶如流星趕月的一般，上下翻飛，往裏進招，那女郎捧掌中短劍，應付裕如，口中說請諸公看，我劍銷黃慶忌敖飛，說罷劍光一緊，猶如閃電一片白光，當場動手的敖飛眼花繚亂，心中着急，暗想看不出這個女子如此的武工，再戰幾合恐其難保活命，不用說他担驚害怕，就連暗地裏觀看的二高人，也自驚心駭目，小小的女孩子，偌大的本領，實爲出步，看不透是那家的傳授，什麼人的後輩，正納悶間，當場已然分了上下，賽慶忌敖飛輪動雷鼓點金錘，使流星趕月的招數，那女郎讓過左金錘，右手錘到直奔耳門子碰到，堪離切近，往下一矮身，順他右膀背底下鑽至外面，說時遲那時快，喝聲狂徒拏命來，手中短劍，正在敖飛的後腦海上刺入，只聽哧的一聲，比割豆腐聲音大不多，腦骨挑開，腦髓與鮮血崩現，死屍栽倒，雙錘落地，就見廳上的賊人之中，有一名厲聲喝喊，賊婢大胆，傷吾好友，只聽嘩啦啦的響亮，聲到人到軍刃到，一道寒光，這賊人飛至當場

，幌掌中十三節虎尾亮銀軟鞭，蓋頂就砸，那女郎斜身躲過，一聲嬌叱，鼠輩且慢，賊人撒身停鞭，暗中的二高人，打量此賊身高八尺向外。細腰扎背膀，穿藍褂錦，面似薑黃，兩道細眉，一雙大三角眼，灼灼放光，尖鼻子，菱角口，狗蠅鬍子，黃焦焦扎裹扎煞，元化僧向張三丰說道，你可認識此人，道爺抬頭回說，不認識這個東西，元化高僧說，此賊正是金頂太行山二寨主鑽天金毛孔銀鞭趕山振中州邱明遠，武藝高強，兇惡極之輩，張道爺嘔了一聲說，我倒聽說過這個東西，很是了得，他們二高人談論賊人的根基，當場上那女郎問過了賊人的名姓，將短劍還匣，由腰中亮出一條軟鞭，長約丈四，頭粗尾細，如黑蛇一般，黑中透藍，光華繞眼，邱明遠一見大驚，喝道好丫頭，你那裏來的烏金蛇骨鞭，那女郎並不答言，右手握蛇頭，左手捧蛇腰，雙手一抖，這條烏金蛇骨鞭就像一根棍相似，蛇骨鞭的尾比錐子還尖，直點賊人的面門，邱明遠深知這條軍刃的厲害，即是扎來，左右都不能躲，一躲就得吃虧，沒有別的破法，只得用手中鞭往蛇骨鞭上一撩，這個當更上大啦，虎尾鞭撞蛇骨鞭，噲啷啷一響，瞧着蛇骨鞭像一根棍相似，及至撞上軟似絨繩，嘩啞啞的響亮，就將虎尾鞭纏住，賊人知道不好，雙手用力往回就奪，那女郎手扣蛇骨鞭的當中，單臂用力往回一拉，兩條鞭攪在一處，繃了個挺直，忽然間一抖後手，把蛇骨鞭的鞭把甩出，喝聲着，直奔敵人的頭頂砸到，這條鞭

共長一丈四，前手扣住當中，後面還有七尺來長，而且跟蛇的形像一樣，前細後粗，要是掄起來一碰，格外的力猛，邱明遠虎尾鞭被人家蛇骨鞭尾攪住，兩隻手用力來奪，那知道人家奪着奪着借力往前一跟身，撒後手把，粗的那頭蓋頂打來，措手不及，焉能躲閃，吧噠一聲，邱明遠就覺得腦袋上打了個雷的一般，可就腦髓皆崩，身歸那世去了，那女郎一面在死屍身上擦鞭的血跡，轉臉向那青年的男子笑吟吟的說道，哥哥呀，你看如何，沒費多大的事吧，那少年說，妹妹你別逞能啦，我來收拾這一黨叛賊吧，那女郎說不………，好哥哥我再打幾個，那少年促眉答道，你在接一戰吧，這個時間，由賊衆之中出來一寇，手提軍刃奔當場而來，見來人身高過丈，絹帕罩頭，一身皂緞色的軟靠，上綉三藍的大牡丹花，黃絨繩勒十字勒甲絆，五彩絲鸞帶，三鑲的花靴子，藍哇哇透青的臉面，凶眉惡目，蒜頭鼻子，火噴口，撩牙顛倒，連鬚落腮的紅鬚鬚，飄洒胸前，手提一口三停冷艷鉅合扇板門刀，看分量不到一百斤，也差不多，來至他兄妹的切近，那女郎微微笑道，來者是巡山總寨主搬山太歲混海金虬鐵羅漢畢通麼，那賊人哈哈一陣狂笑，說道然也，你既認識我，還敢與某家對抗麼，那女郎把掌中鞭圍在腰中，用纖手點指喝道，狂徒且莫自負，你別覺着你力大如牛，刀槍不入，武術高強，永不敗北，今日碰見你家姑祖宗我，要是用軍刃贏你，叫你作了鬼也不佩服，你拏命來，說



罷上步劈面一掌。惡賊直氣得哇呀哇呀吼叫，掄刀就劈，兩個人打在一處，一個凶似瘟神，一個美若仙子，空手對大刀來回亂轉，走了也就十幾個回合，猛然間三五道白光飛舞亂女郎喝喊逆叛看劍，惡賊也看見了，也無法閃躲啦，原來女郎打的是五行閉血飛劍，五口劍在一個匣中，寬約一指，長在六寸，紅毛鋼製造，專打金鍾罩鐵布衫，而且劍尖上有毒，見血封喉，遇者即亡。一抖手打將出來，五口劍就像一朵梅花相似。分前後左右中兜頭蓋下，實不容易躲閃，惡賊人身中兩劍，扔刀栽倒，那女郎把五口飛劍收回，還入匣中。伸手拏起敵人大刀，百十來斤重的軍刃，拏手中毫不費力，手舉大刀，在賊人畢通身上下嘖嘖叭叭一陣亂割，骨肉橫飛，血花兒四濺，撒身笑着說道，得啦哥哥，看你的啦，手挂大刀，笑嘻嘻站立一旁。那少年手捧鋸齒飛龍劍，站立當場，一聲大叱，猶如猛跳春雷一般，連二高人在暗處着他這一聲吼叫，神經爲之一振。羣寇之中真有喝的手足失措的，還是凶的多呀，早有人抖身竄出，大罵小畜生生休得發威，老太爺我來追你狗命，說着已至當場，手中擎一口三尖兩刃二郎刀，自通名姓，可認識鬧海金鯊子化豹麼，口中說着名姓，手中刀劈頭砍下，那少年並不躲閃，看刀臨切近用掌中劍往上一捧，鎗啣將刀削爲兩段，跟身進步。順水推舟，這一劍正打在賊人前胸之上。嘖嘖一聲把賊鏗爲兩截，腸胃皆崩，屍橫血泊之中，慘不忍觀，然而也是他惡貫滿盈，才遭此

劫。張三丰同元化高僧說道，這少年歲數雖小，武藝絕倫，實非凡品。正說着元化僧手點指說道友你看，道長回頭看時，見本山大寨主站起離座，把手一揮說道，衆家英雄，列位寨主，一擁齊上，將這一雙兒女捉住，孤家把他們開膛摘心，與死者消冤解恨，然後將他們的人心，我來下酒，衆寇應聲而起，亂雜雜名抄軍刃，蜂擁而至，圍將上來，那少年叫道妹子不要你多管，觀看熱鬧，那一個狗頭若敢向前追你，愚兄充許你用飛劍誅斬賊人，說罷舞動掌中劍，獨闖羣賊，這一場凶殺惡戰，令人可懼，就連二高人在暗中觀看，也自心驚，那少年運動掌中鋸齒飛龍劍，只見光華閃灼，恰似萬道銀蛇，隨身盤旋飛舞，那裏看得明那是劍刃那是劍面，橫竄豎縱，來住騰躍，把衆寇迫得圍着他滴溜溜亂轉，恰如走馬燈相似，劍光閃處，紅光崩現，羣賊之中的一名喪命，又走了幾個轉身，一聲大叱，將本山九寨主混海飛魚劉興一劍揮爲兩段，緊接着徐萬通的喪門劍撞在飛龍劍上，噲啷啷的響亮，火星亂迸，竟將喪門劍斜着削下三寸多長去，羣賊俱皆喪胆，各個畏威，虛張聲勢，不似先前那等的併命廝殺，本山大寨主見此情形，勃然大怒，一聲怪叫，猶如獅吼，又似梟鳴，其音刺耳，聞者愕然，厲聲喝道，衆家寨主，列位英雄，你們要與我一齊退下來，衆寇巴不得他叫後退，一聞此話，不約而同，紛紛撤退，那少年挺劍而立，氣不長吁，談笑自若，如無其事，笑吟吟的語帶譏諷嘲道，大寨主

名振四海，威轄羣島，手下衆寨主何其如此不濟，某家正在高興，他等又爲死多少。怎麼就一擁而敗，莫非說一個貪生怕死，難道位位全是怕死貪生麼，俗語道一個人，怕了一個人，也就是了，某也不窮追啦，依我想大寨主你或可不至於像他們那樣的膿包吧，請下來我們較量較量，你敢嗎，這一席話說得大寨主脫烈，暴跳如雷，直氣得哇呀呀的連聲吼叫，向手下人要過一口三停冷艷鋸合扇板門刀，飛身跳至當場，陰陽把橫掌中刀，這種招數，名曰橫上鐵門門，腳底下丁字步站穩，罵道小畜生行險僥倖，竟敢在本寨主面前唇鼓舌，孩兒啊孩兒啊，慢說你是一個黃口孺子，就是那成了名的俠劍者流，遇見某家他等也不敢任意妄談，那少年嘿嘿的冷笑叱道，脫烈匹夫，你且住口，且莫說俠劍一流的高人，今日若勝的了我掌中軍刃，然後再爲誇口，若是在寶劍下廢了性命，你死後全要落大家的嘲笑，豈不是蒙羞於泉下嗎，脫烈聞言激得他氣貫天庭，兩眼發紅，並不答言，用掌中刀鏢照前胸就點，那少年往後撤身退步，脫烈按刀頭斜身蓋背連肩砍。那少年往左轉步閃開，這惡賊一橫掌中刀，使一手仙人解帶攔腰斬，那少年往下臥身，使一手臥看曉雲，將刀躲過，站起身來，敵人的刀鏢來挑丹田，急忙吸氣縮腰，將將閃過，脫烈向前上步，翻刀頭疊刀杆，轉環磨手刀，奔脖項砍到，暗地中二高人大吃一驚，見那少年舌頭縮頸臥腰曲膝大藏身，方才躲過，險些着傷，那脫烈見磨手刀空

了招，立大刀抬腿掏着膻撩陰便是一脚，堪可踢上，二高人險些失聲，不料想那少年繞膝掩膻雙手捧劍，照他迎面骨惡狠狠就剝，脫烈看撩陰腿失招，眼看着劍到腿上，急忙換一招倒踢紫金冠的腿法，往後一甩。原是往前踢，閃電的一般抽回來向後踢去，趁勢身形往前一搶，手中大刀蓋頂就剝，使的是立劈華山的招數，以爲着這一招必得成功，焉曉得那少年的身法迅速之極，雙足點地喝一聲來得好，早已倒着縱出一丈多遠，身形站穩，哈哈大笑說道，饗蚩尤再世雷巢的本領原來如此，據我看不過是徒有虛名耳，脫烈氣極發笑，恨恨言道，那個與你鬪口，那少年答道，你既不愿多談，想是要嘗嘗某家寶劍的滋味，那麼着你就看招。言還未盡，將身一晃，早至面前，劍光一閃，直點眉攢，如遊龍戲水，似銀蛇互鬪，身劍合一，來回亂轉，烈脫那敢怠慢，舞刀相迎，一面動着手，暗着敵人的劍法精奇，藝術絕倫，鎮定心神，加意的應付，躲過了白蛇吐信，跟着就是鳳凰旋窩將閃過，劍法又變一招，使的是巧取天邊月，換手使用二仙傳道，蜻蜓點水，蝴蝶穿花，登山伏虎，探海降龍種種的招數，總之劍中的絕技，共有四個字總綱，乃是擊刺割削，實在叫他琢磨到神化，變幻無窮，不亞似風飄柳絮，瑞雪紛紜的一般，把暗地看熱鬧的二位高人，也自訝異的了不得，兩個人當場動手，攪作一團，那女郎看得興起，並不取他兄長的同意，拔短劍躍至近前，遞劍就刺，大刀是真長，寶劍

是真短，長者強短者巧，兄妹雙戰敵人，那脫烈大展凶威，拚命死戰，刀光人影，迅似風雲，若鬪二百餘合，來分勝負，脫烈暗自思想，力不能伏，只得智取，虛幌一刀，往東配廳敗去。那兄妹緊緊跟隨，脫烈飛身上房，向後敗走，僧道二高人隱在南大廳後，見羣賊俱在院中不敢擅動，忽見那一雙小兒女往後追賊去了，等了不大的工夫，忽見脫烈肩抗大刀，滿面笑容來至大廳前，向衆人說道，托諸公的虎威，我將這兩個小蠢才引至後面，逍遙自在斷魂亭內，打入陣眼，諒難逃其活命，大衆聞言甚喜，齊說道就算他是銅金剛鐵羅漢，直要入了斷魂亭，決無倖免者，脫烈傳話傷者敷藥，死者棺殮，手下人應諾，羣寇歸還大廳之中，按次序歸坐，脫烈說道，雖然將他二人打落斷魂亭下，還得有幾位藝業高超者，分往斷魂亭左右前後里餘內外埋伏守望，以防萬一，只見站起六寇，各說愿往，脫烈分派爲兩一班，前左右六寇去訖，脫烈又說道斷魂亭的後面一里一外，森林叢叢，更爲吃緊，那幾位肯其當此重任，傍邊站起第十座寨主噬日金猿舉武成，一氣真人徐萬通，小紅孩欒天蕩，三個人一齊答言，我等前往，諒可勝任，脫烈哈哈大笑道，你們三位前往，高枕無憂矣，三寇得意洋洋的答道，決不辱命就是了，各提掌中軍刃出了大廳，飛身上房趕奔斷魂亭的後面，來至叢林切近，各找藏身的所在，自以爲暗地埋伏，預防來者，豈不知僧道二高人，走到他們頭裏了，早就隱在叢林之中

，見他們三人來到，分開了埋伏，每人距離全有數十丈遠，張三丰對元化和尙說道，高僧你看中路上埋伏這個小子像貌猙獰，身形高大，手提一對鋸齒釘釘狼牙棒，凶料料的狠樣兒，決非善類，也不管他是什麼東西，且看貧道誅此惡人，說罷一合掌中劍，伏身出了叢林，猶如一陣清風，眨眼間已至畢武成的身後，揮劍就劈，好強賊覺得腦後金刃劈風，急忙伏於就地，使一招毒蛇覓穴，竟將張道爺這一劍閃過，張三丰大怒劍招一變，改用神龍入海的解數，劍尖子奔他的腦海就刺，這個賊施展平地起蛟的招數，躲過劍尖，斜勑裏平空竄起，張道爺用流星趕月連環腿，飛身踢來，惡賊豈能在躲，被張道爺腳踏後背，慘呼了一聲，脊骨振斷，口噴鮮血，立即命喪，此時元化和尙飛身躍到，張道爺說高僧你拿那個，我擒拿一個，元化點頭，二高人分頭來捉惡賊人。張三丰奔西面上，正是惡道徐萬通，遙見張道爺向他這方面來，他還認定張道爺悞撞至此，及至離近，這惡道才看出是特意來尋他的，怎敢延遲，起身橫劍喝喊，張三丰你來的甚好，說着就是一劍，蓋頂就刺。張道爺嘿嘿冷笑，並不答言，斜身躲閃，遞劍還招，打在一處，徐萬通對於張三丰心中總是有點懼怕，老想着抽身敗走，給大寨送信，好捉拿張道爺，無奈敵人劍光閃耀，猶如長虹匹練，圍着盤旋，快若風云，疾如閃電，退身不得，好生着急，張道爺與他戰有三十餘照面，已然審查明白徐萬通的心思，隨即喝叫惡賊休想巧

門，實對你說，今日就是汝伏誅之期，不要妄想脫逃啦，徐萬通聞更言是喫驚，心中發荒，手中劍微一慢，被張三丰的寶刀壓住他的喪門劍，惡道一見吓的魂不附體，急忙舉劍努力想把張道爺的劍崩起來，那知道張三丰運用氣工，右手劍逼住他的喪門劍，斜身探臂，使了個探海擒龍的招數，這一掌奔他華蓋打到，徐萬通手中劍，叫人家拿劍鎖住，抽身不得，見掌臨切近，只得側身一閃，正好這一掌打在乳上麻穴上啦，哼了一聲，翻身栽倒，喪門劍也扔了，張道爺心中喜悅，急忙過來，將他身上的絲縲解下來，將他細好，揀起喪門劍，把自己的劍還入匣中，抗起惡道往東面上來，找元化和尚，將來到適才動手之處，和尚手提小紅孩也來到啦，二高人都把賊人放下，元化僧說道這小畜生奸滑之甚，我使羅汗擒拳，用烏龍攪柱剪子腿，才把他打倒拿住，張三丰唉了一聲，很惋惜的說道，可惜他們兩個的武學，那容易練到這個地步呢，要是務正道，豈不是一代名士麼，以我二人之能，拿他們還費了很大的事，平等武學的人，豈是兩個惡賊的對手，和尚也是點頭嘆吁，張道爺說事不宜遲，我們快去逍遙自在斷魂亭，去拯救那一雙小兒女們去吧，和尚說對的，二高人立即抗起二賊，直奔亭子而來，找着斷魂亭將二寇放下，把喪門劍擲在就地，詳細審查這個亭子的形勢，二高人仔細按着方向一看，不由得暗自着急納悶，是何人擺下這個陣容，元化僧問道張道兄，你看這個去處，恐其我

們也不能擅入吧，張三丰回答道，僧兄所見甚是，話雖是這麼說，然而那一雙小兒女失陷於此，我們豈能袖手呢，依我看咱們走他東方震地，說着用手一指說你看，這不是震爲雷的方位嗎，由此向前到在台基前再說，高僧說好吧，那咱們就走，二位高人一前一後，躲着消息埋伏，由震爲雷直至中央戎己土的方位站住，元化長出了一口氣說好險的去處呀，張道爺再看這個亭子的方圓，約有五十丈上下，四面的門紅油漆的柱子，是有一搜粗，亭高約二丈八九，斜山轉角。紅綠琉璃瓦，三層瓦沿，角上都挂着一尺多大鐵馬，被風擺動，叮咚作響，往亭子裏面看，有紅油漆的隔扇影着，看不見其中的設備，亭子前是汗白玉的台階，共三層，每一層是十二蹬，有一道石頭欄杆。共是三道欄杆三十六蹬台階，每一蹬高一尺，寬一尺，由平地至亭子內是三丈六高，二位高人正在觀看，忽見亭子的隔扇一開，裏面燈光齊着，把亭子前後三五丈內照的猶如白晝一般，又聽得四外鑼聲響亮，人聲鼎沸，張道爺說我們快走，敵人快到了，元化和尙急忙轉身，隨定道爺往外退出陣地，將及震宮方位，陣門之外羣賊蜂擁而至，爲首的正是大寨主脫烈，喝威道大胆奸細，竟敢傷我羽翼，窺探我內寨，快納上人頭來，傍近有賊人說大寨主可要加小心，這二人乃是張三丰與元化和尙是也，脫烈聞言也自驚異，厲聲叫道好張三丰，你等既來至內寨，休想逃得性命，立即傳令知會各路嚴行防守，那一方要是放走



僧道，決定立斬不恕，當時手下急忙傳令去訖，脫烈正要向前，早有飛云鳥二寨主猛勇無敵搬山鬼賈士能，一幌手中混海狼牙劍，飛身跳至，當場也不問問二高人是何如人也，掄軍刃蓋頂就打，元化僧向前一上步，讓過軍刃，伸手捋住惡賊的腕子，往懷裏一帶，賈士能覺着來人之方力太大，急急往回就奪，元化僧乘勢一抖手，惡賊往後一閃，險些摔倒，高僧跟身抬腿，照着惡賊前胸就是一脚，賈士能將他身形穩住，脚就踢倒啦，無法再閃，只可運用氣工，用華蓋穴來迎，惡賊以為有硬功夫護身，不致要緊，那知道這脚落下，他可就受不住了，大吼一聲口中噴血，翻身栽倒，惡賊人的胸骨都被高僧給踏碎啦，脫烈大吼道：諸位退後，不可再向前去逞能。你們且看我來捉拿這兩個奸細，又分咐調火箭火噴筒來，將四外紮住，手下人連聲應諾，脫烈一提手中大刀，飛身跳至二高人面前揮刀就劈，張道爺接劍相迎，戰在一處，此時四外梆子聲音響個不住，人聲也漸漸的喊嚷臨近，元化僧叫道張道兄此處我們不可戀戰走吧，張道爺一想可也是，何必作此無謂之爭，少時火箭火噴子調齊，諸多不便，而且拿住的人又破人家得回去啦，陣眼中被困的一雙小兒女也沒法子往外救了，只可且退出五行迷花島，再作主意，當時虛幌一劍，飛身鼠出二丈多遠，叱道逆叛且莫猖狂，貧道有事無暇誅你，暫將汝的人頭，寄於你的項上，改日再取，長嘯一聲道，我們去也，張三丰在前，元化隨後，嘍兵豈能

擋得住，被二高人突圍而出，賊人死傷甚多，二高人取路後山繞奔朝云島，正走中間，離羣賊可遠的多啦，忽見前面有人口念無量壽佛，什麼人胆敢夜走山岩，說着擋往去路，二高人看來者道人，身形不高，瘦的難看，二目如燈，一身水合色的服裝，手捧一口鋸齒喪門劍，不問可知，是蓮花一派，當即問道，你是何人，報名上來，那道士哈哈大笑，說道你們是那裡來的，說明來踪去路，不必問我，張三丰就將名姓與來路說明，那道士並不答言，持劍就刺，張道爺笑着閃開，用手中劍點指且莫進招，說明你是何人，那道人掄劍就刺，還是不語，怒惱二高人一齊動手，三個人戰在一團，打了個難解難分，工夫一大，那道士雖然勇猛，怎能敵得了二位高人，將手中喪門劍一幌，縱出圈外，如同飛云閃電一般，向正北逃去，而且口中罵道賊僧惡道兩個鼠輩，果真是英雄好汗，隨你家祖師爺走走，否則你等就非是好汗子了，二高人長嘆了口氣，彼此相顧，張道爺說道，我們容忍了吧，元化和尙點頭道，正應如此，我等走，說着將要轉身，那惡道二次翻身回來，口中喝喊說道，張三峯元化僧，你看一看什麼人到來，這回恐其難討公道啦吧，張道長見上首裏站立一家玄門羽士，頭戴如意冠，髮似山頭雪，身穿藍布道服，腰束水火絲絛，足下白襪云鞋，手搖拂塵，面若童子，雙瞳似電，張三峯問道，來者何人，先前動手的那個道士說道，山人姓譚名道玄，別號蓮花羽士，神機仙長，適才巡山

，與你等相遇，急切不能將你們拿獲，用誘敵之計，你等又不敢追，我只想叫你們逃走了，雖知巧巧我家觀主來到，也是該着捉拿你們二人，張道爺問道，你們觀主又是何如人也，譚道玄哈哈一陣狂笑說道，諒來你等早已聞名，不過是想不到在此相逢啊，對你說明，不管你懼怕就是了，張道爺說道，你試說名姓我看我等害怕不害怕呢，譚道玄說他老人家就是九官八卦五蓮先天觀廟主乾坤無二真人欒祖師爺在此，元化僧向張道爺點頭微笑，張三峯見惡道說明知曉是白蓮教的鼻祖欒尙，甚即厲聲大叱道，大胆妖道擅傳邪教，禍國殃民，找你不着，今日相逢，豈能好得，將你誅去以安天下，說着持劍向前奔欒尙劈面就刺，好惡道側身躲開，冷笑道三峯且慢，貧道一未答言，二未亮劍，你竟如此的兇橫，你可要明白你我二派各無宿恨，你平空加入少林派，在嵩山比武，欺壓我派，占了上風，你還不休，又在少林寺立下了三教伏魔大會，聚各門各派當場格鬥，死傷無數，將一座千百年香火道場的少林寺，竟改爲了殺人的戰場，這一番的慘劫，由你一人造成，甘爲戎首，慈悲何在，正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無端生事，將我派殘殺荼毒，你還趕盡殺絕，航海涉險，前來相逼，毋乃太過了吧，本教主今日與你相逢，原應置你等於死地，與我們中人以及子弟們冤冤相報，然而貧道以寬大爲懷至於死者雖係因你而亡，奈冥冥中亦有定數在，豈有人能叫人死的理由呢，所以不顧私情，只秉大

公愿度化於你，棄嫌修好，從今將前事消解，請你對敵視我派者詳細說明貧道之意義，各自修養內外功，彼此冰釋前愆，貧道揚鑣，各行其是，抱定風馬牛各不相及的本色，豈不逍遙自在嗎，張道友可否能聽這篇和平議論麼張道爺嘿嘿的冷笑，元化僧叱道，妖人妖語，只可迷惑愚人，我等焉能受汝之愚弄，張道爺說高僧你看天的時間不早了，那有閒工夫與他門口這種魔頭用言語決不能勸化得了，何必枉費唇舌向欒尙說道，天光不早啦，暫爲告別，改日再談，回頭與元化說走啊，二高人猶如閃電一般，真就往下而去，欒尙喝道，看你等可能逃脫得了，叫道徒兒，隨我追趕，說着飛身追來，猶如流趕月一般，二高人回頭觀看，笑着說道，不必遠送，請回去吧，明日晚間，准至貴觀造訪你們，等候可也，欒尙聞言叫道，張三峯，你且少停，二高人止住脚步問道，有什麼話講 欒尙說道，你二人明日准到敝觀麼，二高人回答言必有應，決無失信之禮，欒尙說諒來你們乃當代大俠我倒相信，明日晚初更派我徒弟譚道玄在此恭迎可好嗎，張三丰應聲說好，照辦啊，說着如飛的去了，欒尙代着徒弟退回先天觀，派人去招集脫烈等衆寇，齊到廟中，見了老道行禮已畢，站立兩廂，欒尙問脫烈道，你可知曉張三丰元化僧道二人來探我山島嗎，脫烈向上行禮，口稱祖師爺，你老人家必是知道他們探島的事情啦，欒尙說我雖然見了他二人，不知道可否進了你的大寨，脫烈躬身答道，回稟你老人

家得知，只因有金風堡那裏的兩個小畜生前來拜島，當場將話說翻了，動起手來，我們山寨很傷了幾個人，是我將他兩個引入斷魂亭，打入陣眼之後，退歸大廳，派徐道長欒少爺與十寨主畢武成三人前往看守，恐其他們有接應到來解救兩個小畜生，後來陣中金鐘響亮就知有大能人深入陣內，我等急急趕至陣前，發見畢寨主喪命，復又找着徐欒二人，叫敵人網綁了立時救起二人問時方知是張三峯元化來到。這時候僧道冲出一場兇殺惡戰我們又傷了好幾個人，終而被他們突圍逃去，無法追趕，有巡海飛龍敖巨興來報，在通天澈地藏風島灣着一支兵船，弟子正要代人前往消滅洽巧祖師爺派入呼喚，故未得前往，大概此時這支船必已逃走了，欒尙聞言微微冷笑，衆寇見他冷笑，一個個不敢答言，持了會子，欒尙才緩緩的說道，你等不知我笑者何來吧，衆人齊說不知請祖師爺明示。欒尙就將巧遇張三峯訂明今夜黃昏後前來等情說明，又說道你們別着在藏風島的這支船逃走，今晚必來，證明乃是張三峯坐來的了，你們退回中平寨，脫烈你傳令調齊火砲筏子火噴筒筏子，遠遠埋伏藏風島，天光微明一聲信砲團團圍住，叫他全軍覆滅，大概連山島全得打個五零六落，你再多派寨主代領火箭火噴筒在我廟外遠遠埋伏，聽廟中鐘聲一響，你等在外面放砲吶喊，四面圍困，嚴行把守，諒張三峯等決不能再爲逃走，至於廟中之事，自有貧道料理一切，斷不能容其生存，脫烈聞言自是喜之不盡，連忙

應諾，弟子這就去配備一切，惡道點頭說好吧，你等速去辦理，千萬別耽誤了，衆寇遂言俱隨脫烈退出歸前山大寨去了，惡道立即傳話，派手下衆弟子等備辦一切應用的物品，足足忙了一天，吃過了晚飯，方才齊畢微微休息了休息，即叫過譚道玄來說道，你可前往接引張三峯等入廟，必須要如此這般的說法，方可能保重，譚道玄遵命出廟直奔朝云島來接張三峯，在山坡等了有頓飯之工夫光的時刻也不過初更將交，遠遠的見海面上浮來像是兩個人正值天氣清朗，碧空如洗，一輪皓月挂於中天，垂照海洋，猶如白晝，妖道登高望遠，如在目前，環島十里方圓，盡是弱水，滴溜溜旋轉，倒不是微風徐來，水波不興，皆因水的旋轉力大，毫無波浪，平滑如鏡，遙見由遠而近，兩道水浪，衝破平波，激得海水滔滔，浪花滾滾水色月光相映，恰似千萬條金蛇攪做兩團，弄風鼓浪，疾如閃電，向山邊衝來，譚道玄暗忖來者，必是張三峯元化二人無疑，不怪他們名壓天下，威振九洲果非凡士，想這片寒潭逆水，鵝毛俱沉，他兩個在水面飛渡，如此的疾速，真可算神乎其技術也，正讚嘆間二高人已到山邊，施展蹈浪登云魚躍龍門的工夫，由水面提身就躍至岸上，譚道玄更是暗中吃驚不小，心說這兩個的能耐可了不得的很啦，好幾十丈深的弱水，伏在水皮上，仿髻相脚底下有瞪的物件似的，就能踏水上岸，此種學術，實不可多見，恐其今天難以置他們於死地，想到此處心中着急俛首痴思，張

道爺與元化僧，昨夜退回藏風島，天光已亮，幸喜船隻無恙，衆將接待二高人上船，連忙解纜離船離了險地，出來百餘里，找了個小小山礁，將船停泊，好在沒有風，尚可歇息，張道爺長吁了一口氣，向元化和尙說道，高僧啊，咱們今夜晚這一場先天觀赴約，必有一場大難題。然即爲破島安撫天下計，定須涉險一行，勿論有什麼樣的劫數我們也得應運一行，不問生死，向惡魔頭拚上一拚，元化僧答道，當然是這個樣子，我們盡其全力，希圖保國衛民，禍福二字何所畏忌呢。二高人歇息用飯，天將申正，即下令開回藏風島及至船開回來灣好，天已黃昏時候，二高人更衣入水，奔至朝云島邊，將交初鼓，上得岸來，脫去水靠，換好了陸地服裝，一眼看見譚道玄，站在山島的傍邊，怔怔。元化僧一聲佛號，那惡道歛神聽得阿彌陀佛的聲音，抬頭見僧道二人已到面前，連忙打稽首，口念無量佛，小道奉家師之命，特來迎接二位上人進廟叙談，說着滿面春風，一團和氣，笑哈哈的待等同行，很透着恭敬的樣子，張道爺問道，另外還有什麼說的麼，好一個惡劣的妖道，卑詞折節，隱惡揚善，笑而言曰，口尊世外高人台知，小道臨來迎接的時候，家師囑咐幾句言詞，命我當面言明，以免失了道中真義，元化僧說道，你快說我們必可遵命整理，譚道玄說，只因小廟之中，設備有種種的走線消息八寶弦輪，雖是個小局勢，頗有巧奪天功變幻無窮的奧妙，先天觀中寔按無極太極兩儀四相三才五行

七星八卦九宮六合天干地支地水火風諸般形像置造，微一失足，就是銅筋鐵骨的英雄凌空御風的劍俠，逢之也得粉身碎骨，氣散神消，因而家師囑我在尊前言明，務乞注意，還是知難而止的好，從此作個好相識，彼此各不侵犯，豈不是兩全其美，何必兩雄決鬥，終須一傷呢，這一片實言望二高人詳細審查是爲至要，家師很希望二公勿效世俗之人，逞一時氣忿，而涉險地也，張三峯聞言笑道，你不用往下再說啦，我們既來之則安之，毋庸多言，前進代路，有什麼話到貴寶觀談去吧，惡道見計已用上啦，他二人決不能不入廟了，立刻轉身引路，直奔先天觀而來，一路上二高人加百分的小心，東瞧西望，記憶道路，以備歸時方便，越過幾道山峯，繞走數層斷澗，遠遠方見一座廟宇，果然是巍峨異常壯麗無匹，及至身臨切近，聽得鐘聲響亮，山門開放，惡魔首領欒尙率衆逆寇接至廟前，口念無量壽佛，打稽首說道，二位真信人也，貧道有失遠迎，當面請罪，二高人還禮說道，觀主何必太謙，不敢當不敢當，惡道指手相讓，一同進廟，張道爺明知是凶險萬分之地，奈爲事所迫，只得捨身一試，進得廟來，並無怪異之處，進了三道山門，奔東面跨院而來，進了月亮門，院中栽松種竹，幽雅之極，來到鶴軒前看時，並無門窗，就見惡道腳踏頭道台階，咯崩支嘍的一陣響亮，展眼間乾坤闌板不見，露出門戶，元化僧心中說道，就衝這手，今天就有戲法變變，隨着一同進入屋中，裏面是兩明一



暗，硬木隔扇，屋中除桌椅而外，別無他物，二高人入座，樂尙手拍桌案，由暗間吱吱吱的一響，簾子起處，出來一個小童，手捧茶盤，上放三盞熱茶，來至桌子前，接次序端茶敬客，送完了茶，轉身退去，二高人細看人是假的，乃是走線弦輪，什麼全會，就是不會說話而已，那樂尙舉盃讓茶，二高人用茶已畢，樂尙又獻手法撥動機關，一時間走線人子來回亂走，穿梭一般，酒菜擺齊，二高人也不客氣，拿起筷子就吃。舉盃就飲，樂尙賣弄法術，手按桌邊，只聽得金鐘響亮，暗間簾子一起，出來數個美女，各持笙管笛簫，來在席前，全是飄飄下拜，倒退三步，各各吹將起來，音韻悠揚，清聲雅調，令人神逸心暢，正吹得起勁，樂尙用手向桌邊一按，咯戛一聲，立刻音聲止住，這些個走線美女，忽的一齊退入裏間去了，惡道得意洋洋，哈哈大笑說道，二位高人乃清雅之士，以此濁音有辱尊耳，罪甚罪甚，張三丰笑道，仙長言之過譽，我等何以克當，既蒙優禮款待，感激之甚，今率直的來說，酒足飯飽，興致滿意，敬請仙長開天地之恩，從此散去白蓮教，隱居於此，優游山水，豈不安逸，而且拔脫無數愚人，又可救天下生靈之塗炭，實爲德便，仙長意下若何呢，樂尙聞言勃然變色，厲聲說道，二公言之差矣，未免偏重已見過深啦，元化問道，何以見得呢，樂尙說道，二公請想，各有各的思想，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志向，又道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其志，此乃固定不能移之至理

你們看看替天行道俠肝義胆，又是什麼天地君親師忠孝節義啦，種種的老生常談。作爲金科玉律，奉行不懈，我們則又不然，須知化事皆係無中生有，自在自己的知識見解如何，我們創立白蓮教，正如同當初孔夫子週游列國，他也是個人。現爲儒教之聖。同是一個理，又是我們傳我們的教，論我派的道與別者毫不侵犯。前者我就說過最好的就是各行其是，即便我們的教不正。或者就算是傷天害理，臨到受天懲罰，不是我派自己做自受麼，還能連代着別者不成。二高人若認爲必須代天宣化，自命除惡安良的話，那簡直的說，便是要排除異己，與貴派道不同志不合者，決不認容留存在。要是一定抱定這個理想，那我們就沒有商量的餘地啦，既不發以理喻。只可落一個，好勇鬥狠，貧道也不惜兵刃相見，拚一個強存弱死而後干休。張三峯笑道，仙長所喜我等也聽明白啦，擬貴派創立白蓮教，以儒教孔聖作比例，那豈不是差之霄壤啦嗎，而且白蓮教與儒教亦不能作同日語，你們說自作自受，與別者不相干，這話却還說的出，不過是我輩見貴教傳道煽惑鄉愚，不遵正軌，引誘婦女，盜取胎嬰，拍花藥迷，人藥盜拐童男女，大肆邪說，淫盜深亂，種種罪惡，驚心動魄，大不忍良民流入匪類，妻離子散，孩提遭殃歸女，失節喪身，故耳振臂高呼，糾合俠劍，必須將白蓮教解散，以安天下，否則誓死努力，雖肝腦塗地，亦不吝惜，藥尙大喝道，住口吧，請不要多說，枉費唇舌，我們一決雌雄

，倒看一看誰把誰掃滅，說着將脚一蹶，飛身縱至外面，就聽咯崩啞一聲，廳房的八卦乾坤闢完全落下，將門窗遮住，裏面若是有人休想出來，欒尙站立院中，哈哈的一陣狂笑，向屋中點頭嘆吁道，可惜世外高人，就這麼個小局面，全沒衝破，一旦困於此地，豈不可笑，自言自語洋洋得意，他以為將二高人打在乾坤八卦廳之中了呢，其實二高人一進屋，就留上神啦，見說着說着他變臉發威，躲脚飛身向外，二高人那敢怠慢，也就飛身隨他出來，見庭房埋伏發動，也是後怕，看他自言自語得可笑，才在他身後發言說道，仙長有什麼心事，因何說吟無語呢，這一說話把個欒尙吓了一跳，急轉身看時，見二高人站在一旁。神色自然，向他微笑，暗自驚嘆，果然是不比尋常之輩，連忙打一稽首，稱贊道，不愧是成了名的劍客，好身去令人欽佩。張三峯手指欒尙罵道，咱們不用過口齒之能，請你傳下號令，把你所有的埋伏，一齊發動好了，欒尙點頭口尊二位高人，既然示下，貧道我恭敬不如從命，得罪了，說着由懷中掏出一枝金鈴搖將起來，咯楞楞的響亮，緊接着鐘樓上撞動金鐘，只聽得噏噏的聲音，響個不住，不大的工夫，四外八方火炮連天，鑼音振耳，火光冲天，人聲鼎沸，欒尙笑道，二公聽見了沒有，這就是我的埋伏發動，大概你們來者容易去者難了，僧道二高人微微冷笑說道，當然是去者難，我等不把你們這一干教匪掃滅淨盡，焉能那們容易的走去呢，正說話間惡道

二次握動金鈴，鐘磬齊鳴，廟中的聲音四起，展眼間衆寇齊聚，有僧有道，各按方向，遠遠站立，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晝，看人數大約就在百十餘號，各持軍刃，凶糾糾站立四面，欒尙叫人來看軍刃，潭道玄遞過風鋼鋸齒飛龍喪門劍，惡道接劍在手，向衆寇問道，那一位會一會武當張三峯，人衆之中一聲佛號彌陀佛，貧僧會他一會，隨着聲音，凶僧已然跳至當場，元化僧一見大喝一聲，好一個三寶教下的敗類，凶僧你也在，張着爺見元化僧斷喝，細看來人見此僧身高過丈，細腰扎臂，蓬頭跣足，身披袈裟，手捧龍頭鳳尾九環禪杖，面似刃鐵，一張臉面，長眉朗月，閃閃放光，張着爺不認識此人，問元化僧此是何人，和尙回答他乃是南嶽衡山後溝九鼎蓮花寺廟主趕山羅汗追雲僧法正，作惡多端，萬死難盡其罪，被衡山四皓糾合湖廣三俠岳州四義，毀了他的廟宇，趕散了匪黨，這個賊僧逃得性命，數年來不見不略想隱藏在此，同惡相濟，張着爺聽到此處，一聲叱道，好凶僧法正，汝還不服誅，等待何時，捧劍向前分心便刺，趕山羅汗追雲僧一操掌中龍頭鳳尾九環禪杖，格劍進招，使出一種絕技，名曰旋風舞，這條禪杖，掄起來忽忽風響，上中下三盤封閉甚嚴，猶如奔牛烈馬，來往馳騁，張着爺氣往上撞，大罵凶僧休要逞能，因獸之聞，能有多大餘威，待貧道送你脫生去吧，說着變換劍招，使分雲趕月連環勢寶劍，押住禪杖的龍頭，上步斜身，用一招通臂隔山伏虎掌

吧，叭一聲，正劈在兇僧的面門之上，這一掌打的兇僧滿面飛花，七竅冒血，翻身栽倒，狂吼了兩三聲就地滾了幾滾，一命嗚呼，陰司多添了一名惡鬼，也是他惡貫滿盈，報應於今日，欒尙一見異常的吃驚，轉面問道，列位什麼人向前，可要加一番仔細，請看法正師付超羣的武術，一旦問叫他一掌擊死，何等的可慘，在東面上喝喊聲音，祖師爺何必高抬他人，當場拚命，死傷乃是常事，算得了什麼稀罕，待某與他一決雌雄，二高人聞其言已見其人，越衆來在當場，身形矮小，骨瘦如柴，白八字的鬚鬚，二臊子炯炯放賊光，絹帕罩頭，抄包繫腰，搬尖洒鞋，打花綳腿，一身青布軟靠，手提一對鴛鴦月牙錐，站在當場，嘿，嘿，嘿的冷笑，用手中軍刃指着張道爺說道，你可認識四川峨嵋後山太平川小臥龍村雲中妙手，地裏仙複姓公孫單字名燕的麼，張道爺點一點頭說道，聽說過地行門中有你這麼個人，你爲何也與邪教連成一氣，實爲可惜，公孫燕微微冷笑說，張三峯你也不用巧言令色，老朽愿意與那一派相近，任何人他也管不了，你以爲一切行爲很對，叫我看全是沽名釣譽，例行逆施，戰場上也不便與你多談，一戰可也，這教賊一幌掌中軍刃，向前進招，張道爺合劍相還，爭鬪起來，戰了約有數十個照面，一時難已取勝，不由得心中着急，老賊是洋洋得意，身形亂轉，一面動着手，口中叫着張三峯，有什麼特別的高招，快快施展，如其不然，再待一會，我的錐法加緊，你不但招兒

使不出來。連性命可也保不住啦，豈不後悔麼，張道爺說道，不用待一會啦，你把錐法加緊吧，我沒有特別的招兒了，公孫燕真就信以為實了，將錐法一緊，身法加快，只見錐光如閃電，身形似風雲，滴溜溜來往旋轉，使盡平生之能，張道爺又不氣又不笑，暗罵道該死的老兒，知己不知人，一味的蠻戰，乘此機會，追其性命。也顧不得又與一派結仇，想到此處，寶劍的招數一變，改用海底尋龍，分水劍法。單劍鎮雙錐，噹啷啷亂響，乃是張道爺的劍劈胸刺喉，老賊用月牙雙錐由下往上一托，眼見得寶劍離錐相隔，不到一寸，張道爺用擊劍法，叫足了十分力氣，拿劍往地錐上硬碰，把老賊的軍刃振的往下一沉，張道爺劍尖往下一指，左仲右撞，全憑氣工，老賊的雙錐，就被寶劍蕩在左右分開，這手解數，名曰海底尋龍分水劍。老賊既着了道兒，抽身不及，軍刃分在兩傍，只可閉目等死，在這千鈞一髮的時間，元化高僧大叫道友手下留情，張道爺本想追其性命，聽得元化和尙之言，怎能再下絕招，然而又恨他太可惡，跟進一步，抬起腿來，照準了他的丹田穴就踹，砰的一聲，把老賊跌出約有一丈餘遠，摔倒在地，月牙雙錐，扔出多遠去，老賊強扎掙着爬將起來，腹內疼痛，兩眼冒金花，連灣腰撿軍刃的力氣都沒有了，面紅耳赤，站在那裡發怔，張道爺用寶劍點指叱道，老兒還不退去，若非高僧慈悲，豈能留你的殘喘，此後苦再怙惡不悛，再相逢時，休想倖免，這一片話，確

是好言語，然而老賊聽着言刺耳，句句錐心，又羞又氣，哼了一聲，恨恨而退，張道爺看其情況，回頭向元化僧說道，高僧你看見了沒有，咱們這叫姑息養好，留下後患，元化和尚口念阿彌陀佛，心中深悔一時慈悲，多說話，後患堪憂，對張道爺沒有話說，也只得念佛吧，此時欒尚一幌掌中劍，飛身跳下，掄劍就劈，張道爺見惡道一言不發，闖了上來，使開了喪門劍，招數如同疾風暴雨的一般，狠命來拚，那敢怠慢，只得盡全力與其週旋，搭上手戰約數十個照面，果然是棋逢對手，不相上下，元化僧在傍觀看，心中思忖，如此爭戰幾時是個了手，他二人拚命廝殺，我何不乘機趕散羣賊，然後并力誅此惡道，想到其間，亮出羅漢雙拐，直奔羣賊，譚道玄見元化持拐奔來，連忙捧劍相迎，並不答話，劍拐交加，打在一處，高僧擺動雙拐，不顧一切，捨命爭鬥，譚道玄暗自吃驚，心說這個和尚跟我拚命，可有點不好辦，我拿劍刺他，他不躲反拿拐來砸我，他這箇主意可够狠的，我剝上他，他也打上我啦，兩個人誰也別活着，這個仗實在沒法打，他越怕，高僧拚的更凶，譚道玄微一失神，被高僧左手拐撞在他的劍上，噹啷一聲響亮，直振的惡毒膀臂酸麻，抽劍不及，高僧右手拐，劈頭砸下，譚道玄想要撤身，焉得能够，吧又一聲打了個腦髓皆崩，死屍栽倒，元化僧拐振譚道玄，二次掄軍刃來戰羣賊，衆寇只得迎敵，刀槍亂遞，弋戟齊施，拚命的死鬥，元化僧抖搜神威，奮勇衝殺

，聲東擊西，左右盤旋，一對羅漢拐運用如飛，恰似雙龍攪海，猶如霹靂電閃，直打得傷亡無數，逃散殆盡，可算是殺的痛快淋漓落花流水，惡道欒尙與張道爺戰的不可開交，眼瞧着手下的徒弟盡喪，黨羽逃亡，被元化僧任意衝突，無人抵抗，廟中預備這些個人，滿叫人家給打的是鳥飛獸散，目覩慘狀，自己分不開身救護，焦灼萬分，又兼會戰張三峯，可算得大敵當前，無暇他顧，又氣又恨，捨命的爭鬪，元化僧趕散羣賊，略事休息，舞動雙拐，衝殺過來，喝喊聲音，高呼道友，我們此來乃是誅斬賊盜，說不道規矩二字，來來來貧僧協力擒此惡道，說着已至近前，加入爭鬪，欒尙一見暗自吃驚，這兩個大雙戰，恐其難占上風，又兼黨羽逃散，單人怎鬪大敵，莫若把他們引至廟外，借重前山衆人之力，方可萬全，想到此處，變換劍招，飛身縱出圈外，大叫僧道等隨我至廟外一決雌雄，語畢繞走消息埋伏，往外逃去，元化和尙口稱道友，我們怎麼辦，張道爺說道，只可追趕惡道，直要把欒尙治之死地，此廟便可瓦解冰消，不然以你我二人之力，這麼大的廟，咱們還能拆的了嗎，元化和尙點了點頭說道，依你之見，我們追趕欒尙，二高人一前一後，加着十分小心，來到廟外，再看燈球火把，照耀通明，惡賊脫烈率群賊站立廟前，欒尙把手中劍戳於就地，坐在馬鬮之上，在那裏歇息，見僧道來至，衆寇一聲吼叫，脫烈當先率衆圍將上來，二高人奮勇戰羣賊，欒尙站起身形，寶劍到手



衝入重圍，喝喊道你等大衆多加仔細，不准貪功，軍刃向前傷得着他等與否及即行後退，貧道給你們支架着，叫他們不能追襲你等，方保無憂，照我所說的辦法，工夫一大，他兩個自然勞累，何愁不將他等亂刀分屍，剝在此處，衆寇齊聲應諾，真就照計而行，欒尙與脫烈支架着二高人的軍刃，羣寇乘隙你一刀我一槍亂扎亂砍，二高人要還手時，又被欒尙脫烈擋住，就這麼一變更戰鬪之法，與住廟裏頭動手的局勢大不相同啦，再想要趕殺羣賊，可就太不容易啦，張道爺一看，口呼僧兄，這個打法，咱們可要吃虧，看這個來頭，又算白來一蹶，欒尙在一傍答言說道，張三峯什麼叫白來一蹶，我看一點也不白來，把你等這把骨屍送了來叫我們亂刀剝，那怎麼說白來呢，此時二高人無暇與他鬪口，元化僧說道友，那我們就回去吧，張三峯點頭道，只可如此，說走就走，一晃掌中劍，用一招霹靂橫空，劍光一閃，人已跳出圈外，元化僧雙拐掄動，使的是神龍破浪的招數，突圍而出，欒尙等觸目驚心，暗自欽佩，此二人如生龍似活虎，無法降制，就這箇樣的戰場，人家說走就走，可見得我等望塵莫及呀，好在外圍子埋伏着洋槍火砲火弩火噴筒，要不然眼看着他門殺够了人又走了，豈不得活活氣死，不言羣賊的心裏事，二高人突圍而出，實指望一走而分之啦，那曉走了沒有二里，忽然間一聲號砲，眼前的埋伏發動，張道爺說高僧快伏於就地，說時遲那時快，二高人將將爬伏就地，

對面一棒鑼聲，砲火齊發，火光熊熊，砲聲震天，二高人伏在就地，萬幸者眼前有一片小土崗子，才保住了性命，砲火頻發，震動山嶽，任憑何等英雄，遇到這個局面，也得心驚，元化和尙說張道友實在比我高明，要不是聽你的話，趕緊伏在地上，這個險可就冒上啦。張道爺笑道，高僧不要如此說法，這也是一時的靈機，略想外圍子的埋伏，也就是砲火弩箭等等之物，所以必得伏在地上，方可躲閉，不然的話，決難倖免，二高人一面談論，觀看對面。只見砲火發來，黑煙紫霧，勢若雷霆，火噴子過處，藍綠的火團，滿空飛舞，弩箭的聲音嗖々々，如飛蝗驟雨，連珠的火弩嘖嘖，百萬道火蛇相似，平空亂竄，在這等情況之下，二位高人也只得緊貼地皮，不敢移動。如是者約有頓飯之工，對面的火器施放的稍見疎懈，張道爺說時至矣，乘這個機會我們用金蛇串地的工夫硬往前搶，或可脫此險地，除此而外，那就得束手待斃，元化笑道，反正處在這等地步，有道走哇就，管他吉凶禍福呢，到算吧，張道爺說也只可如此，僧兄隨我來，繞過土崗，頂着砲火，硬往上闖，金蛇串地這種工夫，是得圍手掌脚尖這四個部位着地，身體懸着，如蛇行一般，貼着地皮向前而行，其快如風，不大的工夫，已至火礮隊的切近，距離也就在兩三丈遠，敵人可也看見啦，將要喝喊，二高人那敢怠慢，施展絕技，名曰騰蛟起鳳，由平地飛身，快似閃電，眨眼間落在火礮隊人羣之中，忿恨已極，險